

诺斯特拉达外传

《终极原罪》

小说作者: 艾瑞克梅雷玛

中英文翻译: Georgia Kuo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www.nostredame.info

Eric Mellema

谨谢：

Georgia Kuo

Maria-Bonita Kapitany

Jack van Mildert

Liesbeth Gijsbers

Moene Seuntjens

Marleen van Haeren

Ria Adriaensen

Els Pellis

Guus Janssens

Ronald Mengerink

Arthur Hendriks

在此特别感谢：Trudi Koning

第一章

「妈呀，这里还真是冷！」

「别抱怨了，水星麦丘理，再 31 天你就可以往回转了」

「是谁在说话？」

「我是贺米斯，你更高层次的自我」

「贺米斯，你的造访正是时候，因为这种无聊得要命的天体轨道运行快把我逼疯了。」

「哦，我告诉你，天神宙斯终于决定你的任务差不多快完成了。你只要再待一下下，就可以解脱凡尘化为星光了。」

「你怎么统统都知道啊？」

「我是银河之中最快的一个，可以说我这对招风耳是到处在打探消息的。再说，我的工作本来就得仰赖信息」

「那我还要多久？」

「直到你跟太阳、地球呈一直线为止，所以也不会很久了。」

「嗯，最起码不用再当死星球了。目前我唯一的消遣就只有制造震波跟日光浴」

「你搞不好会怀念这懂单纯的存在方式，我凡尘的小兄弟，请你再耐心等待一阵子。」

一个月后，在地球之上诞生了一个预知能力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人物。这位占星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初，诞生于法国圣雷米普罗旺斯的一座小村落。就在行商走贩大声吆喝的那个市集后方，就在那一栋豪华的大宅之中，阵痛伴随着市集的叫卖声开始了。蕾妮诺斯特拉达已经很仔细的计算生产日期了，无奈生分娩日还是意外的来临。这小家伙也许是刻意的要提早降落人间，以便迎接各星球的排列方位是最理想的日子。怀孕期间挡住产道的大量黏液终于排出，这是婴儿即将出世的征兆。蕾妮流了点血，于是就差人赶快去找她父亲尚恩圣雷米过来；她的父亲是良君雷内国王也就是前普罗旺斯伯爵的御医。

她躺在床上，流着汗，她那升格为公证师的丈夫贾克也跟着她的父亲匆匆的走进。此时阵痛更有规律也更为疼痛，一直痛到一个高峰，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她父亲面带焦虑的检查她的肚子之后才放心的说；这个胎儿还在动，还说蕾妮的流出羊水的速度正常。阵痛再度开始而且黏膜也破了，分娩的过程正常的在进行；蕾妮的身体缓缓而确实的为释出这胎儿而努力。这名独特的新生儿拼命的挣扎着，整个产出的过程非常疲惫。分娩过程花了十个小时左右，最后，那小小的婴儿头才终于出现，张得大大的双眼好奇的注视着这全新的世界。尚恩跟贾克快乐又惊奇的看了对方一眼。接下来是那小小的肩膀出现了，然后整个小身体

就这样毫无困难的降落人世。

「麦可!」他的母亲骄傲的迎接这湿答答的小东西。尚恩小心的抱起身上沾着血而且连脐带都还没剪的小宝宝，就把他搁在他妈妈的肚子上。这个男婴出世时身上还缠着羊水膜。

麦可诺斯特拉达是在 1503 年的 12 月 14 日正午，伴着圣雷米教堂宏亮的钟声降落人间。他的双亲对于第一个小孩感到欣喜若狂，这孩子将是个拥有安全未来的天主教徒。贾克与蕾妮都来自古老的犹太教家庭，可是在几年之前，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死亡的压力之下，被迫改信天主教。不过，他们的桌上还摆放着象征犹太教节庆的烛台，那个月就是在庆祝光明节。像这类特殊的节庆，传统还是秘密的在进行，所以贾克也总会朗诵塔木德经。这一次，在全家的围绕之下，他很慎重的对着他的新生儿演说，谈到了塔木德经叙述的是光明节的神奇之处。被婴儿服牢牢包裹着的麦可，似懂非懂的听着父亲的嗓音。

这小家伙从爬到走，逐渐的在发掘这个世界，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好奇的小男孩。他想调查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想检查身旁所有的物品。他会狂热的攻击来访的客人，有时还会扯弄他们的头发玩。很快的，他的领域就往室外开拓，对于同龄的小孩，他完全没兴趣。他觉得他们玩的都是一些没有目的又一再重复的游戏。有一次，他用水把壁炉里的火灭了，然后就近乎痴迷的坐在那里观看冒起的烟雾。

此外，在他第一次造访市场之时，立即展现出他那独特的天赋。当他们一家走过那些摆着物品的小摊位时，由于他的身高不够，麦可的注意力就全放在摊位桌下的空间：那里有鱼的残渣、烂掉的水果、废血块、破布袋，加上偶来一只小老鼠在啃东西，还有数之不尽走来走去的双脚。不过，他的母亲总是会注意他的动向。

诺斯特拉达家庭在一个卖玻璃的摊位前停下，他们想买过节用的饰品。在前一个世纪，只有上流社会见过玻璃杯，如今玻璃则是大规模的制造，所以就变成平民化的商品。玻璃小贩很快的咬咬一个很精致的大酒杯，想藉此吸引这位年轻母亲的注意力。

「知道吗，夫人，陶、木头跟锡做的杯盘都很管用，可是却很丑。现在最流行玻璃制的了。」蕾妮边拉着她的小孩边开心的听着他说。

「我这里有几种玻璃杯，」他接着说：「看看这个：有空心、漏斗状杯脚的美丽玻璃杯，还有这个低低的花朵造形却有修长又优雅杯脚的玻璃杯。在后面的的是有圆点花纹的圆柱形杯子。」

「那这种是什么造型？」她问道。

「这是伯肯梅尔斯玻璃杯，夫人，有漏斗形的杯子以及很精致，而且圆边又些许隆起的杯脚。」

小贩把柜子里所有的商品都拿出来，因为这一家人似乎有点银子可花。贾克觉得杯脚的圆边带点隆起的那个很不错。

「有圆边的那种很受欢迎，」小贩立刻重复道，「当然平口酒杯、卷心菜造形高脚杯、梅肯尔斯玻璃杯也很受欢迎。」

「这种微微隆起的圆边有什么作用？」蕾妮问道。

「隆起的圆边或是圆点花纹，能让我们比较容易握住玻璃杯。」

「玻璃汤碗卖得更更好。容器类，如，玻璃壶这一类的，就比较贵。」这位专家显然是该地唯一一个拥有许多玻璃器皿的人，所以就自豪的拿出他最美的玻璃壶。

这一家人深深的被小贩的商品所吸引，贾克于是问小贩是否可以更仔细的看看那个玻璃壶。小麦可一直很乖、很安静的在看桌下那些半开的盒子。在桌子上方，贾克笨手笨脚的拿着那个玻璃壶，没两下子，手一滑，那玻璃壶就往下掉了。大家以为会立刻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没想到，并没有。于是大家就好奇的往下一看；原来是他们的儿子轻而易举的抓住那个玻璃壶。他的嘴立刻凑近那个老天掉下来的礼物想咬一咬，不过，小贩眼明手快的就把玻璃壶给抢走了。顿时清醒的这一家子人，连声道歉之后就什么也没买的回家了。回到家后，有惊无险的爸爸，对他儿子真是赞不绝口。

他的双亲把这小男孩的教养完全交给他的外公。遇到博学的尚恩，可说是他的福气。这位前御医同时也是占星家，教他外孙的不只有数学，还有古希腊、希伯来、拉丁语言以及初级占星学。尚恩常常在夜里带着他到村子外，他们会一起躺在田野仰望着夜空。他总会教他说；北方的天空在冬天比较容易观看，南方的天空则是夏天；还有，冬天的星座，例如大天狼星跟小天狼星，用猎户座作为导引的话，比较容易看到。

「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一颗星星」他的小孙子说。

「你这么说就好玩了。我正在想一个故事，有人是受到惩罚才变成一颗星星的。就是猎户座，他追逐他的七个姊妹，也就是金牛座的七姊妹星团。这七姊妹感受到威胁，于是就祈祷有人能来救他们；狩猎女神于是就前来搭救，她以弓箭射杀了他们这位兄弟。猎户座就变成一颗星星被摆在天空上。话说回来，麦可，凡夫俗子是否能成为星星，这我就不晓得了。不过，我这才想起，在旧约圣经中有提及此事。所以，天晓得呢？对了，七姊妹星团用肉眼就看得到。你看，就在那边。」尚恩的手指向黑色的夜空。

「那些星星看起来就像用星光就能相互接触一样。」小男孩说道。

「对，看起来很像，可是事实上，他们彼此间的距离非常遥远。」

春天来了，外公就让麦可看大角星、御女星以及那颗闪闪发亮的角宿第一星，也就是春夜天空中最亮的星星同时也是春季大三角的其中一个角。那年夏天，星星不太清楚，直到秋天，外公才让他看到有翅膀的天马座；由于是上下颠倒之

故，天马座是不容易辨认出来的。经由这类小小的远足，麦可认识了星座学，不过，他的父母就一直在嘀咕着他们祖孙俩老是太晚回家。

有一天夜晚，尚恩又带着他的外孙出门，气候却突转变，天色变得异常阴郁，天空上看不到任何星体；于是麦可就诅咒着聚集在天空中那一大堆黑鸦鸦的云层。当晚，这口出不逊的小捣蛋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的床跟别人的床是由长长的廉子隔开的。

白天的事，还是让他感到很生气、很失望；突然间，窗户猛然的被吹开了，一阵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将他从床上卷起。虽然他的身体很快的就被吹到窗外，可是他拼了命的握住窗台，就这样他飘浮在窗口挣扎着。蕾妮的母性本能让她立即惊醒，摇醒她的丈夫后，俩人就一起冲到跟死神在拼命的小孩那边。他们合力把小孩拉回屋内，再把窗户牢牢的关好。

感到不解的他们又回去睡了，过了没一会儿，窗户再度被撞开。再一次的，龙卷风仿佛是发了火的想倾全力去攻击这个天赋异禀的小孩；不过他的双亲还是及时的前去，就在他快被吹走之前解除了一场可能的灾难。为了安全，他们索性把窗户钉死了。这次的经历是他们的儿子永生难忘的教训。他体会到，再也不可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诅咒了。

有一天，麦可的祖父皮耶诺斯特拉达传来一封信。皮耶与他的妻子住在葛哈斯，他们邀请麦可一家去那里住几星期。皮耶也是个御医，他是雷尼国王之子的御医。他这位病人在巴塞隆纳被谋杀之后，皮耶就定居在香水之都葛哈斯。贾克与蕾妮决定接受这场邀约。为了这次的旅行，他们得做许多行前的准备，因为葛哈斯并不近，而且这些年来，他们又生了四个小孩；全是男孩。要张罗这一大家子是很忙的。

几个星期过后，他们终于准备好了，他们全爬上一辆租来的马车，这是由一整队马匹拉车的马车。尚恩则留在家中负责照顾两个最小的儿子。剩下的这一家子人，父亲、母亲、三个儿子就这样出发了。

经过几天的车程，他们抵达了坎城，从那里开始就可以走一条内陆的小径直达葛哈斯。那是个被翠绿的山坡所围绕的城市，美丽的景致让他们想休息一下。其实他们最好是没停下来休息，因为这一停，小海特立刻就跑不见了，他们花了三个小时才在在岩石堆的夹缝中找到他。猜猜是谁找到的？当然就是：麦可！

海特被狠掴了一巴掌后，一家子就继续上路了。他们往来时路回首一望，偶尔还可以看到地中海的风光。在这香水之都，他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盛开的花朵。当时，已是夏末，蜜蜂正忙着为过冬在采集花蜜。

终于，他们看到葛哈斯就位于山腰上，围绕着这座小城的是只有在春天才会开花的田野。他们一进入这座富庶的商城，孩子们就兴奋的注视着一切。那里曾经有许多皮革厂，他们的父亲告诉他们说；那种工厂不久以前还常常会散发出一种恶臭。为了扫除皮革的恶臭味，当地人就发明用动物油脂与花朵来浸泡皮

革。「需要为发明之母」，因此之故，有香水味的皮包、手套与皮带就变得非常流行。

马车有点颠簸的行经许多陈列着皮革制品的商店，最后，他们抵达祖父居住的地方；芳香广场。伯特朗飞快的就开门下车到处跑，他的父亲也眼明手快的就拉住他。

「小伙子，首先，你得先去见你的祖父母。」他说。

此时，皮耶也走出门来，先是有点激动，可是他很快的就帮忙拿行李进门。虽然他的年纪不小了，却还很健壮而且也还为医师学会工作。亲吻了他们的祖父之后，这三个小男孩就快如闪电般纷纷的冲向这座全新而且迷人的小城了。

「先让他们玩一下」蕾妮疲倦的对她丈夫说，「这样子我们才有时间安静的整理行李。」

孩子们就一拥而进的造访香水商、肥皂商、制酒商以及许多其它的商贩。葛哈斯是个迷人的城市，也是很脏的地方；没有加盖的水沟几乎无法承受堆积如山的废弃物。可是走在街上，气味却异常的迷人。街上到处都有装满浸泡着花朵或装着油、酒、熏衣草肥皂、药草的盒子、袋子或玻璃容器等等，也有许多带着香气的皮革。十一岁的麦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大型的精神乐园，很快的一股很特殊的香气吸引着他走入一条巷子。

「你要去哪里啊？」伯特朗跟海特吃惊的大叫。

可是麦可什么都不说，就顺着那条窄巷走到一个通往城外的拱门。他在石砌的拱门之下站了一会儿，他合着眼深深的吸着气。那个位置就是那股香气最强烈的地点。他深深的吸进那股独特、带着香气又带着黑色感觉的气味。过了几分钟，他才心满意足的往回走，而他的弟弟们则都一直在广场玩耍。

在这座迷人小城的快乐时光过得很快，接下来的那一天更是让人兴奋：因为他们要去造访一家著名的香水厂。皮耶跟那家香水厂的老板阿玛菲女士是朋友，她答应让他的家人去店里参观。

那天早上，他们跟着来自各地的顾客一起参观，阿玛菲还亲自当他们的导游。就在阿玛菲对大家介绍她有名的香气生产线同时，所有的人也都亲眼目睹海特专心的在挖鼻孔以及他父亲的责骂。

「这些天蓝色的瓶子装着不同款式的女用香水与颂丽法香水。」她介绍完之后，整队的人马就朝下一张桌子走去，不过，另一个小男孩却开始作怪了；伯特朗偷偷摸摸的想打开那些瓶子。

「别碰那些瓶子，伯特朗。」他的父亲警告道。

不幸的是，那位女士没注意到，她继续说：「颂丽法香水是由单一种类的花朵、植物或水果做出来的香水。」说了一长串的东西之后，访客尾随着她进入另一间装置着许多精致设备的房间。

「这些是我们的蒸馏器。蒸馏法是阿拉伯人发明的。」麦可虽然很专注的在听，不过他跟他祖父都有听到海特快哭出来似的在跟他妈妈说要去尿尿。这种杂音打断了工厂老板的解说，于是她大声的干咳了几声。

「好吧，快到外面去，不过要安静！」蕾妮命令她儿子道。

「茉莉原产自印度，不久前才由西班牙水手从北非将这种花朵引入葛哈斯。曼提冈杰设法取得专卖权。」这位女士继续说道。

「这是买些香水的好机会，」蕾妮对她丈夫耳语。

贾克漫不经心的点点头，因为他的注意力全在小孩身上。还好，小孩子暂时都乖乖的跟着皮耶。这下子当父亲的才有工夫去听老板说完她的故事。

「当我拿本土的跟海外的茉莉比较时，我总觉本土茉莉的香味更有深度更浓郁。哦，我还有好多有关这香水厂的故事可以说，不过，我们的参观行程得结束了。有任何问题吗？」

出乎意料的，是麦可一本正经的走上前去问说；他是否可以说几句话。当父亲的被这几个小鬼搞到已经开始头痛了，不过阿玛菲夫人对这孩子气的要求却感到有趣，也就答应了。麦可的心跳于是不由自主的加速。这小小的预言家挺起腰，用力的说出他的第一个预言。

「有一天，这家香水厂会非常有名。是因为有个鼻子很好的学生，他的名字是孟德斯鸠，他会发明出三种神奇的香味。在他的生涯最高峰时，他会为自己发明出一种怪香水，这种香水带着刚刚被谋杀少女身上的气味。他过世之后，香水厂的成功就渐渐消退。」

说完他的预言之后，这位少年郎就自豪的走向他双亲站立的地方。在场的人全听得目瞪口呆，连阿玛菲夫人也不晓得该如何以对。贾克决定不责骂他儿子了，因为这孩子一直很守规矩。没有人再提起他的黑色预言；他们也不懂这个预言。皮耶对他怪孙子的举动感到有点尴尬，不过，他还是客气的前去感谢阿玛菲的招待，然后一家人就打道回府了。

很快的，他们的假期也到该结束的时候。外公尚恩很高兴他们回家了，特别是高兴麦可回家了，因为这对祖孙长期以来发展出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关系。他们的马车才进入他们住的这条街，这一对祖孙就急切的在寻觅彼此的眼神。

一到家，海特跟伯特朗累得直接上床去睡觉，不过麦可对他的表现还感到十分兴奋。他热切的谈起他那特殊的预言，他也很想跟他外公说说话。他对外公说，葛哈斯那股独特的气味唤醒了他的某种自我。尚恩认真的看待此事，还说要將他的天文知识跟麦可分享，可惜麦可也到上床休息的时候了。不过，他还是兴奋在床上躺了许久，才能平静的入睡。

过了几个月之后，尚恩才找到合适的时间教他孙子更高阶的占星学。他决定要倾囊相授，所以就带他到阁楼上。这是他的私人空间，没人胆敢擅自进入的，小孩子更是不能上来；因为他担心他精致的仪器会被弄坏或是他的文件会被

弄丢。麦可的外公坐在舒适的座椅之上对他提起，以前从巴黎找来的一个很精致的配备。那是由两个位在一个长管子里的镜片组成的器具，可以让人看得很远。

「多亏有这个发明，一个全新的世界才在我眼前开启，」他说，「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够大了，可以进入这个新世界了。我可以预见你光明的未来。你拥有独特的精神力量，所以我才要把我所有的占星学知识统统教给你。直到现在，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独自进入这个房间。不过，我现在允许你可以自行进入此地，使用我所有的仪器与书籍。」他的祖父起身从一个沾满灰尘的布下方拿出一个大型的物品。

「年轻人，使用这望远镜，你就可以拉近跟星球的距离，你会觉得自己仿佛就在所看到的那个星球。不过，我得先教你一些理论再来探索那些空中乐园。」他的孙子注视着那令人兴奋的仪器，他的双眼张得又圆又大的。

「占星学就是要找寻宇宙中发生的事件与地球、人类之间的关联。不过，这些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麦可摇摇头。「没有。」

「我的记忆已经大不如前了，我的孩子。经由此类的研究，我们可以运用在短时间所发生的信息，进而去探索随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藉由瞬间的信息预知未来。此事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自古以来，大家就接受太阳、月球以及其它的星球足以影响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外公再度起身打开阁楼上的窗户，并把望远镜放在脚架之上。

「站过来。太阳刚刚下山，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些星球。我来看看是否…在那里！麦可，你看看，就在夕阳的最后一道光茫之上：那就是水星，也就是掌管才华与智能的星球。」他的孙儿从那个装置看出去，发现到一颗闪闪发亮的粉红色星球。

尚恩接着说：「如你所知，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动一年，而非教庭所宣称的那种相反的情况。他们还坚称地球是平的，而且大家有可能会从地球上掉落。真是鬼话连篇！他们只是想让他们信徒持续的处于无知的状态。」

「可是太阳不也是每年转一圈吗？」

「对，不过不是绕着地球转，而是跟着许多不同的星群一齐转。这些星群集合起来就称之为黄道带。举例来说，黄道带中有双子座、牡羊座、金牛座等等的。」

「我是射手座。」

「毋庸置疑是的，孩子，不过得过一段时间太阳才会行经那里，因为我们目前并非处于射手座世代。」

外公再次看着他的望远镜，才又说道：「水星总是接近太阳，因此之故，我们反而常常会看不到水星。今晚，我们很幸运。」他把望远镜交给麦可看。

「这星球也没有很刺激。」麦可边看边说。

「哦，你该看看月球的。」尚恩抬头仰望晴朗夜空中的星辰。这一对祖孙之间充满真情流露的爱。也许就因为他们是非常相似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体型

也都不大。只不过，小麦可还会成长而外公显然是不可能再长高了。

「这就是你想要看的。」尚恩站到一旁去。

「哇！」麦可惊呼的观看着充满环形坑、山脉与裂缝的巨大月球表面。

「有人在那上面走动，外公。」

「哈，哈，这就好玩了。即使有可能的话，也太远了，你不可能看得到的。」

「我真的看到他了，」这孩子坚持道，「他拿着一面有红、白线条跟星星的旗子往地面上插。」

尚恩难以置信的去看望远镜，他看到的是他熟悉的月球，距离太远了根本不可能看到上面有人。

「我没看见你所看到的，麦可。」

「也许我看到的是未来的情景？」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孩子，不过我只能谈我懂的事情。现在，我还想要对你说明如何排出一个星盘。」

于是，他们就坐到床上不再理会天空上的事了。

「要计算星盘的话，需要一些特定的数据，好比说你出生时的日期、时间以及地点；不过最重要的事是出生日期。我拿你的星盘作为例子示范给你看。」外公从他的一个抽屉中拿出一张画满奇怪图形的纸张。

「那是我的星盘？」

「我看看，出生于圣雷米地区，时间是 1503 年 12 月 12 日。对，这张是你的。」

「事实上应该是 14 号。」

「14 号？我一定写错了，因为我总是会再三确认的。一定是老了。」外公道了歉又说，「无论是哪一天，你的星盘都很重，因为你有三颗外行星：火星、金星跟土星。因为这种激烈的组合，你需要铁的纪律才能掌控创造的力道。如果你无法掌控，创造的力量就会转成摧毁的力道。」

「你是指，就像大力士一样的把整座庙宇给弄垮了？」

「嗯，这种比喻不是很好。总之，你得学习掌控你的能力。而且要牢记，无论是谁，都有善、有恶。」尚恩再度把注意力放在星盘之上。

「这张图显示出十二宫以及…」他的声音突然微微的颤抖。

「我累了，」他有点喘的说，「不过你如果想多学一点，那边那本很大本的书有详细的记载。」他指向一个书架，然后就没办法再跟他外孙交谈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尚恩跟麦可的祖孙情就愈深。他们常常窝在圣雷米南方几哩外的一所老传道院里，一聊就是一整天。他们会花几个小时阅读原版的圣经。最重要的是，即使麦可有犹太背景，但他还是学会向基督的上帝祈祷，而且还能自在的遵循天主教的经典。他是觉得，反正都是来自旧约里那个相同的上帝。他们祈祷时，尚恩口中总是哼唱着，最起码没别人在场时就会如此。只要是气候许可，他们会从那小修道院出发在熏衣草的田野中搜寻，他们在那个区域找到

一个神秘、半塌落而且就像金字塔般的建筑。他那博学的外公是对于任何事物都能随时发表评论的人。

「从古希腊时代就有的。」他谈到这建筑的时期，此时他也打算顺便休息一下了；相反的，麦可却充满精力的在那里到处探索，像这种时候，正好让他外公习惯性的小睡一会儿。

有一天，这男孩子兴冲冲的回到那个地方说道，「外公，过去一点点的山崖那边，有很多山洞。快过去看一看！」

不过，尚恩却只是静静的待在原地，他淡淡的说，那种山洞是很久以前，牧羊人挖出来保护山羊免于受到天敌的猎杀之用的。显然，他是早就知道有那些山洞了。有一次，虚弱的外公几乎无法站起来，麦可等于是用拖的才把他拖回家去。

这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时，也开始注意到女孩子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导师对他谈论到两个灵魂因婚姻而结合的时机。外公解释男性与女性的灵魂如何能合而为一，也说到男性与女性的原理存在于宇宙的各个角落。

「你是指星球也有分男性与女性？」麦可问道。

「原则上，星球全是女性灵魂。所以我们才会称我们的星球为大地之母。」尚恩回答。

「那我们男人在宇宙之中有什么份量吗？」

「哦，闪亮的星星是男性，相对的尘埃与黑暗则是女性。这种恒久相异的两极也是所有美好事物的本质。」

就这样，这男孩的童年大多在户外与他外公共渡，他的双亲不常见到他们快速成长的儿子，只在吃饭的时间才能见到他。可是，他们不常见到面也不能怪麦可跟尚恩。其实，贾克整天也忙着他的公证业务，而蕾妮则除了要整理家务之外还要忙那几个小儿子。七岁的安东尼更是很让人头痛，因为他总是会有叛逆的行为。麦可跟其它的弟弟则都很合得来，不过如果说要跟他们一起玩的话？不，那是不太可能的。

四季匆匆，快乐的流转，直到那个悲伤的日子终于到来。他们就在他的住处，发现他们亲爱的外公寿终正寝了。麦可早已经注意到他的老化，也早知道这一天即将来临。可是，无论如何，这还是令他伤痛却绝的事件。

尚恩的葬礼是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日子，他们轮流在室内守护着遗体，直到遗体移到室外进行仪式为止。所有的家人全在场，连老皮耶与他的妻子也远从葛哈斯赶来，还有尚恩的三个姊妹与附近马塞里的堂表兄弟也全到齐了。天主教的祈福仪式在西隆吉教堂举行，家族的人步行到安放棺木的教堂。麦可的祖父母走得很慢，所以他就有很多时间慢慢的观察霍尔广场那些拥有塔楼的美丽宅院。终于他们抵达教堂，许多的亲友都齐集在那里。就在入口处，有个红发的大个子不慎与麦可撞在一起。他的鞋子沾满漆，显然不是受邀而来的宾客，不过他很想

进教堂，麦可并没有很注意他。

家族的行列缓缓的行经高高的圆拱门。贾克与蕾妮走在最前面，尾随在后的依大小的顺序的麦可跟他的四个弟弟，他们慢慢的从教堂里一列又一列的柱子之中走过。蕾妮压抑着丧父的悲伤，但偶尔还是偷偷的把泪水擦去。其它来参加的人都坐在大礼拜堂的木椅上，棺木就放在礼拜堂的中央。

西隆吉的教堂有许多礼拜堂，全有许多窗户，阳光会从窗外洒落血红的光线，无形中区隔出一间间的礼拜堂。最上方有一幅十二门徒阿帕索的画像。

当最后一名宾客就座之后，穿著退色红披肩的伯奇牧师就开始布道。大家都知道葬礼的仪式也就是要为去世的人净化以及祈求安息。

「一个人的去世代表他无法回头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不过这个亡者将会与上帝同在。这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种新生。那些一生行善的人将上天堂，那些一生作恶的人将下地狱。从生跨越到死的路径，通常是激烈的。不过，上天会庇佑我们走过，因为祂了解生命本质的复杂性，也能接受每一个人的本性。」牧师站在讲坛之后匆匆翻阅他的圣经，接着就冗长念着一长串的拉丁文。

麦可左顾右盼的发觉到一个金属制的洗礼用水缸，那是一个倒置的教堂高塔造型，他有个朋友差点就淹死在那里。礼拜堂里到处都点燃了蜡烛，很多很多；连位于教堂最前方的礼拜堂也点了蜡烛，这最前方的礼拜堂也就是创办人的墓穴之所在。他的影像就雕刻在教堂的入口。尚恩原本就设法在启发他外孙的文学与艺术兴趣，所以他们早就一起造访西隆吉教堂多次。因此，麦可对这座教堂早就摸熟了，他不想听牧师令人昏昏欲睡的声音，他宁可再次研究墙上的壁画，或是去造访有防护钢板的墓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跟他外公一起来墓穴探险就可以。「面对死亡的人生。」他外公总是会这么说。

终于，上帝的仆人以平常的法语赞美了亡者的日常善行，于是在座宾客也就再度正襟危坐了。麦可看到那个打钟琴的人也站起来了，他是耳朵重听的人；他迫不及待上前去并沿着楼梯往高塔上边走边敲打他那 48 个教堂的钟琴。在此同时，牧师以圣水洒在遗体之上使之散发出乳香的气味。这种仪式是在宣示亡者的遗体是以庄严的方式处于上帝之前。侍祭者再度祈祷并祈求上帝宽恕尚恩所有的原罪。在圣歌之后，牧师与他的侍祭者缓缓步出教堂，负责埋棺的人则尾随着棺木，其它的人就走在最后面。大家就在教堂钟声的引导下，安静的走到墓园。家人、亲友以及其它的宾客都围绕在坟前，等候着埋棺的人把棺木缓缓的放到墓穴中。蕾妮快速的在棺盖之上放了几朵花，站在最前方的牧师则低轻的祈福，最后以一句「我们天上的父」结束。

接着牧师对着棺木洒了一些泥土，并说：「大地归大地，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大家就以一把泥土依序与天性乐观的尚恩道别。麦可看着他去逝的好友，慢慢的消失于泥土之中。仪式结束之后，贾克先向所有在场的人士致谢，才跟家人悲伤的回家去。

守丧期间过后，麦可跟他母亲又回到外公那个空荡荡的阁楼去。蕾妮依然感到十分悲伤，她打开窗户让阳光进入那个房间，才一起清点房间里的物品。记忆一滴一滴的浮上心头，她的儿子空洞的看着窗外，感到百般无奈。

「这阁楼变得很孤寂又毫无生气的，」他咕嚷着。

此时楼下来他弟弟在叫他母亲的声音。「我马上回来，麦可。」然后就抛下他一个人走了。

从那房间的窗户可以清楚的看到这座小城的景致。他这才发现约在半哩之外，多出一栋新盖的房子。他之前完全没注意到。其中有一扇窗子是开着的，是一扇玻璃窗，这是前所未有的。可惜距离太远了，很难看得清楚。

我知道了，我可以用外公的望远镜来看；他突然灵光一闪，很快的他就把那栋房子看个一清二楚了。这位年轻人无法抗拒偷窥室内的诱惑，因此就看到一个高大、黑短发的男子，这个人相当热切的在画架之上作画。

为什么会有人想素描向日葵呢？麦可吃惊的想着。

这个不知名的人，就站在一个帆布之前，他一而再的将画笔沾上颜色。有时，他会换上细画笔描绘精细的线条，有时又会盯着随意放在桌面的那些真的向日葵。没想到，这位画家似乎感觉到被人偷看，于是就突然转过身来。这个小偷窥狂被这个举动吓了一大跳，就像被人逮个正着一样。

不过，那人是不可能看到他的呀；他暗忖道。

可是，那个陌生人的神情很像是在盯着他看，只不过是友善的。此时，麦可才了解到，原来他又是再度的看到未来了。他才这么一想，另一个空间的景像就在瞬间消失于无形。那栋房子也就完全不见了。

太可惜了，再也没有人能跟我分享我的白日梦了；他悲伤的想着。

第二章

几个月过后，麦可也已经十六岁了，他要到亚维依去学习占星学。他的父母允许他挑选这门不太寻常的学科作为他的大学教育，是相当不情愿的。亚维依距离圣雷米只有 20 哩远，所以好处是，他可以经常回家探视父母与那几个弟弟。亚维依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因为此地也是教皇皇宫的所在地。打从 1304 年开始，就有许多法国教皇与宗教领袖都居住在亚维依，因为他们很难在罗马生存。因此，这座法国小镇与其周遭的地区从当年起就一直是教皇的资产。

贾克从一个客户那里听说波隆比太太要跟她女儿搬到亚维依去跟亲戚同住，因为波隆比先生在六个月前因瘟疫而过世。麦可帮忙他们扛行李的话，就可以搭便车同行。这对麦可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所以他们就约好一个日子。当天，波隆比太太在上一个星期已经把家打扫过了，而且行李也都打包好等着她的小旅伴来帮忙。

于是麦可就在出发的那一天依约前来敲她的门，并依她的指示把行李一一的扛到那辆老旧又摇摇晃晃的马车上。由于突然出现许多前来帮忙的邻居，所以很快的就把行李摆好了。接着，波隆比女士跟她的两个女儿坐就到驾驶座，一行人再绕到麦可家好让他跟家人道别。当时，麦可的家人都焦虑的在等着他，波隆比太太生疏的把马车停下之后，麦可立刻跳下车去拥抱他的父母。谁知此时他母亲的神情早已离情依依。

「现在，道别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美丽的蕾妮泪如雨下的悲叹道。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她的儿子保证的说。

「最好是这样。」他的爸爸搂了他一下说。

当然，这位大学新鲜人也跟他的弟弟们道别，匆匆的就到要离开的时候了。大家都依依不舍的朝马车挥手道别，直到再也看不到马车的影子为止。

马车一出圣雷米就开始下大雨。雨真的下得很大，天色又一下子就暗了，感觉很可怕。还好我们的女驾驶早作好防雨的准备，在麦可的协助下，她用帆布盖在马车上。隆隆作响的闪电使得马儿相当不安，波隆比太太困难的控制她的马。她的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缩着身子躲在帆布下。不过很快的，由于路上的积水道路变得很难通行，他们的旅程似乎有点麻烦了。

到了旅途中段，他们可以看到道路的两旁都有可怕的火光。那是有人在焚烧尸体。瘟疫，这种人类史上最可怕的灾难，再一次的肆虐整个欧洲。其实波隆比女士早就知道那是什么火光。她的丈夫在不久之前也是用火化的，以免造成瘟疫的传染。不过，她很勇敢的撑着，继续的操控她的马车。突然，他们听到远方传来尖叫声，好象是有人在呼救。他们惶恐的决定不理会继续赶路。不寻常的大雨持续下着，伴随而来的狂风就像屋漏偏逢连夜雨般的打击着他们。马儿几乎无法再前进而且还不断的在泥泞路中滑倒。马儿累坏了，每走一小步路都是很困难

的。逐渐的，狂风演变成一场暴风雨，路上到处是被风吹着跑的枝叶。

「真是要死了！」偶尔可以听到波隆比太太低声的在咒骂。

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好几次，让麦可把路上的障碍物清除掉。经过几小时的风狂雨急，他们好不容易的抵达教皇的特区。此时，这一行人早累坏了，而且也都湿透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个障碍得克服：就是横渡隆河。

他们顶着强风来到亚维侬最著名的桥梁。这一路上，波隆比太太与麦可一直是轮流在驾马车的，不过，一到达隆河的桥前，狂风的力道非常危险，所以波隆比太太宁可自己来。她才想鼓舞她的马儿渡河，麦可却突然大叫：「停！」

她立刻拉紧缰绳让马车急切的停下脚步。这一吼把最小的女儿吓得哭了起来，她的姊姊设法的在安慰她。

「你干嘛叫我停啊？」女孩的母亲惊愕的问。

麦可什么都没说就跳到泥泞的路面，他毫不惧怕的往桥头走。只见他的长外套在强风中摇曳，他静静的在桥头处站了一会儿，眼睛看着前方的路。他感受着桥下那强大的滔滔流水，然后他才往回走。

「你在做什么？」波隆比太太叫道。

「马车上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搬下来。」他的声音在狂风中很难听清楚。

「你疯了不成？」

麦可爬上驾驶座解释道：「这座桥快垮了！」

「你这白痴，这座桥让马车通行多少年了。」她不悦的说。

这个大学生从车上一跃而下，一屁股直接坐在泥泞地上还抱着胸以示抗议。思索片刻之后，她觉得面对这倔强的年轻人，她还是妥协的好。

「好吧，只要你愿意扛就行。」她一下令，这个年轻人就立刻起身去把行李拖下车。此时，当妈妈的也很快的就把窝在帆布下的女儿叫出来，他们一家三口就搂在一起，尾随着麦可走过桥去。在河的对岸，这一家三口先在山崖边找寻一处遮风避雨的地方等着，然后麦可再过桥去设法把马车牵过桥。

就在他吃力的搬运之下，他先把这一家人的行李统统搬过桥，再以长长的绳子牵着马儿过桥。起先马儿被强风吓得不敢行动，麦可坚持的拉着马儿，鼓舞着牠向前走。马儿这才胆怯的向前，马车也才得以向前推进。麦可操纵着马车，缓缓的通过那座老旧但外观并无丝毫危险的桥梁。等到他安全的过桥之后，波隆比太太就臭着一张脸再也不跟他说话了。

行李再度装上马车后，他们的旅途就又继续了。后来，他们终于抵达那个大城。到的时候已近黄昏，很快的，他就跟波隆比家人一起安然的坐在温暖的壁炉前了。

享受了一顿丰盛晚餐外加一夜好眠之后，他们就要分别。年轻的麦可感谢他们的招待后就拿起他的行李，朝大学的方向走去。到了市中心，市长不知道在宣

布什么大消息，吸引了许多群众聚集，麦可也凑过去听。这位宣布消息的人很戏剧化的打开一张羊皮纸的文稿。

「亚维依桥已经崩垮，」他说道，「今夜有七人不幸丧生。这座桥在 1226 年就已经垮过一次。现在大家可以了解了，上帝不想让这座桥存在此地。我们的筑桥大师贝内泽，一直被误称为圣人。」那个地方一下子挤满了人也挡住了麦可的视线。不过，他也听够了，于是就慢慢的走开。

亚维依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亚维依的历史是从河边的山崖开始的。这座城市，曾是塞尔提克族的中心，他们痛恨外来的旅客。很久以前，他的祖父曾提起亚维依人的冷酷无情：「巴黎的人会跟你争论，亚维依的人会在你身上插一刀。」

亚维依座落于著名的阿古力巴路之上，这是科隆与里昂、阿尔勒之间的主要道路。在进入大学之前，麦可试图先冷静的坐在教皇公园的一张椅子上沉思片刻，他的视线专注的看着大学门前的一株老橡树。近来，这个新鲜人做了许多的梦，有时，他甚至分不清是梦或是真实。他得想点办法来分辨虚实才是。也许，他的占星研究可以助他取得他要追寻的东西。片刻的沉浸于他的观星天地之后，麦可这才去见他的几个老师，他们建议他搬到不远处一条名为圣阿格里路上的一间小房间。

之后，他就每天用走的行经这内陆城市的市区到校上课；在途中，他从岩石公园就可以很清楚的欣赏整座城市。基本上，岩石公园就是那座山崖，往下可以很清楚的看遍整座城市。通常麦可喜欢流连 林荫大道之中，因为他可以思考他的课业。他跟很多学生的都处得不错，虽然许多同学很快就会嫉妒他这个天资特别聪颖的人。

当然，在这所高深的学府，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他学习到人有总共有七种层次；那就是肉体、生命体、星光体、理智体以及更高层次的因果体、菩提体(悟道体)、灵魂体。他学习到这就是七种意识层次，也就是星球与星星的一部份。这七种意识体在每一个人体内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而且相互连结。肉体是可见的物质体，也是最粗陋的一种。生命体负责提供能量使物质体得以存在。星光体与感情连结而且只在梦境中真实呈现。理智体代表思考，因果体只在思考得以深入探究因与果之后才得以发展。菩提体代表一个人真正悟道后的状态；而灵魂体则是生命的气息，当人终于化为万有而私我的角度已全然消失之时就是灵魂体成就之日。这是一套很迷人的理论，可惜全无实际的范例。

有一天，这个勤勉的大一生在早晨 5 点就到霍洛广场去做功课。一大早的那个广场有股清新的纯净感，而且也没有人会去干扰到他。做完他的课后，他精神奕奕的走过街道走到城市外围的城墙边，就在那个时候，有几部有士兵护送的马车突然朝他的方向过来。接着就神秘的停留一阵，因为有几个大个子开始把

那些显然已经很累的马匹换下来。其中一部马车内坐着一名胖胖矮矮身上又挂满勋章的人，两名神情严肃的士兵紧紧的贴坐在他的两旁。

麦可心想，那个人一定是犯下什么罪。这一段有士兵护送的路程会一大早抵达此地，一定是不想引起别人注意。更换马匹与准备粮食的行动花了一点时间。此时，麦可好奇的注视着车上的囚犯。那个人给人一种显赫的错觉：可说是散发出一股帝王的风范。突然，不晓得从哪里冒出一大群亚维依人从圣拉萨门那边冲到马车前不断的叫嚣，想对这名「科西嘉来的小下士」泄忿。城市里的士兵设法在控制暴动的情况，不过愤怒的市民依然把马车团团围住。他们对着那位华丽的囚犯不断的叫骂，可说用尽各种可能的辱骂来问候他。有些闹事的人还对他扔石子，有人甚至动起刀剑在威胁他。几分钟后，有些人跳上马车，爬进他的车内扯掉他身上的勋章。甚幸，有位军官立刻进车内去制止那些滋事份子。还好，此时马匹也都重新准备好了。在士兵拉开几名站在轮子上的狂热份子后，带着这名「小下士」的马车终于设法想突破重围，其它的马车也就顺利的再度上路了。麦可看得两眼发直的愣在原地，百思不得其解。

「嘿，浑帐东西，你是脚底生根了还是怎样啊！」突然传来一个工人的叫骂声。

「你难道没看到刚才的暴动吗？」麦可反问。

「我只看到一个陌生人，我们这地方就是不喜欢陌生人。」工人继续滚着他的大桶子走过。不喜欢陌生人就是亚维依的旧式心态。麦可这才惊觉，那场怪异的暴动似乎只是一种幻觉。（注：该暴动为1814年拿破仑大帝被罢黜而且差点在亚维依被乱石攻击。）

第一学期过后，教师们对年轻的诺斯特拉达充满赞赏。那是很棒的，不过这名天资聪颖的学生从他们身上可没学到很多。他的外公已经教他很多占星学的知识，他的老师很难再教他什么了。失望的麦可也就不再奢望他们能进一步的开启他的智能。还好，学校里有一栋美得令他难以置信的三层楼图书馆。他喜欢在那里消磨时光、阅读古籍。老师们也鼓励这位天才学生多多研究相关领域。他们交给馆员古力柏先生（因为某种疾病的因素，他老是在颤抖）一张要给麦可看的书单。古力柏先生把文学部份独立在一个空间，好让这个学生得以不受打扰的研读他的书籍。

麦可近乎狼吞虎咽般的在短时间就看完他的书单。除了他的外公写的几本书之外，他唯一深入研读的书就是圣经，偶而改变一下，感觉也很好。最后，只有一份手稿让他感到耳目一新。那是一本关于「秘术」的散文。感觉似乎很老套，不过对那些尚未见过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巫师在一处满灰尘的研究室执行奇怪的实验的人而言，一点也不老套。这本书与他既有的观点完全相反，使他很想深入研究这个主题。在那本手稿书中，有提到「秘术」是在十字军东征后由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的，所以他就花了很多天的时间一整天在西班牙部门寻找。终于他

找到一份吸引他的文章，是十二世纪时由亚特菲斯所写，标题为《拓展人类寿命之术》。这篇西班牙的文章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是他熟悉的语文。

于是，他本着好奇心开始阅读。「我，亚特菲斯，已经学习贺米斯书中所有神奇之术。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我见过很多想精研秘术之人。可是，我不想写下任何会让这些秘术为大众所阅读的内容，因为大众只能交由上帝或一名大师加以启发。因此阅读我这本书者，必须是一名学识渊博而且拥有自由意志之人。曾经我也像其它的人一样：嫉妒。如今，蒙受上帝之恩典，我已经存活近千年。」

这个人跟彭祖一样高寿呢！麦可兴奋的忖道。他决定要好好阅读这两本书，可惜，无论他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本所谓的贺米斯之书。

他心想：所谓贺米斯所写的那本书，也许根本不存在。于是他决定至少要读遍所能找到的秘术书籍。他有读到一本秘术，描述到使用一种‘仙石’就能点石成金。光是寻找这种仙石就得找好几百年，不过在十三世纪并没找到，所以当时的研习秘术的人就纷纷放弃了。另一份手稿描述到秘术也有医疗效果。如果一个病人吸入正确份量的盐、硫、汞的话，对健康可以产生正面的功效。希腊哲学家台利斯与亚里士多德相信空气与土、水、火是创造所有物质之基本元素。另一篇文章谈到第五元素：本质。不过目前，他已经读累了，于是他把书先搁到一边去。

「谢谢你的帮忙，古力柏先生。明天见了。」又是一天结束了，这名疲惫的学子回到他位于圣阿格里路简朴的房间。他煮了一些热芋泥吃之后，就在冥想贺米斯那本书的事，不过没什么效果，于是他换了个‘仙石’打算继续冥想看看，却不慎入睡了。那一天他的希望兑现了。寻寻觅觅的灵魂被某种巨大的能量所震撼，他在床上惊坐起。

「麦可诺斯特拉达，我正是你所寻找的，我是贺米斯，宙斯与巨神阿特力士之女玛亚二人之子。」就坐在他眼前的是一名发着光、强大健硕的人，他头戴有翼的帽子、手持有蛇交缠之金杖。贺米斯继续说：「我是三个世界的领袖。我诞生于阿尔卡迪亚。我是所有神祉与偷神之中速度最快的一个。埃及称我为图特神，罗马称我为麦丘理。我是创世纪里的贺米斯崔士梅吉特斯。我是‘许愿诸石’、‘仙石’、‘图特的绿碑文’。我在凡间的兄弟，你的命运已注定。你在地球即将来临的下一个千禧年，一个充满宇宙变动的岁月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目前，直到月球成熟之前，你将转换到另一个方向，好让黑死病唤醒你沉睡中的知识。」

话说完贺米斯立刻消失于无形。此种巨大的超自然感应使麦可身子一虚就昏了过去。他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带着一身疲惫醒来，他颤抖的起床，快速的拿了书包就想去上学。可是去学校已经太迟，于是他满脑子疑惑的又坐回床上。

「感觉很惨。」他呻吟的自言自语。他尽力的在回想贺米斯的讯息，可惜却不太了解。在此同时，他人在圣雷米的父亲（基于超自然的力量）也在担心他儿子这种不太实际的冷门学科。虽然占星已经变成一门科学知识，却不太实用。他跟蕾妮商量过，她一开始还是支持麦可的选择。不过贾克一再的指出占星学没有前

途，最后她终于同意学占星的缺点是超过优点的。他们给儿子捎去一封信表达他们的关切，并建议麦可考虑选择一门医学领域的学科；毕竟他的内、外祖父都是医生。麦可在第二天就收到信也知道他们要他换学科的建议了。他惊喜的发现这跟贺米斯提到的转换方向，不谋而合。

这么说医学是我的命运了；他下了结论。于是第二天他就谨慎的前去找他的老师，因为他不想对他们有任何质疑。讨论的结果是，他的老师们同意他双亲的建议，因此他就和气的结束了他在亚维依的求学生涯。

他回家跟家人团聚一小段时间后，就离家去下一所位于蒙特彼里的大学。

「欢迎，诺斯特拉达先生，」他进去的时候，学校的管理人很热心的欢迎他。「我带你到大教室去，因为你是最后一个来的，」那矮矮胖胖的妇人带点困难的从椅子上站起，帮他带路。他们穿过主玄关并在玄关尽头处转弯。

「哈奇博士很快就会开始上课了。」她说。这位太太带他到里面的房间，叫他坐在一个眼神很灵活的男孩子旁边。

哈奇教授就不像那位亲切的太太，他没有先客套的欢迎一下学生就直截了当的上课了。

「数千年前，第一批的医师会在病人头上钻个洞来医治病人。」他说。

麦可旁边那个叫法兰索瓦的学生，带着优越感的以手指比他的前额。（译注：在西方某些地区，以食指轻叩前额中心的手势暗示一个人疯了。）

哈奇教授注意到了，他接着说：「没错，这个手势的由来正是如此，不过，当时那种作法并不是很疯狂，因为那么一来，他们相信造成疾病的原因，邪灵，就可以从那个洞跑出去。这也叫‘环锯型手术’。」

有个学生举起手想发问，教授于是又说：「讲课结束后才可以发问。后来，到了古希腊时代，病人会到庙宇去对医神埃斯丘勒皮尔斯，奉祀牲礼。然后，病人再喝下医水以及泡到医水之中，然后再奉行斋戒。」那个学生又举起手。

「我刚才怎么说的？」老师不悦的说。

「我只是想让邪灵从我的手臂跑出去。」那学生想开开玩笑。

「请离开！」哈奇教授出奇严格的说。那个学生垂头丧气的走出去之后，教授接着说：「这里不能容忍蠢笑话。」接着教授继续上课：「在公元前大约四百年，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斯建立了我们现今的医学科学基础。他说疾病是不是因为邪术造成的，是大自然形成的，而且只能被大自然治疗。」他的学生聚精会神的听课，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

「大约在公元两百年，葛伦诺斯医生，他教导我们身体包含四种流体或四液态：就是血液、黏液、黄色胆汁、黑色胆汁，而这四种液体必须保持均衡。入门简介就到此为止，现在有问题的可以发问了，不过请尽量简短。」

学生们犹豫了一下子才有人问道：「女人也跟男人一样，有等量四液体吗？」

「这我们还不能确定，不过，只要是这四种液体失去平衡，男人或女人都会生病。」他回答。

「我妈倒是很会吐胆汁。」一个叫巴士奇的同学说。

「那她一定是生病了。」哈奇说。

「也没，她健康得很。」

「无论如何，我是无法隔空诊断的。还好，我们现在比葛伦诺斯时期进步多了，比如，我们会把人体切开从事科学性的研究。所以，如果你妈妈住不远的地方…」

巴士奇一听老师如此慎重的建议，脸色一下子就白了。「你是说，你也可以为活人开刀？」

「那当然，不过不常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拿遗体做研究，而且也对照画下很详细的解剖图。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得到十分宝贵的知识，使许多现在的疾病得以治愈。」

「现在有什么治病的方法？」麦可发问。

「比如，用药物，加工变成液态、粉状、颗粒状的药物。」教授回答，「可惜的是，有许多蒙古大夫、玩草药的和女巫也都把自己当成药剂师。另一种很管用的方法是刺络法或称放血法，就是让疾病流出人体内；这也是我的专门。」

发问的时间也结束了，经过短暂的午休，哈奇教授继续授课直到日落。然后，麦可与同学就在小餐馆吃顿便宜的晚饭后，就离开学校准备回到住处。

「想顺便在市区走走吗？」有人在圣母像教堂附近叫住他。

此人正是法兰索瓦拉伯雷，就是坐他旁边那个眼神很灵活的同学。（注：法兰索瓦拉伯雷为文艺复兴时期名作家、人道主义者。）这点子对麦可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们就并肩走过市区，也很快的结为好友。法兰索瓦是一个心直口快而且很会说故事的人，他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帮许多东西取外号，都是一些让人感到尴尬的外号。这叛逆小子毫不保留的谈天说地；他可以聊异教，或一般人避谈的痛苦情感或人体的某些器官。在他发现麦可总是过于慎重的在响应他之后，麦可觉得此人一下子变得很孩子气，不然就是“出口成脏”让人讨厌。法兰索瓦倒是对于麦可的博学多闻感到不可思议，这个从圣雷米来的学生简直像本活字典。麦可在一家小酒馆谈到他的犹太背景、他外公对他的教导以及在亚维侬的短暂求学过程。

法兰索瓦说道；「那我们就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人。」

「什么船？」麦可诧异的问。

「哦，犹太与卡萨都被对天主教视为一种威胁，你是犹太人而我是卡萨人。」

「你怎么可能是卡萨人？卡萨人是以前最后一批诺斯帝教徒。」

「当然，不用说也知道，」法兰索瓦微微一笑，「身为正统基督徒的我们，不再公然进行我们的宗教仪式，而是暗中进行。在蒙特彼里，我们其实还有许多信徒。我父亲在该地经营一家餐厅，大家偶尔会在那里聚会，当然是秘密的。你要的话，我会带你去看看。」

「似乎很有意思。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布道的。基于对拉丁文圣经的研读以及其它的优势，诺斯帝教徒的论点总是有凭有据。」

「对，所以天主教的领袖们才会那么痛恨我们。」这位卡萨教徒又说。

「你们的宗教被禁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不是，我们是个人主义，我们的圣书是直接由福音书翻译而来的。相反的，现今的教会源自于权力，其教义源自于原罪。」

「哦，教宗、主教、牧师通常会依自身目的诠释教义，不过基本上，我们信仰的东西都差不多。」麦可认为如此。法兰索瓦让他感到有许疑惑。

「我们有自己的律法，我们不像天主教会去相信世上有全善或全恶的人事物。甚者，我们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他们却没有！」

「我指的是原版的希腊圣经，」麦可澄清道：「在那本圣经中，这类的观点并没有被排除。」

「嗯，也许吧。我没你那么博学。」

学习了基础的大学医科后，这两个好友很轻松的就升上二年级。这一班如今只剩下三十个学生。这一天，他们就是上第一堂的实习课。哈奇教授站在讲台上，充满期待的绞弄着他的双手。

「各位，二年级一开始总是会上放血的实习课。将由我亲自在一个罹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身上执行。放心好了，黑死病病人不在实验范围内。」

「黑死病是什么？」麦可尖锐的问。

「是瘟疫的别名，亲爱的同学，请你不要打断我。希望你们大家统统不要昏倒，因为这是血淋淋的实习。我是已经习惯了。」他的同僚抬进一名绑在椅子上而且脸色很黄的妇女，她人太虚弱了，没办法坐正。这名病人已经无法正常的往前看，她的眼光是到处飘移的。而且她还会不由自主的发出无法控制的哀鸣声；这悲惨的人在班上造成一阵骚动。

「我了解你们很同情她，毫无疑问的，你们会认为我很残酷，」教授说道，「不过这是科学实验，为达最终目的只好不择手段。此外，我跟大家保证，这位女士将可得到一些金钱的补偿。」这霸气的人走到他的小白鼠之前，继续他的课程。

「我们有两种放血的方式，第一是切开一条血管，」他指着病人前臂的一个地方。「第二是用水蛭。」他从口袋中拿出几个小玻璃罐让学生看一些样本。

「今天，我要执行第一种方法；因为这些小东西早就吃饱了。第一种方法的病人，必须先手中握紧一根棍子，如此一来，他的血管会膨胀，整个过程也能较快完成。可惜这位女士已经太虚弱了，没办法握紧棍子，所以我们只好割深一点。」他从他的医生包拿出刺血针。

「有没有人自愿跟我一起实验的？」他问。没人敢说愿意，所以他就自行指定人选。「诺斯特拉达先生，你可以吗？」

麦可乖乖的站起朝他走去。

「在这里画一刀，纵线。」他的老师把刀拿给他。

「我不该先洗个手吗？」麦可问道。

「洗手。干嘛洗？如果你害怕的话，我就自己来。」

「先生，」法兰索瓦勇敢的打断他的话。「我这个同学的意思是；如果是僧侣，软弱的那种，就不会去耕田的，农夫呢就不会看守大地。就像医生不布道、不训示大众，战士不治病是一样的道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哈奇教授是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过他还是回答：「嗯，对。」他自己拿起刀狠狠的在前臂画下深深的伤口。血如预料中的流出，他熟练的拿个玻璃碗接着。麦可不管他直接回他的座位去。把伤口止血后，这名妇人还是被当教材在讲解下刀时应该避开的动脉部位。之后，就又把她的抬走了。实习上完后，教心满意的四下一顾，还问同学们是否可以预见未来的医学。此时麦可举起手来。

「啊，是这位好问却很害怕的同学，你说。」哈奇揶揄他。

「我预见未来会利用到人体的器官。」麦可道出。

「我还以为你是很严谨的那种人。」

「是，我是的。」

「显然不是。」老师否决了他。

「我尽力了。」麦可坚持。

「没有人想听你这种没意义的废话。」

「我显然是无法拿出科学根据，不过，教授，你不是问我们能预见什么吗？」

「好，够了。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在我的班上鬼扯。」教授感觉受辱的说。放学后，麦可问法兰索瓦他说的那一段僧侣之类的话，是什么意思。

「哦，没什么啦，我只是想测试那个食人魔的思考能耐。」他无所谓的回答。

「啧，有时候你说话真的很毒！」

「那当然。」法兰索瓦拉伯雷一点都不尴尬的笑道。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就谈到卫生的重要性。

有一天晚上，这两个朋友在法兰索瓦父亲的餐厅受招待的在享受一盘贝类美食。那里面坐着很多同一种信仰的人，他们都尽情的在聊天。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去后面的房间布道、祈祷，而这位犹太学生也受邀参与。同时，法兰索瓦也袒承他忙着在翻译义大文的医学信件。

「真是有企图心。」麦可说。

「不只如此。我还在写我的第一本小说：《异常可怕、异常受信奉、异常庞大的庞大固埃》。」

「这书名很特别，不过也太庞大了吧？」麦可认为。

「也许就叫做《庞大固埃》好了。不过，换个话题，你是会自己快乐的那种人吗？」

「说什么？」

「你会自慰吗？」

诺斯特拉达尴尬的四下一顾，很怕被人听到。「你真的太过份了，法兰索瓦。」

不干你的事。」他发火的回答。

「嘿，我只是想让你有心理准备，以进入你即将洗耳恭听的神秘学。」

「你在说什么？」麦可困惑的问。

「哦，我们不只是布道而已，还会有灵知与圣知识的传授，此次要传授的则是性知识。」他们的对话被一些人走向后密室的吵杂声打断。显然集合的时间到了，这两名年轻人尾随大家走到密室，在那里面，大家都坐在厚厚的地毯之上。经过短暂的祈祷仪式后，一名自愿者站起来发表演说，他拿出一叠纸张。

「今夜，我将谈贺米斯之杯。」他宣布。

我的天，麦自言自语的说。贺米斯，宙斯与玛亚之子，上帝之信使。那个人拿出神秘的人体图像来印证他要谈的主题，在图像上方的头部有两个象征满溢之杯的图形，另外有两头蛇从脊椎下方的荐骨处交织的围绕着脊椎往上爬，一直爬到在心脏高度的一对张开的翅膀之上。

「大家都知道，旧圣书教导我们要悉心照顾我们的性能力。可是为何长久以来，我们被教导成要洁身自爱？教庭教导我们的答案是误导的。我们旧圣书的训示是：勿惧繁衍后代，勿惧有所损耗。可是现在的教庭领袖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有所掩饰而扭曲福音本意。旧圣书只是说‘不得虚耗’。换句话说，即使在性爱过程，也要珍惜上天的恩赐。」

麦可吃惊的看着法兰索瓦，原来这可笑的家伙就是在暗示此事。

「圣灵的神圣目标是要启发个体，」那人继续说，「启发灵魂的神圣本质。这幅图代表男人之精的演化过程。这类细腻的知识只有在某些神秘的启蒙学校教授，如在蒙特彼里那一所。古埃及的法老王也是被传授此种神秘学的人之一。其主要的方式，乃是在性爱过程透过自制，特别是男性，才能使得两个灵魂得以合而为一，进而产生神火。此种神火几乎与真正的火花神似，圣灵这个字的拉丁文就是源自于拉丁文的火花。唯有一男一女在真爱的基础下的性爱，才得以产生一股超自然的能量从脊柱上升。这股新生的能量有如那两头蛇，从荐骨之处缓缓升起，沿着贺米斯之杖到达敞开的神灵之翼；唯有真爱与自制的方式可透过这些管道、这对羽翼，将这股能量上传贺米斯之杯。当贺米斯之杯逐渐满溢之后，这股能量便会逐渐的倒回心中。等这股过程重复七次之后，男人才得以真正进化。」这神秘的主讲人把图拿走。

「现在我要大家站起。」信徒们全站了起来，大家开始标准的祈祷程序。法兰索瓦也跟着吟唱祈祷文。最后，在完成十五种宗教秘密程序之后，整个仪式才结束，接着才奉茶让大家解渴。

那晚大家都走了之后，这两个同学还在那个没人的地方讨论。

「进行仪式之前，我还以为你又要说黄色笑话了。」麦可道歉。「不过，他们说的话，真的很有意思。」

「我早知道你会觉得有意思的。」法兰索瓦回答。

「那当然，不过按他们那种说法，人生有点像是一种惩罚。」

「嗯，人的一生却也有甜密的果实可采摘，只要忠实运用这种方式，就可以

培养特殊的能量。大自然会倾听你的声音的。」

「你是说，我可以跟马说话？」这个访客开了个冷笑话。

「不无可能。」

「开玩笑，你是在开我玩笑的吧？」

「不，认真的。红海曾为摩西开出一条道路，是不是？」法兰索瓦指出。

「那么大家都该尽快运用这种方式了。」

「最好不要；很少有真正思想纯洁的人，让不好的人得道，其反效果就是造成一大堆别有企图的灾难。那些反效果的人就是黑暗兄弟，要提防他们！」

麦可沉思一阵，又问：「奉行这种方式的信徒，会孕育下一代吗？」

「小孩是送子鸟送来的。」

「哦，又开玩笑。」麦可臭着脸起身准备离去。

「对不起，对不起，我会认真回答你的问题。寻常人类所生的小孩，已足够繁衍种族了。再说，年轻族群往往是产生优秀小孩的关键。」

「我猜欲望的存在才是优生学的基础。」麦可下了结论。

「没错，夏娃曾经误食禁果，之后，男人就被逐出伊甸园。如今我们男人得负移山之苦才能修补她犯下的错。」

「禁果？」

「禁果就是男人之精的象征。」法兰索瓦解释。喝下最后一杯茶之后，又说：「话说回来，你到底有没有自己来嘛？」

麦可摇摇头走出那个房间。他忖道：那个无可救药的法兰索瓦！

经过几年填鸭般的学习，麦可终于获许成为一个医生。虽然他的学习其实尚未完成，不过他已经想前去帮助国内的瘟疫患者。他老是在想，依据贺米斯的启示，黑死病势必会唤醒他的潜力。这名十九岁的医生对法兰索瓦说出他的意图，法兰索瓦虽感遗憾却也同意麦可已经可以真正去救人了。

「那你要怎么称呼呢？」法兰索瓦问。

「就诺斯特拉达医生。」

「你知道科学家通常会用拉丁文作结尾来美化他们的名字，对不对？」

「对，可是…」麦可犹豫了，因为他并不想太夸张。

「给人第一印像是很重要的。你觉得诺斯特达姆斯如何？」

「还不错！」麦可大笑的臣服于这个点子。

几天后，这两个朋友就互道珍重，也答应要保持联络的分别了。

麦可直接回到他父母的家中，打算就以圣雷米为中心，在邻近地区行医。他的父母对这儿子的回来感到非常快乐，当爸爸的很自然的就把他外公的阁楼给麦可了。

「你不先跟朱利安讨论一下吗？」蕾妮提醒她的丈夫。

「朱利安只是在那上面读书，麦可是要赚钱的。」他反驳。

「你就是会打压那个孩子。」她不赞同的说。

「好啦，我去问问他的想法。」

朱利安是在那阁楼上研读法律，他很乐意把空间让出来给他的哥哥，于是朱利安就跟他的书籍一起搬回他原先的房间。他也很开心他的大哥回来了，因为有人可以帮他翻译文章了。总之皆大欢喜啰。麦可很高兴再跟家人见面；上次回家已是一年前的事了，他敞开心胸的观察家中的一切。他的弟弟们都已经变成高大的少年郎，也都快离家到外面去历练了。伯特朗想当木匠。家中的木制品，大都是他打造的。他完全不想成为像他爸爸那样的公证师，他曾说；「因为他用脑过度，前额都变形了。」

他们的爸爸的确有个怪怪的前额，高高的又斜斜的凸出来。相反的，他的手却出奇的漂亮。此外，贾克也有点胖；对所有事总是洞察秋毫。他的妻子就比较靠直觉行事。麦可初次注意到她母亲是如此迷人的女性。她的身材很好，人又美，眼神也很温暖，总是盘在头上的秀发散发出亮棕色的光芒。可惜，她有点太相信陌生人了，有几次，钱总是在她眼前不见了。他父亲则相反，对这方面有合理的怀疑，所以他们夫妻二人算是组合得很好的。其它的弟弟，海特、安东尼则还看不出他们未来要做什么。

「我知道：我要去做一些我们的传统犹太面包。」面对如此沉重的未来大计，蕾妮故作轻松的说。「麦可，要帮我吗？你可以顺便把你在蒙特彼里的事说给我听。」

麦可很愿意的跟着她走，他们在厨房把面粉跟水拌在一起后，她立刻说：「好，告诉我吧。」

于是麦可就把在学校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妈妈。

「哦，我得去后花园添加柴火了，」她打断他的话。「你直接揉面团。我马上回来。」

不久，她身上就沾着煤灰回到厨房里，麦可完全不在意的继续说他在校时的事。说了许多故事之后，面包的香味就充满整个屋内。贾克负责把桌上的脆皮面包切成一块一块的以庆祝麦可的成功归来。

「你能帮我去看一个生病的朋友吗？」后来，贾克问。

「这不该是城里那个市医的工作吗？」麦可问。

「哦，我对那个人没信心。迪朋先生的健康每下愈况。」

「好，我会去看看的。」他儿子承诺道。

「对了，亚尔勒市在找一个市医。」蕾妮想起；「你可以去应征看看。」

「我会去的，妈妈，谢谢妳提醒我。」

翌日，麦可就去探望迪朋先生，他被一个叫维南的市医看很久了。那位所谓的外科医生会治疗伤口、切除肿胀部位、放血、拔牙等等，还会帮人准备草药、理发、修胡子。只有真的一穷二白的贫苦人家才有资格在市政厅的补助政策之下，免费去就医。迪朋先生，这位长期的病患并没有资格接受免费医疗；他的病拖太久了，为了支付医药已经让他把传家之宝，一个根本衣柜也卖了。麦可一去

迪朋家，他原先的怀疑就得到证实。维南医师是旧派的医生，不当的强迫排便、放血让迪朋变得更为虚弱。迪朋躺在床上，状况很糟，他的姊妹在病床旁陪着。诺斯特拉达姆斯自我介绍后，这老人觉得自己记得他，于是就半昏乱的谈起以前的日子。不过，他的姊妹打断他的话。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医师。」她说她的这个兄弟自从皮肤上放血的出口部位被感染后，情况就恶化了。维南用放血的方法，试图让病人体液流出。麦可检查病况后，就下了诊断。

「我不认为病因很严重，不过，治疗的方法很严重。如果妳想救妳兄弟的命，那些放血的出口必须赶快缝合，那些泻药也要丢掉才行。」他坚持道。那个沮丧的姊妹理解到，治疗方法该改变了，所以就同意了。

麦可立刻把那些铁管子从病人身上撤走，并以清水清洗伤口。

「还有，每一天都要给他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这位医师离开前再说：「等他的身体强壮一点，我再回来。」

市政厅那边一听此种‘非法的医疗’，感到大为光火。他们指示警方去捉这个蒙古大夫，不过他却能交出证明文件证明他有资格在法国行医。当然，市政厅的成员还是感到非常愤怒，同时声称在圣雷米只能有一个市医的空间。可是，诺斯特拉达姆斯也很坚持，所以他们也拿他无可奈何。

在一星期之内，迪朋先生就开始恢复体力了，接着这名备受质疑的年轻医生就告诉他，可以开始出去从事短程的散步了。于是，病了几个月之后，迪朋首度出现在城市里。他的健康状况神奇的改善，城里的居民都亲眼目击。这下子，市政厅里的人跟那个市医都像傻瓜一样，而麦可也建立了名医的声誉。在几天之内，病人就开始来敲他的门，而这位神奇的医生也把大家的病都治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在市医维南犯下几次重大挫折之后，麦可就被官方任命为圣雷米的新任市医了。

他才宣誓就职，卡马格地区就爆发瘟疫的流行。区议会报告说该区有数千名的人罹难，于是这位新市医立即面对重大的挑战。这次的瘟疫具高度传染力，你的家中只要有一人感染，你就甭想逃得过，而且在二到六天之内，你就会病死并被掩埋。狗、猫、鸡，连马都会死。还好，圣雷米尚未爆发疫情。不过附近的圣达菲已爆发疫情，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已中止。尸体在街上发臭，不然就是被家人匆匆的掩埋。那个地区的空气中充满尸臭味，居民试图燃烧香木驱走臭味。有的人为了自救还会把染病的家人赶走。有的人逃出被感染的灾区。

麦可勇敢的到那个灾区去看他第一个染病的病人，那是被安置在小茅屋的一个小男孩。那个小孩全身上下都有像鸡蛋般大小的肿块或腐坏的黑色部位，全身是血。他的母亲用醋洒在地板上，以保持空气的清新。勇敢的医生检查这个小男孩，不过坦白说，他也无能为力。当时还没有药可以医治那种瘟疫。大学里给的建议就是放血，不过麦可不想从事如此退步的医疗方式。为了给小孩的家人一点希望，他在小孩的脖子上放了一块臭药草作为驱魔之用。他记录了这种瘟疫的各种病症后，就离开了，没办法有什么实质的医疗。

接下来那几天，他拜访了几个瘟疫病人，都是一些受教会安排住处的病人。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发现有焦虑的牧师接受病人的告解，或是安慰病人死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地方。至于医学上的协助，则退居次要地位。无知是基本之恶。麦可的感受很深，不过，迷信与滥权、无知更是激励他想发掘病因进而找到医治的方法。

因而，他努力的区分出两种瘟疫：一种是在身体表面有肿块的，一种是侵袭肺部的。在检查过疾病的象征之后，他发现卫生是很重要的，在犹太的信仰中卫生是一种长久的传统。米兰的一个病例更证实他的看法。是这样的，米兰的大主教命令把最初感染瘟疫的三个家庭连人在内都用砖块围起来。结果，米兰就没有后续的疫情爆发。这种安排证实感染源是接触传染的。

诺斯特拉达姆斯于是开始将新的案例隔离，不许任何健康人跟病人接触，当然还是有陆续的供应被隔离的病人水与食物。这方法逐渐得到好的结果。同时，他还研究到这种疾病也可经由风传染，因此之故，他针对受到感染村庄附近那些尚未受传染的城市，散发面罩。果然，那些邻近的村庄就因而逃过一劫。如此一来，使得麦可怀疑是细菌的存在。所以他就开始要大家尽可能一星期用热水洗一次澡，而且每次吃东西前要洗手。他还要大家定期刷牙，比如嚼甘草根、用蜂蜜水或酒醋漱口，要剪指甲、要修剪并清洗头发、胡子。大家还得更换衣服而且要用水彻底洗净，能用热水更好。

虽然这些措施都只是预防性的，他的名气还是传遍各地。甚至教宗克莱蒙斯七世都听到这一个抗瘟疫的斗士，还邀他到教宗在亚维侬的住处去。教完问他，他本身该如何预防未来可能爆发的瘟疫，麦可劝教宗至少要能待在他自己的居所别外出。所以在一个月之后，当瘟疫的脚步已逼近教宗的邻近的城市时，教宗真的就花几星期的时间独居。由于独处，教宗活了下来而诺斯特拉达姆斯就得到更大的名气。此时，瘟疫行遍各地，在欧洲造成相当可怕的死亡率。人口稠密处受害最大。即使受过训练的军队、强壮的士兵，在瘟疫攻击数日之后，也都会纷纷崩溃，不战而败。江湖术士都想趁机大捞一笔，但麦可却日以继夜的在医治病人。

四年之后，瘟疫终于由盛而衰，诺斯特拉达姆斯就回到蒙特彼里完成他的学业。法兰索瓦当时早就毕业了，而且竟然已经离开法国了。校方告诉他，针对改革者、人道主义者、异议者都要运用很严格的管理政策。连说话太尖锐的科学家，在国内都已不受欢迎。虽然如此，法兰索瓦还是很幸运的被彼蒙特总督聘为医生。

麦可再一次的投入学习生涯，不过他之前的老师不太能够接受他有所进步的观念。他的理论与实际的知识是很不得了了，因此那些老师也不得不在一年后对麦可正式颁发学位。于是，这位非比寻常的麦可医师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一小段时间。不过，他的治疗方式太惊人了。所以，他们的主任就采取因应的措施；告诫麦可、还要他离开学校。麦可设法辩解、也努力过了，可是还是得走，所以他就回到圣雷米的家中，并决定在那里重新开启他的医疗生涯。

第三章

「世上还是家最好」贾克在他儿子多次返家之后说道。可是麦可对这略带老套的说词毫无反应。于是他又说：「你变了，孩子，变得很安静。」

「我是长大了，父亲」他简捷的回答。

其实麦可已经比他父亲高大，可是他不想伤到他的感情所以一直没说什么。那屋子里暂时是有一点多余的空间，所以这个医生就再度决定搬到废弃的阁楼去。如今朱利安已经在艾克斯攻读法律，伯特朗跟他的妻子也搬到他自己在郊区建造的一栋房子。海特跟安东尼还住在家里，正期待着他们见多识广的大哥能说一些故事来听听，不过，他似乎没心情聊天。麦可经历过不少事情，他的思想变得太沉重也太有力量了，不能白白的浪费了。事实上，这般的沉重与力量，也让他变得愈来愈晦暗。其实这正是保护他那形而上躯体之发展的一层神秘面纱，此种面纱可将他与别人隔开。不然的话，只要这层面纱被掀起，他的神情或许会灼伤他人。目前，这名博学的家族成员，暂时非常需要休养，然后他就会进入人生的许多重大改变。

这一天，这位无畏无惧的医师想拜访住在阿尔勒附近的一些病人。饱览片刻晴朗的山光水色之后，马车就停在市中心一栋黄色的住宅之前。诺斯特拉达姆斯敲了门等了一会儿，却不见有人来应门。窗子是开着的，所以他就往屋子里看。

「医生来了。」他清晰的喊着，不过，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于是，他打算再大声的敲敲门，没有人来应门的话，他就要从窗户爬进去一探究竟了。此时，突然有个骨瘦如柴的红发男子从他背后走来。这个人的鞋子上沾满了漆，不在乎的把麦可往旁一推就自己走进屋子里。

「喂，等一下，我要拜访这里的一个病人，」麦可说道。

不过，这个没有左耳的人，好象是又聋又哑，他当着麦可的脸重重的又把门关了。

噢，这可是前所未见的！麦可觉得有点屈辱的忖道；我在此地被视为尘土。

通常受人敬重的麦可医师，如今心情不佳的走过阿尔勒，这个小城可说是法国最美的城市。麦可因为寻人不着，正好多出一点空档，于是就在有许多咖啡馆的论坛广场点了一杯冷饮。他坐在一张柳条编织的椅子上，边享用冷饮边观察街道上的一切。这个小镇是以文物著名，因此常有意大利、西班牙来的富人造访。由于外国人昂贵的穿著与不同的外貌，往往一眼就能看出。外国访客是他们那里的景观之一，也往往能吸引大众的目光。

过了一阵子，有位意大利淑女从一条商店街朝他的方向走来。他立刻情不自禁的盯着她看。他在想，她大约是二十岁上下，比他小一点点。这位意大利藉女郎，有张小巧美丽的容颜，细长的脖子、慧黠的双眼，她的姿态非常的高雅。麦可医生就这样痴痴的看着这名迷人且似乎出自高贵人家的女子。他简直无法将视

线挪开，她可说是他前所未见的美女，他的心不知怎么的就像被爱神的箭射着似的。

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呈现出自己最美的一面，但意大利人可在行了，这美女的穿著无比的出色，她穿著紫色天鹅绒的长礼服，有着蓬蓬袖与开敞的白色领口。这套威尼斯风味的衣服从她的腰部开始就以裙环支撑（有许多的裙环！），使她的裙子像朵倒放的百合花般以飘逸的款式垂落地面。此外，她的黑发也挽在头顶上并以珠宝装饰，整个秀发本身就像个美丽的首饰。还有，配戴在她的颈部的珍珠项链，似乎也是很昂贵的高级品。

这位美丽的淑女缓缓的走向麦可，长裙悠雅的在地面飘动，他愈是看着她就愈觉得她像个落入凡间的仙子。当她与两个绅士一名女士边交谈边走过他面前时，却突然直直的看了他一眼。就这样她抛下爱的魔咒。她那出乎意料的注视，让他整个人像蜡一般的被融化了，此刻他突然觉得他的生命才正要开始。

「天哪。」他喃喃自语的全慌了。他目不转睛的看着她，全身轻颤着就像风中的绿叶。他突然觉得十分渺小，而且有着无法想象的无助感。经过多年拜访病患的经历，他完全遗忘爱情这回事，如今阳光再度洒落他有所缺漏的灵魂。

就在他们俩四目交接的瞬间，她同时也被爱神的箭射着，她红着脸随着她的同伴继续走去。麦可的心燃起熊熊火焰，他决定一定要追求这名女子。于是这个被爱情冲昏头的男子立刻跳了起来，然后在桌上丢了点钱就跑去尾随那名意大利淑女。他远远的跟随那一小撮人，脑子里慌乱的在思索着该如何接近她。那位淑女也察觉到他就跟在后头却不敢转身回头看他。最后她走入一所建筑物内，使得这一个不安的医师一下子慌了起来。

这下子该如何是好？他思索着。此时，他发现有个女仆从屋内走出，于是就叫住她道：「姑娘，可以告诉我那一群人何时离开吗？因为我有事要跟他们讨论。」

女仆看着他整洁的外表，如他所期望的回答他道：「你认识华德蒙家的人吗？」

「有点认识。」他算扭曲事实了。于是那女仆就开始话多了，她说他们那群人要在那个周六回到洛特加隆地区。他得到他想知道的信息了，所以就谢谢她，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到圣雷米。接下来，他就开始思索着要如何去见这位梦中佳人。午餐时，他的家人发现同桌的他已经不一样了：「你心情很好。」他父亲说道。

「你不曾如此的英俊，」他母亲又说：「你绝对是容光焕发。」

麦可羞怯的微笑，什么都没说，他不想分享他的心事。不过，这可瞒不过蕾妮的慧眼。她揶揄般的又说：「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第二天麦可来找她要镜子的时候，她就更肯定自己的猜测。他一定是恋爱了！

「你如此的不寻常，是为了某位淑女吗？」她问道。

「嗯，是的。」他坦承。

「哦，那我最好给你一些意见。你也许博学多闻，可是谈到女人，你最好是听我的。」为人母的看穿他的秘密，所以这位勤勉的医师就像个孩子般，专注的看着他母亲。

「女人喜欢受人赞美。」她问他：「她是本地人吗？」

「不，她是意大利人。」

「啊，时尚之国。那我们最好赶快改善你的外形。」

于是就在那一天，他母亲买来一套时尚西装给他试穿。海特跟安东尼好奇的跑去看他们的大哥在客厅做什么。「妈妈在帮麦可打扮？」他们不解的搔着头。

蕾妮拿起一件无袖的红色新背心要搭配一件有褶边的衬衫，然后最外面是一件黑色的大衣。

「我也要穿那种衣服！」海特一看到那件有着连袖的昂贵天鹅绒大衣就兴冲冲的大叫。

几分钟之后，父亲也下班回家来了。「麦可，有你的信件。」他也好奇的看着眼前的景像。

「爸爸，我的双手现在没空。」

「我帮你把信放到桌上。」贾克说。此时，他的太太正忙着在帮麦可穿衣。

「你很瘦，这样调整一下可让你看起来壮一点。」她调整着他的大衣。

「我得记住这一点。」她儿子像座雕像般站着。为了让他母亲把一件有拉炼的灯笼裤套在他身上，他交替的抬起他的脚。接着他母亲又帮他穿上白袜与一双牛皮做的软鞋。

「我觉得那种鞋子很漂亮。」安东尼说道。

「那当然，」他漂亮的大哥低头一看，答道。

终于，蕾妮在他头上戴了一顶有羽毛的帽子，整个造型果然很迷人。他看起来即出色又有格调，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而他们这位被爱冲昏头的家人也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秀给大家看。

「我的天，你看起来就像个国王。」他父亲走进来摇着头说。

第二天，这个医师就放了一天假，开开心心的穿著新衣前往阿尔勒去了。到达他看到那位淑女走入的那家旅店，就外头闲逛了一小时，他不断的从窗口往内看，希望能看到她的影子，可是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有个驼背的人站到他身旁在宣传斗牛活动，让他感到很不快。于是他就回到两天前坐的位置，他才叫了一杯冷饮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孰料那位美女就突然一个人冒了出来，而且就从他眼前走了过去。他所有的希望几乎就在那瞬间消失于无形，因此他只好鼓起勇气追上前去。他没看错，她是如此美丽，如此高雅而美好。让人无法抗拒！

这位意大利美女一看到他走向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她感到手足无措。最糟的是，她一看到他那合身的摩登穿著，立刻涨红了脸。他一定是为了我而打扮；她感到紧张与荣幸的暗忖道。

「华德蒙小姐，」他结结巴巴的说：「身为医师，我一定得指出，妳的腰部穿得太紧了，对妳的血液循环有害。」我真是太笨了，他忖道，我本来是要赞美她的。

「我是指，会对你的美貌有害。」

可是，她一直没回答，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应该自由的表达我的意思*，他暗下决定。

「坦白说，我对妳留下深奥的印象，所以我必须再见妳一面。」这句话破了冰，使她为之微微一笑。

「你在阿尔勒执业吗？」她问。虽然她还有点僵硬，却还是说着流利的法语。

「哦，不是，不过，有时候是的。我是圣雷米的人，我就在那边工作。」有点胆怯的麦可自我介绍并邀她走到他喝饮料的地方坐一坐。

他们走回他刚才坐的地方时，他的饮料还在原地等着他。她穿著那种裙子走到他的座位，是稍有难度的，不过，她还是小心翼翼的走到那里去坐着。

「妳看起来真很棒，」他赞美了‘约兰达’；「不过妳穿著这么一套迷人但沉重的衣服，是如何熬过一整天的？」

「我只在出门逛街时穿，一回家就换掉了。」她紧张的谢过侍者端来一杯大茴香饮品。此时，附近的一些路人都在注视着这一对迷人的伴侣。不过，他们两个可完全没注意到别人的眼光。不过，麦可还是设法在找话题。

「想靠自己的力量穿这种礼服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我的陪护会帮我穿衣。」她回答道。接着就是一阵尴尬的沉默。麦可再度思索着话题，想了半天想不到什么，于是又叫了饮料来喝。

「我听说学医是很困难的。」约兰达说道。

「哦，在大学就要学五年。」

「哦，那一定很聪明，很少有人能完成五年的课业。」她赞美了他，接着俩人之间就缓缓的发展出一种的确的好感。

「妳怎么会到阿尔勒的？妳似乎是会到别的地方玩的那种人。」麦可问道。

约兰达对他说，她的家族在加隆省拥有一栋城堡，所以他们家的人常造访洛特加隆，还说她的家族是贵族后裔。

「我想那座城堡是妳父母的吧？」他问道。

她确认了，然后便开始谈起她的父亲，华德蒙伯爵与她的母亲拿不勒斯女王。她的父母有九个孩子，包括她在内。俩人之间的尴尬气氛终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浓的化学变化与明显的火花。那就是真爱。时间不曾如此快速的飞逝，他们在不得不道别时，俩人都是满心的欢喜。约兰达答应一回到洛特就会写信给他。

麦可一回到圣雷米，他的母亲立即问到他的进展。

「很正面。」他冷静的回答。

「正面？你就只能这么说吗？你满脸红光，孩子！」

「哦，好吧，」他大笑道；「不过，我得先换下这一身猴子装。」

在他跑着上合楼时，他大叫道：「她一定会成为我的妻子！」

一星期之后，他就收到他爱人的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大胆的对她告白。经过几次的通信，一切就明朗了：他们之间那股爱的火花没有因为距离而消失，他们可说是天作之合。

就在上一封信，约兰达要求他去加隆省拜访她。贾克跟蕾妮对于大儿子终于找到一个女人，还是富裕且出身贵族名门的女人，感到无比的开心。

「麦可，你钓到大鱼了。希望以后你能把我放到你的遗嘱里。」他身为公证律师的父亲开玩笑的说。

「真是白痴。」他的儿子难得轻松的回答。

「我猜你以后得住到那美丽的城堡内了。」他母亲猜想。

「现在说还太早哪，妈妈。先看看这次的拜访结果如何再说。」

不过，为人母的直觉告诉她，她的儿子将会永远的离开这个小地方。

不久之后，麦可就去造访他的公主了。他要前去拯救她，在他的脑海中幻想着俩人见面的情景。这幸运的男子在漫长的旅途中了解到，爱情的确产生令人盲目的效果。他发现自己渴望着要见约兰达，那几乎是一股永不熄灭的渴望。到阿烈日省时，马车行经蒙塞丘，也就是数世纪前最后一批卡萨人被屠杀的地方，于是他回想起他的大学同学法兰索瓦。

终于，眼前的景像愈来愈青翠，他发现到此地到处都是葡萄园。于是他立刻幻想着，只要能与她一起摘葡萄，也就足够了。他注视着延伸到地平线的葡萄园，沉醉在对她的浓情蜜意之中。

天色逐渐昏暗之际，已经可以远远的看到普伊沃城堡的侧影。这城堡就是华德蒙家的城堡，就座落在山丘之上，而且还有猎户座在天空中照耀着，这似乎是一种象征。马车夫把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好让他们在七点到达，他迎着黄昏的微光把马车停好。这个兴奋的爱人下车等着有人前来接他。突然，高塔主要入口前的闸门升了起来，麦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就提起行李走到大门前。他四下一顾，发现他的爱人正在一个敞开的窗内等着。于是，他紧张的走进大门并穿越一个很大的庭院，当然他一进去大闸门立刻就关上以防任何人入侵。

「晚安，诺斯特拉达姆斯先生。」华德蒙伯爵边抚摸着自已的八字胡，边走过来欢迎他。

约兰达的父亲没有太接近他，不过有个下人立刻过去帮他拿行李。

「这么说，你就是我女儿一直在说的那位年青医师了。你这一路上还顺利吗？」

「很顺利，大人，不过，现在我的身体是很想休息一下。」麦可伸伸四肢证实给他看。此时，约兰达快乐的走过来，可是却不能跟她的爱人说上话，因为她父亲已经下令叫下人要送他到客房了。

「吃晚餐的时候，妳会有很多机会跟他谈的。」他对他女儿耳语。这位城堡之主看到他女儿小鹿乱撞的尾随着这名访客，心中感到有点不满。真是乱来！接着，他满脸不表赞同的走入一间房里。

这位访客被带到二十呎高的一座主楼去。「你的房间是在顶楼。」下人轻声的说，并拿着油灯缓缓的带麦可走上楼梯。

走了一千个石阶高的楼层，这位疲惫的旅人才被单独留在房里，那房内有一张四柱的床，还有八个音乐家的雕像在看守着那张床。麦可小睡片刻后，决定要探索一下他的环境。他在黑暗中爬上一个小小的木梯子走到屋顶上的露台去，那露台上的视野非常的宽阔可以看清整个区域，还可以欣赏明亮的月光照在座落于宁静湖泊之上的普伊沃村庄。突然院子里有些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有一些穿著入时的访客都到达了，正等着享用晚餐。麦可连忙回他的房间去更衣，然后也加入正要进门的宾客群。

那餐厅大体上就是一张巨大的餐桌与十分搭配的椅子，都是十分前卫的家具。有个下人来带麦可坐到约兰达的对面，在他两侧的分别是她的父母亲。他们打算好好趁着吃饭时，好好的考验未来的女婿人选。这一对爱侣热切的注视着对方，不过他们对她父母的决定，还有点无法确定。约兰达穿著一件翠绿色的礼服，这一次她把头发绑成低低的发髻。她对她的这位朋友浅浅的微笑，他也回以微妙的微笑。餐桌的摆设是皇家的风味，有金边的玻璃杯、有手工描绘的家族盾牌徽章图案。所有的餐巾与餐具都有这些图案，也可说室内到处都有这种徽章图饰。

他们的员工开始服侍客人进餐。除了伯爵与夫人之外，还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三个女婿、一些孙辈的也都在场，当然还有一些受邀而来的宾客。在整个用餐的阶段，这一对爱侣的眼光几乎是无法离开对方，他们含情脉脉的猛送秋波。

「这餐桌还有别人在，你们知道吗？」有个女婿不悦的说道。

总之，这两个人恋爱了是不争的事实。

「你似乎已在普罗斯旺打出知名度了。」伯爵说道，他的胡子差点就掉到汤里。

「我尽力在帮人医病。」这位医生说：「不过，我很高兴上次的瘟疫爆发已经自然的结束，因为我没什么办法掌控这种瘟疫。」

「我们这里很幸运不必经历那种疾病。」拿不勒斯女王说道。

「可是你真的有毕业吗？」伯爵突然问。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父亲。」约兰达帮她的男朋友说话。

「晚餐后，我拿我的证书给你看，大人。」麦可承诺。

「一定要，我很想看看那种证书。晚餐后，我会在我的房间等你。我那里正好有上好白兰地。我相信你一定能了解，我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着想。」费利华德蒙还是很怀疑，接着他问了许多质疑麦可是否有资格成为他未来女婿的问题，而且问来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当然他都是想到什么问什么的，麦可却都能毫无缺点的回答，于是原先的不信任感就慢慢的消失了。

用完甜点之后，伯爵就跟他的夫人先私下在餐厅外说话，然后才回到餐厅。这对夫妻似乎已觉得这位准女婿配得上他们的女儿。因此，接下来，麦可就很顺利了。后来，麦可跟准岳父在他的房里相处一阵子，然后，这对爱侣才终于有机

会独处片刻。于是，他们安静的走出大门去散步。他们彼此似乎已心灵相通，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在一株栗树之后，他们偷偷的亲吻，柔情万缕的接触是那么的神奇。

麦可在那城堡住了一星期之后，就向约兰达求婚，她快乐的答应了。她那很精明的父亲也在同一天答应了这门婚事，毕竟，这个准女婿符合他所有的要求。就像美梦成真一般，麦可觉得自己似乎足以扛起整个世界。不再忧郁的麦可通知他的双亲说婚礼要在普伊沃举行，不过他们有回信说；由于他们的老年病，所以不克长途跋涉前来参加。只有他弟弟海特得以参加。他们的大儿子请他们把他的私人物品寄过去，还答应会尽快带约兰达回圣雷米去。

黄道吉日终于来临，有无数出色的年轻男女都来共庆这个美好的日子。那是个很特别的婚礼。婚礼过后，这一对新婚佳偶热切的投入彼此的怀抱。

「能跟妳结婚就像童话一般的不可思议，」麦可狂喜的与她躺在那张四柱的床上，忘情的亲吻着。

「是童话没错，」她温柔的回答，他们热情的合而为一，幸福的为彼此的新婚之夜画下句点。那八个音乐家的雕像则早被转身面墙了。

新婚之夜过后，他们立刻回到现实的生活；他们决定在艾奇定居。那里的公会正好要找一名合格的医师，所以就接受了诺斯特拉达姆斯。那个很有影响力的小镇离普伊沃不远，所以这对小夫妻不只可以独立也能跟她的娘家保持往来。这一对快乐的夫妇忙着找住所，结果很快就在有喷水池的小镇广场找到住处。他们自由的装潢他们的家、快乐的渡过夏天与两情缱绻的日子。在一个闷热的夜晚，他们俩跑到喷水池那边，在水花之下开心的舞动着。后来，他们浑身湿答答的坐在喷池边，开心的笑着。

「合上你的眼。」他合了眼之后，约兰达塞了一个东西到他嘴里。

「是樱桃！」他设法说出。

「还有别的要给你。」

「还有别的？」

「对，我怀孕了。」于是他们幸福的亲吻着对方。

除了治病，麦可还成立一家小小的香水工厂，专门生产治疗用的浓缩精油。约有十来个工人以蒸馏法提取植物与花草的精油，然后再让他们的主子为不同的疾病研发不同的配方。因此，这对新婚夫妇也渐渐的在艾奇舒适的安定下来。这一天，麦可决定到位于阳光大道的一家很特别的书店去逛逛。

「你找到你要的书了吗？」店主从他背后叫道。

「我只是在看看。没有特别在找什么。」

留着长胡子的店主走到他身边去。「你不就是那个新来的医生？」

「没错！」

「我是艾比盖。很开心终于能在此地遇到另一个有学问的人。因此，能挑选的书不多。」

「我不是很了解这里的人。」麦可抱歉的说。

「当然，一本书比一条面包更贵，所以几乎没有人负担得起。」艾比盖接着说；「不过，如果你想找医学类的书，我是可以帮你的。我跟伦敦的出版商有熟，他们在这方面很先进。」

「也许改天等我有空时再说。」忙碌的医师说道；「现在我恐怕得走了，再见。」他忙着赶去看下一个病人。

就在麦可逐渐取得还不错的医学作品期间，他们的第一个小孩出世了，是个儿子。这大儿子还包着尿布时，他的妈妈就又怀孕了；而他的父亲也跟书店老板结为好友。有一天，书店老板帮他准备一个神秘的小包里。麦可又惊又喜的发现那本是用哥德体字母书写的「凯巴拉」(即犹太教的奥秘教义)。当然，这本书他早就听过了，却没有机会阅读。没想到，如今他却从艾比盖的手中得到此书。

「多少钱？」他正要拿出他的皮夹。

「这本书不用你花钱。」艾比盖回答。

「哦，谢谢你了。」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而是你的一个秘密仰慕者。」

医生耸耸肩，惊讶的收过这份礼物。在家中，维多已经在他的小床上睡着了，他的爸爸就有机会可以在工作一整天之后休息片刻。约兰达为她的丈夫泡来茉莉花茶，他们坐在火炉之前共享这份安宁。成功的医生心满意足的看着他美丽的爱妻，他亲了她一下又轻抚着她大大的肚子；这胎儿已经会在肚子里踢了。

喝完茶之后，麦可决定看一看那本凯巴拉，他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奥秘知识之传授」是这本书的副书名。他舒适的跟他的爱妻窝在地板上，打算开始看书了，书本一翻开就有一张有姓名与住址的名片，上面写着：「朱利斯史凯利杰，艾奇市拉翠大道 15 号」毫无疑问的，这位就是他的秘密仰慕者。

「约兰达，妳认识一个叫朱利斯史凯利杰的人吗？」

「史凯利杰是镇上很有名的人，他是引起不少注目的作家。大家都尊他为人道主义者。」她答道。

「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亲爱的，不过你为何问起他？」

「他送这本书给我，亲爱的，这是他的名片。」他把名片拿给她看。

「他为何要送你这本书？」约兰达惊讶的问。

「我哪会知道。」

「等等，他也是个医生，」她突然记起，「是艾奇主教的御医。一定是这个原因。也许他知道你是蒙特彼里大学毕业的？」

「不，绝对不是的」他说；「我们来看看他给我什么样的书。」于是，他开始看那本书。

「除了书写传统的圣经之外，还有传统的凯巴拉。这奥秘的知识以创世纪为基础，而且是以老师传授的方式传递此种知识。生命之树是其既定的格式，此格式亦是阅读圣经的神秘之钥。我们在此谈的是四个世界，象征宇宙创造期的不同意识情节，此种知识因为有了冥想的支持而得以更为深入。凯巴拉源自犹太的神秘传统，是用来发掘圣经的奥义，如今也被运用在传统哲学的范围。凯巴拉目前是在秘校由个体术士在传授的学问。」

麦可把书本合上，他痛苦的了解到，这些年自己在精神层面上可说是滞留不前。这本书是老天给他的礼物。帮维多换了尿布后，他们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上床去。

「我得尽快去拜访史凯利杰。」他在儿子眼皮逐渐沉重之际说道。

「慢慢来，亲爱的。史凯利杰哪儿也不会去，他在这里住好多年了。」他的妻子耳语道。

几天后，麦可就去敲拉翠大道十五号的门，前来应门的是一个壮硕的仆人，他声称他的主子不在家。不过，此时却有一名干干瘦瘦的男子走下楼来。此人正是御医本人。

「哦，医生，我的喉咙痛，」朱利斯史凯利杰开玩笑道，不过麦可却把的玩笑话当真。

「我马上就帮你检查，不过我要先谢谢你送我那本美丽的书。」他认真的回答。

「别客气，其实是艾比盖挑的书。」

于是这两个人就到画室去，那个画室挂着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画像。

「不可思议，这些人你全认识吗？」麦可问。

「没有全认识，不过你现在看的是伊拉斯莫斯的画像，最近我们两个人透过书信在争论。大家都说他是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我却觉得他的推理是有些缺口的。」朱利斯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

「我听过他，」麦可承认「不过，你为何想找我？」他也坐下了。

「常常听到你的名字，」主人解释，「不在乎宗教权威的医师不常见。我会被顽强的科学家所吸引，何况我本人也学医，所以觉得我们认识一下，会是好主意。」

「我感到很荣幸，」麦可四下一顾。

「你会搬到艾奇来也是很大的巧合，」朱利斯接着说，「特别是跟那如花似玉令人心跳加速的佳人一起搬来。」

「啊，所以你才要送我礼物！」

「天晓得，万事皆有因由。你很幸运能娶到这么美丽的妻子。」

「的确是。那位是谁？」麦可指着一张画像问道。

「那是卡尔达诺。」

「嗯，卡尔达诺。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数学家也是占星师。」

「也是骗子。」史凯利杰批判的说，「他的书《细微》谈到恶魔的那一段是从我的著作中抄过去的。」

「抄袭是很糟糕的事。」他的访客回答，「你有什么关于人道的作品？」

「很多，不过我最重要的作品是为在各地出版的所有文学作品做摘要，不只在我国的。此外，我也想跟伊拉斯莫斯一样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吹嘘着说。

「是一整个世纪吗？」

「我无法忍受虚伪的谦虚，」这主人说道。

麦可对这位自我的人道主义者微微一笑。这两名科学家可说是势均力敌的，于是就花了一点时间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医学文章。他们很合得来，所以俩人就决定要常常拜访对方。

接下来几个月，俩人的友谊更为深入，因此朱利斯就把带麦可参观他的秘密书房。何谓秘密？因为有许多书都被教庭视为威胁。

「麦可，你看，是哥白尼‘太阳是宇宙中心论’这本革命性著作。」

「其实，神秘学者与占星家都视太阳为星星之一，」他的朋友说道。「不过，我想科学家都是想看证据的，像这类的白日梦他能如何证明？」

「相反的，梦想可以是非常有用的，」朱利斯回答。「你何不偶尔写下你的梦想。你可以从梦想的记录看出你个人蒙受其利的发展。」

过了不久，伊莎贝尔出世了，她就像发光发热的太阳，而且还长得很快。这小女孩似乎才是宇宙的中心，维多一直伴着她。他们的女仆，由于没有自己的小孩，也把这漂亮宝贝视如己出。就在这个小家庭慢慢的开花结果之际，不幸的事情却逐渐在外界蔓延。艾奇这个地方之前并没被瘟疫侵袭，可惜，如今不幸已经降临。当第一个病例传开之后，公众生活立刻嘎然而止。由于害怕被传染，大家都尽可能的避免跟他人接触。即便如此，很快的还是有更多受害人数。

麦可这个愈来愈熟练的市医，立刻在城市许多猫、狗的尸体已经发烂的地区设立隔离区。麦可每天忙着看病人，总是工作超时。这个强悍的医生为了避免传染，下令以一层又一层石灰掩埋人、畜的尸体。他还要求大家焚烧垃圾，使鼠辈与跳蚤没有东西可吃。他对已经被传染但还活着的人，用一种大蒜与芦荟做成的乳液来涂抹身体。麦可持续的强调卫生与健康饮食的重要性，而大部份的市民都支持他的方法。不相信他的人，却只是想找个代罪羔羊来出气。于是就在市广场，也就是麦可住家附近，爆发零星的暴动。

这一天，工作很辛苦的麦可也听到吵闹声，他走到窗口一看，吓然发现在喷水池附近有人搭起火刑架。不久，有一大群人围绕着火刑架，另有两个人被押着走向火刑架。艾奇市的暴民大声的叫骂着。麦可了解到暴民在动用私刑。整个情势就要失控。

「天老爷，他们捉了艾比盖。」他突然大叫。其中一个被捉的人正是他的朋友，开书店那个。暴民朝他辱骂，这让麦可感到十分忿怒。

约兰达走到他身旁来，又惊又怕的说道：「你会待在屋子里吧？」

可是她的丈夫不听她的，火大的直接就冲上街。还好，他的理智及时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控制自己的怒火镇定的穿过人群。

「这些该死的犹太人就是造成这一切的邪恶之徒，把他们烧了！」有人充满恨意的大叫。约兰达无助的在室内看着。

求求你，别跟他们吵；她恐惧的忖道。

那两个犹太人被绑在柱子上，此刻有人正想把柴堆点燃了。

「住手！」麦可大叫。这一喊让大伙儿安静了下来，众人纷纷让出一条路给麦可，他毕竟是娶了华德蒙家族的女儿，身份不同。他冷冷的命令最后一个煽动者站开，并爬上火刑架，他镇定的把绑人的绳索解开。麦可坚定的看着他的老友艾比盖，艾比盖信任的看着他，在他眼底泛起一道坚信麦可的光芒。

我到底怎么了？麦可暗忖道。那些强烈的目光几乎使他为之动摇。

不，不能在野狼之前表现出怯弱，他必须引导群众的情绪，因此他坚决的转身，坚定的对大家说：「瘟疫不是犹太人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也该握有确切的证据才行。你们全因恐惧与怒火才造成此种盲目的冲动。回家去，清醒一点，不要再违反公共秩序了。」忿怒的群众转过身去，不再那么冲动了，广场里的人很快就散了。麦可安全回到家中之后，约兰达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你以后不可以再那样子了。」她还在颤抖。

「我总不能让他们被暴民吞了。」

「你的家人需要你活着！」

「我又没死，」他开玩笑的说。约兰达生气的朝他扔了一个枕头。可惜的是，瘟疫的威胁持续的扩大，使得麦可一整天都忙着在跟传染病对抗。

过了几个星期，命运之神前来敲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家门。约兰达与维多都病倒了。麦可是在很晚的时候，忙完工作回到家才突然面对到这样的不幸。他面色如土的诊断出他们感染到的就是令人恐惧的瘟疫。

「是那该死的瘟疫。」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拍打着墙咒骂着。这次是可怕的瘟疫复发，但这瘟疫斗士却在自家之内惨败。他痛苦的把这坏消息对他的爱妻说出。

「我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病人身上，却忽略了你们。」他无助的悲叹道。

「麦可，请别责怪你自己，答应我，你会跟伊莎贝尔好好的活下去。」

「我不晓得失去了妳，我是否还能活下去。」

「亲爱的，上苍会赐你力量的。」她设法安慰他。

他帮他们清洗了所有出现的伤口，为他们准备最好的食物，期待着在最后会有奇迹出现。可惜，天不从人意。他如花似玉的爱妻，很快的就在他的怀中死去。

他悲伤的看着最后一道生命的光芒在她眼底消失，也不舍的看到她的灵体离开她的身体。第二天，维多也就此告别人间。当他对着他的爱儿吻别之时，忽

然听到他女儿在叫他。为了怕被感染，伊莎贝尔一直被关在她的房里，直到这悲惨的一刻，她才来唤醒他悲痛的意识。

痛不欲生的麦可，暂时把女儿交给下人照顾一天，他自己带着他爱妻与爱儿的遗体到普伊沃去，他想把他们埋在家族墓园里。

华德蒙家的人恐慌的看着一部载着棺木的马车接近，他们当然就了解是怎么回事，不过，为了恐惧他们迟迟不敢开门。

「我们也很悲痛，」伯爵在窗口叫道，「不过，我还得考虑到我其它的家人。」

「我了解。我会在安全的距离之外挖个坟，可以叫一个人来帮我吗？」他的女婿问道。

「不行，抱歉。祝你幸运。」伯爵狠心的结束了对话并立即把窗户关了。

悲痛又孤独的麦可，独自一人把他的妻儿埋在家族墓园里，就埋在大闸门之外。他爱妻的家人，只敢在城堡中偷偷的观望着他的动静。

麦可回到艾奇之后，就亲自照顾他的女儿，是她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可是，城市里却开始传出对他不利的谣言：说约兰达是她父亲为她下葬的。谣言出现那天晚上，有个女仆前来敲他的门。神情哀伤的麦可前去开门。

「医师，我是来警告你的。华德蒙家人怂恿这里的人来对付你。他们指控你故意让你的妻子死去，好带着她的嫁妆逃跑。还有人传说你是犹太人的朋友。我必须来警告你，因为我知道你是好人。」然后她一溜烟的就跑走了。

麦可立刻把前门锁了，他先在屋内踱着方步沉思，然后很快的就做了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后来，他上楼去看着熟睡中无忧无虑的伊莎贝尔；终于，他再也无法承受的哭泣着。此时，突然有一阵大风从窗口吹入擦去他的泪水，紧接着，夜的寂静立刻被噪音打断了。愤怒的市民拿着火把，迅速的在他家门口聚集，他们恶意的叫骂着。

「凶手，」他们大叫着；「你应该被处死。」

麦可在窗廉后，只小心的露出半边脸看着群众。

「我们现在就冲进去捉他，」他听到有人这样说。

他知道这一次他势必得逃走。民众推挤着上锁的前门试图破门而入。有人还朝屋子丢来一个火把，差点就丢到麦可。于是麦可毫不思索的抱起惊醒的女儿，他把女儿绑在他的背后，要她安静。在她床后，他打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拿出一袋准备好的备用品背在肩上。然后就这样背着伊莎贝尔往阁楼上冲。

他的卧房的窗廉已经烧起来了，过几分钟的时间整栋屋子就起火了。暴民也在此打破前门，在一楼搜索着麦可的下落。不过，由于楼上火势很大，他们也不敢上楼去。此时，麦可背着他的孩子爬上高楼的屋顶上，并跳到屋后另一栋顶楼的屋顶，所以暴民并没看到他。因此，他才得以逃离他起火的家园，并从相邻的数间屋顶逃离。还好，当时夜色如墨，没有暴民得以看到他。也由于天色太暗，

麦可还差点从其中一间屋顶上摔下。他气喘如牛的逃到最后一栋屋子的屋顶，并从露台上的葡萄藤往下攀爬。

「他在那里！」一个机警的暴民却在此时发现他的影子，突然大叫。此时，在他家门口叫骂的暴民也发现他的踪影了，一大群人立刻转向追逐他。

麦可一跃而下，迅速的逃走。他尽可能迅速的从迷宫般的巷子逃出城外，逃到山丘之上、森林之中。过了一会儿，暴民却找到麦可的一只袜子给一群猎狗嗅一嗅。因此，很快的他们又找到麦可的逃生路线，于是又开启另一段残酷的追杀。

「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伊莎贝尔问道。

「他们不喜欢我们。」麦可以为已经逃离那群暴民了。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很乖，对不对？」

「对，不过，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接着，他恐慌的发现村子里突然又冒出一群猎捕他们的人。

麦可立刻再度加快逃生的速度，匆匆的穿过森林。到了山丘之上，逃生的路线被狭谷所打断，使他们无法再向前推进。他在悬崖边踱着步手足无措的思索着解决之道。不料，猎犬的狂吠声却逐渐逼近了。他必须立刻想到办法才行。

好，我得从这悬崖往下爬；他决定了。

麦可以手攀住崖边，双脚探索着可以站立的点；他的重量却总是让手臂几乎无法承受。就这样，他手脚并用，非常辛苦的往下攀爬。伊莎贝尔安静却感到很害怕的往深谷下看。追捕他们的人很快的就追到这个崖边，他们也看到麦可已经接近半山腰，就在离他们约二十呎外的距离，然后又看到他消失于一堆树丛中。甚幸，此时月光被云层遮住了，他们于是暂时看不到麦可父女的身影。当然那群阴谋者不敢学麦可走那么困难的路线，特别是带着狗也无法往下攀爬。不过，由于有些人对那一带很熟，所以他们就分散开来打算在邻近的路上拦阻麦可。

现在麦可已经超前暴民几哩远的距离了，位于半山腰的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往上、一是往下逃。由于有许多高大的树木遮掩，他自己也无法看清往上或往下的路究竟通向何处。因此，他直觉的就选择往下逃，很快的，他就抵达一处可以通过的狭谷。不料，有一小撮追他的人也找到这个路径，他又可以听到狗的叫声了。此时，疲惫的麦可已逐渐体力不支，他已经逃了很久，也可能无法撑很久了。就在此时，月光再度照射前方，让他看到不远处有个在岩石堆之间的洞穴。麦可感到追兵已逼近，于是想立刻躲入那个山洞之中。

天晓得，走运的话…？才这么想，他的位置又被发现了

「他们在那边！」有人大叫。

麦可匆匆进入那石洞之中，他从背包找出腊烛，并迅速的以火石点燃。这里是一定要有光线的，他快速的背着珍贵的爱女在那个山洞之中往前推进。山洞里有许多通往地底的小路。

「该死，火熄了，」他咒骂着；「走太快了。」他再度点燃火光继续他的路。不幸的，他又听到背后传来的大叫声。

天老爷，他们已经也进来了，我们真是很不幸。他喃喃自语的说。

他的敌人们走入山洞，狗的叫声也立刻变得很可怕。反而使得猎狗有点分心，因而无法继续快速前进。不过，追他的人却没因而打退堂鼓，他们反而分成几个小队。因为他们之中有人知道，这地下也只有几条小路而已。于是他们就此分成几个小队，想尽速追杀麦可。

麦可有听到他们逼近的声音，所以他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他发现有个小支线里有一滩浅浅的地下湖泊。穿过地下湖可能是他逃离那些猎狗唯一的办法了。他缓缓的走进湖中心想：那些狗一定无法嗅出他们的气味。于是他小心的背着女儿一步一步的往水里走去。伊莎贝尔虽然只有两岁，却也能了解此刻环境的险恶，她安静得像只小老鼠。不过，水位也渐渐的上升到危急的程度，麦可开始为女儿的安全感到忧心，可是那些暴民就追在他们后头。他不得以的继续往前进。很快的，水位已经到他的腰际，他的女儿也被水泡到浑身发抖。

就要完蛋了，再过几分钟，他就得把伊莎贝尔抬高。水位已经逼到她的嘴巴了。

也许，我只好投降了，他考虑着；也许，他们会放我的女儿一条生路。可是，未来有谁能抚养她呢？没有人会想接受一个家人死于瘟疫的小女孩。特别是她的父亲还被岳家的人指控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在水中走着走着，他的脚已经踩不到地面，他只好用游的。麦可暗地里祈祷着，此时他手上的蜡烛也熄了并沉入水中。

祈求上帝与我们同行…那些人就是不肯放弃吗？

他朝更黑暗处游去，直到他的头碰到岩壁为止。奇妙的是，他们父女都还活着，那个洞穴也逐渐的变大，他加快在洞中湖游水的速度。过了一会儿，他确定终于没有人追上来。接着，他的脚又能踩到湖底的地面了，于是他就踩着滑滑的地面，困难的往水浅处走去。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逃得掉的，伊莎贝尔。」他燃起一丝希望的耳语道。

他们浑身湿透的走到湖的另一边去，他静静的聆听很久的动静，一点声音也没，他发现追兵似乎真的放弃了。休息一阵之后，他才又从背包中拿出蜡烛，还好，潮湿的蜡烛还可以点燃。

他们处身的那一个大洞穴有许多的洞口与信道，麦可立即前去寻找出去的路。这个石灰岩的洞穴已在此风化多年，所以才会变成了一个大迷宫。

说来，这地方应有数百万的历史了，他思索的找到了在洞壁上的许多神秘动物画像。

「我们不是第一个来此的人，伊莎贝尔。」他好奇的看着那些红色、黄色的奔驰的马匹与紧绷的鹿等等，那些鲜活的动物图案似乎就要从墙上跳出来。整个洞

壁上都有这类的动物图案，而且都是很生动的，也有紫色的小马直视着人以及白色的乳牛在洞穴的顶部玩耍着。再进去一点区域，画有很多跳动、跌到的人形图案，以及一只怀孕的母马被箭射中的图案。不知为何，这母马让他想起约兰达，他立刻转头不看了。

「是史前的画！」他低喃。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只好在此休息一晚。

「啊啾！」伊莎贝尔意外的打个喷嚏，造成很大的回声。

但愿没被人听到，麦可担心的想。他放下背上的女儿，让她躺在地上的凹洞处。我们的衣服只好穿到自然干了，他心想。

吹熄腊烛之后，他们父女就昏沉沉的陷入睡眠状态了。不过，他很快的就被卡在肋骨边的小石子给痛醒了。伊莎贝尔还在睡。

真可惜，这一切不是噩梦一场。他叹道。

麦可找出他最后的一根腊烛点燃，他发现到石壁上有水滴下来，于是就拿个杯子去装水。不久，他的女儿也醒了，他就给她喝了一点水。他的背包里还有一点面包跟肉干，他们用这些食物暂时止饥。现在，他们的衣服已经半干了，他们也该寻找出去的路线了。麦可再度背起小女儿，开始寻找有光线射进之处。找了一个小时，还是找不到，而且烛火就快用完了。

他们就用那细微的烛火到处找，突然烛火形成被拉到一侧的状态。麦可满怀期待的朝那风的方向走去，他很快的就发现有道光线从上方的一个洞口照入。透过那个洞口，他可以看到蓝天。当然，对一个在黑暗中待很久的人而言，却是相当刺眼的。

可是，没有任何器具让我爬上那个洞口，他不安的检视四周的石壁。

「等等…」他从背包中拿出一把小刀，他觉得他可以在石壁上雕刻出一些让手、脚攀爬的小缝。还好，易碎的石灰岩的墙很容易下手，完工之后，他就小心翼翼的运用这些人工小裂缝往上爬。像个超人般，他攀住顶上的洞，并以手探测外界。阳光终于照在他的手上。

是太阳，那个让人看清一切的星星，他谦卑的想着。

接着，他以手把顶上的洞挖大，然后才往外爬，爬到一个草原之上。一到那个草原，他像只老鹰一般，立即快速的侦测附近的情况。附近一个人影也没，这使他松了一大口气。

「伊莎贝尔，我们成功了，一切都过去了。」他把他女儿从背上解下来。这小女孩终于可以自己站在地上到处跑了，那是一个完全看不到住家的荒野。

「我们得清洗一下，小丫头。」麦可说道，他猜想山坡上可能有小溪。他把伊莎贝尔扛在肩上走，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有一条小溪在山谷之中。

溪水很清澈，他们先喝了几口溪水解渴，才脱了鞋把脚放入清凉的溪中。等到他们洗好脸之后，麦可从背包里拿出面包给他女儿吃，背包里还有一点钱，大约有三百法郎，这就是华德蒙家的嫁妆。

这些钱够我们活两年的，他估算了一下并开始为他们的未来思考。

回到艾奇是不可能的。先步行离开这地区，也许就能找到马车载我们回到圣雷米。这似乎是个好计划。他们就这样走了一会儿，找到一个长满李子的树林。他们饱餐一顿之后才恢复一点精神，他们这一路被那些暴民追得很累。

此时，伊莎贝尔已经被一只飞过来的蝴蝶逗的开心的大叫。

是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当父亲的他，忧郁的注视着孩子。也许，她真的可以让我的生命值得再活下去…

那天他们翻山越岭，到了黄昏就发现在林中藏有一间小石屋。那个小屋显然是没人住的，所以他们就打算在那里安全的过夜。屋内地板上的木炭道出这地方有人用过柴火，也许是猎人。吃过一些肉干跟李子后，也到了睡觉的时间了。麦可抱住他女儿，为她挡住从缝隙吹入的寒风。夜半时，风吹得更大，吹得屋子嘎嘎的叫，使得麦可惊醒过来，他察看他的小女儿，确定她还在他身旁才又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他一直睡到有一只鹊鸟在屋顶上唱歌，才把他吵醒。他这才想起，他的女儿还没起来小便。

「伊莎贝尔。」他轻声的碰碰她。她为何这么安静？他不安的低头去看她。

「天啊，不！」他惊恐的看到孩子脸上的黑点。他的叫声惊醒了伊莎贝尔，她一张开眼睛就对他说话；她感到不舒服。再次面对瘟疫，几乎使他无法承受。他的心仿佛碎了，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他只能愣愣的抱着他的女儿坐着，轻轻的摇着她。第二天，他唯一的生命支柱也死了，她的死带走了他活下去的动机。他就那样呆坐在原地，两眼无神的往前看；就在这不幸的一刻，在他的脑海中却突兀的出现一些驱之不去的画面。

「你可以让那两个家伙一组，他们是同生共死的。」法国军官下令。二人组布鲁诺与叶士拉着沉重的加农炮往前走，他们吃力的在泥中走着。滂沱大雨让沙地变成泥地，使得他们的制服也沾满泥巴。

「往左拉，你这猪头！」布鲁诺责骂他的同伴。

「我还以为你用脑袋就可以把工作给完成了。」叶士叹道。他们搞了半天才把加农炮放好，布鲁诺开始倒入火药，而叶士则把加农炮的炮弹放在炮管之上。他们要在敌军面前逆火式引爆大炮，如此一来就可以提高炸弹到人的高度。整个炮兵队都就位了，内伊将军站稳了就要下达攻击的命令。

「发射！」他下令。

法国的大炮发出如雷巨响，盟军部队显然死伤严重。炮兵部队看着滑铁卢之役继续的发展，他们的四个部队趁胜前进到圣尚山。没想到敌军却突然出现两支骑兵部队，攻入法军阵营，法军急忙撤退。这下子，大家就手忙脚乱的想尽快重新为大炮倒火药。

「快点，叶士，把炮弹弄上去！」整个军火很快的就用完了，不过英军却也被打成渣了。当号角声揭起攻击的指命之时，法军的骑兵也准备把盟军打个落花流

水的。没想到，成千上万的普鲁士人却从森林中冒出来大肆屠杀法军。布鲁诺与叶士为了自救，就躲在大炮底下，他们在混乱中拿着枪试图瞄准敌人。

「真希望我们此刻是在普罗斯旺。」叶士像做白日梦的说着。一些军官就在他们眼前被屠杀，死时他们的手上还握着刺刀。

布鲁诺没有机会回答，因为他被敌军的炮弹打中，他的手脚都被炸飞，只有他的头还不幸的留在他的伙伴身边。

诺斯特拉达姆斯突然坠回现实。经过这一场可怕的幻境，他这才看到女儿已逐渐分解的尸体就躺在他的身旁，同时还召来一大群的苍蝇。

「走开！」他像个疯子般挥舞着双手大叫。

为人父的他几近疯狂，他不知道他在那里坐多久了。终于，他起身抱起这孩子的遗体，掩埋于附近的空旷之处。

「安息吧，我的小女儿，」他稍微冷静下来的说；「不幸妳只有短短的生命。现在，我必须与妳道别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下去。」他用树枝做成一个小十字架放在他女儿的坟上。然后才拿起背包就要离去，他走了几步，又不舍的回头最后再看一

眼。之后，这位被人遗弃的医生，就此孤独的浪迹天涯。

第四章

波、拿、罗仑，火多于血
倍受赞扬的伟人渡海逃离
他将拒绝由鹊鸟的入口进入
潘普与朵昂思囚禁着伟人

在庇里牛斯的某一个深夜里，有一家旅店的大门突然传来又急又响的敲门声。店主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应门，没想到却立刻被站在门前一个面目骇人的陌生人吓了一跳。这个看起来有点可怕的访客披着一件脏脏的黑色斗篷大衣，这大衣附着套头他又满脸的胡子，脸上的皮肤还粗得像黝黑粗皮革，让人看了就觉得他人阴阴的。

「嗯，抱歉，我们闭店了。」旅店老板害怕的说。

「那为什么要开门。」陌生人不表赞同的说了之后，便给老板一枚法郎，然后就不请自入。这旅人接着又说：「我要住上几天。」

跟给钱的人争论似乎是没什么道理的。「我想我们这儿还有一间房。」店主结结巴巴的说道。「请问贵姓大名？」

「你可以叫我布可艾。」说完此话，店主便带他到他的房间去。

「我要先吃点东西，喝点饮料才睡觉。」这名访客又在他手里放了一枚法郎。

这个客人给钱倒真是大方；店主贪心的想道。他很快的就先给客人弄了一壶啤酒，然后才匆匆的到厨房去准备餐点。过了一会儿，店主就准备了热腾腾的玉米粥给这名怪异的客人。原先这个不太放心的店主也想上床睡了，后来想想，他觉得还是暂时保持清醒比较安全。

「布可艾先生，你刚才有看到美丽的天空吗？即使是在山里，也很难得能看到这么多星星。」

「不，我没注意到。」他的客人淡然的吃着他的食物。

「连火星都看得到。」店主继续说。

「用肉眼看？」

「当然啰，不然还能用什么看？」

「望远镜啊！」陌生人擦擦嘴后，就灌了一大口啤酒。

「从没听过这种东西。」店主又是结结巴巴的说。

「我以前有一个。」客人吃光了餐点后，准备要回房睡觉了。

「哦，那就晚安了。请原谅我稍早在门口没想招待你进来。」店主终于觉得可以放心的离开这个客人了。

这个旅人回到了房间把斗篷挂起来之后便沉重的走到关着的窗前，他打开

窗户望着出奇晴朗的夜空。火星的确可以用肉眼看到。

人生来来去去，但星星、星球却恒久不变；他目视着闪闪发亮的角宿第一星，心中暗忖道。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外公，我们都在一起注视着天空。麦可拿出他的皮夹放在枕头下收好，才躺在那张带着霉味的床上。

明天，我要在山间走走；他想道。他就这样躺在床上仰望窗外的星空。又过了一会儿，明月逐渐的变得清晰而圆满，这浪迹天涯的医师于是痴痴的凝视着这象征母爱与难以捉摸的星球。月亮变得愈来愈大仿佛想成为注目的焦点；麦可逐渐的落入一种恍神的状态。不知不觉的，他的四周完全变成白茫茫的一遍，举目望去到处都是月亮。他突然明白，他不再是躺在床上而是飘浮在外层空间。他回首看着熟悉的地球，地球却已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这种无比辽阔的空间与距离感使他心生畏惧，于是‘碰的一声’他就又跌落床上。他浑身冒冷汗的惊觉，他是灵魂出窍了。而且是非常不舒服的那种。

我想我还是可以在地球多待一阵了；他心想。

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在空气稀薄的山间散步，他惊觉到遮蔽他双眼的障碍物已经不见了。如今，在他眼里全世界突然开阔了，原先稀薄的山中空气如今却充诉着编织成物质世界的一些丰富的灵感。这些灵感源自扎实的物质而且存在于两种氛围之中，时间于是变成三度空间的现象。那是一种不可思议而互相交流的世界。由于在他脑中闪过许许多多的想法，使他在瞬间了解到数之不尽的因与果。他那平凡的躯体在此刻似乎变成功能独具。

在月亮终于圆满之前，你停滞的知识将再度酥醒，不过黑死病将带领着你忏悔。他回想起贺米斯说过的话。

难道这代表我的家人是因我而牺牲的？他突然领悟到这一点。难道这就是赤裸裸的事实，是凡人无法承受的事实？这令人诧异的醒悟让他感到无比的心痛。

上帝难道没有慈悲心？他呻吟着。如果我的家人只是这场游戏中的棋子，那我又算是什么？莫非，我们全是一场戏里的傀儡。他心中反复的剖析这种种的想法，只消一会儿，他就对那万能的造物者充满怨恨。

可是我又凭什么恨祂？很快的，他再度思量。我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他终于又放下了心中的不满。

我将演好我的角色，要让那些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消失；他暗自决定，于是这位重生的预言家缓缓的登上山顶。匆匆流动的信息不断的在变化，冲击着他的第六感却又叫人难以拿捏。他顺其自然的让这些消息流动着。他在一处突出的崖顶俯视波城北方这一片美丽的山景。就在此时，他又感应到片断的讯息：波、拿、罗仑，火多于血。潘普与朵昂思囚禁着伟人。不巧的是这个谜被一阵新的图形与影像所打断，也使他感到步履蹒跚。

我得重新学习走路了;他惊讶的发现。

第二天, 诺斯特拉达姆斯离开了庇里牛斯山区, 他前往波城的市政厅去询问有关潘普与朵昂思这两个名字的相关事宜。当地一名官员在办公室接见他, 一头乱发的麦可为了安全起见, 也秀出他的医师头衔。

「很抱歉, 我没办法回答你的疑问,」官员说道;「也许市长听过这两个名字。请在那边坐一下。」

麦可就坐在接待室, 那个房间里有人用泥土在做雕像的模子。麦可远远在看着塑模的过程, 不久, 他就干脆过去找那个人聊天了。

「你要做什么雕像」他问道。

「圣母玛莉亚。」那个工匠冷冷的回答。

「要用什么材质来铸模?」

「铜。」

麦可再度坐回去等待, 过了一会儿, 他对于圣母玛莉亚的刻板制作手法感到不悦。终于, 他无法旁观的又走向做雕像的地方去。

「目前这个阶段, 这雕像不像圣母玛莉亚反而像恶魔。」他找岔的说。

工匠感到被羞辱的大叫:「我要把你的评论往上报。」

工人的叫骂让麦可感到颤栗。市长终于现身了, 并把这名陌生的学者请到他的办公室里。

「潘普与朵昂思,」他仔细的想着,「后者是朵昂思河的名字。不过, 我得查查我们的档案。下星期再回来, 到时候我可能可以给你更多的信息。」

那星期, 这位外来的访客突然在市政厅被人揪住衣领捉了起来, 并被当局控以亵渎的罪名。诺斯特拉达姆斯必须上法院了。他在法庭中承认他的确对那名工匠有此批评, 不过他为自己辩护说; 他是在批评那名工匠的无知而非批评圣母玛莉亚本身。

「你有证人吗?」法官问道。

「不幸的, 没有!」

「那你的辩论就没有说服力。因此我判你在拿城的监狱服刑一星期。我这是轻判你的。」

麦可就这样被戴上手铐押走了。不料, 因为拿城的牢房在整修, 所以他就被转押到罗伦的监狱去了。

「我这里从来没有关过科学家。」典狱长说。

「你最好在我逃脱前, 快给我一些水跟面包。」麦可硬生生的说。

典狱长听得哈哈大笑的说:「再三天, 潘普就会来接我的班。我会怀念你的幽默。」

「幽默感不是我的强项, 不过, 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吗?」

「朵昂思!」

被释放后, 这不为人接受的学者不自觉的在夏朗德的一处森林小径中一边

闲逛一边思索着他最近接受到的这一段天降的讯息。

如果我把这讯息跟星座搭配起来呢？他忖道。那么，只要一、两天，我应该可以精确的推算出预言事件的日期。

正当他弯腰想拉高他宽松的裤管时，有一株山毛榉告诉他，它有株同类就要倒下了。于是，他很小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果然，就有一株栗树在他面前垮了。

「你是想给我启示吗？」这怪人傻傻的问道。跨过地上的障碍物后，他回想着已然兑现的预言，也怀疑预言的单纯度又将之前的例子拿来相比较。

短期的预言展现出不凡的能量，他发现到，不过为了探测象征意义，我需要更多这个主题的相关知识。可惜，我没把年轻时那些清晰的梦境记录下来。从此刻开始，他将以一本日志记录下所有的预言而且偶而要串联一下。

他闲逛好一阵子之后，听到有个造访此地的商人说在诺曼底的海边小镇费康有个修道院，那里有很好的客房可住，而且那里的修道士都很慈悲，听来那个地方感觉是个暂时稳居很理想的地点。于是，他决定听取这种建议，加入那个位于白堊崖下的修道院。

那个修道院是属于圣本笃修会所管辖的，修士们遵守他们在四世纪时的精神导师所立下的种种规则。诺斯特拉达姆斯一到那里就重重的丢下他的行李，然后就有一位麦比伦兄弟前来问他有何需要协助之处。

「我想在这里住一阵子。」这名访客说道。此时，有一群身着黑袍的修道士正缓缓的从他背后走过。

「可以啊。我们希望我们的访客能严格遵守规矩。换句话说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吃、睡、工作。」

「正合我意，因为我目前正好需要规律的生活。」麦可开心的回答。

「别以为会很轻松，」修道士又说；「大家都得从早上七点就辛苦的忙到晚上七点半。然后，大家还得参与冗长的训诫。而且每逢单数整点就要进行短暂的祈祷。此外，这是每星期七天的生活模式。哦，对了，还有早餐是在六点整。」

「太好了！」

「一天当中有一些时候，你可以从事自己的活动。」这位修道士麦比伦说完后便指派一间房间给麦可。然后，麦可就跟大伙儿一起吟唱十二点整的弥撒曲。当夜稍晚时，他们有一个小时的休闲时间，使得麦可发现麦比伦的另一面。其实，麦比伦是个带点叛逆又很有趣的修道士。

「我们的导师，本笃，回避世上所有的财富与诱惑，」他聊了起来。「我们当然也一样，不过，你还是应该尝尝我的花茶。我的花茶里加了很多的酒。」

「我等不及想尝…」

稍后，他们就到他的房间去。这位快活的本笃修士，倒了一些自制的酒给麦可。

「这东西太棒了。」麦可一饮而尽的说。

「我想也是。这是我搜集世上二十七种罕有植物与花草调配而成的。」麦比伦自豪的说。

「这是很丰富的组合;我想跟你学。日后，我搞不好可以运用你这些花草的知识来对抗疾病。」

「没问题。明天晚祷之后，你可以到我的厨房来看一下。我们的祈祷是为了世人，不只为自己。一样的，我们的知识也应该与人分享。」

麦比伦渐渐的教导他的新朋友如何辨识与制作花草，而麦可则协助他辨认古字体。

「你看，这是有关占星的文字，是你的专长。」麦比伦说道。他与麦可一起看着一些书本，这位温暖的修道人的友谊对麦可而言，来的正是时候。经历了他人人生中最惨淡的日子之后，麦可心里的伤逐渐的愈合。他决定要在春天来临前，留在这所修道院，过着严谨的生活。

有一天下午自由活动的时间，麦可高高的坐在一处崖上，俯望大西洋的地平线。英国的海岸就在不远处。

迷人的伦敦城必然是在海的那一边，他很清楚。可是，除了涌入多弗海峡的海浪，你什么也看不到。海鸥的叫声唤起他的注意。海鸥追随着正在收网的渔船。突然，他的脑海又浮现一个预言，是有关英格兰的预言。有个不幸的事件将会在那岛上传开。不过，是什么事件？他目前还不知道。在一个他从麦比伦借来的文件之中，他查阅着英岛的星盘。

目前天上星星与各星球之间的位置直到 1666 年之前不会再出现，他仔细的计算着，任凭风吹动着书本。他痴痴的拿着笔，思索着即将出现的灾难，可惜是什么灾难还不清楚。我得采买正确的工具，因为时间的种种计算非常广泛。

接着，他记下一些观点并将相关的算法以密码方式记在旁边。

万一这些记录毫无掩饰的就落入那些可恨的宗教法官手里，我的麻烦就大了。我已经学乖了。

当夜他心满意足的上床去。孰料，在叫人起床的赞美歌声之前，他就突然惊醒。最起码，他是这么想的。

「失火了！」有人大叫着，烟雾飘过他的房间。麦可大惊失色的下床往楼梯下冲去。一楼已经失火了，熊熊大火似乎也无法消灭了。

「伊莎贝尔，妳在哪里？」他混乱的大叫，当然，他马上想到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在一楼的浓烟中可以看到破裂的石灶，而且室内的温度非常高，还有好几包破掉的面粉洒落在地上。

这里不是修道院，是做面包的烘焙坊；他突然了解到，我在做梦！大火突然朝他烧过来，打断他的思绪。当他逃离火焰时，突然想到梦中的身体不知道是否不怕火烧。于是，他当下就勇敢的回身用手去接触逼近的火焰。

「哇！」他痛苦的惨叫，然后立刻就逃出门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他暗忖道。火焰像大海般往其它的建筑物蔓延过去，麦可在一处安全的距离外观察着火势。他很好奇这梦中的城市到底是何

处。烘焙坊的对街就是一座很壮观的桥，他记得他在相片中看过，这就是伦敦塔桥。

「别光是站在那里！快点来帮我们！」一名英国人突然叫道。

我完全可以听懂他的语言；麦可诧异的想道，看来在梦中，人是以心念沟通的。

不过，这位法国的旁观者没有前去协助的意图。他是个穿越时空的旅人，不是伦敦人。火焰迅速的在河滨区密集の木造房子之间窜烧，那一区易燃物太多了。打火的人员已经冲到现场，不过在那座搭桥边的水车已经坏了，也将水源切断了。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不见消退的风势将大火吹向河岸与市中心去，因此有好几个地区都陷入熊熊大火之中。犹在梦中的麦可沿着火焰走，走入受到威胁的富裕市区。因为没有水可以灭火，他发现打火的人员已经在拆除一些相邻的屋舍藉以控制火势。最后，大半的城市都陷在火海，连圣保罗大教堂也毁了。后来，风势逐渐消退后，人类记忆中最大的火灾才渐渐的熄灭。而伦敦的旧市区则尽成废墟。（注：即 1666 年的伦敦大火）

一年后，在史特拉斯堡。当天，雨下得非常大，诺斯特拉达姆斯还在到处游荡，他走进一处有很多人在唱民歌的建筑物之内。工人们手中的啤酒壶跟着音乐在晃，他们大声的唱着：「醉吧、疯吧、闹吧，我一口咬住我的啤酒，我跟雷内喝一品脱、跟雷诺德喝一大桶。」

麦可看着这群微醉但很快活的工人，不禁微微一笑。那里面的乐手演奏着很多乐器，有移动式的风琴、长笛、低音喇叭。下一曲战乐则还有铃鼓伴奏。

「我们再喝一杯。」有人吆喝着。麦可跟一桌开心在喝酒的人坐在一起，为了合群之故他也叫了一大品脱的酒来。接下来宣布一首就要开始的新曲：「饥渴之声」。过了一小时左右，整个乐曲的风格变了。六弦琴的曲子逐渐的让客人感到狂喜，整个音乐变得很撩人。然后，有几个欢场女子就出现并开始诱惑现场的男客。当然，心花怒放的男客是色眯眯的盯着这些女人看，只有麦可，他虽然跟大家坐在一桌，不过，他完全不感兴奋反而是很冷静很自制的。显然，他是不感兴趣的。在那酒吧的另一端，他发现有一个气质不凡的绅士，他觉得自己认得这个人。这头发灰白的老人戴着圆圆的贝雷帽，正在跟他的同伴，也就是一个年轻贵族说话。不过，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的五官麦可不是看得很清楚。麦可好奇的想过去看清楚。他一走近还是不确定那人是谁，直到那老人家突然看着他时，他才想起来。

「你要做什么？」那人问。从他的贝雷帽底下露出的是梳理整齐的头髮。

「我想你是伊拉斯莫斯！」麦可回答。

这位荷兰学者感到一阵惊喜。「被人认出感觉很好。您是哪位？」

「我是诺斯特拉达医师。」很有趣，他想着；这名伟大的思想家竟然有着尖尖细细的嗓音。

伊拉斯莫斯沉思般的看着他，显然他是不认得麦可。

「这位是弗朗维侯爵。」他介绍他的同伴。

「请坐。」侯爵说。麦可感谢了他才坐下。

「啊!我想起来了，」伊拉斯莫斯大叫。「我想我有一次去意大利时听过你的名字。你就是那个叫教宗把自己关起来以躲避瘟疫的医师?」

「是，正是在下。我是在朱利斯史凯利杰家欣赏过你的画像。」

「哦，史凯利杰，」伊拉斯莫斯叹道：「我还没回他的信。」

这两位学者才要开始聊天，就有两名欢场女子到他们这一桌来。他们注意到傲傲的麦可就想去挑逗他。这两个放浪形骸的女人唐突的坐在他的大腿上抚弄着他的胡子。他们周围的人全目瞪口呆的盯着这一幕看。麦可这一桌的人也好奇的等着他的反应。

「显然，你很迷人。」侯爵开玩笑的说。

不过，这位前抗疫斗士却只是僵硬的直视前方。那两个女人开始亲吻他的额头还刻意的把胸部贴近他的脸。这下子整个酒吧的人全静下来看这场好戏，只剩下六弦琴的声音还不识相的在室内回荡。话虽如此，这名修行的医师对此种于挑逗毫无妥协的意愿，他在这两名女子耳旁耳语几句，这两名女子立刻逃之夭夭。这下子大伙儿看得一愣一愣的，搞得原先欢乐的气氛变得很尴尬。店老板很能对付这种场面，他立刻叫乐师全力的把原先快活的气氛全力的给带回来。

「你到底对那两个女士说了什么?」伊拉斯莫斯与侯爵好奇的问。

「说他们在一星期之内会死于一种职业病。」麦可一回答就惹得伊拉斯莫斯哈哈大笑。

「用你这一脸的正经来说这种傻事是最有趣了，根本没人会想到这只是笑话。」

「这不是笑话。」麦可解释。侯爵一听吓了一跳，觉得这句话很不上道。

「你当医师的人不可以这样。你刚才的话不是诊断而是一种诅咒。」

「不是诅咒，是会兑现的预言。我只说实话。」这位预言家回答。

「真的?基督的教义严禁这类的行为。」侯爵揶揄道。

「那我可以指出一些在圣经里的章节给你听，弗朗维大人!圣经中的约耳书有说:上帝相信有人拥有预言与预知幻象的天赋。在阿摩司书中则说上帝将他的决定呈现给预言家看。在申命记书中写道，上帝谴责所有形式的秘术，只有占星例外。在希伯来书中有说;一切都是赤裸裸而开放的。还要我继续吗?侯爵大人?」

那自负的家伙闭着嘴不回话了。麦可于是继续说:「我从小就可以看到未来的异象。我也有学占星学。」

侯爵等着他博学的朋友伊拉斯莫斯能说出一些批评的话来反驳麦可的吹嘘，不过，并没有。

「我没有任何评论，」伊拉斯莫斯说。「我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所以我只能谈论自己的经验。」这下子，侯爵的脸可臭了。

「终于，有个思想开放的人了。」麦可低声的说。

「女人对于这类宗教界比较认同，」伊拉斯莫斯又说，「因为他们可以找到一

个同情的人来聆听他们谈论有关丈夫的心事。」

「哦，我可不会讨好女性，」麦可反驳；「那些三姑六婆！」

「那些女士错看你了。你是常规之外的人，不过，也不是最差的。那些淑女们是去哪里了？」伊拉斯莫斯问道。

那些离开的女人又回来寻开心了，不过，没有胆敢再接近那诅咒人的一桌。

「无知便是福，」这位人道主义者继续说；「简单一句话就可让他们再度快乐起来并与他人分享这种福气。」

接着他们的对话换了个主题，结果是这位来自鹿特丹的思想家已经七十岁了，可说是一种罕见的高寿。当时的平均寿命才三十五岁左右。他还对麦可说，他就要出发到巴塞尔(瑞士境内)去。

「所以你到史特拉斯堡只是要休息一下？」麦可猜道。

「部份是的，我也是为了明天要到市政厅去接受人道主义的褒扬。此外，我也是透过人道主义学者贾克柏温普菲林才认识弗朗维侯爵大人的，我跟温普菲林很喜欢谈天说地的聊在一起。」

「由于温普菲林，史特拉斯堡变成文学重镇。」弗朗维侯爵大人不再脸臭臭的对他说道。

「当然，所以我们才会认识。」伊拉斯莫斯同意。「每当我造访此地，弗朗维大人就很热情招待，所以我们就常联络了。」

这一桌三人在一起聊到深夜。最后，店家告诉他们要闭店了，这三个人才喝下最后一杯啤酒。一走到店外，他们在晴朗的夜空下互道珍重。年长的荷兰学者说，他希望改天能有机会再见到这位先知医师。

「机会恐怕不大。」麦可说。他预见到伊拉斯莫斯将会在这一年的夏天与世长辞。

这位年老的人道主义学者了解到这个暗示，也能面对他有限的生命，于是他们二人温暖的握握手。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原先臭脸的弗朗维大人竟然会邀请刚认识的麦可到他的城堡去住一住。麦可当时也没什么要事，所以就接受了他的邀约。毕竟，他到这世上是来体验生活的。

一星期之后，这位预言家就坐着一部不同凡响的马车前往位于史特拉斯堡附近之朗朗尼的弗朗维城堡。车夫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到那座城堡，因为城堡本身位于一处偏僻的森林之中。在那巨大的城堡区域入口处有间看门的小屋，他在那里通报他的来访。门房毫无疑问的就把大门开了，让马车进到前庭。几分钟之后，他才看得到隐藏在树林之后的城堡，城堡四周完全由护城河所围绕。马车通过护城桥才在城堡前的阶梯前停下。弗朗维大人立刻前来相迎。

「诺斯特拉达姆斯医师，你能来访真是太好了。」他佯装欢迎。很明显的，他还很在意在伊拉斯莫斯面前被麦可羞辱的事。

「要不要先在城堡花园逛逛呢？」他建议。

他的客人觉得已经可以伸伸手脚了，于是就同意主人的建议。此时，弗朗维

大人假装一切都很 OK，然后就带着麦可走到一处由山毛榉做成的迷宫。

「你这里很壮观。」麦可说。

候爵大人在感谢他时，突然有了一个点子，他暗忖道：*我要用此人的预知能力来损损他。我要他当着我所有的宾客面前大出洋相。*

于是他们缓缓的穿过这座中心有马可波罗小雕像的迷宫，其实这中心位置也就是作为迷宫出口的地方。接着他们就穿过一个十字转门进入一处种植许多不同水果的果园，然后弗朗维大人还带他到蔬菜园去看许多不凡的国外植物。菜园旁就有几个小棚子，其中有一个棚子里有养两头猪，一黑一白。

「诺斯特拉达姆斯医师，」主人突然自顾自的说了起来；「你自称是预言家。你是否可以为我预言，这两头猪，哪一头会是今晚的菜肴？我保证，我不会对我厨师谈及此事。」

这个问题感觉就像个陷阱，不过麦可还是毫不犹豫的回答：「我们今天的晚餐是黑猪，因为会有一只野狼来把白猪吃掉。」

一回到城堡里，弗朗维大人立刻违背承诺，抄快捷方式赶到厨房去命令厨子杀了白猪当晚餐。于是厨子就听命的杀了白猪，并将准备好的白猪摆在烤肉架上。他在厨房忙的时候，叫着他的小厮：「小葛，到花园去帮我摘点香料进来好吗？」

由于没人回答厨子，所以他就到处找，找不到人的厨子最后也只好自个儿到花园去摘香料了。孰料，就在那要命的关头，一头虎视眈眈的野狼从开着的厨房大门跑进去叼走了白猪。厨子回厨房一看，在气极败坏之际，他决定不告诉他的主人，直接就去把黑猪杀了，然后匆匆的做为晚餐之用。此时，宾客早已等在客厅聊天了。

「你读过温普菲林的作品没？」一个贵族问他。

「没，我看的主要都是科学性的论文。」麦可回答。

「哦，我高度推崇他……」

「谢谢你，我会记取你的意见。」他客套的响应。

候爵大人开始欢迎他的宾客并请大家一一的到餐桌去就座。一开始的几道前菜，大家谈的东西很多，直到要上主菜之前，城堡的候爵大人才请所有的宾客注意他的谈话。

「为了让这美丽的夜晚更有深度，我想引述我朋友伊拉斯莫斯的话：‘真正的快乐存在于我们创造的假象之中。’虽然我很尊重他的座右铭，我还是想多补个一句。今夜，就让傻子做梦吧，因为很快的美味主菜即将上桌让我们的口水直流。让我们接近真正的快乐吧！谈到做梦，我希望大家注意，事实上今夜我们这里就有一位预言家。」

宾客们惊讶的面面相觑，不晓得主人指的是何人。麦可轻松的坐着，他早就知道弗朗维大人想干嘛：想让他出洋相。

「就是诺斯特拉达姆斯先生。」主人宣称。屋内的贵族全感到不自在，因为主人介绍的声音听来很讽刺，所以大家全带着怀疑的眼光在看麦可。

「今天下午我这位客人就预言到我们的主菜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不过，我们还是来看看他的预言是否正确。再问诺斯特拉达姆斯先生一次：我们今夜的主菜是白猪还是黑猪呢？」

「是黑色的那只。」他站稳立场。候爵大人以手势示意厨子把盖着的主菜端上桌，接着就在那关键的一刻，他把盖子打开了。候爵大人万万没想到，在他眼前的竟是黑猪。

「这不会是被烤黑的白猪吧？」他绝望的问。厨子老实的承认自己的错并证实那只的确是黑猪，因为白猪被野狼咬走了。一屋子的宾客于是哈哈大笑，搞了半天，候爵大人整到自己了。他没正眼看他那难以捉摸的客人，不过接下来的时间，麦可倒是忙着接受大家的赞扬。

这受人欢迎的医师没问题的能在这座城堡中放轻松的过好几个星期，享受那种丰裕的生活，直到他的主人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存在而下令他离开为止。他一下令，第二天麦可就不带遗憾的离开那座城堡了。

享受了一阵子的奢华的日子之后，是该净化一下心灵了，所以麦可就决定要上山去。他到阿尔卑斯山去享受山上纯净的空气。瑞士联邦壮观的大自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他发觉他的心灵变得更为宽广。他的视野也提升了。成长是痛苦的同时也是困难的，因为受苦与享受是如此贴近的一体两面。

「人为何得先受苦才能享乐？」麦可在独自穿过安静的山中湖泊时大声的问。

可是湖泊依然沉默以对，麦可稳稳的划着小艇。*哦，我想我知道了。我们在年少时虚耗许多的才能，如今才得拼命的恢复当年的质感；*他如此的说服自己。

「山中的神祇，请告诉我，为什么让一个小宝贝拥有一切，却又在事后将他逐出天堂般的乐园？」

青山无言以对，他只有自行诠释生命的神秘。如今，他对动物、植物感到嫉妒，牠们只要活着就能让造物者满意。不过他仔细一想也就感到无所谓了，毕竟质感只是人自己塑造的，他很渴望有朝一日能以他自己的力量来观察赤裸的真理。逐渐的，他再度能享受生命，能欣赏每一座山峦的美，他轻唱着大自然的礼赞。每一座高山赐予他的就是清晰的思维与美丽的景致。一度，他穿越华利斯的罗纳河。

「现在，我知道我要被带领到何处了。」他对于精神上的寻觅有了一种观感。

「到意大利！」

于是，麦可愉快的享受独自一人的旅程，前往伟大的教庭圣地。几星期后，就在普鲁贾附近，他在山间小路巧遇一群修道士。从他们困乏的外表可以看出他们是圣方济会的修士，他们身着灰色袍子，是圣方济的追随者，圣方济亚西西宣传以贫乏作为接近上帝的方法。他们接近时，麦可就谦卑的低着头并闪到一边去让他们通过。他从眼角余光发现到一名圣方济修士时，不禁钦慕的低叫一声并立刻跪下来以他的额头去轻触那名大为震惊的修士的脚。连麦可自己都被此种唐突的仰慕举动吓到，他了解到自己遇到的是在他之上的上人。

「请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什么要人。」年轻的修士响应。

不过这名预言家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一定要向您致意。你曾经是贫穷的养猪人家，如今是一名简朴的修道人，不过有一天你的姓名会烫金的在圣彼得大教堂的最高处闪闪发亮。你是未来的思道五世教宗。」

无比震惊的这名年轻修士疑惑的看着他的兄弟们，不过，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想。

「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亲爱的朋友。愿主与我们同行。」他以此话欢送那群修士。经过他长时期的自我惩罚，麦可终于在富庶的威尼斯城寻求安顿的生活，反正改变一下也无妨。这座城市已经过了黄金时期，光环也逐渐的在消退。不过，他还是很好奇要去参观这西方世界最大的港湾。这城市也是知名的马可波罗与哥伦布长成之地。当时，哥伦布才刚刚发现美洲。

麦可搭着一艘小渔船到那巨大的港湾去，停泊在港湾的有数十艘的船只。多年来，有一些国外的丝绸、香料与奇特的珠宝都经由此地进出。他拿着行李跳下船，然后就从一大堆写着中国字与阿拉伯字的袋子或箱子旁走过。

「这似乎是个很忙碌的地方。」他轻声的笑着对自己说。整个威尼斯被浓浓的雾所覆盖，不计其数的宫殿、教堂、水道都很难看得清。麦可很快的就找到一些中等级的旅社，然后就把他的行李放到他挑上一家旅社里。他决定要先在这城市里走一走，于是就从这老旧的旅社楼梯走下楼去。

「先生，你忘了你的钥匙。」店东叫住他。

「我不需要钥匙。」这位学者以流利的意大利文回答。「因为，我对此地有信心。不过，你倒是可以告诉我，哪里有小船可搭？」

意大利店东说他侄子可能可以带他搭船出去绕一绕。稍后，麦可就坐在一艘小船之上绕行许多由小桥所连结的河道网络了。

「路过的？」那个侄子问他。

「可说是与不是。我想，我可能会待久一点。」法国来的麦可回答。

「那你一定很有办法。有闲有钱又能独立自主的人可不多。」

当他们的船从叹息桥下通过之后，船主开始抱怨时局：「没错，不过未来确有衰退的看法…」不过，他的客人并不想听他发牢骚，于是麦可把注意力放在忙碌的水路交通网。「我的梦想还没实现。昨夜，我又做了恶梦…」船主的话匣子一开完全关不上。

「这是主要的运河：大运河。」船主尽责的对他介绍。「那座是丽都桥。」

过了一会儿，麦可看到了最美的地方，他要求在公爵宫下船。

「不久，我们这儿就有嘉年华庆典，也许你会想参加。」最后船主建议他。

「不，我对那种事没兴趣。」不多话的这个外国人边说边把一枚铜板放在船主的袋子里，然后他的身影便从宫殿后方消失了。他进入的那个城市正是由总督所统治的区域。

外面的街道有音乐声飘来，麦可于是决定放下手上的书本。

我看我还是分心一下好了；他暗忖道。于是他离开他位于楼上的房间就近的去欣赏热闹的节庆。威尼斯人群聚在熙熙攘攘的街道，大家都把自己打扮得很有过节的气氛，脸上都戴着各式各样不同角色的高雅面具，主要是模仿一些学者、上流商人、丑角、俏女佣这类的角色。

明天，大家都会抱怨一夜的恶梦，因为这种活动一点作用也没，反而叫人神志不清；预言家自言自语的嘟囔着。圣马可广场之上，梦幻般的景观如火如荼的进行，广场上有满满一大群寻欢作乐的人也有震耳欲聋的音乐。为了避开拥挤的人潮，麦可灵活的沿着岸边走，在避开一头绑在大柱子上的狮子后，他到了一个较安静的小广场，他在那里看到一名不平凡的女子。她的脖子上戴着大卫之星，身旁还聚集着一群小孩子，他们正在玩弄一只由彩绘玻璃做的蝴蝶。那就是诺斯帝教徒的蝴蝶。他好奇的走向他们那边。

「多美丽的蝴蝶！」他叫道。可惜外围的噪声太大，连他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那名女子看到他走近，她什么话都没说就递给他一个恶魔的面具。这举动也许是在暗示他要融入节庆，于是他就自动的把面具戴上。正当他想问她，那面具是否适合他时，那名迷人的女子跟其它的小孩就像变魔术般的消失于无形。他四下一顾，视线却被群众挡住了。等他再度能看到她时，她已在一所很古老的图书馆旁，她对他招手示意他走过去。麦可于是默默的穿过人群，不过，等他走到图书馆那边时，她又不见了。他感到有点尴尬。还好，很快的，他又看到她跟那群小孩边跳舞边穿过‘纸之门’，他一看也挣扎的朝那中央建筑物走去。他进入那个前院之后，看到的尽是火星与海王星的雕像。他匆匆的四下一看；她就在那里！她正登上巨人梯，显然她是在逗着他玩。

「这是某种嘉年华的仪式吗？」他对着她大叫，不过他的声音还是被四周的嘈杂声淹没了。他决定要去一探虚实，因此就被诱到一个较安静的巷子里。那个神秘的女子跟她的小孩在一个楼梯间前跳着舞，然后就走入一间房子里。夕阳的余辉将房子的阴影拉得长长的，那个房子的内院有一座水井，不过却完全看不到那个女人跟小孩。

「有人在吗？」他问。

可惜没有人回答他。在那内院之中，他察觉到有一扇门，于是他就开门进入一条通往另一个院子的窄信道，那个院子里倒是可以看到有好几扇门。

到底要引领我到何处去？他猜想着。第一个入口之前写着平和，于是他便打开那扇门。那房内有一张桌子，桌上正中央放着有七个小座的烛台。他回想起童年时的七灯烛台。

「哈啰，有人在家吗？」他又叫道，依然没人响应。

那个女人跟她的小孩全凭空消失了。突然，他听到大街上传来小号的巨响，他不加思索的就走到户外去看看是什么活动。他走到他才走过的那小巷中，结果什么也没看到。尖锐的小号声再度响起，似乎是从圣马可广场传来的，所以他决定回到那广场去。一路上，他发现到所有的街道都出奇的净空了。这座城市怎么

在转瞬间变得空荡荡的，只剩下几个穿著戏服的市民恐慌而拼命的在逃。他拦住一人问他为何逃。

「嘉年华已被下令禁止了。」那人回答。

「总督下令的？」

「总督早就不存在了。」此话一说那威尼斯人立刻逃之夭夭。

这学者匆匆的赶往圣马可广场去，那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点点节庆的余味。他惊恐的往四下一看。连在柱子边那头狮子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的雕像，那是一匹往后仰起的骏马跟骑在上头的一个英雄人物；他的名字是拿破仑波拿帕。

「捉住戴面具那个人！」有人突然大叫。

麦可转身发现有一队法国士兵朝他跑来，麦可直觉的往上一跃就以飞行的方式逃离那紧追不舍的士兵。很快的，士兵就到处都是，而且他们的焦点全放在站在屋顶上方被断定为参与嘉年华派对的麦可。

「他没办法一直站在那上面的。」有名军官说道，同时他也封锁住附近几条街道。

诺斯特拉达姆斯看到了眼前的危机也试图朝海洋的方向飞去，孰料在这要命的关键地心引力却突然拉住了他，使他开始往下坠。一小队士兵冲上码头试图一把扯住这违规人的领子。状况变得异常怪异，麦可于是咬着牙往下坠。刚刚好飘落在一处小斜坡，然后他就顺势落水了。士兵们不死心的想捞到他，不过他敏捷的往水面下潜，然后就找了个船只停泊的区域躲起来。

第二天上午，这个旅人在绿树如荫的威尼斯大教堂思索着他的梦境。这一次，他完全跟现实脱了节，而且他甚至不清楚是哪一天的事。这令人昏眩的城市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拿破仑，他记得了。不过，那人还要几百年后才会真正的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大帝；他估算了一下便在他的日志中记录此事。很难想象，所有的事、所有人都真正的存在，只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兑现而已。还有那名迷人的女士：*她是想赐给我一些慧根，或是想保护我逃离法国士兵带来的危境呢？*无论如何，危险是过了。他是常常在梦境中飞翔的，不过，飞到未来倒是头一遭。很可惜他的自我意识还太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失败了然后往下坠。

「明天是嘉年华第一天，先生」一名园丁突然对他说。

麦可友善的对那人点点头，便又想道：*万一那名拿破仑的追随者成功的捉住了我，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我想安全的待在未来，我在梦境中就必须保有意识才是，否则我飞得愈高，就会跌得愈惨。*

那名园丁爬到树上修剪树枝，并警告麦可躲开一个较大的树枝。

*现实如何切入那种梦境？*麦可继续沉思。从那一天起，麦可决定每一天都要练习跳跃来测试地心引力。他深知，在那较高的世界，地心引力是微乎其微的。高度愈高地心引力愈小。这位学者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落叶，然后就离开那个

小公园了。目前为止，他的预言是因为地点而被诱发的，不过，他认为，有朝一日他应可：立足一个地点而能造访全世界。

在威尼斯居住几个月之后，麦可开始渴望改变；他想多出外走走。他跟一家船公司查过，想搭他们离开的第一艘船离开此地。三天后，他就收拾行囊准备登上才抵达港口且停泊在船坞旁的一艘三桅帆船。这艘荷兰藉的船，船长是派沙特，这船原是艘贸易船，不过这次没什么货，所以也就欢迎付费的乘客登船。麦可歪歪斜斜的行经一些木匠走向那艘帆船，在上下船的梯子前有个水手在留守。这艘「天神号」比起其它一些奇奇怪怪的船，船身感觉是比较修长的。由于葡萄牙西班牙爆发探索的热潮，所以造船工业一时大发。

「嗨，我是诺斯特拉达姆斯乘客」他对那名留守的水手说。

水手傲慢的检查他的名单，然后就用荷语说话。麦可示意他听不懂，那水手于是回答：「没有诺斯特拉达姆斯。」

麦可向他要那张名单来看。

「看，这就是我。」他指着他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念给那人听。

那水手从鼻子大声的哼了一声，然后便比出要钱的姿势用荷语骂了几句：「曼玲，曼玲，不然就滚蛋。」

麦可先把船费付清了就准备登梯上船去。「自作聪明的浑球。」他低声的骂了一句便上船了，他一上船就朝一群聚集在一个主桅处等着安顿的乘客走去。

「你要到马尔它做生意吗？」一个多事的小个子男人问道。

麦可不置可否的摇摇头。那个威尼斯人了解到跟麦可完全聊不起来，于是就转而去另找一个女士谈。「这艘船真棒，夫人，妳说对不对？花了三个月才造好的。」

「那么久？」她问。接着，那小个子便开始一长串如何把木材磨光的解释。

还好后来船长来请大家注意他的说明。船长用意大利文先欢迎所有的乘客，还告诉大家他们刚刚进了一堆黛尔夫瓷器上岸，现在要带着一批香料到西西里去。这艘船是从阿姆斯特丹来的，那是一个渐渐受到欢迎的城市。荷兰人用胡椒、肉豆蔻、丁香、中国茶、咖啡、糖还有起司等等来做贸易。

船长的演说到一半就有一名水手在叫他，于是他便结束演说走开了。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腐臭味。显然，目前的潮水正适合出海。于是他们立刻缓缓的在一些小船的引领下离开那个港口。到了大海与港口的交接处，船头的三角帆一调整好，这艘船就迎着微风进入开阔的大海。

诺斯特拉达姆斯把他的行囊全放在他的舱房，此时，他再闻到那股恶臭味。有个水手对他说，是因为这艘船早期有载过奴隶。那股恶臭味在甲板以下的空间更是严重，麦可于是连忙回到甲板上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时，其它的乘客也对逐渐消失的威尼斯感性的在道别。

我宁可面对未来，他思索着；他开心的在船首的平台上散步。他站在那船首的位置饱览壮观的大洋景色，船身划过海平面激起无数白色的水花，感觉就像

自己是一只飞过海洋的大鸟；他幻想着。休息一下后，他再度回到船尾的甲板去。他看到派沙特船长站在前甲板，其它的舵手在帮他掌控主要的方向轮。

这正是面会船长的好时机，麦可认为，于是他再度朝船长走过去。

「你是来问我们的船是否有按航线在走吗？」派沙特问。

「正是，我们很快就会航经有许多海妖的小岛，我很好奇你是否能完全的抵抗他们的诱惑。」

「你在读荷马写的奥德赛吗？」船长猜。

「对，不过是希腊语的！」

「啧啧，我们来了个学者乘客。我也识字，知道吗？不过，我没什么时间看书。当然，阅读地图倒是我通常得做的工作。你要不要到我的舱房去看我收集的地图？」

麦可接受船长的邀请，他们边聊边走到船上最大的一间舱房去。派沙特的口臭很严重，他的整个舱房都有那股臭味。这个当医生的人，原想劝他要用酒精漱口，不过，他自己还是忍住了。

也许等下次见面再说吧？他想着。船长在他面前的桌上打开一张亚德里亚海的地图。

「喏，这就是我们航行意大利这只靴子的方法。」他以手指画出那道航程。「这里就是我们得提心海盗的地区。」

「这地图真好。」船长的客人说。

「是法兰德斯人的制图家画的，我还有一些他的作品。」他自豪的从箱内拿出一些土地与海洋的地图。

「这些是最好的一些作品。」他接着说。「是用一种新的投影法画出来的。旧地图上有许多错误，大家都说就是因为如此，哥伦布试图找另一条路线去印度时才会走错航线。」

「这些地图很实用。」麦可赞同道。「不过船只的位置用星星来测量更准。」

派沙特哈哈大笑的说：「那是当然的，没有雅各史达的话，我们是会迷路的。」他从一个抽屉拿出一个很奇怪的但可测量星星的器具。接着他又说明：「你看，这个斜角旁就能看出纬度的数目。」

「这个东西必须对着北极星？」船长的客人猜道。

「看来你也知道一些星星的知识。」派沙特说着就把那雅各史达放到一边去了。

「懂一些，我研究占星多年。」

「你看看这东西，看你感觉如何？」船长拿出一个有个大胡子男人造型的壶放在桌上。壶上的那张脸很像他自己，却又不是完全像

「哦，我不觉得很怎样。」麦可老实的回答。

派沙特又拿了些银币出来秀，然后才带点不客气的表示他得回去工作了。那些银色的小东西真的很美。这个学者访客为此次很有意思的邀约向船长道谢，然后又花了一点时间站在外面吹风。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后，大家都回到他们的床位去，船只轻轻的随着海浪上下摇晃。到了夜里，海浪变大了，帆船也摇晃得更激烈。因此麦可很难入睡。过了一阵子，他开始晕船，不过，他也只能怪自己。经过了四天，他们才终于通过意大利这个靴子造型的国家，同时也看到在地平线上的西西里了。

也许我应该在此地上岸，麦可考虑着。我是不习惯海上生活的人。那天的晚上，在厨房端给旅客吃的东西是一种很诡异糊糊的东西，他们称之为大锅菜。

「还好海妖没出来乱。」厨子边说边给大家一大杓。

「这附近有海妖？」有个叫吉塞彼的人惊恐的问。

「那当然，一个月前，我们才从海怪奎肯的手中逃走。奎肯是巨大的海怪，可以把整艘船给弄翻了。」

「然后大锅菜救了我们？」

「因为海怪不喜欢大锅菜。」厨子一说，吉塞彼立刻把那盘主菜给吞了下去。

「瞎说。」有个要去马尔它传教的天主教神父打断他的话。「你亲眼看到那个不喜欢大锅菜的海怪吗？」

「嗯，也没有啦，我当时人在厨房。」厨子说。

「全是虚构的故事，又因恐惧与无知才夸大事实。」神父的说法让在座的大家全松了一口气。

「奎肯海怪，不就是那只有长长触脚的大章鱼吗？」麦可猜测的说。

「对，正是，喏，我没说错，连我们的学者都这样说了。」厨子开心的回答。

「我想我明天可能不到马尔它了，」麦可很快的响应，这一说让大家全慌了。

「不过，大家知道吗？比起海怪，我们被海盗攻击的机率还比较大。」厨子提到。

「好，恐怖故事够多了。」神父责怪他。「我们这儿可是有淑女在场的。」

晚餐过后，在寂静的夜里，船只缓缓驶入西拉库沙湾后就下锚暂时停驻在这港湾。当时麦可却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啦。

我是晕船，或是因为吃了那种大锅菜造成的不适？他猜想着。那顿荷兰菜肴像块石子硬生生的塞在他的胃里完全没消化。同房的一位旅客听到了他的呻吟就去通报船医。船医是半睡半醒的来检查他的病号。睡不着的船长也一同前来，同行的还有他的口臭无情的攻击着这可怜的病人。

「一天用漱口水漱三次。」麦可突然昏乱的大叫。

「他在胡言乱语。」船医悲哀的说。「得尽快送他上岸去。他到陆地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医疗。」

一大早这名病人就被一艘小帆船送上岸，进入西拉库沙的医院。那一天他搭的那艘《天神号》也离港继续往马尔它前进。

麦可病了几天之后，西西里的医生还是搞不清这位法国病人到底怎么了，他就是一直在颤抖，抖个不停。

最好放点血，让不好的体液流出；医生忖道。

「不！」麦可的手被捉住时，就大声的抗议。西西里人一惊便暂时取消了这种疗法。

虽然麦可偶而会醒来，却很难保持意识清楚。他很努力，可是还是会不停的昏过去。高烧持续不退，当地的医生就又想放血了，还好有个阿拉伯人出乎意料的来拍拍他的肩膀。

「我要这个人到我家去疗养，因为这里对他来说太吵了。我会对他负全责。」

「哦，阿加查里先生！」医生专注的大呼。

病人于是被转送到在海边的一间华厦，那里还有一个温和的女性很有爱心的在照顾他。无微不至的照护、海水还有安宁的环境的确产生神奇的功效，他的烧也就渐渐的退了。几天之后，他就能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而他神秘的恩人也在此时前来见他。

「我看终于有进展了。」那个有着黑褐色眼珠的男人说。

「那当然，不过，如此无私帮助我的您是谁呢？」

「我是阿布阿加查里，不过，我的妻子法蒂玛才是真正照顾的人。我只是下令把你带到这里来而已。」

「哦，你救了我的命。」麦可对他致谢。他的救命恩人开心的聆听着海边传来浪花拍岸的声音。

「我们两个都不是西西里人。」阿布说道。

「对，我同意，我是法国来的，你呢？」

「波斯의巴格达」这个阿拉伯人身穿从头披到脚的毛质布衫。

「你们怎么会跑到这岛屿的？」

「我的妻子跟我在这里落脚，因为这里有一股自由的气息。不过，我必须暂时离开你了，因为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这回教徒离开房间后，病人的注意力就集中在海洋跟海浪之上。隔天，他就有体力跟阿加查里跟他的夫人一起吃中饭了。

「西西里最美之处在于阿拉伯与基督教的文化在此地融合。」阿布说道。他的客人赞同的点头，此时，温柔贤淑的法蒂玛也开始在桌上摆放碗盘了。

「你会想家了吗？」这回教徒接着说。

「不，不很想，我离家多年了，现在我是到处走。」

「我想你是随心所欲的在旅行…」

「你这么快就了解我了。」麦可吃惊的回答。「那你都在忙些什么？」

「我的生活是追随苏非神秘与禁欲的教义，这也是回教的一种神秘的运动。我也用我的母语出版作品。」

「很可惜我不懂阿拉伯语文，不然我会很愿意欣赏你的大作。不过，也许你可以谈谈你的作品。」

阿布想了一下，此时他的妻子也把热菜端上桌了。

「我最近的一本书是《极乐的灵药》。」他于是举例说。

「哦，我还以为回教是只重视服从的美德。」麦可说。

「不，不全然。许多回教徒也许相信服从，不过，可兰经跟回教教法只是外在的表现。阿拉的真义是爱。」

「所以，就是这种真义救了我的命。」

「你一定是个有福气的人，我亲爱的朋友。」

「过去这些年，我没注意到我是有福气的人。」麦可咕囔道。

「嗯，生命的真义总是超乎表象的，而且总是有重重考验。不过，也许会有一个女性很快就会进入你的生命，让你的人生较为顺利。」

此时法蒂玛送上汤品，这对阿拉伯夫妇也开始安静的吃起饭来。由于他们怡然自得的行为，大家也就不必客套的说话，他们的客人也就能安心的享受他的餐点。

一星期之后，他感觉好极了，也觉得是他再度踏上旅途的时候了。

「老鹰又想再度飞翔了吗？」阿布一发现麦可想见他便直接问他。

麦可会心的一笑。「我该如何感谢你？」

「活着，这就够了。」这位回教徒真心的回答。

麦可拥抱他并说要给他一些钱，不过，阿布断然拒绝。麦可也向阿布的妻子致谢后才再次的一个踏上旅途。

西西里南部是美景如画的平原，不过只要你往北看，就能看到全欧洲最大的埃特纳火山让人感到不安的耸立在远远的地平线之上。在西拉库沙这个小城里，诺斯特拉达姆斯发现火山附近的区域又有被地震侵袭的痕迹。过去这一年，白雪覆盖的火山顶之上已经可以看到缕缕白烟。话虽如此，他再度回复对山峦的兴趣，于是就对自己说要去爬那座山。为了爬这座山，他也对自己的体能状况进行充份的测试。

一切似乎都很健康；做了最后的屈膝测试后他下了这个结论，然后他去买一顶防晒的旧军帽就出发了。在前进火山的路途上，晚上，他就在热情好客的农舍里过夜。当他穿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平原之后，地形终于开始往上。旅途逐渐变得艰辛，埃特纳也逐渐变得更大。火山脚下的土地日渐肥沃，西西里人种植柑橘类的水果、橄榄、葡萄、无花果、大麦、小麦。火山显然可以取走生命，也可让生命生生不息。麦可造访最后一家农舍时，问起火山的近况。

「你八成是疯了才会想去爬那种山玩。」农夫皱着眉说。

「我喜欢挑战危险。」

「哦，反正是你自己的性命。」然后农夫就给了他最理想的登山路径。

第二天，麦可就抛下文明，一人上山去了。他很快的就找到一处有松树聚集的地方，他在那里先吃了一个橘子才又穿过森林继续往上爬，穿过林子后竟是一大块的不毛之地。此时，地形也变得更加陡峭，所以他只好再度停下来喘口气。在那个地方他可以俯瞰西拉库沙的港湾，而船只远远的看起来就像小针一样。

如此渺小而无助，让我联想到人类；他很有哲理的想着，同时也打算再度背起他的背包。

我好寂寞；他突然悲叹着。我想念我的家人、甚至是我自己的国家。他垂头丧气的突然感到十分想家。

好，在陡峭的山间是没时间想东想西的。所以，他决定继续他的山中之旅。从他的左侧，他可以看到一个有岩浆、有炽热蒸汽飘上来的山洞。

火、土、水与风。根据上一个农夫的话，这些年都没有火山爆发的情形了。无论如何，这座火山冒出许多的烟，只要在这附近的区域几乎都看得到这种状况。

「你会保持安静的，是不是？」麦可继续爬他的山，不过，当他听到一声巨响伴随着浓烟爆发之时，他的脸色整个苍白了。火山灰从山的一个侧边喷出，不过不是从火山的主体喷发。

还好，虚惊一场！

费尽千辛万苦之后，他抵达有下雪的山区，在那个地带什么植物都没，只有一些奇怪的多刺矮树櫟。这位独行侠往山坡下一看，看到许许多多的岩浆从侧边溢流而出。

看起来真可怕。我是不是太有勇无谋了？他暗忖道。可是，天气看起来很好，爬到山顶应该是可能的。最终，他真的爬到山顶也看到宏伟的火山口。他走到火山口的侧边一探，不禁感到十分的恐惧。孰料，他顿失重心，差一点点就掉到火山口里了。还好，他及时的踩住一个点而且死命的攀住地面设法不往下掉。因此，掉落到火山口里的只是他顶上的帽子。

「真是差一点点就没命了！」他望着躺在火山口底部的帽子咕嚷道。

为何我突然恐惧上了心，我不懂，刚才我背脊为之一寒。是对高度感到害怕吗？或是为了山上的空气稀薄？或是因为那硫磺味的热汽？他真的搞不懂。收拾起惊甫未定的心情，他小心翼翼的继续他的旅途，并设法欣赏大自然出奇的美景。

在山顶待了一阵子之后，这名登山客开始感到寒颤，于是就开始往山下走。等他安全的抵达火山脚下之后，他决定要朝北方去。这个抉择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事实证明那是一条更为艰辛的路途，是非常崎岖的山路。他花了两星期的时间，才到达位于港口的小镇帕勒摩，他十分疲惫的闲晃了一阵。

虽然一路漫长的旅行，却不能温暖我的心，他气馁的想着。他行经一座诺曼底式的大教堂就进去做弥撒，于是他这才确知：他想回到法国。

麦可找到一艘葡萄牙的船只愿意带他回到马塞里。经过三天的航程，法国造船小镇那宏伟的石灰岩山崖就出现在眼前了，圣尚山与圣尼古拉斯的堡垒依然在守护着这个区域。船只缓缓的驶入港口，不过，由于不寻常的涨潮使得这个码头区有部份是陷在水里的。

这会对罗纳河造成问题；这位科学家从船上往四下一看，不安的思索着。登陆后，麦可在马塞里中央区域的加尼毕耶地区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后来，他决定要在码头区找一家海鲜餐厅庆祝一下他回到祖国。

很快的，我就可以回家去探望亲人了，他开心的在一个露台上想着，当然那是没被水淹到的码头区。

一名侍者过去让他点餐。「午安，您需要吃点什么？」

「你们这里有比目鱼吗？」

「没问题，你看看，比目鱼都可以直接游到这里来。」侍者开玩笑的说。

「好，我要吃一条用奶油煎的比目鱼。我饿坏了。」

「要喝的吗？」

「要，我要一瓶啤酒。」一股想庆祝的心情在这孤单旅人的心中油然而生。

「我也许看错人了，不过，你不就是以前那个很有名的医生吗？叫做诺特，或，诺斯特…」

「诺斯特拉达姆斯！对，就是我。很开心这么久了还有人认得我。我在国外多年了，今天才回来。」

「那你回来得正是时候。」侍者突然一本正经的说。

「怎么了？」

「我们这里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水患。整个罗纳河三角洲受到阿尔卑斯山区一连几星期的大雨而被大水淹没，加上海平面的过高使得大水无法疏通。水患的情况因而更为严重，现在又已经证实有瘟疫的病例了。」

「哇，这会是很糟的连结。」麦可了解了，他立刻联想到位于圣雷米的家人，圣雷米也在塞纳河沿线。

「很多人都淹死了。」侍者仔细的说明。「倖存者所有的家当都没了，也无家可归。道路都毁了，牛只的尸体都在河里漂着。」

「圣雷米也有灾情吗？」

「那是一定的。整个卡马尔格都淹水了，根本很难找到路进去。」

「这表示那里的人没有安全的水可喝了…」

「这我倒不晓得，现在的灾情已经被地方政府控制了，不过他们需要有医药背景的人去帮忙，特别是一个像你这种程度的医生。」

「哦，我会卷起我的衣袖尽力的。」麦可说。「你最好给我一些简单的东西吃，不要比目鱼了，因为我已经没有心情庆祝了。」

过了一会儿，他就到当地的市政机构去报名，而且他们马上就派两名助手给他。

当水位开始逐渐下降之时，他们这个三人小组立刻启程骑马前往灾区去提供紧急医疗救助。

「我再给你们复习一下我的急救方案。」麦可对他们说。「我们目前能给灾民的就是要说服他们，平常的水不能用了，连用来清洗都不行。只有煮过的水或用干净的水桶盛装的雨水才是安全的用水。等我们回来以后，就尽可能多制造玫瑰花瓣丸并分送给灾民。」

他的两名助手仔细的倾听之后，他们一行人就在午前赶到塞纳河畔；当时河面上就可以看到漂着一些尸体，而且他们的马匹也开始不听话了。因此，他们索性下马，把马绑在树下。

「我们来看看这些可怜的人死因为何。」麦可说。

他们走到河边拿起一根树枝去探测一具漂在河边的尸体。

「设法转过来，我才能看清楚。」领导的人说道。

经过一番挣扎之后，他的助手终于将尸体翻转，结果他们看到的是布满脓疮的脸。

「黑死病！」他们不禁全打了个寒颤。

「我们最好快点，马儿会习惯的。」麦可严肃的说。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抵达第一个水患的村落，那里却已是同时遭到水患与黑死病侵袭的地方。街道上都还是积水，有的地方还漂着人与动物的尸体。灾情逐渐在他眼前成形，诺斯特拉达姆斯深恐这一场灾难将会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他们一路上很痛苦的赶赴各灾区去告知灾民，安全用水的讯息。在大罗纳河与小罗纳河之间，他们到达一个尸横遍野的地区，情况惨到连他们的马儿都不肯再往前走。没想到，这种惨状不只是一个村落，接下来的几村庄都是这种惨状。死神发挥了全力，灾民的选择不是溺毙就是死于瘟疫。在乌兰村这个地方，灾民只剩恐惧，于是他们团团围住这三个骑士。麦可拼命的想掌控他的马，因此他命令那些灾民退开。

「不然你们来这里干嘛？」灾民大叫。

「来教你们如何用水！」这位医生回答。

「你们只带话来？」

「对，不过，你们只要听从我的劝告，就有存活的机会。」

「滚吧。」一个村民嘲讽的说。

此时，那些村民突然拿起石子、树枝丢他们。他们三人于是匆匆的离开。

他们连赶几十座村庄之后，终于到达河流分支的地区，那是小罗塞河离开它的老大哥的区域，也是麦可熟到不能再熟的地区，他们很快的就要抵达圣雷米，他的出生地了。人口是大量的流失了。

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家人存活；他悲哀的想着。

于是他离开他的助手，迅速的赶回他父母的家，果然他的家就像废墟一样。他还是下了马，试图找到还活着的人。可惜，完全找不到人，于是他就到当地的市政厅去刺探父母的消息。

唯一的官员知道他有个弟弟在郊区有个房子就快垮了，于是诺斯特拉达立刻上马飞奔而去。很快的，他就看到弟弟伯特朗怀里抱着一根木柱站着。

「麦可，你没死。」他的弟弟一眼就认出他来，他大叫。

一看到麦可，伯特朗立刻把手上的木柱扔在地上，两兄弟涕泗纵横的抱在一起。

「父亲跟母亲呢？」麦可连忙问。

「他们已经过世一段时间了。」伯特朗抽抽答答的说。

「我们其它的兄弟呢？」

「海特淹死了，我不知道朱利安的情况。他住在较高的艾克斯普罗旺斯。安东尼还活着，他现在在阿尔勒的市政厅工作。其实我们家还算幸运的。不过，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消息？」

「哦，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我的妻小过世后，我有半年的时间算是处于半疯狂状态。」麦可回答。

「当时这消息还是艾奇的市政厅转告我们的。」

「我还是感到罪恶感，伯特朗：抗瘟疫斗士的家人全被瘟疫消灭了。」他若有所思的陷入另一个时空。「这么说，你是在修复你的房子？」

「对，你可以看出，还有很多工作得做。」

「哦，那我们就快点把事做好，我自己也有事得忙。不过，我很快就会再回来来看你们。」

于是，兄弟俩再度道别，各忙各的了。

直到水患与瘟疫最坏的阶段过了，麦可才定居在普罗旺斯的沙龙镇，那个地方的居民大都对他展开双臂欢迎他的定居。因此，他决定长住在该地。一年后，他在圣马罗设立一家新诊所。此外，他也制造出一些精油和常备药方，同时也出版一些讨论美容与卫生的小手册。当时可说是他的时代正要开始的阶段。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身边还缺少一名女性。

第五章

夜半独自苦读秘学
就在那三脚铜凳之上
来自空无的火苗照亮着
成功逃脱轻率即为罪之地域者

成群的白马像风一般的奔驰着，激起一整群的红鹤飞起并在稍远处再度降落。这位医师骑在马上匆匆的穿过卡马尔格，辽阔的野地正是他有空时休息与重拾安宁的地方。能驰骋在这充满湖泊的荒野真是叫人心旷神怡，此地简直是水底生物的天堂。

他依依不舍的离开这块潮湿的荒原，继续的朝沙丘的方向骑去。一只像鸛的鸟被他吓得拍拍翅膀就飞走。他把马停在沙丘之上并遥望着海平面好一阵子。卡马尔格就像一座岛屿，被地中海与罗纳河的支流所分隔。来自河流陈年的沉积物与波浪造成的地形使得这块土地非常有特色，此地一直在改变而且他每次来都可以发掘一些新的事物。这个潮湿的平原唯一的人味，就是来自古罗马的那条笔直小径。他把马独自留在沙滩，一个人走着，也顺便让和风吹走脑海中许许多多针对病人的思绪。

不久，远远的，他发现到有只公牛的影子消失在一处小山坡上。于是，他再度骑着马，打算去发掘更多的野牛。孰料此时，他听到背后有马匹的声音，回头一看，他看到一名骑着黝黑种马的妇人。这位女骑士，戴着红头巾，超过他时还亲切的打招呼，然后就消失于沙丘之间了。

她似乎是在寻找什么，我想去看看；他心想道。于是他就朝着同一方向骑去。他很好奇的立于一处沙丘的顶端，想观看那名强悍的妇人到底在做什么。她似乎是疯狂的在追逐一群马匹，她后面的地面上激起一道白色的灰尘，使得海鸥、鸬鹚、各种身为猎物的小鸟都在瞬间消失了。

她在驱赶野马！他惊讶的发现。我最好去帮帮她。于是他飞快的骑下山丘，几只红鹤正叨着小虫在喂小红鹤，却被他吓得马上停下所有喂食的动作。

「对不起。」他开心的对红鹤点点头。

经过一个湿地后，土地就比较干燥了，因此他的马也就可以全速行进。此时，那位男人婆大声的对着那群野马大叫，而且，她就像着魔似的火力全开的骑马追逐。就在她上方的蓝天中，有一群黄白相间的苍鹭列队飞行，不过也是被她的叫声吓得不敢靠近。

麦可设法追上她，同时他也在估测那些野马的行进方向，她可是逼得很近的。有几匹马试图从右方逃出，却被麦可适时的挡住路线。因此，她注意到他了，却毫无反应的继续她赶马的动作。

从没见过这么蛮横的女人，他边想边轻轻的笑着。她骑着马转身过来，虽然她的动作自信又男性化，她的身材比例却很棒。

不过，有哪种女人会穿长裤的？麦可边想边持续帮她赶马，可惜他的骑术没那么好，所以他就很努力的在帮忙。当然，她还是不理睬他。有几匹马想穿过一条狭小的林间小道逃走，可惜又被这两个人类驱赶回原地。

这赶马的行动就一直持续着，直到一处路面不平的地方，他才不得不放弃。他的马却一时差点失去重心而把他摔下马，这一摔可把他摔得结结实实的。这下子，那男人婆立刻赶过来察看他的伤势。不过，就在此时，那群野马也就借机鸟兽散了。

「抱歉，我搞砸了。」他说道。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她嘟嚷道，完全不想掩饰她的懊恼。

「还好吧？」接着，她才温和点的问他。

「应该没事。」他试试自己的手脚。「不过，妳到底要把那些马赶到哪里去？」

「没有啊！」

「没有？那我们是在忙什么呢？」

「我们？我又没叫你帮忙。」她说得有理。

于是他自我介绍道：「我是麦可诺斯特拉达，请问您是？」

「安妮庞莎吉梅尔。我来扶你站起来。」她牢牢的握住他的手。

「妳是个强壮的女性。」她扶起他时，他不禁赞美道。

「对，有时，连男人都会怕我。」

「老实说，我从没遇见如此强壮的女性。妳赶那些野马只是为了好玩？」

「对，我喜欢在这里打发时间。」

「无论是哪一种淑女，这种休闲都是很特别的。我是沙龙地区的人；我在那里当医师。妳住哪里？」

「住依斯特尔，就在贝尼湖附近，我得说：我早听过你的大名了，诺斯特拉达姆斯医师。」

「请叫我麦可就好。我们可以一起骑一段路吗？」

「好啊！」

于是，他们就又骑上马。直到他们穿过一处绿色田野时，安妮的态度才有点暖化，而且也开始谈起这边的环境。

「有的时候，这些森林里有熊。」

「熊？我在此地从没见过熊。」他偷偷的打量着她。除了她宽阔的肩膀，其实，他现在一看才发现，她的身材还满女性化的。她的脸蛋儿也很美，五官很匀称，而且她的发巾之下露出的金褐色秀发又浓又美。

他们骑过这块多盐的平原之后，逐渐放松的安妮才对他聊起这里的一些水

底生物，还指着几种好玩的物种给他看。他们很喜欢彼此的陪伴，而且他也想更了解她。

「妳的生命中有爱人了吗？」他决定开门见山的问。不过，这句话对她而言是直接了点。

「这地方出产盐。」她回避他的问题。

他不死心的又问：「像妳这么健康的女性一定有个丈夫吧？」

「我是寡妇。」她不悦的回答。

接着他也就没说什么。他们到了沙滩并朝依斯特尔的方向慢慢的走向海岸边去。

「当寡妇很久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小心的又问。

「快三年了。」

这时机不错，他心想。等他们走向她的家时，他决定邀请她去他那里吃顿晚饭。她欣然接受，于是他们就确定的约好吃饭的时间才道别。

他的女仆刻意的把他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麦可也在厨房里准备佳肴。当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他才穿上他最体面的衣服，等着他的女伴抵达。不久，她果真来敲门了，他紧张万分的前去为她开门。

「午安，庞莎吉梅尔女士。」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到了直呼名字的阶段了，」她不表赞同而且带点尴尬的站在门口。

这位来自依斯特尔的女性，身上还是之前那种穿著。不是很高雅；他有点失望的想着，而且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我想我是穿得太隆重了。请进。」

安妮走到客厅时，他才闻到她身上的香味。她闻起来很棒，而且她身上的衣服最起码是洗过的。

「嗯，麦可，但愿你的厨艺是合格的。」

「如果妳没信心的话，欢迎妳随时到厨房来协助我。反正妳还穿著工作服呢。」他尖锐的说。

安妮很惊讶这位主人如此善于对付她。

「我要先去换件舒服的衣服。妳可以先去看看我准备好的东西。」他话一说完就上楼去。

她果真进入厨房去参观，她看到台面上已准备了切好的蔬菜、起司、鱼、蛋跟面团。她还发现台上的一个架子上，放着许多香料罐。另外，在一个厨柜里，也有一些装着干香菇的容器。此外，她还看到好几壶果酱，从那各不相同的卷标可以看出大多是不同种类的果酱。炉火上的烤架也已经烫红随时可以使用了。

哇，他可真是万事俱备了，她有所发现的想着；我想我可能低估他了。

麦可换了一套比较舒服的穿著，同时还拿着一叠纸走回来。

「妳看，这是我的《手札》，对那些想拿到精致食谱的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你写食谱？」

「对，不过还没出版。请妳卷起衣袖准备了。看到那边那个面团没？妳可以拿蛋汁刷在上面再洒些芝麻上去。我来帮烤盘上油。」

他们帮做事边聊起自己的生活。

「你还会思念你的亡妻吗？」稍后她才问。

「有，有时会。她会一直活在我的心里面。安妮，要很轻的搅拌奶油起司，还要加些切碎的酸豆进去拌。」

「这些是酸豆？」

「看来妳不是家事女王吧？」此时，他已把酥皮烤得金黄，也把融化的蔬菜起司酱倒到酥皮上。

他的访客出神的看着他把切成小片的烟熏鲑鱼摆放在起司上面，再拿起一块一块的烤酥皮盖在最上面。

「都好了，我们可以坐下了。」

「我从没看过这样的东西。」她张大眼睛说道。

「这是超自然的。」他咧嘴微笑的说。

他端着那一碟前菜与妳一起走到餐厅，餐桌上已倒好两杯红酒。

「真的美味极了，」她对他说。「我很抱歉低估你了。」

「谢谢妳。妳是很棒的女骑士。妳的马也很优。同时，妳一定很有钱。」

「以前我的亡夫有一家盐厂。」

「啊，所以我们在卡马尔格时，妳才会提到盐。那家工厂一定经营得很成功。」

「对，很成功，我们的盐出口到很多国家。卡马尔格是欧洲地区最大的盐区。我的亡夫，贾克，在他的工厂中出意外，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一定要卖了那家工厂才行。」

「真悲哀。」他说。

「那是什么凳子？」安妮看着角落里一个奇怪的物体问道。

「那是我用来冥想的神秘器具。」

「你很好笑。」她哈哈大笑。

突然，那个角落凭空冒出一股火苗，不过，那火苗也很快的消失了。

「我的天！」他大叫。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她吃惊的说。

「我不知道。好象变魔术…」他们平静下来后才又开始吃东西。

「妳要跟我来吗？我们来做炸薯丸。」吃完开胃菜后，他们又回到厨房。半小时后，热腾腾的主菜就端上桌了。

「妳以前有常帮妳丈夫作菜吗？」她在这主菜之上洒下一些香料。

「不常。我想我是不太在意这些的。不过，这不代表我不能学。」

「妳要的话，有空时，我可以教教妳。」他建议道。

吃完了薯丸，主厨还藏有美味的甜点：也就是切成一半的水蜜桃，上面还铺有奶油跟杏仁屑。

「如果你今天是想让我印象深刻，你就成功了。」安妮尝过甜点之后赞美他。

晚餐过后，他们清理了餐桌并在厨房一起洗碗。

「那些麻蒙雷果酱好美。」她把擦干的玻璃餐具放好时说。

「那是果酱，麻蒙雷果酱会有一些果粒，这是纯果酱。」他解释道。

「哦，这我倒不晓得。你怎么做的？」

「清洗、风干、烹煮再加糖。」

「真的这么简单？」

麦可点点头。

「哦，也许我可以开始开发我的女性潜质了。」安妮说。

「妳本来的样子就很好。」

他们整理好厨房后就一起往外走。「我下午在这里很愉快，不过，也该回家了。」安妮说。

「妳愿意的话，欢迎妳留下来过夜。因为回程很远，而且不到一小时天就黑了。」

安妮谢过他，并对他说她的纯种马只要半小时就可回到家。她在门口突如其来的亲了他嘴，并在他还不及反应什么时就走了。他微笑的走向客厅，同时也看了一下刚才冒出火的那个角落一眼。不过，接下来他脑子里回味的还是他们二人相处的时光。就这样，他带着美好的回忆上楼，并快乐的窝在被子里。

一座又高又陡的山，从侧面看去有个十分陡峭的山崖，山顶的造型就像盛开的花萼。山顶的一隅有座城堡，尖锐的造型很像一艘船，一艘即将启航的船只。接近山顶的位置，有个人从一条石子路要进入这城堡，那石子路就像天堂与地球的信道。有一些士兵朝他走来，这些士兵都是在看守城堡入口的。

「诺斯特拉达姆斯，你终于来了吗？」一名头上有光圈的年轻人也跟着士兵走来对他叫道。

梦中的他不晓得该说什么，那个人却能看出他的不自在。

「你已抵达较高阶的意识体。如今，你已经遇到正确的女性了。」他澄清的说。

「怎么说？」麦可问。

「你被她唤醒了！」

这名梦中的访客思索了一阵，又问：「不过，你怎么会认识我的？」

「我们观察地球上的你一阵子了。」这个名为崔斯坦的陌生男子回答。

「当你的精神体穿透较高的层级，你自然就会成为光的弟兄，至高真神赫撒

纳。我们别耽搁了，请跟我来。我们刚好在准备曼尼索纳节，我会让你看看我们都在忙些什么。」

他们走进城堡，那里面有很多房间与回廊，而且整个建筑很注意太阳的方位。他们经过一大堆透明的人，那些透明的人都忙着在准备节庆。

「你看，督伊德教派的室内都放满鲜花。」崔斯坦看着一群人说。

「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不过，目前还没看到他们。」

「这些人也都是觉醒的人，像我一样？」麦可问。

「不，这些是仆人。像你我的人很少。」接着，他拦住一人问道：「依索拉人呢？」

「我不知道。」路过的那人回答。

「你看到她时，对她说，我们有个很特别的客人。哦，还有他们需要你们去帮忙准备餐宴。」

接着，这两个人就走入主厅，那里面的一张大圆桌上早已经把酒、点心跟花朵都安排好了。修士们忙着把大大小小的事弄好。

「这种情形让我想起蒙地曲那座最后的卡萨城堡。」麦可说道。

「正是。」崔斯坦回答。

「不过，这代表这里面所有的人很快就会被天主教的军队屠杀。」麦可这位访客下了结论。

「不，完全不是，你到的这个时候不是公元十二世纪。我们这里是没有时间的，我们的节庆跟仪式都是永恒的。真的，这里很安全。啊，依索拉来了！」

一名金发蓝眼像天使般女子，在忙碌的环境中出现。她浑身带有一种神圣与圣洁的气息。

「依索拉，我要为妳介绍诺斯特拉达姆斯。」

「能遇到另一个纯洁的灵魂真是太好了。」她说。

介绍过后，麦可这位新来的人就被带着到处走走，然后他们又到欧斯丹室，那里面的地板是让人一看就难忘的精致镶木地板。地板中央是抹大拉的玛璃亚跟一只鸽子和弦月的图像，底下还有一头扭曲的蛇，蛇的口中有颗苹果。当麦可痴痴的在欣赏这室内的一切时，有些信徒带着一碗一碗的覆盆子、黑莓、红醋栗以及其它的一些水果从他们身旁走过。接着这两个人就走出去，在长长的回廊上等待着节庆正式开始的时刻。同时，他们也观赏着庇里牛斯山的山丘。

「我只看到从欧陆来的人，」麦可提及。「他们都是卡萨教派的吗？」

「其实该说是诺斯帝的信徒，」崔斯坦指出；「他们这一派的人会欢迎天主教的、新教徒、犹太教、伊斯兰教还有其它宗教。就算是改为无神论的人，他们也展开双臂欢迎。」

「看起来，这样子也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是，这里不会，不过我们自由、精神层次的观感在别的地区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威胁。所以最后那些公开的诺斯帝教徒才会被大屠杀。不过，他们只是离开他们俗世的躯壳而已。」

「当初他们为什么没逃走？」麦可接着问。

「我们的前辈在很久很久以前发过誓，允许天主教的军队占领那山头之后屠杀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由开放的灵魂将可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去，在那个高层次的世界里上帝将以最纯净的形式现身。」

「我宁可选择生存。」

「我们并非全然相同。自我牺牲是为了创造这块永恒的圣地。一个我们得以秘密的持续神圣使命的圣地。没有他们的牺牲，这块圣地就不可能实现。」

「自我牺牲会不会太超过了？」

「那是自由的抉择。我也发过誓不让自己被地球上的俗事征服。好了，我看节庆就要开始了。」

他们步入主厅堂，许许多多的新教徒跟虔诚的追随者都已经在等待了。

「你看到那边那个人没有？」崔斯坦问。「那是帕思瓦尔，是很特别的人。我介绍你跟他认识。」他们朝那个很有英雄气概的人物走去。

「你是第一次来这圣杯之城？」帕思瓦尔问。

「对，我觉得大受启发。」麦可承认。

「一开始时，我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也都一样的无知。」他指出。

「我相信你后来一定找到启发之路。」

「当然，不过一开始，我的生活很苦。」

「你是骑士世纪来的人，」麦可接着说。「在那个世纪，大家都在寻找圣杯。结果有人找到了吗？」

「很多人都找到了。圣杯其实象征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上帝把宇宙的物质面与光混合。寻找的人必须先能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考验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

「我是问，有真正的圣杯这个东西吗？」

「等一下你就知道。」帕思瓦尔微笑道。

接着，一名坐在圆桌前的大祭司要求大家注意听他说话后，就站起身说道：「今天我们在此，以上帝之子，耶稣，以及他的妻子，女神埃瑟丝的女祭司，抹大拉的玛璃亚之名，一起庆祝曼尼索纳节。我们以此庆典纪念「最后的晚餐」，也就是耶稣以高脚杯饮下生命圣水之时。在他被钉上十字架之后，约瑟夫用相同的那个杯子采集他的圣血。仆人把那杯子递给玛璃亚后，她就带着那杯子踏上旅途。当时她怀着耶稣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安全，她搬到法国去。后来，她就在蒙地曲这里生下小孩。因此，我们卡萨人就是耶稣的后裔。我们是埃森文化的传人，此一文化也就是耶稣与玛璃亚的文化。后来她在朗格多创建秘术学校，无论她走到哪里，有疗效的泉水就会自然的涌出。我们庆祝曼尼索纳节很多个世纪了，不过这一次是很特别的一年。有个灵魂以其自身的力量来到我们这里，为了这让人快乐的理由，我们要拿出圣杯。我们已为他准备了美酒，能让他得以进入最高的殿堂。」

有个仆人把圣杯交给大祭司，圣杯里已装有一种液体。「诺斯特拉达姆斯，

请你走上前来好吗？」他邀请的说。

新来的麦可诧异的走向圆桌。

「你是我们在地球上的光之使者，我们要赋予你所有的力量与智能以完成任务。」大祭司接着说完后就把杯子交给他。

麦可拿起那个圣杯喝了一口，便感觉到一股能源浑身的流窜着。

「诺斯特拉达姆斯万岁！」室内的人一起欢呼着。

「现在，我们就来庆祝吧。」大祭司结束了他的演讲。

竖琴师开始弹奏起仙乐，来享受节庆的人于是进入布置好的房间，那些房间全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美味食品。有的人却选择安静的走到室外的回廊去。还好，户外的气候很配合，大家也都玩得很开心。

直到夜深了，卫兵才传来警告的声音。这座城堡遭遇突来的围攻，站哨的士兵们都被突如其来的弓箭雨所攻击。恐慌突然袭来，信徒们盲目的乱窜，有些人还被蹲下来面对命运的大祭司绊倒。有几名大祭司身旁跟一群警觉的卫士，他们直接冲到帕思瓦尔跟崔斯坦这边来

「我们要你们负责传递这个宗教。快，有条逃生路线！」

「可是我们发誓要永远留在这里，」他们坚持道。

大祭司对他们指出，保留他们的宗教是如何重要的任务。团体利益是优先也是最重要的，还好是这种强大的压力与混乱的状况，帕思瓦尔与崔斯坦也只好答应了。麦可一直默默在观察这一切，直到他们也在叫唤他。

「快点，跟他们一起走。你是很重要的。你将举起明镜检视人类，好让大家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家才能张开双眼，光才能得胜。」

他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也只好同意了。卫士长奉命带领他们走向那个逃生的路线，必要时还得在他们背后阻挡追兵。

「再会了，要保留我们的记忆。」大祭司道别后就沉重的看着他们。

「来，没时间了。」卫士长说完立刻拉着他们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去。在此同时，突时传来一声巨响，让整座城堡为之动摇。敌军已进入大厅，卡萨的士兵只好匆匆的封闭中央的房间。被留在占领区的信徒统统被屠杀了。而这三名被挑选逃生的人被带到一个平台，那是一个以美丽的西洋杉木所装潢的平台。卫士长停在那里，小心的看着那些钻石造型排列的镶板。然后，他非常细心的触摸镶板的接缝处。在一个特定的区块，他以手推着那钻石造型的镶板，于是那个镶板开启了一个秘密信道。

「进去，」卫士长命令。

崔斯坦，帕思瓦尔跟麦可三人匆匆的进入那个小小的空间。卫士跟着他们进入，并把那钻石造型的镶板再度关闭，让这信道再度没入黑暗中。于是，卫士长点燃了灯火，这狭窄的信道才又亮了起来。

「快一点，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他对那三人说，于是他们便加快脚步。

「到路的尽头左转。」几分钟后，卫士又说。

接下来那个信道却是个死胡同，不过，他们看到有个约有一个人的球状

物体，球体中心是空的。城堡附近的战役，在这里面是听得到的，此时，崔斯坦在后头考虑半晌。

「爬进来，」卫士看出他的犹豫便命令他。

他们三人于是乖乖的爬进那个空心的逃生装置里，不过，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球形装置要怎么运作。这个球体是由树枝与动物皮做成的，正好可以容纳三个成人，所以他们各挑了一个地方坐下。

「有握把跟踏脚的地方可以抓稳。」带领他们的卫士长说。

他们三人才把那些稳住身体的器具弄好，那个卫士就让这球状物激活。很快的，球体自行运转，而这地下信道也变成垂直的信道。于是，这转动的球形体竟然就如自由落体般的往下掉，才几秒钟他们往下掉落好几百公尺了，直到球体落在某种地面之后，旋转的速度反而变得很快。诺斯特拉达姆斯在那个时候失去意识而且没有立刻从梦中清醒。

在天色未明之际，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一切都还在;或者是时间停住了，而一切都消失了?* 在信道的尽头，有微弱的光线。在那光线照射下，他可以看到一些形状或可说是一些颜色。

「我在你身旁。」他听到有人对他说。

他虚弱的张开双眼，没想到，他看到的竟是安妮的脸。金褐发的她，脸部上下颠倒的逼近在他眼前，盯着他看。

「我抱着你好几个小时了，」她担忧的对他又说;「你的身体很冰冷，我还以为你死了。」

麦可虽以置信的掐了掐自己。*是的，他又回到地球了。*

「妳怎么会…」可是他太虚弱了，连话都说完。

她了解他的意思，于是就自行解释了:「我半夜在家的时候，突然清醒。我意外的意识到，你非常需要我。于是，我立刻骑马过来。我跑进你房间时，看到你动也不动的躺在床边的地上。我还以为我来迟了。还好，你还一息尚存。于是，我设法把你搬到床上躺着，同时设法让你的身体回温，慢慢的才让你的体温回到正常。」

「哦，亲爱的安妮，谢…」安妮以手指摀住他的口，示意他不用说下去。

「不用谢我。」然后，她亲吻了他。

*她当然是最适合我的真命天女了;*他心想着。麦可的眼底充满快乐又感动的泪水。他温柔的抚摸她，他心底那刚铁般的围墙在此时融化于无形。过去这些年来的痛苦在瞬间消失，他那寂苦的灵魂在此时充满狂喜。

「妳愿意嫁给我吗?」他喜悦的问。

安妮咧嘴微笑，立刻回答「愿意」。

这是介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是最美的一种爱，真爱占满他的身心，他们就这样亲蜜的躺在一起入睡了。

稍后麦可在上午清醒，他发现他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的。于是他跳下床，他不

忘匆忙的在腰间系了一大块布就连忙下楼去。

「安妮，妳还在这里吗？」

「对，我在！」

他赶忙到厨房去，没想到，所有的抽屉都被打开了，而且到处都是锅子。

「我要找东西吃，」她手里拿着一个碗解释道；「你身上那块布可以扔了，我又不是没看过裸体的男人。」她无所谓的继续吃她的东西。

他直视着前方茫然的说：「看来妳把我的松露也吃掉了。」

「你是指那块黑黑的、有点霉味的东西？」

「对，那块黑黑的东西正好是跟黄金等值的东西，而且很难取得。」

「哦，抱歉，我不知道。」

「没关系，我可以再找到一块新的。」*这真的是他的真命天女吗？一个这么能吃的女人！*他自我解嘲的想着。

「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于是，麦可开始检视起他厨房中所有的损失。

第六章

大德国之首

成为王者之王

来自庞若尼亚(注:中欧地带)错误的协助与支持

他的起义造成血流成河

经过小小的婚礼派对之后，安妮就从依斯特尔搬入沙龙跟麦可住在一起了，他的住宅是个退色又漏水的房子，所以她决定要亲手整修这栋早该整理的宅子。因此，她把她的坐骑沙尔暂时寄在一个邻居的马棚中，同时也把她的东西统统放下。就这样，打从他们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她毫无预警就大胆的跳上她丈夫的身上。

「喂，小心点，我是很脆弱的学者，不是杀猪的。」她两脚夹住他时，他说。

「这种方式，我的亡夫从不抱怨。」她诧异的回答。

「我又不是妳的亡夫。过来…」他们逐渐的退去彼此的衣物。

那一天他们享受了鱼水之欢，很快的，安妮就在某一日宣布初次怀孕的消息。于是他们的生活开始发展出一种很愉快的步奏；又过了好几个月，安妮就在销售她丈夫的化妆品时，生下保罗。不用很久，保罗那个活力充沛的妈妈就开始回复她女性的精力，为人母显然对她很有好处，她整个人变得温柔多了。经过七个艰困的年头，好年头终于开始了，每隔两百多天，他们就得以多出一个小孩。

有一天，在他们的第三个小孩出世后，诺斯特拉达姆斯坐在屋子后的阳台享受春天的景色。举目望去，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香气，树梢也充满歌唱的鸟儿。有个邻家女孩，从相邻的那个多彩多姿而且有许多蜜蜂忙着采花蜜的院子走来。从她提的篮子，他可以看出，她要附近的森林去捡木头。

「哈啰，小姑娘。」他对她叫着。

这女孩跟他很熟，于是也客气的回以一笑。此时，安妮就在合楼上跟一些工人试图把那个地方装潢成一间书房。她费了很大的工夫才说服她的丈夫将心力放在他真正喜欢的事情上。这代表，预测未来与占星这两件事。她的财力足以让他毫无忧虑的过日子，在她的坚持之下，为钱医病这件事他终于不用再做了。麦可沐浴在怡人的阳光下埋首勤写奥秘之书。目前，他正着手于一些未来几年才会发生的事件。突然，一颗豌豆打中他的额头然后又落在他眼前的书本上。

「好，够了，保罗。」他警告他儿子。当时，保罗正在玩一个麦可亲手做的弹弓。

就像他们成果丰硕的婚姻一般，他的创作天份也有了第一个果实。他曾受当

地议会之邀为昂佩里城堡的喷水池雕刻拉丁文。而他的食谱《脂粉与果酱制作手札》终于被里昂的佛兰特出版了。

有一天上午，为了他的第一份年鉴，他专注的将一般性质的预言化为诗词的格式，这些预言都是跟整个欧陆相关的。这份著作共有十二首四行诗。当天下午，几年前从灾难性水患存活下来的兄弟安东尼来拜访麦可。安东尼后来就在他们的出生地圣雷米，从事征收税款的工作，而圣雷米正好距离沙龙不远。

「麦可，」安妮从楼上的窗口叫道。「你能上来看一下吗？」

她的丈夫连忙进屋去，不过，他经过客厅时却得差点就被他的小鬼们绊倒。凯撒躺在地板上，一方面被他的兄姊抱得紧紧的，一方面被他们无情的搔着痒。为父的麦可小心的避过那几个小孩上楼去，一上楼他就看到手工打造的书柜，书柜里安全的摆放着他绿色，红色，黄色与蓝色的各种瓶瓶罐罐。华丽的新书桌就放在加大的窗户之前，好让他能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另外还买来特别的箱子收藏他的几何器材，而且从马塞买来的望远镜工整的放在遮阳板之下。

「啊，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能抱怨’。看来，我的量杯都没被打破。」麦可快乐的回答并开始检视那些木工。「不过，我是有一些评语。」稍后，他对妻子这么说。接着，他就细心的对工人解释他想要修改的地方。

此时，教堂的钟声响起，十二点整，安东尼的叫声也准时的响起。他急着跟大家分享午餐。水患后，他们兄弟俩就常常见面。安妮也连忙赶下楼来把餐桌放在阳台上，好让女仆把碗盘摆好。

「请坐，安东尼。」麦可挪来一张椅子说。

凯撒和美德琳跟他们的叔叔坐在一起，他们的妈妈给大家端上香肠时，安东尼叔叔指着猪肉做的香肠说：「那是不干净的。」

「我也是不干净的。」他的大哥说。

「保罗，吃饭了！」安妮已经连叫三次了。保罗不想过来，他直接爬到树上盯着这闯入他们家的人看。看来，他对这税务员是不放心的。

至于那一对兄弟则边吃着香肠、蔬菜，边聊着一些当地的新闻。

「伯特朗还好吗？」麦可问。

「对，很好啊，伯特朗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建筑公司。」

「太好了，可惜安妮已经把阁楼装潢好了。不然，可以让他做的。」

安东尼很想大笑，不过，他忍了下来。「怎么会有女人跟装潢扯上关系的？」他对他的兄弟耳语道。

「我听到了哦。」安妮出乎意料的说。「你要我现在就打你一巴掌，还是等一下。」

「抱歉，安妮，我不是故意的。」

「我们是完美互补的。」麦可坦承。「她是这家的男人，我是女人。」

「你们还真是绝配。」安东尼有点不解的低语道。

「那是我丈夫自己在说的，因为我就觉得像个女人，百分百的。美德琳，别抢了。」她突然大叫。对她女儿这粗声粗气的一吼，惹得麦可也哈哈大笑。

「你说对了，安东尼。千万别惹我老婆。我得改造她一点。」

「等等，这位博士生，」她抗议道。「是我让你造成哄动的。所以是谁在改造谁？」她懊恼的离开餐桌。

「你这只小野马可不易驯服。」安东尼预知般的说。

安东尼也得走了，麦可送他到门口见他离去后，就坐在他工作时坐的椅子上再度投入他那本书。黄昏左右，上午那个女孩拿着装满木头的篮子往回走。

真好玩，他心想着；她现在看起来比上午成熟多了。

「哈啰，小淑女，」他对她叫道。

她朝他挥挥手，那句‘小淑女’惹得她吱吱咯咯的笑着。这天上午他还叫她‘小姑娘’。气候变得凉凉的，他决定要再回去看看重整过后的书房。一走进屋子里，他就撞见他的妻子。她还为他下午的玩笑话在生气。道歉也没用，这一天就是以飞来飞去的汤锅、平底锅结束了；当然，不用说就知道，那些锅子全是从安妮那一方飞出来的啦。

有一天夜里，这位科学家用他的新望远镜发现到一群慧星。在占星圈里，大家早知道有些石子或铁器类的东西，有时会穿越地球的大气层，穿越的过程中会冒火，不过，这些发现并没有让大众知道。麦可曾经看过书籍记载，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几公里直径大的一些陨石造成地球上的一些大陨石坑，而且造成地球气候的遽变。他决定写信给当地的首长，听说这位首长心胸是很开放而且对科学也很有兴趣。

首长应该会阅读一名受人尊重的占星师捎来的信件吧？他心想，知识该与他人分享。不过，他直觉到，这个总督可能会帮助他。

他的推测没错。首长大人给他一封回信，感谢他的科学见解。他还提到，他很欣赏他对来年(1555年)的预言年鉴，这本年鉴刚刚才在里昂出版。他的预言在上层社会备受推崇，所以目前在法国卖得很好。迈向成功之门已经开启，麦可决定每年都出版一本年鉴。他还想到一份更有美德的任务：探测下一个千禧年的人类情况。这份任务应可以《大预言》为名。这个决定让他感到开心，于是他下楼到客厅去，此时他的老婆却站在餐桌上。他诧异的四下一看，美德琳在一个橱柜的上面，保罗吊挂在天花板上而凯撒则用膝盖在地上爬行。

「你们在搞什么阴谋吗？」他问。

「不，我们在玩游戏，来加入我们吧！」安妮兴奋的叫道。

「什么游戏？」

「脚离地。」

「我宁可脚踏实地。」

「哦，你就是太一板一眼了，」她叹道。

这句话有点伤人，于是他转身回到书房。在书房里，他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即使只是整理一下东西也行。他觉得有点沮丧，他想起最了解他的外公尚恩。此时，安妮也来到书房。

「我亲爱的老公，我爱你，即使我们常常有冲突。我对你的爱真的从没改变过。不过，你也许对我解释一下，你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她一屁股坐下。

「我不知道妳能不能相信此事，」他犹豫的说。「不过，我有一个使命。我一生的使命是要让人类知道灾难会何在时降临，如果人类不能理性的看清真实的话，灾难就会兑现。我的使命之路，一直让我感到很沉重。」

「嗯，我想这就是我们之间会有一道鸿沟的原因。不过，哦，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她同情的回答。「我真的不了解你的工作原来是这么重要；所以你才不能跟孩子们玩。」

「我持续的接收到灾难的影像。」他接着说。

「真是可怜。不过，这种任务比你的家庭更重要吗？」她这句话有点敏感。

他看着她，觉得有点惭愧。「也许。一旦我的任务完成，我希望就能跟上帝在一起。」他坦承。

「我想我们都希望如此。」她抚摸一下他的脸颊就让他一人安静的独处。

诺斯特拉达姆斯凭着他多年来记录在日志中的梦境与幻像，很快的就完成《大预言》的第一部份。他挑选了最重要的预言，加上日期后再分类，并使用占星学重新诠释。他将每一章定义为一个世纪。指的并不是真的一世纪，而是因为每一章正好包含了一百首四行诗。这种四行诗对一般人而言可说是晦涩难懂的，因为有难解的风格以及他交错的运用了法文、当地方言与希腊、拉丁语言。他不得不以此方式掩饰他的讯息，因为当时的宗教法庭变得愈来愈有权势。他再也不想被冠上亵渎上帝或施行巫术这种罪名，因为他已有家庭，不能不小心。

为了安全之故，我要把四行诗的顺序弄乱，他暗忖道。他将每一页摆在桌面上。我的秘密将只能给秘传子弟或是只能在预言兑现后才为大众所知。他随机的弄好顺序之后，就先将他的作品推开。观测一阵天象之后，他搔搔头又叹了口气。他还是常想到他在更高层次遇到崔斯坦跟帕思瓦尔的事，他很想知道他们是否有从蒙地曲事件中存活。他的幻象又淡化了。他得不到答案，他的梦也没什么帮助。

几星期后，星象呈现很特别的角度，这一次似乎可以给他一些慰解。在阁楼上，被启发的神秘主义者拿出那个有着神秘力量的铜橈子。当橈子呈现一个特别的角度摆放着时，这几何造型的橈子与天体之间便有了联结。决定了角度，他就在旁边的地上放了一个装着水的容器。他盘腿坐在地板上，他将三脚橈的座垫与脚以水沾湿，然后就把头靠在上面。他闭上双眼专注的想着那些违背不逃走承诺的堕落天使。于是乎，时间似乎成熟了，断断续续的，他逐渐的脱离躯体。

他飘浮在一个住宅的房间里，那房间的天花板垂挂着美丽的水晶灯，这不可能是他那时代的产物，水晶灯上的烛火不是蜡做的，而是小小的而且自行发光的玻璃灯泡。高高的房间里有红色的绒布沙发，桃木的咖啡桌，还有很多不可

思议的灯以及一个镶金边的大型镜子。他听到有某种大型交响乐的声音，还伴有合唱团的歌声，不过奇怪的是，这屋子里并没有任何音乐家存在。这种音乐声似乎来自一个箱子，箱子上面有个圆圆黑黑的胶片在转动着。屋子的一隅还有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像，似乎是个受人景仰的人。这尊石雕的人像非常的完美，刻画出一个健壮的英雄人物，一个挥舞着长剑夸耀着胜利的英雄。

这雕刻家一定是痴迷于追逐胜利的人，因为这尊雕像散发出那种味道；麦可心想。

有个穿著制服的德国人，他的头发剪得很短，他走进这房间并走到那个附带着喇叭的箱子那里。于是，夸张的音乐声再度响起，接着那个人温和的对着某人叫道：「玛格达，妳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他的呼唤，于是他大声的又叫了一次，这下子才有人回答他。

「来了！」远远的传来一个响应，几分钟后，他的妻子就走进这房间。

「你已经连续播放华格纳的《帕思瓦尔》六次了，」她抱怨道。

她的丈夫一听立刻关了音响。此时，神秘的闯入者这才了解这首对骑士精神的礼赞乐曲是他来到此地的原因，而且他也发现，他并没有语言上的障碍。

「海格闹肚子痛，」玛格达继续说，「不过，你叫我干嘛？」

「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会很忙，所以我没时间陪孩子们玩。我还需要妳帮我弄给外国媒体的演讲稿。」约瑟夫拿起一个档案夹。

「好的，亲爱的。对了，你知道四百年前有人预言，在1939年我们会跟英法打仗抢波兰吗？」

「啊，原来妳也有看克利辛格的书《太阳与灵魂之谜》。」他猜测。她证实了他的猜测。「总之，党里有人跟我谈过此书，不过，我还没看过。」

他的妻子神奇的拿出一本自从1922年出现后就备受争议的书，然后她就翻到其中一页。「你看，这首四行诗似乎预测到这场战争的原因与日期。你可以比对原始的法文版本，就在下方。」

「法文?!我们就要攻打法国了!妳该不会要我在此时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吧？」不过，她还是让他读了德文版的四行诗。他们夫妻俩弯着腰在看那首诗，而诗的作者本人则在他们的上空看着他们。

一定是我的书，麦可诧异的推测。真是太奇妙了，我到了未来遇见了我的诗文。而且还是一个充满我未知的物品的未来。他震惊的观望着。

「这是很震撼人的四行诗，你可以在国会发言时引用。」玛格达建议。

此时，她的丈夫大声的念出诗句：「在遥远的欧陆一隅，一名诞生自穷人家的小孩，大众将受其演讲之诱惑。他将造成德国的壮大。」

「元首一定会喜欢这个。」她说。

「我会考虑看看，亲爱的。也许我就说来源是克利辛格。元首跟德国人民可能不会想听一个中世纪法国人的预言。」

「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东西。」她纠正。

「哦，别吹毛求疵了。一个讯息不见得要是真的，只要简单、大声而且经常的

重复就够了。真相是我在决定的，不过，玛格达，谢谢妳这个很有意思的贡献。天晓得呢，也许对宣传(注：德国传布假预言说；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到在法国的战争)会很管用。现在请妳先听听我要在记者会上针对水晶之夜的响应。」

他才开始说，就被一阵铃声打断，约瑟夫从一个装置之上拿起一个话筒，他听某人说话听了一阵子，然后挂断。

「玛格达，老师要妳过去接赫尔姆跟希尔达回来。」

他的妻子立刻匆匆的离开，此时，他走到那扇大镜子前，开始练起他要在记者会上说的演讲。

「你们所听到有关所谓掠夺并摧毁犹太人财物的说法，都是骗人的；犹太人丝毫没有受到伤害。」他以夸大的姿势斩钉截铁的说出每一个字，直到他觉得他要的效果达成为止。他在这房内走来走去的，过了半晌才又回到那扇大镜子前再演练一次。

「唯一的真理是，党跟元首都是正确的。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某人问：「你对这一点有异议吗？」

麦可四下一看，想知道他跟谁在说话。可是这房间里没有别人在。

「怎样？你有吗？」这德国人沉着嗓子重复的问。

他在跟谁说话？

「别以为我看不到你。」这会儿约瑟夫直接抬起头来。

天啊，这个人发现我了！室内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冻结。

「我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接着说，「我从不跟党提起此事，不然大家会以为我疯了。不过，鬼魂，你在这里干嘛呢？你是来帮我的，还是来妨碍我的？」

麦可惊讶得无言以对。这个人一定是天赋异禀，他暗忖道；他看得到鬼而且完全不害怕。

现在，约瑟夫对着这唯一的听众又开始演练他的讲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只想到我们的选民。我们进入国会只是在利用民主主义这种军火库里的武器。民主是那种腐败政府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不是他们的朋友或中立的人，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怎样？我说得怎样？」他强悍的问。

紧接而来的一阵死寂让麦可感到十分为难。「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终于，他回答了。

「哦，天，是个新魂。我来教教你。我不知道你打哪里来的，不过你现在是到了第三帝国，是我的元首，半人半神的希特勒，他所领导的帝国。他可说是新的耶稣，最少可说是施洗约翰。他拥有一切为人王的本质，他是人民天生的守护神，很快的他就是我们的独裁者。我对他的爱是至高无上的。容我不客套的说，鬼魂，我在这浩浩的地球王国之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我是足智多谋的宣传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我是哲学与德国的博士。你现在明白你在此撞见的是何等重要的人物了吗？」

「我有点了解你说的了，」麦可回答。他无法忽视戈培尔的能量。

「我目前的作为，」约瑟夫继续说；「是以一种穿透性与全面性的方式对大众推销一种理念，使他们全面的接受而且再也无法逃脱。我这么做是为了取悦我的元首。我说话通常不会这么直接，不过你只是一个鬼魂。你显然无法把我的话说出去，所以我才能这么坦白的说出我的心意。」

「有很多人都这么崇拜你如此仰慕的这个领导人吗？」麦可绕着水晶灯飞行的问。

「哈哈，你显然是个穿梭时空的鬼魂。对，数以百万的国人都崇拜他。我的妻子也爱慕他。她以前甚至想成为他的妻子，可惜她没成功所以才嫁给我这个距离元首最近的男人。」

「这个希特勒一定是个让人难忘的人。」他的访客说道。

「是希特勒！对，他是的。我们的领导想维持的是亚利安种族的纯净与理想化。他推动的理想德国典范家庭：就是金发白肤的「元首之子」。我的七个小孩，海格，希尔达，哈洛得，赫尔姆，霍尔德，海达，海帝都是白肤金发蓝眼睛，特别适合我们的宣传。你看，这是我们元首的图片。」

他拿出一张一个有八字胡的男人的画像。麦可受够了这个什么宣传长的自大态度。即使他的高度不够，这位专业的演说家还是一直想把他吸引过去。

「我如何得以想象出纯净理想的亚利安种族是个什么东东？」预言家问道。他真的很想教训一下这个家伙。

「天哪，我们家里这个鬼魂竟然有思想。真是有趣！嗯，我来解释给你听：生命中有高等人类跟低等人类。之所以会造成吉普赛人，同性恋或精神病患的，全在于血缘，也可说在于基因。你听懂了没？」

「是，当然。」他撒谎了。

「好，人种的多样化在于生物性的原因。现在，我们注意到，低等的人类繁衍的速度快于高等的种族。因此，必要的手段是隔离低等的种族，使他们无法生育或是更好的方式，消灭他们。否则，这种不平衡的成长，毫无疑问的将导至我们文化的毁灭。」

这个叫戈培尔的人毫无疑问的是个黑心兄弟，麦可终于了解而且也不想再被他使来唤去的。

「所谓的水晶之夜指的也是此事？」他问。

「可耻，你刚才偷听我说话，不过，你比我想象的聪明。」戈培尔说。「水晶之夜是迈向完全终结犹太人的一步。最近我们的党员摧毁了那些低等人的财物，比如说犹太教堂、他们的商店、他们的生意，把他们恶搞得很惨。」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说，他们都没被伤害。」

「这算是指控我吗？我已经告诉你了：我随时可以改变事实。弹性与时机是我们完成使命的重点，像这种大事，小小的一句谎言是合适的。元首跟我想带给德国人民所渴望的东西：那就一个更大、更纯净的亚利安王国。因此，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是大众最讨厌的。」戈培尔像头蛇一般的狡辩。

「你不怕人民会拆穿你的诡计？」麦可问。他这才发现自己此刻撞见的是很可

怕的恶魔。

「不，一点也不担心，不过，为了谨慎起见，党已经公然烧毁两万本书了，都是一些有潜力的作家、哲学家或科学家写的书。都是一些败坏道德，不符德国精神的书籍。我们的目标将能为我们的同胞与后世子孙谋福利。最终，我们将可甩脱同性恋、吉普赛人、反社会者、精神分裂者与疯子。我们已经消灭三十五万到四十五万人了。」这宣传长不断的说着。「为了解决广大的犹太问题，我们开创了特别的毁灭集中营，在那里我们的医生得以有机会对这些不净的种族做实验，用以改良亚利安种族。」

再跟这家伙谈下去也无用；麦可心烦的忖道。「按照你的标准来看，你才是应该被消灭的人，你根本是疯子。」他的怒火突然爆发了。

「看来你无法赞同我。很可惜，所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并非所有真实的事情对党都是好的。」约瑟夫不退让的继续说。「如果能结合真实，那是最好的了，否则的话，也只好略加修整了。」

这下子麦可简直是怒火攻心了，这德国怪胎快吸干他的能源了。

「你对广告新种类的肥皂海报有何看法？」这宣传长接着又说。「如果我们指出竞争品牌的高品质，能算聪明之举吗？不能，连你都要摇头。你把我的言论视为政治广告来想就对了。」

现在他的访客只想找条逃出去的管道。他的能量已经快被耗尽了，他必须尽快离开这地方。他再也不能听这宣传长说话了，连一分钟都不行。

「如果事实不能用，就只好修改。」戈培尔重复道，然后他只拍打一下开关，房内所有的灯就全被他关掉了。麦可被这突来的黑暗吓了一跳，于是就开始整个往下滑落。他试图攀住水晶灯，不过却还是失败的摔在地板上。

我的天，我是撞见恶魔本尊了；他头昏脑胀的想站起。

「这一招对付像你这样的小小鬼魂总是很管用的。」戈培尔咯咯的笑道。然后，他又打开十来盏灯。这一次，诺斯特拉达姆斯被一股强大的电流打中，他的灵体被打垮了。他躺在地上，就在那个举起长剑的英雄雕像旁边，他热切的等待着属于他的救赎。

「服从我们的理想，不然我就要摧毁你。」德国人冷血的说。

「等一下，我可以为你预言第三帝国的未来。」这位预言者试图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美丽的帝国，知晓，知晓，如此美好。」戈培尔忘我的哼唱并顺手又播放一张华格纳的作品。

「《崔斯坦与伊索尔德》」他说出曲名后又把灯关了。这次的震撼让麦可一侧的身体全瘫，连他观想的能力也开始摇晃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倒给了他喘息的机会。那宣传长把音乐关了并拿起话筒。

「不，没有问题的，我只是在玩灯。」他回答后就把话筒又挂上了。

「好，我们谈到哪里了？哦，对了，你想为我预言第三帝国的未来。我当然是不会上当的，不过，我倒是可以预言；你的未来可能不太妙哦。」他再次的弄出一

大堆的灯海。这重重的一击使得麦可无法再思考了，他那就要毁灭的灵体危险的在颤抖，眼看着他就要消失了。再一次的打击，他就玩完了。就在这要命的一刻，门开了，玛格达走了进来。

「我把孩子接回来，而且他们也都上床了。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有乖乖的吗？」她问。

「当然，亲爱的，我一直在练习我的演讲。」他假装。

他的妻子贴近的看着他。「你不可以再去见爱琳了，那样有损元首的形像。」

「我跟她之间没怎样。她只是一个我比较喜欢接近的女艺人而已。」

「这点嘛，你我心知肚明，约瑟夫。你想成为模范家庭，不是吗？那就控制好你的性冲动，不然，我只好通知元首。」

他沉着脸坐在沙发上，两眼看着他妻子的后方。

「我现在要上床了，你别再玩灯了。」她下了命令就离开那房间。

此时，她的丈夫赶紧转身想重新开始他的那个小游戏。不过，除了那人形雕像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存在，鬼魂已经走了。

就在要命关头，他回到乖乖在原地等着主子的躯体。「真是差一点点。」麦可低喃。戈培尔的影像仍然在他眼底燃烧。他挣扎的起身并将那三脚凳拿开，然后他就坐到书桌前把这一段探险记录下来。

*唯有将我的光投入黑暗中方能驱逐邪恶；*他思索着把笔沾上墨水。

安妮已经第四次怀孕，再几个月小宝宝就要出世了。

「这次会是个女儿。」她的丈夫边写着他的第二本年鉴边预言道。

「我不想知道！」她掩着耳大叫。

「别这么吵，妳会吓到小孩的。」他警告，可惜她不听。

此时，突然有人前来敲门，麦可去应门。很快的，他就带着沮丧的表情回到客厅。

「把小孩带到楼上，别下来。」他命令道。

「怎么了？」安妮火大的问。「怎么突然把我当成某种包袱呢？」

「我现在不想讨论，等一下我会解释。」

安妮跟小孩子们都上楼后，他就走回门口去邀请客人进门。那是一对从西纳斯来的夫妻，那名太太抱着一个有着两颗头四只手让人感到可怕的新生儿。他们一路马不停蹄的从突隆市赶来，想让这个能洞察天机的医师看看他们的小孩。麦可一看到这畸型儿就不禁头皮发麻的搔着耳后，那对心急的夫妻则期许的看着他。

*我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形？*他想着，他又不忍心把他们送走，为了正式一点，他就检查那对黏在一起的双胞胎。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他在检查他们的背部时问道。

「是突隆当局推荐你的。」年轻的爸爸回答。「他们说，你也许可以救我们。」

麦可先拿点饮料给他们喝，然后就专注的检查小孩的身体，这畸型儿似乎

是活不下去的。

「我很抱歉，不过，你们的小孩可能活不久。」他小心的说。

小孩的母亲一听还是泪如雨下，她的丈夫安慰她之后，他们一家就悲伤的离开了。此时，安妮也带着孩子下楼来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只是不想让你们看到可怕的东西，不然，你们会作恶梦的。」他解释。

稍后，小孩子们都上床了，他才对他怀孕的妻子稍微说明；光是如此，她就打了寒颤。

几个月后，他们第四个孩子也出世了 - 很幸运的，是完全正常的孩子。是个女孩，正如麦可所预料的，她的名字是宝琳。不过，安妮立刻就又怀孕了。她的丈夫心想，也很不错，虽然家里已经很忙碌而且小孩的哭闹声会直接干扰到他书房安静的氛围。当然，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在楼梯口加上一扇门，门关了，这位学者就可以安静的工作了。除了搜寻来年的事件与为个人排命盘之外，诺斯特拉达姆斯还尝试要找寻更多有关二十世纪的事实，可惜那个三脚凳好象已经不管用了。

后来，他在马塞的一家贩卖神秘学相关的店买到一个新工具，他一回到家立刻带着那个神秘的包裹冲上楼去。他小心翼翼的把那精致的大碗拿出来放在地板上。然后，他就下楼要到花园去，从接雨水的桶子里拿一些雨水上楼。

「哇，你很渴哦。」安妮正好在披衣服。

「是，我快干掉了。」她的丈夫匆匆的说，不想跟她说太多，他连忙回提了一大桶水到他的房间。

今天，他一定要成功的去拜访那个希斯特，那个造成世界大战的德国领导人；他很有信心的想着。他在那个碗里洒了一些水再加上一些有造成幻觉成份的油。然后，他坐在那个碗的旁边。在他注视着水的表面一阵子之后，他开始感到放松，轻飘飘的蒸汽缓缓的让他醉了，他陷入深深的催眠状态。突然，他被人从背后触及。有人跳上他的背部。因为促不及防，他失去重心的往前倒。

「爸，我们有东西要给你。」凯撒抱着他的脖子大叫。

「真是该死！」他暴跳如雷的把那小孩子吓得魂都掉了。他从没见过他父亲发火。他的父亲总是很平静，如今他两眼冒着怒火。麦可看到他的小儿子可怜兮兮的呆站在那里，立刻感到悔不当初。

「对不起，我发脾气了，不过你来的不是时候。」他对小孩伸出手。

凯撒犹豫了一下子，后来还是有点疑虑的握住他爸爸的手。

「对，我的孩子，每个人都有恶劣之处，连你的爸爸也不例外，最好要学习控制那股力量，我刚才就是失败了。还好，我们是有良知的。」父子俩都感到有点轻颤，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麦可，你到底要不要下来？我们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他的妻子从两层楼之下叫道。

「现在又是要干嘛！」他没好气的下楼到客厅去。客厅里到是一个人也没。

「生日快乐！」安妮跟小孩叫着从厨房跑来。「你的礼物在门边！」

当爸爸的这个人刚满五十岁，他开始感到头痛，因此就没好脸色的走到前门。可是，他并没看到什么礼物，所以就又走向客厅，他耸耸肩。

「在门的后面！」他们异口同声的说。

于是他又走向前门并满心不悦的把门打开。

「嗒嗒嗒。」号角响起。一大群的市民就站在他面前。

「诺斯特拉达姆斯医师，」勒梅尔市长开始说；「我们很荣幸庆贺你的五十大寿，这正是半个世纪的时间。」

这会儿，麦可只想当着大家把门重重的再关起来，可是，他不能伤害这些兴冲冲的市民跟他的家人，所以他只好忍着点。

「你是非常特别的人，」市长继续说，「对沙龙市非常有价值。因此，市议会决定要竖立你的雕像，我们恭请您与我们同行，一起去为座落在市中心广场的你的雕像揭幕。」

看来，他是没有办法逃得掉了。他完全无法推拖的就被大伙儿拉走了。欢欣鼓舞的大众甚至把他扛到肩上，一路扛到市中心广场去，他那被布覆盖着的雕像就座落在广场之上。

「亲爱的市民，」一到那里，市长就叫嚷着。「我们这位著名的市民朋友今天已经五十岁了，市议会想藉此良机赐予他荣誉市民以及竖立他的雕像，向他表达敬意。」勒梅尔请诺斯特拉达把雕像上的布拉开，露出跟这位占星家真的很像的一座雕像。管弦乐队吹起响亮的乐音，市议会的议员们都前来向这位学者恭禧。如潮水般涌来的恭维之后，麦可趁着市长跟他的妻子在说些话，而其它的议员们也都在享受免费的点心之时；带着火气的这位学者这才逮到良机往人群后头跑走。

后来，安妮开心的走路回家，她让小孩子们在那广场再玩一阵子球。当然，此时她的丈夫早已不悦的在客厅等着她了。

「我再也不想撞见这种意外的惊喜了，」他火大的说。「妳派凯散上来的时候，我正专心坐着。当时我的心脏差点就挂了。」

此时，被布包裹着的宝琳被他吓哭了。「没事的，小宝贝。」她的母亲安抚着她。「我们总是得自我调整的习惯妳这怪异的老爸。他似乎以为整个宇宙是绕着他打转的。」

他受挫的转身离开他顽固的老婆，一路咒骂的走上楼去了。

「你老是想让自己投入各种不同的灾难之中。」她在他背后大叫。「哼，我们可不要，我们偶而想尽兴的玩一玩。」

他知道自己娶的是一个不平凡的妻子，不过，这次她太超过了，他把门锁起来，一个人待在阁楼里。他一整天不高兴的待在他的房间里，到了傍晚，他冷静下来了才去卧室找安妮，对她说抱歉。

「妳说得没错，我太严肃了，妳和孩子们跟我在一起一定很困难，只是我这个性，我也没办法…」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给我滚过来，衣服脱了。」她说道。

他爬上床找她，他们亲密的拥抱着彼此。

「我知道你必须完成你的使命，」她接着说，「我会支持你，直到你完成使命为此。不过，在此同时，我也想拥有我的人生。」她的谅解抚慰了他，他们相爱的合而为一。

「我很幸运能拥有妳。」稍后，他耳语道。

翌日上午，他感到很不舒服的醒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被火烧过似的。昨天的一切，对他而言，显然过度了。安妮听到她的丈夫在呻吟，也看到他病得不轻。

「要找医生来吗？」她担忧的问道。

「我就是医生，我需要的就是休息而已。亲爱的。」他回答道。

他卧病在床好几天，都是他的妻子在照顾他的，虽然她自己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这个学者老公，总是会出状况；她一边为他剥蛋壳一边悲哀的想着；看来，我只好给他多一点空间。

到了圣诞节，也就是复活节之后最大的节日了。如今已经发展到五个小孩的诺斯特拉达姆斯家族，在圣罗兰教堂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那教堂是初次布置出耶稣基督的诞生场景，全是人形大小的雕像，大家都想去瞧瞧。小孩子们是直接冲在前，保罗、凯撒跑到装有小耶稣的那个马槽的右边去看。

「妈妈，安德烈好象耶稣！」保罗大叫，他发现他刚出世的弟弟跟这耶稣的雕像有点像。

「我觉得安德烈比较帅。」她在一排市民的后头回答。旁边的人一听全带着怀疑的神情盯着她看。

「这是亵渎。」其中有人指责她。

安妮完全不在意的跟她的丈夫参观那些圣诞节的雕像。玛丽，约瑟夫跟牧羊人基本上没什么人在看的，而东方三国王则是最不受人注意的。此时，教堂的人要求大家坐在板凳上，于是诺斯特拉达姆斯就趁这空档对他的小孩子们谈到圣方济亚西西，也就是启用这马房的人。这修道士想用这种方式来传达圣诞节的讯息给不识字的民众。不过，孩子们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哲学思维，他们只顾着看着室内五花八门的光影。终于到了演圣诞戏码的时候了。

来自阿勒斯的老主教缓缓的到讲台前，想早点开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圣诞节是耶稣所赐予新生的承诺，这美丽的主题将为各位上演。请观赏。」

演员终于上台了，观众们也专注的在观赏。当然，麦可本人对整个事件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在新教徒出现之前，教庭从没组织过这种美丽的圣诞节表演，主教也从未如此友善而且发言如此简短。反宗教改革运动显然是想挽回一些迷失的灵魂，不过，在这种公开的教区里是不可能出现任何批评的。他天真的孩子们都被洗脑了。一开始，他有点反感的看着这戏剧，可是当大众开始兴奋的看

戏之后，他也逐渐投入那股快乐的氛围了。结局是，在那婴儿摇床之前结束了牧羊人跟三个国王的大游行。虽然教庭的动机有可议之处，那天夜晚倒还是开心的。就在一家子人快快乐乐的看完戏回了家的那一夜，他们又孕育了第六个小孩。

第七章

神箭从天而降
死神开口，执行处决
树中有石，骄傲的种族终遭羞辱
兽性者，净化并忏悔

「麦可，」安妮在关着的阁楼门外叫道。「我今天下午要出门一趟，明天上午才会回来。你要的话，我出门前可以先跟你喝杯茶。」

对她丈夫而言，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就把门开了。安妮捧着装有茶与饼干的茶盘走入并将茶盘直接放在他的书桌上。

「妳要去哪里？」他问道。

「我要跟贾桂琳去卡马格骑马，然后会跟她到她在依斯特尔的家过一夜。我已经很久没跟我的妹妹见面了。」

「我倒不晓得她也会骑马。」

「没错，她是最近才开始骑的。所以，这几天我不在家，你要照顾自己。不过，女仆会照顾小孩的。」她顺手就把花茶倒好。

「她还在裁缝室做事吗？」她的丈夫边问边吃他的葡萄饼干。

「对，我已经叫她帮你做一件棕色的长袍了。」

「太好了，谢谢。」他边擦去面包上的屑屑边说。

于是，他们一起享用一顿下午茶，然后安妮才准备出门去。

「代我向妳妹妹问好。」离开时麦可对她说道，俩人还匆匆亲了一下，他才目送她离去。

接着，麦可就将大门锁好，这下子那些小鬼甬想再突然的跳上他的背了。他同时也把窗子关了，房间内一下子变得很暗。他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并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秘密的药盒。这小药盒里装着一种药草，这种东西是用来刺激第三只眼的。

这是全新的实验！他把这种强烈的药草粉末倒在桌面上，然后鼻孔一凑近就用力地吸了一大口。

「该死，吸太多了。」他咕嚷道，一阵痛楚让他连泪水都冒了上来。这房间突然开始打转，他立刻虚弱的握住椅子的扶手，不过，还是重心顿失。

「安妮！」他叫道。他的眼珠子失控的在打转，他的身体缓缓的从椅子上往下滑。

过了半晌，躺在地上的这位神秘主义者才缓缓的恢复神志。

这不是我的书房；他察觉到了，他四下张望着。他发现自己这会儿是在一个

大房间内，他坐起身来仔细的观察此处。这房间的地板上镶着一个壮观的黑色太阳，这个图像包含了许多不同宗教的象征图形。房内还有许多宗教圣物，而且只有一扇小窗户。发现有窗户时，他立刻走到窗边往外看。

我跑到一座城堡里来了；他下结论的忖道。这房间里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于是他满心好奇的朝一个出口走。

这地方有一股奇怪的氛围让我想到黑魔法。

他小心翼翼的走下一个石阶梯。下一个楼层有很多房间，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着的。第一间房门上写着‘亚瑟王之室’。这间房间里有一张木制圆桌，圆桌边围着十二张椅子。

显然是受到亚瑟传奇的启发；他暗忖道。这位时空旅人到处走、到处看，他轻抚那些椅子，接着就走入第二间名为‘亨利一世之室’。这间房间的家俱是由十分先进的材质做出来的，他猜想这可能是十九或二十世纪的东西。室内有张书桌，有金属材质的档案柜，还有一个保险柜。墙上挂着一张大大的蓝图，图上方有粗体字写着‘维维尔斯城堡’。

这一定是这座城堡的建筑平面图；他猜想。这宏伟的大型建筑整整有一个直径一千公尺的半圆形的城市那么大，整体结构就是指向正北方的弓箭造型。他的在一个打开的抽屉里东找西找的，发现那里面全是骷髅头戒指。

真是可怕的收集；他思索着。在档案柜里，所有的档案都按字母序工整的摆放。只有一个上面有西藏修道院图像的档案随意的摆放在柜子上。突然，他听到门外传来一些声音，他小心的往门口看出去。有三个穿著制服的人正往楼上走来。

「德国的人民将拥有一千年才会出现一次的领导人。」其中一人说。

「你当然是指我。」蓄着小胡子的人说起话来音调很吓人。

这人一定就是希斯勒；麦可一下子就想通了。

「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大元首」他的副手希姆莱回答。「距今正好一千年前，德国的土地是由亨利一世所统治，搞不好您正好是他的千年转世。」

这些人已经走近，就快要进入麦可所在的楼层了。

「维维尔斯堡的整修状况如何？」赫曼戈林问道。

「城堡已经差不多都准备好了。来，我带你去看将军的房间，」希姆莱回答。

他们继续往楼梯上走去，于是麦可就听不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不过，他们的脚步声却响彻整栋建筑。过了半晌，这三个德国人又下楼来，同时他们的对话也就再度传入麦可的耳里。

「嗯，很适合伟大的日耳曼大骑士，」戈林揶揄，「那么，我们长住的居所又在哪里？」

「亚瑟王之室，」希姆莱回答，「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开会。」

麦可听到他们在隔壁那一间房间说话的声音，此时他们已经围着那张圆张坐下。麦可悄悄的将耳朵贴着位于这两房之间的那道房门，仔细的倾听。

「各位，我请大家过来是有个特殊的理田，」希姆莱开始说道。「我要向各位

呈现我一个大计划。」

「我认为你的计划都很大。」希特勒嘟囔道，不过他的这名副手没被他打断了话。

「维维尔斯堡将成为欧陆的圣坛，」他接着说。「这座城堡一定可以成为一种新信仰的中心。这个新的信仰会有大家认同的神祇、神话，甚致会有自己的梵蒂冈。」

「以基督教的模式为基础？」戈林推测道。

「不，我们要我们传统的亚利安根源为主。所以我要让《我的奋斗》取代圣经，万字符号取代所有的十字符号。先知卡尔威利古特过去曾预言，这个地方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日耳曼堡垒。」

「一定要打破梵蒂冈讨厌的力量。」希特勒同意。

「不过，还有一个基督的层面存在，」国家的副手说道；「也就是一直吸引我们大家的圣杯之说。」

麦可诧异的倾听这有关圣杯的对话，圣杯正是他启蒙之时所喝过的那个酒杯。

「多年来我们修黎社一直想秘密掌握这个圣杯，因为它将导引到终极力量。四年前我命令历史学家欧图莱恩（注：1939年离奇死亡的德国圣杯搜寻者）在蒙地曲附近的洞穴中寻找圣杯的下落。不过，他的搜寻是徒劳无功的。总之，重要的讯息再也无法经由他传给第三人了。」

「在你搜寻的过程中，我听说有产生一些罹难者。」希特勒批评道。

「大约有一百万人，」希姆莱干涩的回答；「不过，比起我们心中的大计，那只是小事一桩。」

「你已经被称为‘大判官’了。」戈林开玩笑的一说，大家全笑了。

「对，不过，听着，重点在于：我亲自到蒙地曲去找了几个月。后来，终于有个线索让我找到西班牙蒙塞拉特的修道院去，然后，各位，我成功了。我找到圣杯了。」

诺斯特拉达姆斯难以置信的听着。*这个叫希姆莱的人比他的主子更危险！*

「圣杯呢？」希特勒兴奋的大叫。

「在隔壁房间的保险柜里。我立刻去拿来。」希姆莱像只孔雀般得意的走到隔壁的亚瑟王之室，我们的预言家立刻像个小孩子般的害怕的躲起来。他屏息的从那档案柜之后看着那人把保险柜打开，同时也惊鸿一瞥的看到了所谓的圣杯。

不是那个，他松了一口气的暗忖道；原来的那个酒杯比较小而且有个凹痕。

此时，希姆莱拿了这圣物回到他那群黑暗弟兄所在的那一间房间。

「我的大元首，这荣誉是属于你的。」他把那假圣杯交给他的主子。希特勒怀疑的检查了酒杯，然后又静静的把杯子放在桌上。接着，他很笃定的鼓掌，并骄傲的看着他的副手。

「现在力量在我们手上了，」希姆莱咧嘴笑道；「不过先容我将这圣杯再拿回去锁起来。威利古特先生（注：希姆莱的爪牙）跟其它的军官随时都会过来，这圣

杯的收藏地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希特勒同意他的做法，于是希姆莱又去把圣杯收藏好，当然，麦可还是躲在那柜子后。现在，他可以看到维维尔斯堡有很多士兵，很快的一些纳粹军官也都抵达了。他们走进屋内对元首敬礼。希特勒却完全忽视他们，他直盯着他的副手看，以为他还要变出什么东西来。

「戈培尔不来吗？」戈林问他还在做白日梦的主子。

「对，约瑟夫在忙我的演讲稿，跟克利辛格的预言有关。」他不置可否的说。

「这房间，」希姆莱对这一屋子人说。「将只有帝国最高阶的十二名军官能进出。在入会仪式后，所有在此举行的会议将视为绝对机密。机密的宣誓内容将是强制性的保密，过程将由威利古特先生从旁监看。」

这位威利古特先生起身自我介绍，诺斯特拉达直觉到此人并非善类。

「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在特定的时间进入隔壁那间房，」希姆莱继续说；「其它的人必须将思绪集中那名成员身上。基于骑士精神的影响，该名成员就无法保守任何心中的秘密。戈林先生，我建议由你开始。」

麦可三度的躲藏起来，很快的，戈林就进入他那间房间并坐在书桌前等候。围成一圈的纳粹成员开始跟德国的祖灵接触，再加上西藏规模的声响，就产生了净化这个空间的效果。直到声音停了下来，室内恢复一遍死寂。其实戈林是属于最值得信赖的人，而且他相信自己是有最干净的记录。即使如此，这种实验还是让他感到不安，他紧张的咬着他的指甲。最后，他获准再度进入那房间跟他的同僚在一起。

「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赫曼。你有什么事在隐瞒我们？」

「我绝对没有隐瞒任何事。」戈林傲慢的回答。

「嗯，根据威利古特的说法，你是…」

「我是一个有荣誉感、正直的人，我对元首一向是忠心耿耿的。」

「那么，那房间里一定还有别的人在。」威利古特猜测。

「那是不可能的，」希姆莱说；「这个区域像座堡垒般有士兵守卫。」

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下令他的侍卫去搜索隔壁那间房间。

哦，糟了！他们会逮到我的；我们这名先知顿悟得太迟了。

侍卫逮到这名闯入者并把他拉到那群阴谋者之前。他们的首领愤怒的站起身并以仇视的眼光盯着他看。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他咆哮的问，不过这间细依然保持沉默。

「元首在问你话。」希姆莱威胁性的说，不过，麦可还是闭嘴不回答。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我的元首。」他的副手道歉道：「把他关到英雄馆里再把火炉打开。我们有的是让他开口的办法。」

于是卫兵就把他捉走并关到地窖里，麦可在那地窖里整个清醒了过来。

我完全忘了，这只是未来的一个情景；他了解了。我是整个被危险给吸住了。

他感到安心的四下一顾。在那逐渐运作的火炉旁，是个装满阵亡将士防卫盾牌的柜子。他们的衣物都正式的在此焚烧。

恐惧是我最大的敌人，不过，我最好小心行事，别冒险。天晓得会发生什么状况，搞不好他们也能把我烧成灰，炉子已经够热了。

于是他专注的想象着他家里的书房。

「一切全在集中精神专心…」在他冷静下来后，他的身体就逐渐的消失于无形了。

「哇，看到这里真是令人开心。」看到自家的阁楼，他不禁欣叹。

麦可直接走到他的书桌那里去记录下这次的事件，不料却吓地发现他的肉体其实是一动也不动的躺在椅边的地上。他的肉体还缓缓的在呼吸，他猜想一定是他稍早服用的药草过量造成的。麦可的灵体想强行进入体内，可是他的肉体却没有反应。

这下子该怎么办？这可不是能从书上学到的东西；他自言自语的说着。他决定先等一会儿再看看怎么办。

那些德国人的确很仰慕十二世纪那些骑士们；他暗忖道。不晓得那些怪物后来会变成怎样？

他才这么一想就发现自己又回到一个地下碉堡里，身边到处都是纳粹党人，这些纳粹恐慌的在奔跑着。

真是要命！不过，没有人察觉到他的存在。这一群黑衣人专注于更紧迫的事件。

有的时候，他会被人看见，有的时候不会。他皱着眉理解到，看不看得见似乎取决于他人的意志。这种状况似乎是真实的情景，不过…

突来一声爆炸让这坚固的碉堡惊人的震动，瞬间灰尘布满了室内。纳粹党人被炸：这可是悠关生死的大事。一名高大的金发秘书到处跑，显然这突来的剧变让她感到困惑，于是她完全没有察觉的就从这名看不到的访客身边跑过。

她是完全被恐惧征服了，所以什么也看不到；麦可再度边观察边想着。他小心翼翼的查看这个区域，这里有好多间房间被几十名的军人视为一个避难处，显然是为了对抗外界战斗的休息处所。这些军人大都躺在床上，似乎也大都重伤而来日不多了。所有的房间都很惨，快被震毁了。天花板上的管线都外露也快断裂了，墙上到处是裂缝，还有废弃物到处可见。床与床之间有许多装油的塑料桶。其中有一间房间，麦可发现到有六名金发蓝眼的小孩躲着。

这些小孩一定是戈培尔的孩子；他猜想。在军官的房间，他看到了希特勒跟他的亲信。再一次的，这碉堡又激烈的震动，有一名通信兵设法突破困境的在跟军队联系。这名元首试图控制他来自柏林的第三帝国残余部队。这区域就座落在国会大厦的地下，这里有强化的屋顶，大约有几公尺的厚度，是为了保护元首对抗炸弹而造的。

「俄国跟他们的同盟军从四面八方在攻击我们。」希特勒大叫，不过，他的个性可不是会投降的。诺斯特拉达姆斯贴近的观察这充满仇恨的人性，他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具有毁灭的力量。

有点可笑，我能如此放大的研究他们的领导；他忖道。希姆莱也在，此时他正取下他的眼镜，沮丧的揉揉自己的眼睛。

「也许现在以投降交换我们的自由还不迟。」他建议。

「不，我们绝不跟敌人谈条件。我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希特勒压着嗓子大叫。在他手边还有一头德国牧羊犬在舔着他的手指，而他的副手此刻则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空洞的往远处看着。此时，碉堡再一次的震动，炸弹似乎愈来愈逼近了。

「我也是想我们该投降。」伯格将军无奈的承认。

「听我说。我绝对不会活着投降！」希特勒冲着他大叫。伯格沮丧的离开那个房间。

「你想背叛我，你这个叛徒。」他的领袖抱怨道。

接下来，这元首依然在下命令，他的支持者却一个一个静默的接受这种无助的现实。大元首走到他秘书旁要交待他最后的遗嘱与声明。

「写下来，」他说；「我，阿道夫希特勒，发誓我将统治我的第三帝国，死后亦然。」

最好别这样；麦可就站在他身旁忖道。此时，通信兵走进来同时也带来坏消息。

「强硬派谋杀了我们的同盟墨索里尼，甚至把他的尸首倒吊着。」他告诉大家这个事件。

希特勒沉默了一阵，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

「我不要让敌人掌握我的躯体。我死后就把我烧了。」他下令。

特鲁多记下了他的心愿。元首的情妇艾娃拿一碗给狗狗喝的水进来，那牧羊犬立刻饥渴的上前去喝水。

「玛格达呢？」艾娃问。她依靠着一堆装着重要文件的箱子站着，这些文件都是要在最后关头烧掉的东西。

「我猜她是跟约瑟夫在一起。」希姆莱回答。通信兵再度进来传达噩耗。纳粹军在市郊遭遇重大挫败了。

「这么说，我的军队已经完全遗弃我了。」希特勒自我解嘲般的说，此时他的脸都涨红，看起来似乎就要气得中风了，因此他只好先离开那个地方。

他走向客厅，玛格达浑身湿淋淋的像块湿抹布般躺在沙发上。

「妳何不把妳这几个小孩带去换个衣服。」希特勒对她咆哮。

她聪明的闭嘴，乖乖的离开她偶像的身边。希特勒那超级大帝国的美梦如今已经破碎。

「除了艾娃，任何人不许再跟我说话。」他发牢骚般的坐在沙发上并再一次的打开在纽伦堡大会的影片来看。这是他人生中的精华，看着这部影片可以让他感到些许放松。他的情妇尾随他进这客厅并坐到他身旁来。

「阿道夫，我要嫁给你。就今天。」她说。

「妳知道我已经跟我的使命结婚了。」他反对。

不过，艾娃开始抚摸他，试图说服他。

「好吧，我们就为了妳结婚。」他终于同意。

她亲吻他的鼻头表达心中的谢意，就在此时，屏幕上出现一个巨大的广场，那广场有成千上万的人们伸直一只手臂在向他们的领袖致敬。

*王者之王，拥有来自庞若尼亚的支持；*麦可一看心中便浮现这个念头。

此时，元首自己的家仆跑了进来。

「现在又怎么了？」他问。

「希姆莱走了。他穿过地道系统往西逃走。」

「派几个士兵去把他解决了。」

「嗯，已经没有人手可以执行这个命令了。」家仆无奈的回答。

希特勒把影片按停，他抬起头严肃的往前看。不过，麦可很好奇想知道那副手逃走后的情况，所以就立刻离开那间房间。他在那区域到处找，后来也找到一个朝西的地道，他猜那一定就是希姆莱逃走的地道。他正想接下来他该怎么做时，就听到相邻的房间传来巨大的声响。

「嗯，这不是我们那位鬼魂贵客吗？」突来他熟悉的声音。是那个宣传部长，那个可以看到鬼的，之前他们对话时他曾被这个人整惨了。

戈培尔在门口盯着他看，脸上带着一股奇异的表情。

这一次，我不能再因为这白痴而分心了，麦可暗下决心。

「很可惜，你上次太早走」戈培尔对他说；「我猜你是回来我们是如何灭亡的？不过，最后笑的人…」此时，他就开始狂笑。希特勒也走了过来。

「约瑟夫，我要你来当见证人。艾娃跟我要结婚。」

「我马上就过去。我在跟一个人说话。」

「约瑟夫，这里没有别人在。你又看到鬼了。」

「可是，他就在那里！」他指着麦可的方向。希特勒掏出他的手枪朝那个方向开了几枪。

「没了。闭上你的嘴给我过来。」

此时，有一些被枪声吓到的士兵带着机关枪跑来问出什么事了。

「我只是对一个鬼魂开枪。」他们的领导开玩笑般的说。

希特勒拉着戈培尔就走，此时麦可则缓缓的往地上倒。子弹全穿透他的身体。

「我快死了！」他大叫。还好，他这神而上的躯体只是受到惊吓而已。

结婚的音乐声从客厅那边传过来。阿道夫跟艾娃真的在最后一刻结为连理。他们的婚礼进行得不顺利，许多次的轰炸打断了他们的仪式。如今敌军以强大的武力围攻这座城市。那牧羊犬被炮声吓得跑去跟那个崩溃在地板上的灵体躺在一起；因为那里是这地穴里最感到安全的地点。对麦可而言，这是很幸运的，因为动物的温暖使他迅速的回复体能。不过，他可没有因此就落跑，他决定要去目睹这场战争的结局。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在他见证纳粹之亡的节骨眼，他一定要远离那个叫戈培尔的灵媒。

婚礼过后，元首宣布要自杀而且要独自的私下进行。等到他与艾娃独处之后，他就在他的忠犬口里滴下几滴液体。那牧羊犬很快的就死了并被抱到那房间的一个角落去。

那一定是毒药了；麦可了解到这点。

没错，‘王者之王’也给他的新娘几滴，然后他自己也滴了几滴。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就此长眠了。

后来，他们的家仆进房来并在他主子头上开了好几枪。他最后的一些追随者拖着他们二人的尸首上楼去，然后就在后院里，他们把那些重要文件跟二人的尸体一起放火烧光。

「一乾二净。」一直在一旁观看的我们这位预言家不禁说道。看完这一幕，他转身又回到碉堡，他想在离开前再看看一切。

*还有谁在这边？*他在那碉堡中行走时不禁猜想。在儿童房里，他发现恐怖的情况。戈培尔的六个孩子都躺在床上，全被毒死了。

*我猜一定是当爸爸跟妈妈那两人下的手。*麦可猜想的走着，然后他在门后发现有这对夫妇了，全死了。

*邪不胜正。不过，邪恶的天才还在逃。*于是他再次向希姆莱逃走的那个地道前进，他谨慎的进入那黑色的信道，不料却虚弱得站不稳脚步了。

*该死，我的体力不足了；*他担忧的想着。他发现远方有点光线，没有持续很久，后来，他发现这微光原来来自逃到此地的希特勒那个秘书。是她急极败坏的拿着一个灯笼在这条地道走着。他小心翼翼的从她身旁走过。不久，他就发现一个地下的火车站，车站里昏黄的灯光照亮一大群的老弱妇孺。他们全在这下面躲战火，大家都坐在月台上等着上头的战事停止。

麦可的灵体飞越拱门与无数个沮丧的面孔，他朝西飞，飞离了身后的火车站。没想到，他很快的就又痛楚的撞上隧道的墙。

「哎哟！」他大叫一声。不过，这不是一般所谓的痛楚，这只是一种磁场的扰动而已，于是他加快了速度。下一个车站隐隐约约的出现在前方，激烈的战役还在此地进行，纳粹党人依然在屠杀混杂在人群中的落单士兵。

*没时间驻足观看了；*这灵体决定穿越这些挣扎求生的柏林人民。这条地道似乎是无穷尽的长，他飞行了好久才突然进入一个尽头。这地道尽头已半毁，瓦砾堆上头有点光线射入。麦可看着这半毁的天花板就往那开口处往上飘。这地道的上方出口地点就是西柏林，一个被夷为平地的西柏林。放眼望去，可说是布满烽火与黑烟。奇特的是，依然有几排的房舍依然零星的存在。此刻，同盟国的军队依然朝着城市中心缓缓的前进。血淋淋的尸首与断树、瓦砾一起散落在地面。一群发出低沉引擎声的东西却突然的从云中出现。

「哇，他们真的发明这种飞行的机器了！」我们的预言家兴奋的惊呼，不过，他很快就收拾那股兴奋的童心，再次专注的搜寻希姆莱的下落。

不久，他从空中看到一个英军的营区，这营区挡住了往外的交通，有些没有马匹的马车正在接受检查。那里有好几千名士兵在，不过全是往市中心前进

的。麦可已经找不到希姆莱的踪影了，于是他失望的回到那个崩毁的地道去找线索。

有了!在一大堆瓦砾之后，他发现了一个军官用的帽子跟一整套的大外套，外套上的勋章是德国最高的位阶。

他推想是这个纳粹军官脱掉了他的制服，于是他再次专注的在这整个大区域寻找线索。后来，他飞到那英军营地好几次才终于看到希姆莱的影子。当时，希姆莱正从一个营房出来，身旁还有个英国小指挥官陪着。希姆莱佯装成一名小军官，他打算跟英军谈一个逃生的交易。

麦可的灵体终于降落在他身旁的草地上，也听到他的谎言。这坏蛋在编故事，还对那英国人说会有很大的报酬。那英国指挥官对他所谓的报酬似乎很满意，所以那人还往四下一顾似乎不想让他的上级听到。此时，再起一阵混乱，不论是英军或美军都专注的在对抗敌军最后的反击。这正是谈妥这类不名誉交易最好的时机了，所以这两人就站在树后洽商他们之间的交易。

「成交。」英国人终于同意，他们的交易一谈成，天空中的乌云突然放晴了。阳光不偏不倚的就照在这两个人身上。希姆莱浑身沐浴在阳光下，诺斯特拉达也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他突然又能被人看得到了。

「你就是那个要来传达最后审判的人吗？」这德国坏蛋一看到麦可就直接问他。然而，这所谓的审判者，却只是默默但涵意深远的看着他。

「我鄙视你。」希姆莱不带一丁点悔恨的说出。

于是，突然有一枝神秘的箭从天而降，穿过云层直接的就射中此人的心脏。这枝箭的的确确终结了第三帝国。

我的存在的确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吗?麦可不禁思索起此种神奇的可能性。

第八章

脆弱之世间重建
长久的和平降临各地
人们行经空中旅行;跨越土地与大海
之后战争再起

反锁的书房门终于被强行打开，安妮颤抖的走入书房，深恐她的丈夫已经死在里头了。她返家之后，女仆告诉她说;学者主人紧急的告诉她，不可因任何理由去打扰他。他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不过，现在她觉得时间太久了。他已经有好几天都没走出房门了，如今，她的担忧似乎成真。她一进去就发现她的丈夫躺在地板上。

「他死了!」她惊慌的哭叫。

「妳就不能先敲门吗?」麦可问。他反常的相当清楚。

她先是无言以对，接着大发雷霆。「你把自己反锁三天了!我们叫你好几次，我们也敲了门，我们还哭叫，你就是不开门。我再也受不了啦!」

「我没事。」他平静的安慰她。

「你搞不好会死的。」她还是很火大的接着说;「我情不得已只好行动了。还有，皇后要召见你。我想你可能会想知道此事。」

「这倒真是好消息!我立刻收拾行李。」他起身准备行动了。

「别傻了，第一，你得先休息几天才有体力。你的气色很差。」她叫道。麦可于是答应她会好好的休养几天再行动。

「爸爸是去哪里了?」翌日上午吃早餐时，三岁的宝琳问道。

「爸爸去处理以后的事情。」西泽回答。

「请传面包给我。」当爸爸的一说，他儿子就把面包传给他。

「我想他又在变魔术了。」保罗大胆的说。

「你们的爸爸头发是掉了，不过他的童心可没掉，还皮得很。」安妮同意保罗的话。

麦可喝着果汁，开心的听他们在开他玩笑。

「你们爸爸很快的就要去拜访皇后了。」当妈妈的告诉大家:「保罗，放开西泽!」保罗的脾气可不好而且总是停不下来。

「希望皇后没有很漂亮。不然的话，我们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玛德莱恩不安的说。

「我只要你们的妈妈。」他向她保证:「再说，皇后已经嫁给国王了。」

「听说这婚姻根本就是玩假的，」安妮说道:「听说皇宫里有好多国王的情

妇。」

「妈，什么是情妇？」宝琳问。

「就是没有嫁给某位男士却很爱那位男士的女人。」她试图简单的回答。

「那这一桌人，就有很多个是情妇了。」西泽开玩笑的说。他的父母为之哈哈大笑，然后就开始清理他们的餐桌了。

「你可以看一下安德烈吗？」安妮请她的丈夫帮忙。此时已然恢复常态的麦可就帮忙看着小宝宝让她把桌布拿到花园去抖个干净。

《大预言》的第一部份已经是皇宫里的一大热门话题了，于是凯瑟琳皇后才会要求这个十分受欢迎的占星家到她的宫殿去给她一些建议。这是十分荣耀的事，于是诺斯特拉达姆斯就如皇后所请前去。由于巴黎距离相当遥远，此次他必须离家一个月左右。他沉重的跟他心爱的家人道别。

「来，你们别忘了我。」可惜他的孩子们不领情，此刻已纷纷往外跑，因为他们忙着玩别的事情。当爸爸的他很爱他的小孩，无论他们的反应为何，不过，他与西泽感到最心灵相通，西泽是个聪慧的小孩，未来， he 可以把一身所学传授给他这儿子。

「要保重。宫庭里有许多的仇恨与嫉妒存在。」安妮靠在他身上说道。

「我会远离这些元素的。」他承诺道。给了她大大的一个吻之后，他就拎起行李登上那辆等候着他的马车。这位皇家的贵客将趁着此行前去拜访他的出版商，就是也住在里昂的舒马尔。

于是，麦可在两天后到达，他的出版商摇着头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位著名的作家，此人是完全没事先通知的就来造访他的办公室。

「我得去把客房准备好。」他结结巴巴的说着。

「很好，谢了。不过，我只停留个一天，因为我主要是要去巴黎。」

「那我马上就带你参观一下公司附近。」

出版商带着麦可参观这颇有名气的汤玛辛大厦。公司里的员工也被麦可的来访吓了一跳，于是众人纷纷忙着为麦可一行人准备睡觉的地方。在印刷机之前，出版商带点紧张的说了：「你的成功部份归功于这项发明。」

舒马尔把那印刷机当成小孩般，他温柔的轻握着这革命性的装置在说话。接着他叫一名工人把墨水倒入《大预言》封面的模板之中。工人把墨水倒入后，他接着又说：「现在我来示范你如何操作。」

舒马尔把装入墨水的模板放到机器底板的上面。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在上方放张纸，你就可以自行印刷…」

麦可立刻拿起一个板子往下压并开玩笑的说：「如果沉受压力也是这种简单就好。」

大伙儿都还来不及哈哈大笑，他的出版商就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声。出版商的大姆指被压到了，于是麦可匆忙的拿起板子。

「让我检查看看。」麦可说道。

舒马尔把他受伤的姆指秀给麦可看，麦可又问：「你有绷带吗？」

舒马尔痛苦的比着他的办公室，于是他们就一起回办公室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小段的绷带。

「你暂时不能写字了。」麦可用那绷带包扎他的姆指。

「我是搞印刷的不是作家。」舒马尔嘟囔道。他逐渐的从受伤的惊吓中回复。两人也一起回到印刷的楼层，麦可再度拿那个板子往下压，板子紧紧的压住一张纸后，他再把板子拿起。

「现在，拼拼凑凑的捡字工作一定是一种历史了。」他轻笑的说道。他细细的看了那张纸之后，不禁赞叹：「太神奇了！不过最后一行，为什么会有一个小恶魔呢？」

舒马尔一听，立刻凑上前来观看，的确有出现不寻常的错误。

「哪个浑球修改过这东西的？」他生气的问。

不过，似乎没有人刻意加上那个东西。出版商急着去找要卖给客户的书本来查看；此刻他的脑海中已经看到几千只小恶魔在飞来飞去了。还好，谢天谢地，所有要寄给客户的书本封面都是正确的。

他们修正了那个奇怪的印刷模板，虽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骚动，这小小的实验还是完成了。作家很高兴的看到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在此地已经有许多不同的语言版本。他的书可说是受到全欧洲的欢迎。于是，他跟出版商就到餐厅去，针对目前的版本有什么需要修正的地方聊了一阵子

翌日，他重新步上前往巴黎的路途，一切都很顺利，因此三天后他们就是通过枫丹白露。眼看着就快到达目的地了。突然，来了一群骑士把他们的马车团团围住，强迫他们停下来。

「强盗！」受到惊吓的车夫大叫，结果来的是官方的人，是来带路的。他跟随这群骑兵的指示前进。

有个长官很快的就对着车里这位贵客解释道：「你们的路线改变了；我们将护送您前往位于圣日耳曼拉耶的宫殿。」

「为何改变？」诺斯特拉达姆斯想了解。

「皇家夫妇常常改变居住的地点。」

「那么，我们还有点距离。」

「造成您的不便，容我向您道歉。」莫伦西保安官坐到他身边，接着他们就继续赶路了。

「近来旅游的人可不少，」保安官边脱下他的靴子边聊了起来。「黑暗世纪过后，这个世界逐渐的繁荣起来，近期的进步更是快速。」

「你有看到那些飞往北方的候鸟吗？」麦可打断他的话。

「有，怎样吗？」

「牠们的速度是我们的十倍。」

「您的意思是…？」

「我生错时代了…」

「我还是听不懂。」莫伦西说道。

「哦，别管我；我只是在发牢骚。也许是累了。」我们的学者道了歉。

「我不吵你了，博士。我猜你一定常常被人打扰。」

「哦，即然你提起，我不得不说，现在这种状况更糟了。在我自己住的小城里，我已经不能上街了。不过，你继续说没关系，因为快乐的时光过得比较快。」

于是莫伦西就谈起他的工作以及他即将来到的退休岁月。

「你在退休前会被捕入狱。」占星大师突然预言道。

莫伦西保安官气馁的看着他。「你说什么？我退休前？」

「振作点。一纸和平协约将使你重获自由。」

「我不晓得该如何反应，不过，我会牢记在心的。您能预见这种事，真是太神奇了！」

「哦，这些事件就像悬在半空中，而我却能看得到。就像一只鸟有预见暴风来临的第六感一样。不过，人类跟动物的差别在于，人类通常只能预见不幸的事件。」

「难以置信。你也看到自己的未来吗？」保安官佩服的问道。

「不幸的是，我个人的事件，我却看不清。」

「哦，感谢您的警告。您是天主教徒吗？」

「是，为何问？」

「此地有天主教吉斯教派与加尔文教派的政治纷争。皇后选择了吉斯教派这一方。所以，你来对边了。不过，你要小心巴黎法庭，因为他们是宗教狂热份子，一有机会就入人于罪。我担心的特别是您的著作。」

此时突然开始下起大雨，他们就在雨声中持续交谈直到抵达目的地。圣日耳曼拉耶，这个城市因为好天气与被浓密的森林所包围而受到国王的喜爱。马车一离开森林，天气就整个放晴。接着就是一段遥远而且还在建筑中的皇家花园路。

「这花园将会有个露台可遥望塞纳-马恩省河。」莫伦西说道。

「看来想在花园散步得花上一整天才够。」麦可回答。

「是的，没错。不过，还有大约五千公顷的森林。亨利二世是热爱打猎的人。」

马车终于穿过新的宫殿，这宫殿目前还被施工的支架所围绕。施工的材料进进出出的，到处都有工人在工作。不过，这位贵客是被带到新宫殿后面的那座旧宫殿的。

「我在想这宫殿会有多少房间？」他一见到这庞大的宫殿立刻问道。

「超过四百间。新宫殿就更多了。」他的同伴回答。

马车在入口前停下后，骑在马上 的骑兵立即跃下马。马车里的人也下来用走的朝入口处高大的大门走去，前来开门的是两名侍者。他们一走入宏伟的入口大厅就看到两座旋转梯高雅的交错在一起。

「我的任务完成了。祝您幸运！」保安官诚恳的说道。学者道了再见就坐在一个镀金的沙发上，边等待边欣赏室内的一切。举目望去，每一个地方都是精心布置的，连天花板都有装潢。这只是旧宫殿而已，一想到新宫会变成新的景点…

一名侍从长前来带领他走到御用会客室去，那里也就是国王夫妇接待贵宾的房间。国王夫妇果然坐在那里面的御座上，在等着他。在他们夫妇之中悬挂着一幅带着浅浅微笑的女士画像。（注：蒙娜莉萨的微笑为弗朗西斯一世的收藏品）

「诺斯特拉达姆斯，很高兴你能前来。」凯瑟琳皇后庄严地说出，她的贵客不免俗的向她恭敬的弯腰行礼。

「亨利，这位就是普罗旺斯最有名的占星家，是很轰动的人物。」她对她的夫君说。「他以前是个医师，瘟疫时救了很多的臣民。」

国王侧看了这位名人一眼，他白色的面容与黑宽边的羽毛帽形成很大的对比。「幸会。」他只是客套的说。他心里想着的是：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哦，他是妳的客人，凯瑟琳，妳自己去接待。

不过，麦可立刻看出国王表面上的客套，国王心里想的是想要出去打猎。

「我对你的才华非常好奇。」皇后也戴着一顶小小的羽毛帽，她说：「明天上午八点，我想邀你到我私人的寝宫来详谈。」

「那当然，皇后陛下。」他觉得她比她的丈夫聪明多了。

「下星期一，我们会举行宴会，」她接着说：「庆祝乔依斯公爵与华德蒙小姐的婚事，今晚也有一场小宴。我们要邀请你参加这两场宴会。」

一听到他亡妻的姓氏，麦可的心头顿了一下。华德蒙；不可思议。新娘一定是约兰达的姊妹或后辈。我去，我的前姻亲一定不开心的。他思索着。一场无可避免的会面就在眼前。就在此时国王放了屁，不舒适的在他的金色王座上动来动去的。

「谢谢您的邀请，皇后陛下，我一定会参加的。」

「客人在表演节目后要一起跳宫廷舞。你会跳吗？」凯瑟琳问。

「完全不会，陛下。」

「那么，这几天我们的芭蕾大师将教导你基本舞步。今晚，我们在晚宴时再会了。」接着，她就命令她的侍者来带这位占星师离开。

当天，要教他跳舞的人就来开始教舞了，当然，是有让我们这位贵客先休息一下的。

诺斯特拉达姆斯从长途旅行的疲癆中恢复后，才走到舞蹈室去，教舞的巴沙查早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还因旅途感到很累吗，先生？」

「一点点，不过活动一下也无妨。」

「我会教你一点宫廷式的技巧，因为无可避免是与宫廷舞相关的。」

他们的贵客心想，也可以；于是就把他的大外套脱了下来。

「宫廷舞蹈的服装必须是完美无缺的，」年青的老师吱吱咯咯的笑道：「不过你似乎急于学习你初次的舞蹈课。」这一听，麦可又把那外套给穿回去。「你懂一点舞蹈吗？」

「跳舞是女人的狩猎，打猎是男人的舞蹈。」学者回答。

「我会把这句名言挂在我的床上方。」巴沙查不禁又是一阵轻笑。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有如鳗鱼般的圆滑，麦可观察着他。

「好，我们最好开始了。因为华德蒙再过两小时就会到达；他们是我下一批的学生。」

「你对华德蒙家的人很熟吗？」

「不，我只知道他们是贵族。我们的皇后会用所有可能的籍口办派对。」巴沙查自在的说着，接着课程就开始了。

「宫廷中的朝臣都受过基本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全是高贵的人。他们在朝中的所作所为都要优雅自在。僵硬的行动或用力过当都是不行的。」

此时两位男士一起走到舞池中。

「在舞会时，舞蹈动作有即定的模式。比如，像这个动作。」老师边数着拍子边示范几个舞步。「同时，你还得遵守社交礼仪。请跟着我做。」

麦可跟着老师的动作做了名为嵌步的小舞步。

「这动作很难。」双脚交缠在一起时，他说道。

「我会把一系列练习的舞步写在纸上，你就可以学会控制步伐。」老师建议的说。

「很好，这样我就有事做了。我猜芭蕾是凯瑟琳皇后最爱的活动吧？」

「没错，皇后说过，从一个人的姿态可以看出他的高贵。不巧的是，她的夫君不认同她的看法，把教养带入法国宫廷的正是皇后。婚后，她从佛罗伦萨带来一整队的厨子、艺术家、音乐家陪同她前来。你会见到他们的。」

于是他们继续学舞，每当麦可觉得自己学到一点东西后，就又全搞混了。接近尾声时，热切的老师索性牵着他的手跳舞，然后，他的第一堂课就结束了。明天，他们会再上第二堂课的。

那天午后近黄昏，麦可才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他走过一座小花园，看到几个园丁在种灌木丛，同时也看到前方新城堡的进度。在一处花床之后，站着一名臣子，那人突然朝他拼命的挥手。

哦，这不正是弗朗维侯爵。我的过去再次的追上我了。

的确是过去想捉弄他的那个人，此刻却兴冲冲的前来欢迎他。

我猜，他现在应该知道我已成名；这位占星师不禁暗忖道。

「能再次见到您，真是荣幸啊。」这位名门贵族前来欢迎他。

「很久没见面了。」

「是啊，是很久了。我们还是这么老，对不对？」

「你还有去史特拉斯堡吗？」麦可问他。

「近来，为了政治事务，我大都在宫中。」弗朗维回答。

此时他们身后的太阳已渐渐消失，天气也愈来愈冷了。因此，我们的学者指出，他想回到室内。

「你有什么政治事务在忙呢？」他们一起走回宫中时，他问道。

「哦，一言难尽…」

「晚宴前还有一小时的时间。」麦可说。

于是，候爵就一五一十的说了起来。「我的朋友伊拉斯莫斯，我相信你还记得他，他觉得圣经有一个部份的拉丁文没有正确的翻译。」他们走过长廊时，他接着说：「于是他翻译了希腊文新约并加以出版。德国的路德针对此事也精心规划，于是，他的新教徒运动就在整个法国暴发。一些从史特拉斯堡来的胡格诺教徒请我在巴黎为此社会运动当代表。我无法拒绝，因此我来到这里。你听过加尔文教派没？」

「有，我才听到。不过，这教派岂不是让你当了皇家的政敌了？」

「从正式的观点来说是的。」弗朗维同意。」不过，国王不会以政治干预，而且凯瑟琳皇后也觉得吉斯教徒太强势了。其实她已设法向我们靠拢。那可恨的臭查某，请原谅我的方言说不好，是她刻意让吉斯与加尔文教派对立的。」

「我不晓得新教派如此受到支持。」麦可说。

「哦，日益升高，特别是在北法，那里甚至有皇家的支持者。不过，说点别的吧，你来这里做什么？」候爵看着他。

「皇后找我来咨询。」预言家透露。

「啊，那你有何发现？」这个政客想问出一点细节来。

「我明天上午才会跟皇后陛下谈的，也无法跟任何人谈到咨询内容。这是职业道德。我只能告诉你，国王对占星没兴趣。」

「大家都嘛知道！」候爵手一挥接着说：「亨利二世对什么都没兴趣。可是传说，他把教庭所有的财宝都拿来打造这座非常昂贵的城堡。喏，所以天主教徒才会抗议，他们很伪善的。当然，有几个还算不错啦。我是觉得拿教庭的钱没问题的；我觉得，反正教庭已经太强势了…」

接着我们的学者又听了一大堆政治上的小道消息，直到他再也听不下去了才说：「我得更衣。我们晚宴时再见了。」他打断对方的话，然后就上楼回到他位于三楼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闷闷不乐的预言家走进餐宴早已开始的那个餐厅。两张又长又高的餐桌已布置好，围着餐桌坐的宾客约有五百人。我们的这位名人被接待员护送到国王夫妇的座位那一桌。由于国王夫妇是各坐在一端的主位，所以他们夫妇二人其实是相隔遥远的。另一桌是较低阶的贵族，候爵也坐在那一桌。无巧不成书，麦可就坐在华德蒙一家的对座，那一家看到以前这位家族成员时，不禁都浑身僵硬。他们以手肘轻碰家人，相互警告这个传达灾难的先知到了。他们就是约兰达的兄弟姊妹。虽然他们全变老了，头发也灰白了，却还是很容易辨认出来。他们的父母也许都过逝了吧。新娘原来是爱莉萨，是戴诗利的女儿，她的身边是乔依斯公爵。他们还是很讨厌麦可，他的在场可说是毁了他们的宴席。所有的安排都是高雅精致的，同时，还有应召而来的占星师为大家带来娱乐，当然只有他对座那一家人不领情。

此时，皇后建议大家为新人举杯庆贺，于是大家全举起酒杯。只有国王没有举杯，因为他忙着在逗侍女玩呢。麦可能从周遭的对话了解到凯瑟琳来自富裕的银行家家庭，法国皇家也因此联姻变得更为强大。

看来亨利二世远比他外在表现的样子更聪明。

宾客们全吃饱后，气氛就变得很无聊对话也变得无趣且压抑。当对话主题转至政治时，在座的宾客有对立的吉斯跟加尔文教派，因此气氛就愈发紧张。当有人开始激烈的争执时，就有人请麦可预测皇室未来的宗教倾向。大家对此感到很有趣，几乎全体的人都等着这位探索天界的人说出什么预言。

「八年后，」他果决的说出；「我看到这个宫殿中诞生一位太阳之王。」

「他会是新教徒吗？」加尔文教派领导人卡力根尼追问。

「他反正是个基督徒。」预言家谨慎的回答。

不过，状况还是失控了，之后，两派又开始激辩。麦可吃完甜点后，觉得他也受够了，皇后则是一脸沮丧。

翌日上午，他到皇后的寝宫去拜访她，她显然是依自己的品味在装潢这座宫殿的，里面挂满她富裕祖先的画像，背景全是他们家族在佛罗伦萨住处的前庭。

「过来坐在我旁边。」皇后一下令，麦可就坐到沙发。「要吃个甜点吗？」她拿起一个装着糖渍水果的大碗给他看。

「谢谢陛下。」他挑选了一个很精致的甜点。

「虽然昨夜发生了一点争执，到目前为止，你住这里还可以吗？」

「哦，这里的宏伟与壮观让我感到非常佩服。」

「就是要这样。许多的经费花在表面上很无用的事物上，比如说为了办派对、庆祝或打造宫殿的花费。不过，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外国使节感到佩服，如此一来才能更容易做生意。赚来的钱，就可加强我们军队的力量。」

他了解到，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是在幕后领导国家的人。*

「我请你前来，」她接着又说；「是因为我要你为我排命盘。大家都在谈你，我很好奇我的星盘是如何诠释我的命运。你能为我排命盘吗？」

「是，当然可以，不过，我需要妳正确的出生数据。」

皇后立刻吩咐一名侍者前去拿取她的出生文件。

「要花多久的时间？」她问。

「很不巧，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没带来必备的工具，所以只能回家做。」

「哦，那就要怪我的无知了。不过，没关系，我只好耐心的等。你有什么目前就能先告诉我的吗？」

「我必须先能集中精神，陛下。」

「请便。」

于是麦可合上双眼，他很快的就进入另一个世界。他点点头说：「我看到…我看到由于您的努力，宫廷芭蕾将经历重大发展。会成立一些特别的舞蹈学院。」

「这是好消息。我喜爱芭蕾。你有看到我一生中会发生什么事件吗?」

「跟罗马有关的讯息就要出现…」

「这是很有可能的。上任的教皇里欧十世是在罗马就位的，他是我们梅迪西家族的远房堂兄，他全名是乔凡尼里欧梅迪西。」此时皇后已经正襟危坐的在听他说了。

「嗯，妳的血液里有统治的因子。」他含糊的说。

「你是说，我将统治国家?」

「是，会有这么一天。」

「不过，这岂不代表我的夫君将不久于世?」她惊问。麦可同情的点点头。「亨利与我虽是政治婚姻，可是我诚心的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到。」

「没有什么是写在石头上的，陛下，世事多变。不过，上苍对我透露的旨意也是真实的。问题只在;如何发生、何时发生罢了。山毛榉的种子若无法获得足够的阳光与水，就不可能长成为山毛榉树，不过，无论如何它也绝对不可能变成橡树。」

「你能告诉我，我的夫君会发生什么事吗?也许我们可以在事前预防。」

「我目前看不清楚，也不想造成有关国王的传言。可是，如果妳的夫君要我看，我就可以更深入的看。」

「不太可能。」她说完就突然移转话题;凯瑟琳突然的站起身，还让她身上的衣服直落地面。一丝不挂的她，万种风情的看着他说:「你觉得我迷人吗?」

「嗯…」他谨慎的不说下去。

「是，我不再是身材修长的少女。」

「以法国真正的头头来说，妳的外表是很美的。」接着，他凑近她又说:「嗯，妳很好闻。」他把鼻子凑近她的腰间。

「我每天都让身体接近大自然。」她解释。

「希望大家都像妳这么聪明。轮流泡冷热水澡也很好。」他摸摸她的臀部，凯瑟琳开心的，完全不会感到不悦。「嗯，妳的健康很棒。」医师接着又说;「妳可以穿上衣服了。」

「哇，你几乎跟我一样的狡滑。」她开心的穿上衣服。此时侍者也拿着她的出生文件回来了。

「我们祈愿的是一个强大、安定的法兰西以及瓦洛王朝的持续强大。」皇后的脸上重拾严谨的神情。「你可以建言我和我的夫君该如何掌控政教的分歧以达成我所说的祈愿吗?」

「我要先为妳排出命盘，陛下。之后，我会探索妳的强项与弱项，然后妳必须运用我的发现自行锻炼。是这样的，无论我有多么希望我能满足妳的愿望，可是我却无法引导别人的人生。」

「好的，我感谢你的诚实。我们就暂且别谈。下星期一，我们在舞会上再见。」她就此结束他们的对话。

为了庆祝乔依斯公爵与华德蒙爱莉萨的婚事，盛大的庆典在上午十一点整开始。麦可穿着他简单的灯笼裤就走进那巨大的舞厅，他穿梭在打扮得华丽无比的宾客之间，有的人他已在宫中见过面。所有的淑女都像精雕细琢的艺术品穿着宽大的礼服，头饰也华丽无比。男士们也是，戴着漂亮的帽子或昂贵的假发。男女宾客以极为夸大的社交礼仪在室内走动。有个人塞了张节目表在麦可手中。

「来看看怎么写的，」他打开一看。

其实，颇有名气的这位占星师早已受到三名热切女士的注意，他们直接走向他。」诺斯特拉达姆斯大师，您能来真是太好了，」他们异口同声的大叫；「你喜欢芭蕾吗？」

「哦，我没办法说我喜欢，不过，我很好奇要欣赏我的舞蹈老师要表演的那一段皇后喜剧芭蕾。」他坦承。

「可是，皇后喜剧芭蕾是舞蹈团的团名。」戴着蓝帽子的安莉卡纠正他。

「哦，那他们要表演的是什么？」

「荷马的《瑟西》。」

「哦，是奥德赛里最著名的一段。」学者了解了。

「编舞的人是包乔依。」戴粉红色帽子的科萝蒂插嘴的说。

「这个我不熟。」麦可说。

「节目表里有。」她接着说。

「我还没有机会看呢，女士们。」他再次想看那张节目表，不料第三名女士又来打断他了。

「会有歌手、舞者、音乐家、动物、马戏艺人等等。」她对他说。

此时，室内也已充满来自全国的朝臣与宾客了。

「我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皇后的派对吧？」科萝蒂问。

「是，没错，第一次。」他承认。

「那你最好有点心里准备，」安洁莉卡警告他：「光是芭蕾表演就要四小时。」

「四小时的芭蕾？」

「别紧张，整场表演都是可以自由进出的。」科萝蒂安慰他说。

「也许我该带你熟悉一下宫庭的环境。」安洁莉卡提议。

「这地方，我比她更熟。」科萝蒂不让她的朋友操控大局。

「我想，大师宁可公平待人。」第三名女士不让她的同伴独占大师。这三位淑女突然闹起内鬨了。

「我已幸福的结婚了，而且也有漂亮的孩子了。」占星师澄清的说。接着他帽子一顶，说道：「再会了，女士们。」然后，他就走开了。

观众席分别位于表演区的三个方向，麦可在国王夫妇与新人所在的包厢下方跟大家一起欣赏芭蕾。表演一开始就是盛大的组合。舞团先为这对新人唱起晨歌并演出寓意深远的配偶之爱。这样的小品贺礼之后，表演气氛变得丰富了起来，上浓妆的演员前前后后的行进。过了半晌，室内响起兴奋的尖叫声，因为有头真正的大象从侧面走入。所有挡路的东西全被挪开，各形各色的动物慢慢的跑

过，后面还跟着一群行进的士兵假装身处战斗中。观众欣喜的看着这盛大的场景，看到他的军队，连国王也为之精神一振。亨利二世甚至一度从椅子上站起来，欣赏他的侍卫队小队长跟一个苏格兰人决斗。

「三思而后行。」蒙哥玛利对他的敌人大叫。

这两个军人在舞台上全副武装的面对面站着，是苏格兰人先攻击，他的长剑挥向小队长，小队长很有技巧的以盾挡开。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场表演，小队长也要开始反击。由于太过刺激，国王一时忘了是演出，他在包厢那边忘情的指挥他的小队长。

「打倒他，小队长。」他的叫声传遍室内。观众决定也为小队长大声加油。

真是的，现在我知道国王是怎么死的了：就是决斗的练习。麦可突然的就知道了。

蒙哥玛利被热情的观众搞得有点分神；苏格兰掌握良机，聪明的占了上风。他想恶毒的刺中小队长，不料却只是擦过他的头盔。

「没中！」观众开心的大叫。

「我想我得自己带领我的侍卫队。」国王对他的妻子嘟囔道。

可是蒙哥玛利却在此时反而略占上风，两人再次交战在一起，这一次是苏格兰人倒在地上，接着小队长就将胜利的长剑搁在敌人的头上方。舞台上降下了红色的幕帘，将死亡的戏码留给观众去自行想象。变更场景时，大家就有机会再去吃吃喝喝一阵。政治的游戏再次上演。站在麦可前方的卡力根尼以明显的手势唤走不少在派对中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安静的走出去，这倒引起一些吉斯教徒的注意。

真是一群笨蛋，我们的学者心想，同时他也不再注意这些人了。整个舞台的景观再次大变身，成为皇后喜剧芭蕾舞团的场景。观众再度入席看着芭蕾舞大师跃上舞台。巴沙查扮演女术士，整个故事是以哑剧的形式由芭蕾舞者演出。这段芭蕾真的演很久，朝臣们不定时的走进走出。演到一半时，麦丘理从天而降；众神的传讯使者手执令牌从天而降。

感觉就像被贺米斯跟踪一样；麦可沉思道。在吵杂声中，舞者打断了他来自上天的景像，接着巴沙查秀出一段精彩的芭蕾。

哦，天，很快的我就得秀我的舞技了。麦可温习着他在表演后得跳的舞步。

《瑟西》结束后，所有的舞者从舞台上一跃而下，他们邀请大家跟他们一起跳。贵族们纷纷步入舞池，其他的观众则在一旁参观。麦可，当然也是巴塞舞的一员，这种舞就是有很多的鞠躬、转身。话说回来，由于是几何的排列以及紧身的衣物，参与的人比较像木偶在跳舞而非人类。国王与皇后从包厢下来，正式的行经舞池，尾随着他们的是华德蒙家族。凯瑟琳的圆锥形礼服很大，几乎能躲入五个成年人。她的夫君则穿着长长的鞋子，长长的鞋尖让所有的人都得离他一段距离才行。巴塞舞之后，皇后开口说话了。

「亲爱的友人，请先站到旁边一下子；我想请新郎与新娘到舞台中来为飞格团体舞开舞。」

于是爱莉萨跟乔依斯就前去随着宫廷音乐悠雅的舞动着。一对一对的舞者持续的加入，形成长长的队形，然后是以圆形或三角形的行列舞动。麦可从外线加入飞格团体舞。说真的，这种舞蹈看起来更是有趣。华德蒙家人的注意力全放在那一对新人身上，完全没注意到他们那个天敌的存在。

不知道今晚最糟的那一刻会是何时？预言家暗忖道，因为那股隐藏的张力是他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

凯瑟琳皇后彷彿听到他心里的话，她突然要求乐师将音乐转换至舞者交换舞伴的部份。

啊哈，正面交锋已是无可避免了：他势必得与一名华德蒙家的女士共舞。麦可面带微笑的步入舞池中，虽然皇后的礼服很巨大，她还是参与了。交换几次舞伴后，她来到麦可面前。

「我觉得我们认识好多年了，博士。」她卖弄风情的说。她最爱的宾客朝他眨了一下眼睛然后很悠雅的将她转身。

「跳得太好了！」她惊呼；「你真的有窍门。」然后，她就继续与下一位男士共舞。

麦可跟几名女士共舞后，发现他的下一个舞伴就是爱莉萨。显然，新娘子也发现到此一痛苦的事实，所以一直在跟她的家人使眼色。

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就跟她的家族一样；麦可暗中判断。她是不会配合的，我猜她可能会直接鞠躬走出舞池。

这位舞会的焦点人物，千方百计的想离开舞池，无奈她还是得轻轻的跳一下，直接跳到麦可面前来。

「我是否可与妳共舞？」麦可尖锐的眼神，使得爱莉萨假装快昏倒了。

果然，他们身边的人反应很大，因为他们看到新娘子昏倒了，因此乐师也将音乐停止。乔依斯公爵震惊的看到他的妻子倒在地板上，随即冲过去。他的姻亲们也都迅速的就定位。

「快叫御医来。」他惊惶的大叫。

皇后陛下倒是有不同的主意，她走到那个事故地点说：「乔依斯先生，这里已经有医师在了。」接着她又说：「诺斯特拉达医师，身为医师的您，当然可以告诉我们，新娘子是怎么了？」

「我没看到任何明显的症状，陛下。」

「请走近一点观察这位女士」她请求道。

于是麦可弯下去检视爱莉萨，又故意检查一下她的心跳。

「我会配合妳演出的，女孩。」他耳语道。做了一些检测后，他对新郎说：「你的妻子是迷走神经性昏厥。」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公爵结巴的问。

「是指她昏倒了，不过，很快就会清醒。她可能只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现在连国王也对这小小的意外感到好奇，他也走过来看看昏倒的新娘「嗯，这症状我们这里可不常见。」他说道。

此时新娘子开始假装咳嗽，然后开始做出想站起来的样子。

「谁来帮帮忙？」她的丈夫焦急的说。家族的人马上过来帮忙扶她走出舞池并坚持要她坐在椅子上。凯瑟琳下令派对继续，于是室内再度回到庆祝的气氛。最受到大家喜爱的舞曲响起时，国王出奇的好兴致的跟他的妻子共舞一曲。

「你今天的心情很好，亨利。」她说。

「倒下的女孩让我感到开心。」他开玩笑的说道，两人随着音乐转身。

「他们又不是鹧鸪鸟。」她再度面对他。

「妳说对了，打下鹧鸪鸟更刺激。」

这段组曲终于结束了，华德蒙一家也离开了，临去前他们不忘回头再瞪他们心目中邪恶的巫师一眼。一天的庆典之后，还有一个闭幕晚宴，不过，麦可觉得他这一天已经受够了，所以他提早离开打算睡个好觉。真是多事的一天。

第二天早晨，学者回家前再去向皇后辞行。因此，一名侍者带他前去她的寝宫。

「一切都如你意吧？博士？」凯瑟琳才跟她的阁员开玩笑。

「是的，陛下。不过，我是来道别的；我很快就要离开了。」

「哦，很遗憾你要走了。不过，这代表你就要开始排我的命盘了。」她下令室内其他的官员先行离开。

「我想称赞一下你昨晚的行动。」他们一独处，她就说。

「妳是指爱莉萨华德蒙的事件？」

「对，你很谨慎的处理问题。行为谨慎并非她的强项。可是，何以有那股敌意？华德蒙家人似乎想喝下你的血。」

「是陈年旧事了。陛下。我曾经娶华德蒙家的女儿为妻。」他轻描淡写的表示出不愿深谈的态度。

「哦，好吧。那我就祝你一帆风顺，博士。我相信我们会再相见的。」她先给了他一大笔尚未完工的薪资。接着就诱惑性的对他眨眨眼道再见。

麦可一坐到马车内就感到浑身酸痛，全身的关节就像着火了似的。

一定是痛风；他自我诊断的担心着。亲爱的安妮，妳又得在家等着照顾一只病猫了。

回程路上，发炎的状况持续升高，他很艰苦的才抵达普罗旺斯。下马车时，他觉得自己浑身都快撕裂了，他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到大门前。

哦，不，别又来了；他的妻子从窗口见他挣扎的样子不禁担心的想着。

「我恐怕无法开心的迎接你回家，」她在门口呻吟道；「但愿他们没对你下毒。」她适时的扶住即将跌坐在地的丈夫。

「不是，这更糟；已经变成慢性病了，」他说。安妮设法扶他上楼去躺在床上。

「请陪我躺一下，我不在家这段时间很思念妳。」他要求道。于是，安妮就陪他一起盖毯子躺着。肌肤相亲、半晌贪欢之后，他说：「哦，这样就感觉好多了。」接着，他便沉沉的入睡。

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又恢复健康，然后就投入忙碌的工作。在他的书房中，他很小心地排起皇后的命盘。

我看看，她的生日是1519年4月23日。从她的表格上，他发现她是金牛座的，上升星座是天蝎。

「不简单的女性。」他自言自语的说。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十二宫位填入她的星星。冷静、坚强、精明、社交高手，木星在第四宫，不易失控。不容易激怒她，话虽如此，太阳在第七宫，月亮在第十宫哪！容易压抑。她有时一定很会嫉妒，而且不易宽恕他人。要小心！她过世后，瓦洛王朝会陷入麻烦的。

完成皇后的个性描述之后，他就把这份占星文件寄送给她。

食物的香味从楼梯间传到他的阁楼。安妮在厨房忙！我得去瞧瞧才行；麦可心想。于是他放下笔溜下楼去。

「肉豆蔻没了。」他一进去就听她说。

「我明天到市场去买些。」他坐在桌子旁承诺的说出。接着，他鼻子四下闻一闻，不禁惊呼：「嘿，蕃茄！」

「啊，我的夫君不只能预见还能预闻呢。」她开玩笑的说；「很快的就会把蕃茄肉酱意大利面放到你的餐盘上了。比起你在宫里享用的美食，这也许比较简单，不过呢，也就是这样了。」

玛德莱恩在此时走进：「妈，晚餐好了没？」

「快了，妳可以去找保罗跟西泽进来了。」她女儿一听到这句话立刻又往外跑。

「安东尼也要来跟我们一起吃。」安妮通知她丈夫。

「太好了，那我得把餐桌布置一下。」他走到铺好餐巾的餐桌处去布置。不久，他的孩子们都跑回餐厅了，一群小鬼兴冲冲的冲向餐桌。

「喂，冷静一点，你们！」当父亲的警告他们。他把安德烈的儿童椅拉近自己身边，最小那个迪安还得让女仆喂。

「我听到的是什么怪声音呢？」麦可大声的问。

「是安德烈在玩玩具蛇的声音。」西泽说；「是妈妈昨天买给他的。」

当爸爸的人于是到客厅去看，发现这小宝宝正在玩他的小玩具。他抱起安德烈回到餐厅并把他放在儿童椅上。就在此时，前门有人来大声的敲门。

一定是安东尼来了。「门没关！」麦可叫道。

于是他的兄弟就自己开门进来。

「嗨，安东尼。很高兴你来了。」

「哦，如日东升的大明星，皇室那儿有什么新闻吗？」

「没，我刚刚才把命盘送出去。」

此时，女主人已把意大利面端了出来，并叫她的丈夫到地窖去取酒出来。

「安东尼，近来有去催收很多税吗？」安妮问。

「我已经升为督察了。」她的小叔为之开心的微笑。

「哦，我们全都很幸运，对不对？恭喜了。你现在是负责我们这一区吗？因为如此一来，我们就得安排跟你私下会面的时间了。」

「我真的无法偏袒任何人。」他正经的回答。

「我是在开玩笑的。」安妮解释。

这个诺斯特拉达家的人没什么幽默感的；她心想。她把酒杯放到桌上去，她的丈夫就拿着酒回到餐厅了。

「孩子们，你们今天可以喝柠檬汁。」他一说，大家就开心的欢呼。

「你的弟弟刚升官变成督察了。」他的妻子对他说。

「好消息。我们在你的管辖区吗？」麦可问，可是安东尼不看他的眼睛。

「我还以为妳不会烧菜。」半晌，新任督察对安妮说。

「我有牢记我丈夫的食谱，」她坦承。「他的书《手札》有在安特瑞普出版。」

「我得先去‘纾解’一下才行！」客人伸伸懒腰的说。

此时，孩子们大声的在享受他们的柠檬汁，不过，麦可也正要为孩子们送上意大利面条。

「这是什么东东？」保罗看着这奇怪的面条，怀疑的问道。

「这是意大利的食物，儿子。祝你胃口大开！」他祝福大家。

宝琳开始小心的把那些奇怪的面条拨开。她的兄弟们依样画葫芦的学着她。

「很好吃的！」麦可赞美他的女厨神。很快的，小孩子们也想探索那怪东西是否好吃，于是，他们就比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吸走整条面条。

「不要玩你们的食物，」当父亲的斥责他们，于是他们才迅速的把面咬断。

「他们很听话。」安东尼又喝了一杯矿泉水。「对了，你们知道伯特朗现在接下一件很有名的案子吗？」

「我没听说；安妮，妳呢？」他的妻子也没听说。

「伯特朗要挖掘克拉本工程师的运河。」安东尼说。

「是吗？」安妮吃惊的说。

「是的，我们的兄弟已经长大成为大包商了。这是很大的工程，会让他赚很多钱的。」

「其实他小时候，也就已经在翻修我们那屋子了。」麦可还记得。

「那条运河会让克罗整个变肥沃。」他的兄弟继续说。「他们已经在朵昂思开始挖掘了，他们希望运河能一直沿伸到沙龙，不过那得花好几年的时间。」

此时，女仆抱着哇哇大哭的迪安进来。「夫人，我找不到夹子。」她紧张的说。

「就放在壁炉旁最上面的抽屉。」安妮一说完，那女仆立刻消失。

「麦可，何不去拜访一下你这个弟弟？」他的妻子建议。

「好主意。」

「我跟伯特朗明天正好约在圣雷米开会。」安东尼说；「我会告诉他，你们要拜访他。」

「我觉得能看他从事这项工程，一定很有意思。」麦可暗示她的又说：「妳意下

如何?安妮?」

「太棒了,不过,那里相隔二十公里,有些路还很难走。」

「没问题的,」她丈夫说;「问问伯特朗是否在意我们去。」

「好,我会问他的。」安东尼保证。

此时,锅子里的意大利面全干光了,小孩子们也跑到后院去玩了。

「哦,我也得走了。」安东尼跟大家道别。

之后,麦可就坐在前廊处远远在看着他的小孩玩球,顺便让肚子里的东西消化一下。

「该死的。」安妮突然在厨房里大叫一声,接着就冲到院子里去气极败坏的问:「是谁把面条抛到天花板的?」

「是保罗。」小孩们一惊,异口同声的说。当然,闯祸的那个早就逃离现场了。

「等他回来,一定让他惨兮兮。」当妈妈的人怒吼。

几天过后,麦可跟安妮就骑马去洛克,当时,伯特朗正跟他的工人正在挖掘那个地区;小孩子们都跟那女仆留在家中。行经克罗山区北侧,也就是朵昂思河流过的那段难走的路途之后,他们就看到那个全速在开凿的地区了。他们把马绑好就朝设立在工地几公尺外的一个工寮走去。工寮里有个年纪不小的人坐在桌前,他头也不抬专心的在写字。麦可微咳几声,想唤起那人的注意力。

「我大名鼎鼎的哥哥跟嫂子!」伯特朗兴奋的大叫。

「我看你也混得不错。」麦可跟他弟弟热情的拥抱。

「请坐。」伯特朗拿了把板凳给他们坐。「你的旷世巨着进度如何?」

「《大预言》的进展还可以。」他哥哥回答,一谈到他的作品,他总是很保留的。

「无法理解,你是从哪里得知那么多的…」

「你在这里挖了几公里了?」麦可抢着问。

「二十六公里,还要加上一百五十公尺。」那位建筑大师为他们说出正确的数字。此人跟他弟弟的外形很像:眼神锐利、红脸颊、光头、大胡子、鼻子又直又挺。不过,个性却有如天与地。

「你们一定渴了。」不等他们回答,伯特朗就去倒来三杯啤酒。

「你们看,运河就在此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施工的地图。

他博学的哥哥马上去研读他的地图,而他则跟他嫂子一起开心的干杯。

「为运河干杯。」安妮夸大的说。

不久,有个工人走进来报告说:「我们发现有趣的东西。」

「是我们的考古学家。」伯特朗耳语道。

那人领着他们走到外面一堆挖起来的土堆处,接着说:「你们看,一个旧镶工的碎片。」那破碎的镶嵌瓷砖,镶的是咬着一颗苹果的蛇。

「一定是罗马时期的作品。」伯特朗怀疑的说。「基督徒不会用这种图形。」

「可是卡萨人会用。」麦可说。他走近那挖掘地点一看。此时别的人都在欣赏那

些碎片，他却在找线索。很快的，他有了发现。

「运河底部有个圆形墙的遗迹。」他一叫，大家都凑过来看了。「可能是以前拿来当水井用的，所以会有镶嵌装饰用的瓷砖。」他接着又对他弟弟说：「我可以拿这块有蛇的碎片回家吗？我很喜欢。」

「请便。」伯特朗耸耸肩。

走回室内后，安妮的啤酒又加满后，便问伯特朗：「你在哪里认识克拉本的？他住的地方离我们较近，不是离你较近。」

「很多跟那工程师合作的城市，都推荐我。」他解释道：「他其实还在找更多的资金。妳有兴趣吗？」

「我不晓得。你意下如何？」安妮问她丈夫。看起来，他没什么兴趣。

「有人告诉我，这会是好投资。」伯特朗试图说服他们：「除了你们会是共同拥有人之外，周遭的土地灌溉后会变肥沃，所以也将有出售的收益。所有的利润将由共同拥有人共享。」

麦可谨慎的回答：「我们会考虑的。」

喝完啤酒后，建筑商也得回去工作了，他答应，很快的他也会带着妻子去造访普罗旺斯一趟的。

当他们回家之后，就讨论起这项吸引人的投资案。

「也许可当作我们养老的基金，」安妮建议道：「就是当我们再也无法做什么时。」

她的丈夫觉得这主意倒不坏，于是在考虑过优、缺点之后，他们决定要投入一笔两百克朗的资金在这个案子上。

「我还有很多工作得做，亲爱的。」麦可做了这个重大决定后就回到书房。

他把那片破瓷砖加到他的古物收藏之后，就整理了他的写作材料并检查他的信件。这一天，他有两大重要的信件，第一封来自他里昂的出版商，舒马尔；他说国王订了三百多本《大预言》的第三部份。亨利二世还要求一封作者的附函。

我的书成为一种人际关系的赠礼了，麦可先是有点在发牢骚。国王的这种赠礼可说是未来才会有的作法。话虽如此，在他内心深处，他还是觉得很荣幸。哦，毕竟能超脱现代是很了不起的作法。终于，他感到甘之如饴了。

另一封信是他一直在等待的，就是皇后的回函。他打开信函上的封印之后，便紧张的阅读。看来凯瑟琳对他寄去的命盘与个格的描述感到很兴奋，所以她请求他再为她的七名子女也排命盘。除非她另有交待，否则下个星期四就会派人过来接他。

连回信的时间都没有，他懊恼的想着。在他为《大预言》的第三部写好附函之后，他就往椅背一靠，心中暗叹：是肥缺，也是一趟无聊且辛苦的旅途。过了不久，他就将这个好消息以及他的决定告诉安妮：他要到巴黎的瓦洛王朝去会见国王的孩子们。

下一个星期，果然有人来接他，他再度的与家人道别，而他的家人全在大门口朝他挥手。

「我想皇后一定是爱上爸爸了。」玛德莱恩在马车离去后说道。

「可是他没爱上她。」西泽说。

「但愿如此。」安妮丢下这一句话才跟大家回到屋内。

皇家的七个小王子就在中世纪的古城堡罗浮宫里，这是在十二世纪盖来抵抗外敌的军事城堡，不过，后来几年就被用来当成皇家的寝宫。诺斯特拉达将被安排入住杜纳尔别馆，那里用走的就能走到罗浮宫去。他一到那里就到那巨大的城堡去会见小王子们，小王子们白天都在罗浮宫里接受各种教育。按合约规定，他必须用一天的时间跟一个小王子在一起，这代表着他得住上一星期才能离开。

他到达时，有一名秘书前来迎接他，并立刻带领他前往小王子的寝宫去。」皇后没在这里吗？」麦可问。

「没，国王夫妇很少在巴黎。你想先跟哪一位王子见面？」

「也许就从最大的那一个开始。」他说。

他们进入弗朗西斯二世的房间时，由窗口前的栏杆就可以猜出，这房间以前可能是关犯人的。不过，这间密闭式的房间倒是充满了王子风味的布置。这七岁的弗朗西斯正坐在床上，安静的等待着。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环境不够有活力；*麦可走向那小孩时心里想着。

「王子殿下，跟博士问好。」秘书严格的说。于是，小王子便与他的访客握手。*这只小手比较像一条死鱼，不像人的手。*麦可心想。

「我可以跟王子自由的在罗浮宫散步吗？」

「哦…可以，没问题的。」秘书不太情愿的答应了。

「我们走，弗朗西斯，我们去散步。」麦可吩咐王子后，就立刻来了一名侍从尾随在后。于是他对那侍从说；「我们想独自散步。」这名王子的侍从犹豫了好一阵子，不晓得该不该离开他的职守。后来，他还是乖乖的离开了。

「弗朗西斯，你真是住在一个镀金的牢笼。」那人离去后，麦可就对王子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两个就缓缓的走过数之不尽的房间，那里大都藏有历代法国君主的收藏品与资料。表面上弗朗西斯看起来很健康而且四肢健全，可是精神上，他是脆弱的，他没什么活力。这次会面之后，麦可一回他的别馆立刻就着手排了弗朗西斯的命盘。

翌日上午，他又去拜访第二个王子，就是六岁大的查尔斯六世，虽然也是身处被隔离的环境，他却很活泼。诺斯特拉达被允许与这二王子一起在宫中花园散步，花园里有收藏热带小鸟与野生动物的笼子。他们走过笼子旁时，他就近观察着这小孩的行为。这小孩会对动物扔石头，然后还会把手穿进笼子里去摸动物。陪着王子的麦可得适时的把他拉开。

*这一个不够聪明，*他心想，*不，查尔斯也不能成为一名明君。*

当他们走到关猴子的笼子时，皇后突然前来加入他们的行程。她说：「博士，我得见你一面。」凯瑟琳眉头一皱，便建议他们三人一起去喝茶。

「有人对我说，妳很少来这里。」走入室内后麦可便说。

「胡说，这里会定期举办国宴、赛事还有其他的活动。不过，你的研究有何进展？」

「现在给妳报告还太早，皇后陛下。」

皇后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他们陪着她的夫君去接待来访之哈布斯堡王族的鲁道夫王子。

到了第四天，麦可起了一大早在罗浮宫散步，他欣赏着这脱序的建筑，这地方已经很久没用到建筑师、建造包商或装潢师了。

也许，我带下一个王子走到栅门外去，他心想着；这样子他就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他去找秘书提出这个意见，秘书立刻加以回绝：「绝对不可以！孩子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可是他们在这里面都快闷死了，」我们的医师解释。至少让一个小孩看看真正的生活。对他的成长会很有帮助的。」

秘书妥协的只答应先派人去请示国王夫妇，他们此刻正好也在巴黎。一个小时后，传回来的音讯是允许的。于是那一天，麦可就带着亨利三世游走于巴黎的街道之中。他们不断的游走于工人的小店铺中。这种有趣的活动对这孩子来说，显然是很有帮助的。他们两个一直结伴嬉戏，直到抵达西堤岛他们才从新桥打道回府。

很可惜，这孩子也不是聪慧的君王。他下了结论。皇后对于我的发现恐怕不会太开心的。

小王子安全的回到住处后，麦可就在黄昏之际想走回他的住处。原本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就在他接近别馆之时，他注意到有人在跟踪他。他决定要面对这个人，于是他缓缓的转身。那个人被他吓了一跳，于是这个身着高领长外套的人就迅速的躲入暗巷中。

此地远比我所想象的危险，麦可了解到。从现在开始，不再带小王子出城堡外了。

翌日上午，他再度去拜访第二小的王子，他才两岁。他表现出与他的哥哥们差不多的特性，那一天也就这样没什么起伏的渡过了。

明天，去看那个最小的，然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的占星大师开心的想着。

那一天，他到很晚才离开罗浮宫，因为他被允许可以去检阅那里的档案。很晚了，他才离开那间灯光昏黄的资料室，准备回到他住的别馆。没想到此时的巴黎街头已经一遍漆黑，就像很荒凉的野地。突然，他注意到有三个人影在他后头跟着。

糟了，感觉很危险；他心想。我不该这么晚还自己走在街上的；于是他加快了脚步。

他通过还被支架所围绕的国王宫殿时，就顺势躲入一条巷子里，想查看自

己是否被人跟蹤了。没想到那些黑影也转入那条巷子里，于是麦可拼命的加快速度。可想而知，那些跟蹤他的人也开始追赶他们的猎物。他设法在暗巷中寻找甩脱他们的机会。麦可肾上腺素拼命的分泌，他仔细的在巴黎暗巷中找寻足以逃生的石墙、角落或篱笆。可是，他却找不到逃命的出口，于是他想预见结果为何，不料他也无法预见自己此次的下场。

不是我能掌控的；他回头一看。他们已逼近他的身边，他大叫呼救，可是所有房门与窗口都紧闭着。匪徒们蒙住他的口，将他推至一个无尾巷的巷底。当他们抽出刀子时，突然传来马蹄声，他们惊吓的转身一看。还好，有骑兵骑着马及时的赶到，这下子那些匪徒就像被逼到墙角的耗子般任人宰割了。有两名匪徒当下被一剑刺中，第三名歹徒躲过一剑，却很快的被捕而且被上了手铐。

麦可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正想向那些骑兵道谢时，一辆马车疾驶而来然后有位显贵立刻下车。「你没受伤吧？」原来是莫伦西保安官。

「你真的是‘来得正是时候’。我没事。」预言家说。

保安官扶他坐上马车。「你在短时间内就在宫廷制造了不少敌人，」他对麦可说；「所以皇后才命令我们要注意你的安全。」

「谁会想杀害我？」麦可问。

「我不能告诉你。宫廷中的利益往往是相互交错的。我只能告诉你，巴黎当局已经在调查你一些神秘的事件，因此我要建议你尽早离开这个城市。」

「可是，我还得见一个小王子。」

「我想你跟皇后这个约定最好延后，因为你在此真的不安全。」莫伦西催促他。

麦可还是决定要完成他此番的使命，于是就被送回他住的别馆。隔天，他就去会见那个最小的王子，然后便尽快打道回府。

皇家的访客再次安全的回到家中，此回程，他没有再度遭遇刺客。回到家，他就可展现他的另一面，那个心事沉沉的预言家早被快乐的父亲角色所取代；他把那只神秘兮兮又塞得鼓鼓的行李箱放在桌子上。他的家人则充满期待的看他的皮箱。

「干嘛神秘兮兮的？」安妮问道。

「我给大家买了一些东西，」他微笑道；「天灵灵地灵灵，躲在我皮箱里的是什么东西？」

他拿出一个装有七张纸张的文件夹，那全是瓦洛王朝的小王子们的手绘创作。

「纪念品！」安妮兴奋的大叫。

麦可把图片分给大家。「要小心，」他交待；「因为我不可能叫小王子们重画。」他深爱的家人都非常开心，而且他们也都好奇的跟别人相互的比较图片。

「我还有个惊喜要给妳。」麦可边对他妻子说边拿出一小幅罗浮宫的素描。

「哦，太美了！我现在就要挂在壁炉上面。」她充满诗意的回答。

「换成是我的话，我不会挂在那里的。」他忠告道。

接下来那几个星期，他完成了七名王子的命盘并写好一封信给皇后，说她的儿子将来都会是国王。他没说她孩子全都太弱了，无法统治国家，所以国王的头衔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话虽如此，她很聪明，阅读那些个格分析，她自己就能推敲出这种结论的。

第九章

伟人将在冲突之前倒下
受人瞩目的谋杀;太早过世,人人悲戚
出生时的不完美,必须常游泳
河边的大地沾满血腥

书房的确是需要彻底的清理一下了,新来的女仆打开阁楼的窗户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诺斯特拉达紧张的看着他的仪器与文件。他不喜欢这样;又是新人。他宁可自己打理一切,可是他年纪大了,他的痛风也开始在发作。那女仆边看着她的主子边打扫。

「我的试管妳有小心一点吗?」他简单的问。

「博士,你可以到楼下去等我打扫完再上来。」她有点烦的回答。

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下楼去,当然对那新来的女仆是不太放心的。于是,他不安的在客厅走来走去的,他的儿子,当时十一岁的西泽,不幸的被那股无名火烧到。

「把火种盒放回原地,」他生气的叫道。「不然你妈妈就没办法起火了。」

小男孩匆忙的把那东西放回壁炉旁的位置。放弃对事物的掌控权,不是容易适应的事。

「哦,床!」他突然又冲上楼去。

「妳离开前,我需要妳帮我把花园那间小房子的床搬来。」他不放心的看着他书房里的东西。

「好吧。」女仆勉强的说。结束打扫的工作后,她就去把那张床拖上楼来。然后,她就离开让学者大人回书房安静的工作了。他想利用那张床,以便舒服的进入出神状态,他的冥想床。因此,他自行把床推到他放置的地点。

光是一张床单应该就可以了;他心想。他躺着思索着他的作品。过去这几个月,他已经完成相连的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其实是三个真正的世纪组成的。

人类的历史真的是一大重复的过程,他哲学性的思考着。从一个集权的暴君到另一个集权的暴君。每一场战争过后,都会有一段和平的日子,然后又会是夺权的过程开始。人类永远在追求心里的假象。

快入夜时,麦可才吸食了一些他存放在抽屉里的粉末。他的脑海被开启后,他才打开阁楼的窗户并用他的观星望远镜,观察天空的星星。

此时天空出奇的清澈,很快的他就看到一团螺旋状的星团。可以看出那星团的中心是比较紧密的结构,螺旋状星团的外侧则比较稀疏。就在此时,传出小孩们在楼下大声敲击墙壁的声音。

「喂,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他大叫。很快的,室内又安静了只有一点点

还能忍受的小噪音。当父亲的他再度拿起小望远镜，观察着这团星云，他觉得这星云可能是由一万多颗的星星所组成。

「那些星星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接近。」莫名的传来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不过，如果你以光速旅行，每颗星星之间的距离最少得花一个月的时间。」

麦可放下望远镜四下一顾。有个发灰白，个子小小的男人就站在他旁边。是个幽灵！

「你是谁？」麦可问。

「我是一个物理学家，」老人回答后就问麦可，是否能把望远镜借他看。

「螺旋状星云是我们所知最古老的物体。」物理学家看着天空继续说。

「哦，这我倒不知道。」

「他们的结构很紧密所以很牢靠。」

「我知道这星云名为半人马座。」麦可说道。

「半人马座，」老人心不在焉的重复道。「其实是误导，那些星星有很多都不是如我们想象般的位在那个地方。」

「对不起，我不懂。」

「哦，星光在接近别的星球时会转弯，所以会造成时空曲线。」这名物理学家解释，可惜另外这名占星学者还是鸭子听雷有听没有懂。

「时空曲线？」

「知道吗？时间是一种相对的现象。当你跟一名迷人的女士坐在一起时，两小时就像两分钟一样的快速。可是，你要是坐在一堆热碳火之上，那么两分钟就像两小时一样的久。」

麦可点点头，这下子他懂了。

「对了，你来自何处？」

「这个问题，我有许多答案。」陌生人回答；「不过，我不拿我的观点来烦你了。我是在德国出生，然后又跟我太太搬到美国。1955年，我因心脏衰竭死亡，之后，我就自由自在的为宇宙的科学奉献心力了。」

「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

「他们被消灭了。」老人说道。

「我猜你是因为纳粹才搬家的吧？」

「正是，当时犹太被迫害。充满了仇恨与恐惧。有两件事情是永无止尽的：一是宇宙，一是人类的愚蠢。话说回来，我对宇宙的无止尽，是不太确定的。」

「短视在我这时代也是很普遍的，不过从大局来看，我们全是有缺点的人类。」

「你真是一针见血，」老人说。「如果大家都能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就好了。请问你的大名是？」

「麦可诺斯特拉达姆斯，是占星师也是医师。您的大名是？」

「艾伯特爱因斯坦，叫我艾伯特就好了。所以，你也是有名的科学家，所以我们才会相见。你的单筒镜很有古味。」

「你是指我的望远镜?是，哦，我的是能用就好了。」麦可有点落寞的看着他的仪器。

「我的时代比较幸运，科技非常发达。」艾伯特又说;「正因如此，我才能研发我所有的理论。」

「你有何理论?」

「哦，当然，任何人都可以研发怪理论。我总是说: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合，那就改变事实。我有一个理论是有关在很远的距离，地心引力如何运作。」

「你那些复杂的理论对世间有任何作用吗?」麦可问。

艾伯特沉默半晌。「你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他沮丧的说:「是，有些研发对社会有益，不过，也有不好的一面。当初我也许把我创造力藏起来比较好。」显然他对某事感到罪恶感。

「你的表情告诉我;你造成了很糟的事件。」

「嗯，」艾伯特叹道。「我做出一个重大的错误评估，对人类可能造成致命性的后果。当时我担心德国的侵略日愈壮大，所以就觉得美军需要力量。所以我使别的科学家得以创造出一第颗原子弹。」

「你可以解释那是什么吗?」

「好，我简单的说明。如果把化学元素分解为最小的分子，就会释出巨大的能量。特定原子群的原子分裂更会造成连锁反应，那种反应绝对是毁灭性的。」

「就像潘多拉的盒子?」

「是，差不多。」艾伯特同意的说。

「我猜是有不好的人带着你的知识跑了?」

「也许我自己也不好。我也因思想狭隘受苦了。瓦解偏见比瓦解原子更困难。」

「哦，至少你是设法要正直的人。」

「是，不幸的是，炸弹已经被用过几次了，结果都很悲惨，那还是在我劝说美国政府的总统别引爆原子弹之后的事情。」

「美国政府是什么?」

「嗯，那是北美洲的一部份。」

「所以你在研究的阶段，并不知道你的研究会造成什么伤害?」

「我早知道的话，就不会研究了。」爱因斯坦谨慎的回答。「不过，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出现新的强权。」

「美苏两国?」

「正是。俄国也找到原子弹科技的途径，两大强权就开始了武力竞赛。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握有足以催毁世界十次的核武。最要命的是，双方的领袖都握有可很快引爆的红色按钮。只要单击那红色按钮，双方就可立即发射出核武。」

「在世时影响力愈大，就得背负愈重的责任。」麦可沉思的说。

「尽管挖苦我好了，我的罪恶感还不够沉重似的。我有了名气之后，就致力于全球性的解除武装竞赛以及平等的理念。可惜徒劳无功，我死后不久，美苏两国就因古巴的议题产生重大争执，如今他们都很想把对方灭了。」这位核武科学

家紧张的绞弄他的八字胡。

「上帝的旨意是深不可测的，连占星家也无法理解。」麦可设法安慰他。「那这两大强权的领袖是谁呢？」

「嗯，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跟俄国的斯大林。我跟罗斯福甚至是好朋友，而且…」

「不，我是指你死后的冲突期。」

「哦，我死后。那就是约翰甘乃迪跟赫鲁晓夫。他们两个是决定是否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那第四次世界大战就是用石头跟棍子的战争了。」

「你有亲眼见过这两位领导人吗？」

「哦，我在白宫见过甘乃迪一次，不过，那是在他当总统以前。当时，我能自由进出白宫。可是，我没机会认识他。我没跟俄国领导人见过面。」

「白宫是什么？」

「是美国政府所在地。俄国的话是克里姆林宫。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白宫。」这不寻常的邀约倒是令诺斯特拉达姆斯大吃一惊，他得先想一想可能的前因后果。

「好，如果你知道路的话。」终于他说。

「我的记忆很鲜明，来，咱们走。」艾伯特开心的拉着他的新朋友往楼梯间走去。

孩子们都在中间的楼层熟睡了，没注意到这两位科学家下楼来。

「你有飞行的设备或什么的吗？」麦可不想吵醒小孩的耳语道。

「我们不需要那种东西。」艾伯特安静的回答。

走到一楼时，安妮正对着烛光在看一迭文件。「是你吗？」她警觉的问。

「是，亲爱的。我要出去走一走，马上回来。」

「你有个好太太。」

「谢了，艾伯特。」

「我的天啊，你跟谁在说话？」看不到物理学家的安妮问。

「是个同僚。」她的丈夫回答。她不再打扰她头昏脑胀的丈夫了，她也知道，他看到鬼魂也不是什么大新闻。

爱因斯坦自信的带路，另外这位科学家则好奇的跟着他走。

「我们还得往下走几层楼。」艾伯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窖里告诉他。

「这里只有酒而已。」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说。

「相信我…」接着，一步一步的，他们俩人摸索的前进。

「我什么都看不见。应该带烛火下来的。」麦可嘟嚷道。

突然，地窖变成明亮的白墙走廊，而且正好有人从旁边的走道走出来。

「是个职员。」核子科学家说，他的感觉很自在，像在自己家中一般。

「哈啰，爱因斯坦先生。」职员经过时向他打招呼。

艾伯特挡住他问：「你知道总统人在哪里吗？」

「我想他在游泳池运动。直走，在那边的尽头处向左转，然后…」

「好，谢了，我知道游泳池在哪里。」爱因斯坦打断他。于是这两位科学家继续前进，此时他又说：「他们看不到你。他们傻傻的。」

在角落转弯后，他们很快就到达被覆盖着的游泳池，当时正好有个工人在清理池子。

「总统不是在这里吗？」艾伯特问他。

「没，他刚去总统办公室。」

于是这俩人立刻转身。「我们坐电梯；我们得到二楼去。」艾伯特说。

有一部麦可没见过的电梯送他们上楼，走出电梯之后，核子科学家就敲门等着。

「请进。」有人叫道。

爱因斯坦开门，那是一间椭圆形办公室的入口。

「嗨，艾伯特，又来拜访我？」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问。

「嗨，西尔多罗斯福，我想也该来看一看了。」

「我还以为你是要带我去看甘乃迪总统。」麦可说道。

「有点耐心，」他的同僚叫他小声一点。他们看着这美丽的办公室，西尔多很安静。他整个人就像被关掉电源似的。

「这办公室怎么是椭圆形的？」麦可问。

「因为如此一来在开会时，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眼睛。」艾伯特回答。

「你很搞笑。」

「不，是真的，你看，甘乃迪在那边。」刚才坐在轮椅上的人已经离开，现在他那个位置站着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麦可在这新总统的脸前挥挥手，可是他完全没反应。

「他也看不到我。」艾伯特说道。

这个甘乃迪看起来很苍白，还有浓浓的黑眼圈。

「通常他是很有领袖魅力的人。」这核子科学家又说，暗示着此时处境的严肃。

「麦克斯，我正好想见你。」总统突然对诺斯特拉达姆斯说。

麦可一惊。艾伯特解释道：「麦克斯是他的私人医师。这是为你制造的角色。」

「为我制造的角色？」

「你就配合演出。祝你好运！」突然爱因斯坦就消失了。

喂，我得接下某人的烂摊子吗？麦可抱怨的想着。不过，他还是握了总统的手。

「麦克斯，你得帮我，让我能好好的站着，我的背很痛。」总统大人接着说。他的嗓音透露出几许疲惫，他沮丧的坐在办公室中央的一个沙发上。麦可坐到他旁边听他说话。

「麦克斯，我还得吃药。他们给我很大的压力。苏俄在古巴的核弹愈来愈多了。情况就要失控了。」

「嗯，我没有带药来。」这来自中世纪的人低喃道。

「打针也可以。老天，束衣又歪了。」

诺斯特拉达姆斯慢吞吞的拿下他的束衣，总统的呼吸才比较舒服。

「赫鲁晓夫骑到我头上了，这俄国人视我为脆弱的领导人。也许是真的，在许多重要的议题上，我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他的共产同盟也把我当病猫。」他气馁的垂着头。

「给我一些东西，麦克斯。我还得忙。」他又说；「我们无法接受核弹在这么近的地区对着美国。我已经派出很多外交人员去找这个俄国头子说了，可惜徒劳无功。」甘乃迪空洞的往前时看，接着他就突然倒在那张大沙发上，他一动也不动的躺在沙发上。就在此时，办公桌旁，传出一阵哔哔声，麦可便走过去看看。

「总统先生，」喇叭处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赫鲁晓夫在在线等你。」

麦可专注的听着。「喂，甘乃迪先生。你担心后我们的防御军距离美国海岸九十英里之外吗？那容我提醒你，你们的防御武器也在土耳其指着我国的领土。」

我们的预言家无奈的叹口气。

「或者，你的观点是，」俄国人接着说；「保护国土是你们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利？」

「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麦可终于说，可惜没人在听他说话。

「因此，我提如下建议，」赫鲁晓夫自顾自的说；「我方准备从古巴撤出飞弹，并跟联合国拟订合约。然后，你们就得从土耳其撤掉你们的武器，而且也拟订相似的合约。你同意吗？」

突然，有人来敲总统办公室的门，麦可一惊造成跟俄方的通讯断线。副总统强森跟其他高阶人员进入办公室。看到总统昏倒在沙发上，他们显然感到十分震惊，因而直冲到他身边去。

「他没死。」强森松了一大口气的在检查他的心跳。

「过去这几星期，他已经昏倒几次了。」其中一个部长闷闷不乐的说。

「我打电话给麦克斯贾克森。」一个将军说。

「你确定那样好吗？」强森问；「你知道国会里的人都怎么称呼他的吗？让人感觉舒服的医生。」

「知道。可是总统只要他。」将军说。

他们全都觉得还是去惊动住在西厢的麦克斯，会比较好。于是，甘乃迪的私人医生马上就冲进来检查他的主子。

「他昏倒了，因为缺乏必需物质。」他很快的就下了诊断。卷起总统的袖子后，他立刻给了一针。

真是够了，麦可意外的发现，那物质一进入甘乃迪的体内，他就缓缓的醒了过来。

「谢谢你，麦克斯。无论什么情况，你就是知道如何支持我。」他的主子有点困难的坐正身子。

「总统先生，没必要的话，我们不想打扰你。」将军紧张的说；「不过，我们有

很重要的消息。」

「好，你说。」甘乃迪还有点头昏脑胀的。

「嗯，新照片上俄国的飞弹显然还在古巴境内。军方高阶全体认为，我们应该出击给苏俄一个教训。」

此时门前来了一名职员叫道：「总统先生，苏卡诺先生到了，要我请他进来吗？」

甘乃迪点点头，并跟他的幕僚说：「还有一个人可能可以成功的调停此事，也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他跟俄国领导人有密切的接触。」

苏卡诺一走进，室内的美国人都热切的欢迎他。

「请坐。」甘乃迪请他坐下，不过，他没坐下，只是激动的就说话了。

「在你的飞机出意外后，就是B-25事件，我怀疑美国政府也想造成我坠机。由于我强烈怀疑这房间被监听，因此，我请总允许我们到他的卧房去讨论。」

将军把他的主子拉到一边去耳语道：「我们的情报单位警告，可能有人想暗杀你。」

「在我的卧房？他吗？不……总之，我不想失去我的自由。」甘乃迪决定跟苏卡诺一起离开办公室。

麦可尾随两位总统出去搭电梯上楼；不过，他们走出电梯时，麦可没能及时的走出电梯。电梯门关得太快，麦可就又被带到地下室去，由于他不晓得该如何操作这新玩意儿，所以电梯门一打开，他只好走出电梯进入那个铺着红地毯的走廊。

*我看我最好回家了，麦可心想。我看够了。*他按相同的路线往回走，很快的就又回到黑暗的空间。过了一会儿，他看到远远的有灯光，结果那就是他家的地窖传来的光线。他摇摇晃晃的上楼，感到很沮丧。

「是你吗？」安妮手里还拿着一些文件。

他安静的走向他妻子那边并坐到她身边去。

「你的同僚呢？」她边看着一张药草的图片边取笑他的问。

他以手肘撑着下巴叹道：「安妮，有时，我觉得我快疯了。」

「出什么事了？」

「未来的世界就要垮了。我觉得我的压力太大了。」

「过来。」她一说，他就过去蹲跪在她身边，他把头放在她的膝盖上。安妮温柔的轻抚他所剩无几的头发。

「我只是觉得自己对人类的命运有责任。」他抱怨。「我人生的道路可说是穿过地狱的。」

「你很特别。」她试图鼓舞他。

「安妮，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开门让那些前来登门求助的可怜人进来了，好吗？近来，我觉得我承受不了啦。」

「好，我不会的。我们好好的去睡一觉。明天就又是全新的一天了。」于是，他们就上床去了。

麦可的沮丧，是新一波痛风攻击的开始。是很严重的一次，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一个月。他的妻子代替他回复所有的信件；都是来要求排盘、解盘，或是因病要问他的意见的，信件来自各地。偶尔，也有科学家针对某些争议的议题来函挑战他。这类的信件，她就不管了。大部份的信件，她都可以简单的以法文写说：基于特殊原因，博士无法亲自回复，这样就够了。

「我会尽快找个人来处理我的通讯。」她的丈夫痛苦的躺在床上承诺道。

「好，我们是需要找个人来帮忙。」安妮同意；她也很累。

此时，安德烈跟迪安进房来并直接跳到床上去。

「你们两个，别吵爸爸，他在生病。」当妈的下令并拉下床前的帷幔，将麦可的床隔开。

「对不起，为了我，让妳受苦了。」她的丈夫道歉。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转的。」安妮坐在他的床边说。「可是，有怪事发生。那一大袋的肉豆蔻又快光了！」

他没回答，只是佯装痛楚的转身。

「嘿，我不喜欢那样。我想知道你用那东西在做什么。」她追问，只是他不愿回答。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我只是用来做实验。」他轻描淡写的回答。不过，她还是想搞清楚他用肉豆蔻倒底做什么。他原不想告诉她的，后来，他还是妥协了。

「好吧，我用来吸食的。」他坦承。

「你干嘛吸那种东西？」

「因为吸食可以刺激我的想象力。」

安妮突然变得很冷。「我拒绝协助你上瘾。」她坚决的说。

「上瘾？」麦可的反应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狗，他转身面对她。

「这是最后一滴了。」她接着说。

「亲爱的，妳在说什么？」他呻吟的想坐起身来。

「为了你，我们在家里全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

「妳不是说没关系的？」

「对，那是你在想的。可惜不是真实的。除了你自己的家人之外，你可以看到、感觉到一切。一切都以你为中心，现在又是这种东西。」他让她发泄一下。

「你太内敛了，」她指责他；「你就是不懂得放轻松。即使你偶尔失控打我一下也比较好。」她半开玩笑的把他压回床上去。

「拜托妳收敛一点，会吓到小孩子的。」

「他们已经被吓到了。」她大叫。故意让大家都听到。

麦可了解到自己说什么都不对，所以就保持沉默。

「我们也没有正常的性生活。」她继续发牢骚。「我还以为犹太人在床上很行，可是你就像个圣人雕像。我希望你偶而也放肆一下，有点反应，像个正常的男

人!」

此话一丢，她就气极败坏的走开。麦可爬下床来一跛一跛的跟在她后头。

「哦，现在咱们的圣人突然能走路了。原来我的操心全是为了一个伪装的人。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她气冲冲的下楼去，并狠狠的把门一甩，关门的声音让整栋屋子为了一震。

她说得对;我是上瘾了。他心想着;我太想预见未来的情景，让我失去理性。从现在开始，我要远离那种东西。下了决定后，他就爬回床上去。

他们的争执持续，麦可被迫自己回信;他那原本很活泼的老婆，不再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事实上，她可说是拒绝再做任何事了。还好，小孩子也都大了，不需要别人喂食了。他的痛风依然让他感到虚弱，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人在巴黎的尚恩多拉(注:法国人道主义者)，一个仰慕他的人。也许这知名的学者教授能介绍他的某个好学生前来帮他的忙。因为，他的爱妻此时已经搬到花园小屋，而且他们夫妻已经好几个星期避不见面了。

直到有一天夜里，有人来敲他们家的大门。他原以为又是哪个亡命之徒，于是他一跛一跛的走向大门，他大吼:「别来烦我!」敲门的声音很顽强，于是他火大的开门。「你是聋了还是怎样?」他往前一看，原以为是哪个前来求他帮忙的人。「我的天!不可能的!」

是法兰索瓦拉伯雷，就是他书生时代的老友凭空出现在他眼前。

「我的老天哪!我真的是快疯掉了!」麦可咒骂着。

「冷静，老兄，冷静。真的是我。」法兰索瓦安抚着他;「我还以为你知道我要来，显然你是不知道。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嗯，不，当然不是;也许算啦。我目前算是处于婚姻危机的状态。请进。」他们互相拥抱。

「也许我是来协助你的。」法兰索瓦跟他走入客厅时说道。

他们就坐在壁炉旁。「你来这里干什么?」麦可不禁问:「我还以为你在当彼蒙特总督那里当宫廷医师呢。」

「我当过，现在我为亚维侬教宗做事。你妻子呢?」

「她在花园的小屋里。」他沮丧的说。

「有小孩吗?」

「有，六个。全睡了。」

「我很渴，你们有东西喝吗?」法兰索瓦问。

他的老朋友立刻到厨房去找喝的。不过，麦可拿啤酒回来时，法兰索瓦已经又不见人影了。

我真的疯了不成?他认真自问。不过，他的确听到花园里传来不寻常的声音，因此他明白自己不是产生幻觉。此刻法兰索瓦是想说服他的太座离开那花园小屋。

「这么说，我的丈夫派了一个调停人来。」安妮伴着一名陌生人走进她的花园客厅。

「不，不，妳错了。我是预感到我的朋友有麻烦了，所以就自动自发的要来拜访他。」

「哈，又是一个千里眼顺风耳。」她讽刺的说。

「妳这是跟教宗的使者在说话，妳知道吗？」

「就算是教宗本人，我也不在乎，你这自大的白痴。」她把客人推出她的小屋。

法兰索瓦的耳朵差点被吼聋了。他回到麦可家的客厅去。「你到哪里找来这样的老婆？」

「在一群野马之中发现她的。」麦可低声的说。

「这句来自你那些难懂的诗句吗？」

我们的占星家摇摇头。

「嗯，不过这样说也有道理。先让我看看你，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他们看着对方，麦可说：「你的头发还是很多。」

「对，每天都在长。你这把年纪了，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谢了，你的眼力跟舌头还是锐利无比。啤酒给你。」

他们再度坐在炉火之前。麦可不禁接着说：「很难想象，你这个思想自由的卡萨份子竟然会为教宗做事。」

「有何不可？虽然我是全力支持教宗庇护四世的，不过，朋友就是敌人。他是正直的宗教领袖，不好的事情只在低阶发生，不是他的因素。」

「你的宗教职责是什么？」

「教宗要我秘密的调查主教跟审判长在运用教义时是否纯净。」

「我的天，简直就是帮老虎拔牙…」

「对，人生就是要如履薄冰。」

「这点我倒是同意。这么说，你是过着独身的生活了。」

「那当然。如果我选择家庭，就会找不同的职业。不过，我相信你也是有个冤家啦。」

安妮突然走进来，两位男士好奇的看着她，试图想看出她的情绪。

「抱歉，我对你太不客气了。」她道歉。

「没关系的，别在意。妳何不来跟我们坐在一起？」访客一说，她就拿了把椅子。

「法兰索瓦是我的老朋友。因为我多年来的浪迹天涯，我们失去了联络。」麦可连忙说明。

不过，安妮不想让她老公赢得两性之间的战争，所以，她的眼睛只肯看着他们这位访客。

「所以您就是跟一家之主在抗战的那位妻子啰。」法兰索瓦开玩笑的说。

「一家之主？」她火大的说；「上星期他从门缝往外看时，不时慎把胡子卡在大门上。每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趁机打他屁股。哪门的一家之主？」

法兰索瓦哈哈大笑，待他平静之后才说道；「论及人性，妳的丈夫是天才，可是在日常生活上，就跟一般人一样，有时他的确是个笨蛋。」

这短短的说词可没说服安妮。「我晓得由于他的出版品，他在哪里都很有名气。但是，我不认为他有多天才。一年前，他把一个市长当成鬼，迎面就一头撞上人家。」

法兰索瓦不禁又是一阵如雷的笑声。

「我该如何解释呢？帮帮我吧，麦可。」

「我是尽可能别掀起战火。」他含糊的说。

「他总是神秘兮兮的，永远不把他的内心世界告诉我。他就像一只躲在壳里的蚬仔。」她说道。

「没错，妳的丈夫的确很沉默，相较之下，我就很大嘴巴。不过妳知道吗？开口是银，但沉默是金。」安妮可不吃这一套金的、银的。法兰索瓦接着说；「每一个人都有好与坏，这点，妳的丈夫最清楚了。」

「我知道。我常常发火，他就不会。」

「如果妳丈夫想好好的大发一场脾气，也许会把世界毁了。所以，他对于自己的言行才必须格外谨慎。那是一种悟力，妳的丈夫就被赐予很强大且是史无前例的领悟力。」

「你是说，如果麦可真的很气我，就有可能真正的伤我？」

「一般人跟他战起来，非死即伤。不过，妳是个坚强的女性，妳的承受力较大。妳是柏拉图。」

「柏拉图？你拿我跟希腊的哲学家相提并论？」

「这三个字除了指那位哲学家之外，也是希腊文里‘宽肩膀’的意思。」麦可打断他们的对话。

「我懂了，我够坚强，所以足以承担我的丈夫。」终于，这对夫妇之间再度激起一股火花。

「是，不过一方面也在于他能理性且自制。因为，思想空间愈大的人、就如怪兽般的危险。」法兰索瓦聪明的说。

「你真是高度赞赏我的丈夫。」她还是很怀疑。「可是，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是说，他必须格外小心，不能失控？」

「正是；他真的不能失控。即使是不慎脱序的思绪都会造成悲惨的结果。是这样的，思想就是力量。」

「你可以再解释吗？」

「好的，拿妳坐着的那张椅子来说。椅子是不可能凭空冒出来的。首先，必须先有那张椅子的相关思想或是在脑海里的一种影像。然后才能具像化；拿椅子来说，就是木匠的手会把木头做成椅子。」

「嗯，这种说法就像是一种预感成真。」她比较性的说。

「麦可，你自己看看，你的妻子有深奥的知识。」

「如果他早点跟我分享他的知识，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危机。」

「对，跟你的妻子多沟通也许是个好主意。」法兰索瓦对他朋友说。

「我开始理解到这种事实了。」麦可坦承。

于是，他们的家庭危机就这么结束了，大家受度的拿啤酒庆祝。

「我得离开了，我的朋友们。」法兰索瓦终于宣布。

「欢迎你留下来。」安妮提议。

「谢谢妳，感谢妳的热情。不过，我已经安排好要住在史旺了。」

「你离开前，我还有东西要给你看。」麦可说。

「好，不过我得先去拜访你家的洗手间。」法兰索瓦说完，我们的预言家就先回他的工作室去，而安妮则带法兰索瓦去找洗手间。

「安妮，」在去洗手间的路上，他对她耳语道；「妳的丈夫就快升华了。在妳的心中，要设法放开他。唯有独立的灵魂才能超越；上帝是爱他的。」不等她的反应，他就走开了。

这一句话沉重的穿透她的心，她终于了解，她还有重大的使命得承担。

麦可在阁楼等着要把那蛇图样的破瓷砖给他的朋友看。他的朋友一来，他就说；「也许你知道这是什么。」

「天哪，这是蒙塞丘那个圣玛莉教堂的镶嵌瓷砖。」法兰索瓦惊呼。他小心翼翼的拿起那古老的破瓷砖。

「不是在那里发现的。这是在朵昂思附近的洛克地区发现的。」

「总之，要小心保管。我得走了。」他把那块砖放下，他们二人有如兄弟般拥抱。

「要小心，别让人谋杀了。」在楼梯口时，麦可警告他。

「你也要小心，别从天梯上摔了下来。」他的朋友开心的回答。

到了楼下，他的朋友也对安妮道别。在大门口，他们二人又谈了一下。

「谢谢你，法兰索瓦，我们要保持联络。」

「是，你在四十年前就说过这句话了。」他的守护天使回答这句话后就离开了。

这无可救药的法兰索瓦，麦可微笑的想着。看着他老友离去的背影，麦可心头不禁浮上一抹悲哀的感受。

翌日，有个叫克利斯朵夫夏维尼的人抵达普罗旺斯沙龙市的车站，他到处打探预言家的住处。很快的，他就问到路了；有很多人是从巴黎就想亲自带他去找麦可，因为大家都想去一窥这位神秘的预言家一眼。不过，尚恩多拉的这位资优弟子本人，可说是急于接受大师的指导，一点时间都不肯浪费的，最后是一位屠夫让他搭便车，带他到麦可家的大门口。鼻子扁扁的这位弟子手里拿着一袋羊排，一见到开门的麦可便自我介绍。

「啊，我来自巴黎的救星。」麦可欢迎他，由于他的家不够大，他就请他这位

助手先把羊排放下，然后到一家旅店去住一晚。

*我得先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麦可看着那一袋羊肉心想着。

结果，克里斯朵夫是个好弟子，交待一次他就做得好好的；很快就能理解大师要他做的是什麼。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很投入的去执行，有时还让我们的大师深感惊讶。这年轻的巴黎子弟对近期的哲学风潮很熟悉，包含理性思维，而且精通几种不同的古文。

安妮安排让她丈夫搬到客厅，同时也帮这助手弄了一张新的书桌。一个月后，我们这位大学者就了解到，能找到克里斯朵夫，实在是他天大的福气。

我的通讯工作从来没有这么迅速过，他开心的观察到。

他的年纪愈来愈大了，他正担心自己无法完成《大预言》。如今，他有足够的时间能专心于他的著作。过去，他已经训练自己，一天只需要在夜里睡个四到五小时，不过，睡眠也只是为了想进入另一边时必须保持清醒的状态。

这天夜里，他的小书记已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在隔几条街的地方，而他的孩子也都入睡了。可是，为了安全之故，麦可还是把房门锁上。

我看我还是换个不同的方法，他对自己说。于是，他走到那个铜櫈子旁。那櫈子的脚架跟埃及的金字塔侧边有着相同角度的线条。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吸食肉豆蔻跟迷幻油了；*他下了决心。*我不能让自己疯掉。*他开始在嘴里轻哼着，走到櫈子旁。

「不，这样没有作用。」因此，他决定试试他那张冥想床。

第十章

两位伟大的领袖变成朋友
他们巨大的力量将可提升
新兴的国家登峰造极
红党数目重新洗牌

半夜里，星空的探险家发现自己正飞越一座摩登的城市，那里的马车不用马拖，但车子前后都有灯光，这样的交通工具到处都有。他往下飞行贴近的观察这不可思议的东西，同时也开始在五光十色的街道与广场到处游走。过了一会儿，他发现有一栋宏伟的建筑就在眼前，他觉得自己彷彿认得这一栋建筑。

这一定是国会大厦，希特勒就是在那下面自杀的；他怀疑的想着。果然，他猜对了，因为大厦前有个纪念碑。柏林已从战后的毁败与满地疮夷中重新站了起来。此外，有一条河流对角线的贯穿这座美丽而充满光芒的城市，他决定要顺着这道河流飞行。后来，他就飞到一个教堂的前庭；在那里有个人步履蹒跚的走在河边，原来那是一个外形脏乱的人拖着一车的垃圾。

到尽头了；麦可想着；算了。他再度飞高，转了个大转弯然后再度飞回波茨坦广场

像鸟一般的飞行，真的是一种愉快的经验；就像新生的神祇一般，他展开他的双翼。在那大广场之上，耸立着一座庄严的拱门，拱门之上有古希腊的双轮战车，他鲁莽的就穿过那道拱门。不料，当他飞过栅门时，一头撞上某种磁场，那股撞击力道让他直接摔落到地面上。

骄者必败；他不禁责怪自己鲁莽的行为。他头昏脑胀的想搞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他摔落，在那个空间检查了一阵之后，他什么也看不到。不过，这落地的幽灵再度测试自己飞行的能力。

还好，飞行能力犹在；他松了一口气。不过，我到底撞上什么？他好奇的逼近他摔落的地方再度仔细的观察。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他自言自语的说，此时，他的手碰到一个奇怪的磁场并激起了一阵蓝色的光芒。

我的天，未来真是充满惊奇，他小心翼翼的沿着那股磁场走着，他每次轻轻的去碰，就会产生短路的反应。似乎有一座无形的电磁墙将这座城市划为两半。他不了解这么做的原因为何，不过，他想一探究竟。当地的人一定知道此事，这股念力让他开始寻找路过的人。从城市上空，他又注意到那个推车的游民。由于此人是附近唯一的人，所以他就接近那人。

「喂，你！」他叫道。

可是，那个戴着帽子的人没听到他的声音，直接的就走开了。于是，麦可只好直接在他面前降落，可是，那个人还是毫无所觉的往前走。

他看不到也听不到我；麦可终于了解。麦可想设法引起那人的注意力，他必须用对方法。

「喂，拿破仑。」他试着说。果然，他似乎找对方法了，因为那游民竟然突然的停下脚步。

「朋友或是敌人？」那人想知道。

「朋友！」

「哇，终于遇到一个同僚了。你是哪个阶级的？」那可怜人问。他一定是疯掉了。

「我是陆军元帅。」麦可随便掰了一句。

「我不是命令你去攻打苏俄吗？」

「对，不过我们已经攻陷莫斯科了。」

「太好了，那我就不用再弄这些货物了。」他继续往前走。

「你知不知道柏林这座电磁墙是干什么用的？」假元帅问。

「你疯了不成？本来才有墙；是石头墙。不过，不久之前，我的战士才把墙拆了。我还有照片为证。」那人从他大衣内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剪报。

预言家看着柏林围墙被拆的照片并阅读照片下方的文字报导。

「柏林围墙倒下(注：1989年)。隔离东西之铁幕倒下已经两年，今日，一个团结的德国将欢聚在一起纪念这个日子，纪念庆典包括演唱会、论坛以及其他的活动。原本柏林围墙的用意，是在阻止逃向自由西德的难民潮。」

原来如此，难怪会有一股磁场贯穿整个城市，他了解了。多年来的挫败与怨念，一定让这座消失的城墙依然留下确实的电磁场。

「你的手下呢？」接着他问。

「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他们把我放逐了，不过，我可以带你去他们平常去的地方。」

「好，带我去。」麦可请求道。他想了解，这种冲突是如何化解的。

于是，那游民再度推着他的车，他们就又开始的走向城市的东边。穿过亚历山大广场之后，这个人在一个难看的大建筑之前停下脚步。

「就是这里，旧警局，以前是我在管的。有问题你可以自己进去问他们。」

「好，我会的。」预言家说。他给了那人一个法郎，然后就进屋子里去。

「拿、波、羅崙，火多於血。」那游民突然在他背后大喊。

麦可诧异的转过身来，那是他自己的预言，只是波跟拿这两个字前后颠倒而已。可是，那个人却不理会他的看着远方，而且似乎情绪不佳的踢着一个街灯，那灯立刻就熄了。

哇，不可思议，我的预言诗在未来将很流行。他感到很开心的进入那荒凉的建筑。一进入口就有一间阴暗的房间，可是没有人在，于是他决定要走上那大理石的楼梯。

他说的那些战士手下人呢？楼上似乎有望找到他们，因为他看到有些人忙着

在做什么。结果，那些人全是公务人员的样子。他再度走下楼，他正想离开那个前厅时，却听到很大的声音，在一个大房间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活动。

*那里发生什么大事呢？*他好奇的走入那个房间，那里面突然聚了一大群的人。

*我一定是自然而然的回到几年之前去了；*他观察的想着。

于是他混入人群中，仔细的倾听。那是对着数百名记者召开的一场记者会，是这个共产国家的高阶领导团召开的。

「什么事？」他问一名记者，那人以为麦可是外国来的记者。

「我们一向不能直接提问的，」东德的记者回答，调整着他照相机上的闪光灯。「不过，此时夏波斯基迫于人民压力似乎会破例。党想借着更开放的措施赢回人民的支持。」

「万一没成功呢？」

「如果没能成功，我们的国家就只是空壳子，只剩下无穷尽的城墙与围篱。」他对麦可匆匆道别就在人群中挣扎的往前。此时，他的同僚们也都在提问，可惜，给他们的答案都是样版。直到一位法国记者以不太流利的德文提出一个核心问题。

「你们的国民什么时候才能自由的到西部旅行？」他简单的问。

其他的记者对他的问题并不在意，因为大家都认为夏波斯基也只会含糊的回避这样的问题，不会认真的回答的。可是，这位面对国际媒体的党领导人，突然觉得他面临考验，他先是闭口不谈。

*我怎能继续撒谎？*他忧心的想着，在冒出一身冷汗之后，他出其不意的开口了。

「今天，嗯，据我所知，我们已经做出决定。而，嗯，我们的决定是…，最终，每位国民都可以跨越国界。」

顿时，室内整个静了下来。

「这个新的规定什么时候生效？」有一名记者立刻追问。

夏波斯基翻阅了一下手上的文件，然后他看着他的同僚，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因应。

「嗯，据我所知，这个规定将会在…此时生效。」

由于记者会里的人似乎全吓呆了，每一个人都在思索着这句话是否是真实的。因此，室内顿时又陷入一阵沉默。直到有个人冲出去大声的吼叫：「边界开放了！」

这个天大的消息如野火般迅速的在城里传播，东柏林的市民几乎全部冲到柏林围墙前去一探究竟，他们想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能进入西柏林。诺斯特拉达姆斯尾随着大伙人到柏林围墙之前。

*我方提出的一个傻傻的小问题竟能激发出不可思议的结果；*他暗忖道。*从现在开始，我真的必须让命运主宰一切。*

结果，柏林围墙还是上锁的，而且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平的围住边界卫

兵。突然，围墙前又冒出一群记者。

「你们是说；柏林围墙今天就得开放吗？」侍卫的领导人结结巴巴的问。

「对，是夏波斯基的命令。」大家异口同声的大喊。

这名军官等待了一阵子，想等等看是否会有正式的命令传过来，后来，他向巨大的压力降服，直接的就把阻隔两德的围墙开放了。还好，红军没有前来干预。

东柏林的人民犹如在梦中般的步向围墙的另一端，而西柏林的人民也成群结队的步向他们并对着他们大声的鼓掌欢迎。我们的预言家快乐的目睹完全陌生的人们，在德国首府的布兰登堡大门之下，泪如雨下且难以置信的拥抱着彼此。上方有希腊战车的这座柏林纪念性建筑已经有多年人烟罕至了，如今许多人走上前去，忘情的触摸那冰冷的梁柱。

其中有一个市民像疯了似的从大门底下走过，他不断激动的喊着：「我是一个柏林人！」

那个人不是白官来的吗？麦可心想。可是，他大错特错了，那人正是自以为是拿破仑的那个游民。那个人在此时尚未沦落为游民，他兴奋的亲吻着每一个他遇到的人，连麦可也得到一个吻。如今，边界真的开放了，有几个强壮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拆墙。

「这是可以卖的纪念品！」有人手里握着一大块墙石，开玩笑的说。

我们法国的见证人于是离开那个举国欢腾的地点，回到属于他的文艺复兴时代。

终于，是一种快乐的结局；他回归自己的躯体时心想。我希望这种事能经常发生；他跳下床来。

直到夜深人静，他才蹑手蹑脚的下楼去回到他的卧房。

「安妮，」他低声的问；「妳还在睡吗？」

「对，我在睡，不过，你上床来吧。」

于是，麦可小心翼翼的躺在她身边睡觉。

又是一个清晨的破晓时分，清新的空气从开启的窗户吹入。我们的学者在一夜好眠之后，精神振奋的走下楼，他发现他的妻子正在客厅烫衣服。

「你今天睡得很晚。」烫衣板上冒起一股蒸汽时，安妮说道。

「今天没有访客。那不是女仆的工作吗？」

「她已经病两天了。」

「哦，我没注意到。」她的丈夫靠着缝衣篮说。接着，他又说；「我今天得跟克里斯朵夫弄很多文件，不过明天我想跟妳散步一整天。」

「我后天才有空。明天，我的妹妹要来找我。」

「好，那就约定了。」他玩弄着缝衣服用的顶针。

「要不要让杰奎琳再帮你缝一件袍子？」她问。

「可以，很好。不过别缝黑色的；最好是棕色的。」

「你为何不自己去告诉她;她会很高兴的。」

「好吧,我告诉她。对了,我昨夜有个很棒的经验。」麦可想让她进入他那神奇的世界。」有点像耶利哥的事件,不过是在德国。」

「啊,被宗教打垮的城墙。」安妮把熨斗放回架上。

「对,可是这次不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是为了自由信念。」

「似乎很好。」她开始拿起另一件衣物烫,他则前去为她把衣服拉紧。

「我喜欢你把你的另类体历告诉我。」她突然有点羞涩的说。接着,他有史以来初次见到她脸红了。

此时,克里斯朵夫正好从楼上走下来。「大人,佛罗伦斯的尔哥伯爵还没收到你的推荐信;我担心翻译版已经寄丢了。需要我再准备一份新的吗?」

「不用,叫他仔细的再找一找就可以了。那个狡滑的人只是在回避我的费用。」于是他们二人就边说边上楼去。

杰奎琳来访后的翌日,安妮跟麦可早早就起床,他们拿了一个装满美食的野餐篮就出发到邻近的森林或田野。他们在山林间玩了一整天,然后才开心的带着满满一篮的花朵与药草回家。就在他们快到家之前,有一名牧师匆匆的走上前来找他们。

「博士,你已经听到坏消息了吗?」

「没,不过,我大约知道是什么坏消息。请直说无妨。」

「国王去世了。」牧师悲哀的说。「他跟他的小队长发生了意外。」

可惜,自负误事了;麦可心想。

「由于你跟皇家有特殊的关系,博士,」牧师接着说;「所以我才来向您表示哀悼。」

「谢谢你,牧师。对全法国来说,这是悲哀的一个日子。」

他们回到家门时,门外已聚集一些民众,当这对神奇的夫妻回到家门,大家就纷纷表示悲悼。第二天,亨利二世辞世的消息正式宣布了,那天下午,就有一辆有人护送的马车停在麦可家门前。普罗旺斯的总督一下车,镇民就聚集过来看他。克里斯朵夫告知他家主人后,便匆忙的去开门。诺斯特拉达姆斯也离开他的书桌,上前去邀请他的总督朋友坐在长廊上的一个座位上。

「你一定知道国王的死讯了。」克劳德坦泰在户外坐下后便说道。

麦可点点头。

「长矛刺穿他的黄金头盔,直接刺穿他的左眼跟喉咙;一矛两处伤口,只是为了决斗的演练。」总督告诉他。「除了事件本身的可怕与大家对他的思念,法国如今更是陷入危机。」

「哦,我想我们没必要担这种心。」这家的主人说道。此时,一丝细雨滴在他的脸上。

「但愿如此。你的上一本年鉴已经预言国王的死讯。是凯瑟琳皇后本人告诉我的。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你的著作是一种娱乐,如今,你的预言恐怖的成真。你知不知道你有何种力量?」

「我很了解，也觉得有责任。」

「那你为何没预警亨利二世？」

「国王不想跟占星扯上任何关系。」麦可平静的解释。

总督深叹了一口气，显然是受到死讯的影响，当然，这死讯也可能影响到他的职位。

「国王的妹妹玛格莉特瓦洛想来此咨询你。她很快就会与你联络。」

「欢迎她来，我很乐于为她服务。」学者答应。

克劳德忧郁的看着前方。「现在会是谁领导法国？」他说；「王子都还太小、太没经验。」

「皇后将会统治国家。她已经学会处理国家的政务。」学者边摸着胡子边自信的回答。

总督惊讶的看着他，了解到这个乡民有着高深莫测的实力。此时，女仆端来茶水，他们就又闲聊了一阵子。

几天过后，克里斯朵夫拿着皇家的来函进来。「好消息，主人。」

麦可接过信件后，立刻打开来看。是国王的妹妹写来的，她计划在国王的葬礼过后，就来找诺斯特拉达姆斯，她希望不会造成他的不便。

一个人的死造就另一个人的人生；他悲哀的摇摇头。

「克里斯朵夫，到时候，要穿好一点。」他给了他的学生一个金币。

那个星期五，一辆皇家的马车到达波伊索这广场，平民百姓全被侍卫阻挡开来，好让玛格莉特瓦洛安全的被护送到预言家的住处。她身着服丧的黑衣，头上也戴着黑色面纱。而麦可家的小孩子们都乖乖的站在门口等待着。只有保罗不在场；他依然自顾自在追着女孩子们玩。大家全都很有礼貌的点头，而且眼光全盯着她那一身的华服看。麦可和安妮迎接皇妹到客厅去，为了迎接皇家的人，客厅早已打点得一乾二净。克里斯朵夫也探头进来一下子，聊表欢迎之意。安妮先向皇妹表示哀悼之意，然后就离开了；好让麦可跟皇妹私下谈。短暂谈了一阵子后，玛格莉特就感谢他的忠告也就是：从此远离政治纷争，到海边去休养身息、恢复健康。皇家的队伍再度上路，默默的又走回停着马车的广场。

一个夏夜，迪安睡不着，于是安妮就讲一个童话故事给她听。当时，她丈夫正好从阁楼上下来，所以就听到她是如何面对以及处理她这方面的生活。

「曾经有一个邪恶的巫师，他发出一个诅咒。」她开始说起故事。

「指的是我吗？」他在楼梯间问道。

「觉得适合就是你了。」她回答。

不知道她今天又怎么了；他猜测着。接着他走到客厅跟女仆谈了一下，然后，他就到花园去给植物浇水。他决定今天要早一点上床。

翌日，他一写完《大预言》的第六部份，就匆匆的把手稿拿到邮局去寄给他在里昂的出版商。这类的事通常都是克里斯朵夫负责的，但麦可想出去运动一下。街上是很冷清的，所以他想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他。寄出他的东西后，他就从市

广场他的那个雕像旁走过，路过时，他发现有些年轻的孩子拿着弓箭在射他的雕像。

我真是不了解这种恶作剧有什么好玩的；他不开心的暗忖道。不过，等等，那不正是我儿保罗吗？看起来，他儿子还是那一群混小孩的头头，他觉得他应该去训训他儿子。仔细一想，他又改变主意了。

哦，算了，没关系。我保留到重大事件再来运用；反正只是个笨雕像。人生无常。

此时，有个卫兵正好路过那个转角，他看到一群混小子正在玩弄本城市名雕像的头。

「喂，你们！给我过来！」他大声的命令。可惜，小孩子们一哄而散。那卫兵正好也看到诺斯特拉达姆斯，于是便道歉的说；「我会去捉那些死小鬼的，先生。他们别想逃之夭夭。」

「哦，别担心；我真的不很在意。」荣誉市民安抚的说，就想让这件事过了。他当然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曝光，所以就继续走他的路。过了几分钟，一股压力让他停下脚步喘口气。

这股压力感到不正常；他有点难过的心想。不过，压力逐渐消退，他继续上路。又过了一会儿，那股可怕的感受再度来袭，他不得不再停下脚步。每当他再次行动，就会又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攻击。

我早该知道的；他想着。来自地狱的攻击是确确实实的。他决定要快点回家，在家里他比较容易对抗超自然的邪气。

回家的一路上，他不断的受到另一个世界的攻击，这股对抗使他耗尽全力。他不断的停下脚步，路人都在看这位摇摇晃晃的名人，虽然他的年纪不小了，平常倒还很有活力。不过今天他步履踉跄的走着，一路上有几个人在说；「需要我帮您吗？」。可惜，黑暗的力量又强又急使得他无法回答。突然，他的膝盖一软，整个人就倒下了。有几个路人连忙跑过去，把他抬回家。

安妮与克里斯朵夫震惊的来把他扛上楼，让他躺在他的床上。躺在床上，麦可便开始抽搐，安妮恐慌的坐在他身边。她的夫君看起来就像疯了似的。他不断的跟空气对抗，嘴里还大喊着；「要刷牙，一天三次。」

他一静下来，她立刻惶恐的问他：「你怎么了？」

「有人想杀我。」他无精打采的回答。他苍白得像鬼一样，平时红红的脸颊全消退了。接着，另一个沉重的打击袭来，于是他完全的失去意识。他的灵体降落到一个炼狱，落入邪恶之手。

在那黑暗的实验室里，摆着一桌子的试管，玻璃碗、量杯还有瓶子，而诺斯特拉达姆斯才结束一场黑色实验。有一些药水都在火焰之上燃烧着，升起的蒸汽遮住他的脸。

「天灵灵地灵灵，快了，黄金快出现了，大家全得求我了。」他狂笑。他兴奋

的把最后一点炼金物质滴入已装得差不多满的烧杯中，然后再小心的加上一些酒精。接下来，他就让那装着铅粉的液体煮滚，之后，他再用蒸馏法提炼出固态的混合物质与易挥发的成份。

「现在再来一点火药。」他窃笑道。他到一个橱柜去找火药，再拿着一个玻璃瓶回到那煮滚的东西前。「这一次，力量不会从我手上溜走了。」

突然，大门被打开，他一惊，手上的玻璃瓶便掉落在地上摔个粉碎。紧接着，他一眼望去就看到一个中间圆圆的武器。

「宰了巫师！」一个机器化的声音突然凭空冒出。炼金师直觉的往旁边一躲，于是桌子跟上面的玻璃仪器就全被一个巨大的子弹射成碎片。

「我超昂贵的实验室，全毁了，你这浑球，你到底是谁。」他突然不敢再说下去了，因为那武器再度瞄准他。就在这要命的一刻，有些强壮的侍卫从外面赶来援救他。

「催毁闯入者！」他下令，但卫兵却被一个一个的杀了，为了逃命他只好离开。

「一群笨蛋。」学者大人讽刺的说。他从有火炬照明的走道往下逃。碰！一颗子弹顺着墙飞过。那陌生人再度起身射击。就在那要命的关头，诺斯特拉达姆斯冲入一间房间，那里面坐满身着灰袍而且正在冥想的修道士。

混入这些修道士之中时，他无情的想着；*让他们去挨子弹*。不久，那个杀手就把所有挡住他去路的那些上帝的仆人给催毁了。此时，学者在地下建筑里逃命，后来竟闯入一间书房，书房里点着无数的蜡烛，他连忙把那扇沉重的大门给关了。

他不可能追到这里来的；他笃定的想，接着他便放轻松的走向那充满古书的书柜。那些珍贵的手稿是无用的，反正他已经得到黄金的配方。就在此时，入口的大门被一枪打垮了，他在书柜中找地方躲藏。不过，追杀他的那人，不停的把所有的东西打成碎片。

失火了！诺斯特拉达姆斯设法从一道暗门逃走。他顺势掉落在一个有如洞穴的通道，然后便快速的走出去。再走一段路，他才停下来倾听那家伙是否依然追杀在后。还好，他没听到什么动静。

问题解决了，他想着，我安全了。过了一会儿，他到达一个地下湖泊。可是，那可怕的武器却又出现了，而且直直的对准他。没想到，这回是一些蝙蝠来保护他，当然也只是分散杀手的注意力，很快的蝙蝠就全被射杀了。

炼金师耸耸肩便跳入湖中游走。他尽可能的躲在水面下，因为他只要一浮出水面吸气，子弹便会到处飞。幸运之神庇佑他，他才得以游到湖的另一边去，由于湖泊很宽，所以他放心的爬到大石头上。没想到，他还是中弹了，他终于倒下。

「还想再玩一次吗？」机器般的声音又问。

「好，不过，得让我先复原。」有人回答；「我的分数多少呢？」

「1566分。」

在那黑暗的实验室里放满一整桌的试管与量杯。诺斯特拉达姆斯就站在桌前；

他就快发明出伟大的东西了。不同的药水都在火上煮，上升的蒸汽使他的脸为之蒙眬。

皇后将很快乐，他开心的想着。他小心的将一些硫酸加入烧杯，然后再添加一些酒精。当那含有铅粉的液体就快煮沸之际，他把蒸馏出来的东西放入一些长颈的瓶子里。

「嗯，还是不太正确。」他近乎自言自语的说。他在背后的柜子里寻找添加物时，突然，大门被打开了，他一惊，手上的玻璃罐掉落，摔个粉碎。紧接着，他一眼望去就看到一个中间圆圆的武器。

「宰了巫师！」一个机器化的声音突然凭空冒出。麦可本能的往旁边一跳，不料，一枪就把所有的玻璃器材全毁了。

我完蛋了；他心想，不过此时有一些卫兵突然冲进来保护他。可是，他们也很快的就在他眼前被催毁了。他悲哀的发现其中有一名卫兵，竟然是他的外公。

「外公完了。」他呻吟的爬过去，尚恩已经为了想救他的外孙而牺牲了。

他没什么时间多想，因为那武器再度指着他。就像一只逃离地狱的蝙蝠，他匆匆逃离那实验室并从一个很长的走廊逃走。那幽灵尾随在后，不断的开枪。炼金师没死，他设法逃入另一间有一些家人在聊天的房间，他毫不犹豫的叫：「约兰达、维多，快逃！」

可惜他们在转瞬间就被突然现身的鬼魂所杀。诺斯特拉达姆斯浑身颤抖的跑，直到进入一间古老的书房，他连忙把门锁上，然后就拼命的想喘口气。

「我有一本很好的书要给你。」有人突然说。

「艾比盖！没有时间了！」他惶恐的说。

「欲速则不达。」推销那本书的人以一种安抚人的声音对他说，并且把他拉向知识的宝库。

「艾比盖，听我说。我们真的必须立刻逃出此地…」可是他的话被打断了，门锁被枪打成碎片。幽灵再度进入把他的猎物困住，瞬间，他就消灭了艾比盖。麦可继续逃并藏身在书架之中。然后，整间书房被打毁，珍贵的手稿在火海中被销毁。这一阵的混乱，让学者大人得以从一道暗门逃走，他顺势掉入一个需要照明设备的地下走道。

「还好我有准备蜡烛。」他边低语边在袋子里找。「伊莎贝尔，再撑一下。我们就快到了。」他手上拿着蜡烛，背上扛着他女儿，快步通过那个走道。此时，他的背后突然传来追兵的声音。

「我的天，今天的一切都必需变糟吗？」他悲叹道。

他加快脚步，可是，那幽灵早已带着他嗜血的猎犬进入那像洞穴的建筑内了，狗的吠叫声非常巨大。这对惊恐的父女很快的就到达一处地下湖泊，麦可犹豫的停下脚步。无处可逃了！恶魔已追上他们，而且再度的把武器对着他们。

「伊莎贝尔，吸一大口气。」当爸爸的下令。就在他要潜入水中之际，一枪命中，就此结束了他的逃生之路。

「你还要玩吗？」那机器般的声音再度响起。

「好，不过，我们到下一关去玩！」

在黑暗的实验室里，诺斯特拉达姆斯站在一张放满试管的桌前。他正在从事一项特殊的实验。

「制造黄金就像净化躯体与灵魂。」他自言自语的说。接着，他在一个煮沸的酿造液中加入一点点硝石，造成让人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应。一股强大的火舌烧到他的胡子，让他从白日梦中清醒。

*天灵地地灵：我在创作。*可是，看看这桌上的大杂烩。他的脑子突然变清楚了。*有人跟我在玩游戏。*他四下一看。

*这不是我的书房；*他很快就发现。突然，大门开了，他一眼望去就看到一个中间圆圆的武器。

「地狱来的访客。」他难以置信的说出。

「宰了巫师！」凭空冒出一个声音。清醒的炼金师往旁边一躲并顺势从地面滚出这间实验室。不过，房内的玻璃仪器全被子弹射成碎片。

*我该如何逃脱这个领域？*他苦思。只不过，他还是想不出什么好方法，也只有加快脚步的逃命去了。逃经几条走道之后，那地狱来的访客就要追上他了。麦可在要命关头设法躲入一个古老的书房里。他牢牢的把大门的锁给栓上。

「片刻的喘息。」他叹道。等他不再那么气喘如牛之后，他就开始探索他四周的东西。这巨大的房间显然藏有无数的书籍。

*阿卡西记录：这是一间全世代的书房！*解决之道一定藏在此地，他连忙过去看文件。他从书架拿出第一本书，书上有着闪闪发亮的字体：‘喜乐的灵药’，作者是阿加查里。

他立刻记起，是在西西里岛的那个回教徒。他连忙翻阅起那神秘的书籍。一开始是说到灵魂的七个层次。在寻找正确的线索之际，他不忘机警的看着入口大门。

*试炼、闪电、混沌、圣歌、宗教庆典。*没什么帮助，他抱怨的想着。*让我找到，快点！*

又传来撞击声；那地狱访客在撞那扇门了。

*苦修、妨碍、诅咒……这就是我要找的。*就在这要命的一刻，那扇木头门被一股巨大的火力打成碎片，他的书掉落在地上。

「藉由邱比特之力，命你站住，不然我就发射。」学者近乎哀求的命令。他以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对着危险的人。那地狱来的人显然是愣住了，麦可紧张的走向他。他接近那人时，不停的打量着拿着武器的人。

「天哪，扣着板机的人是个黑肤的小男孩！」他愤怒的大吼。这一吼竟然吓到那克罗奥尔男孩，他马上逃之夭夭。

魔咒终于打破：地狱般的平台像被阳光照到的白雪一般的消失于无形，麦可肩上那股沉重的压力也不见了。紧接着，他的卧房又出现了，安妮还是静静的握着他的手。

「真是个蛇窝。」她的丈夫呻吟的清醒过来。

然后，他立刻恢复活力的下床，让他的妻子呆坐在原位，震惊得连嘴都合不拢。

「抱歉，亲爱的。」他道歉的走过去给她一吻。「只问你一个问题。妳昨夜对迪安说的是什么故事？」

「就是有幸福结局的童话故事。」她结巴的说；「怎样？」

「我想她有联想到我。妳下次给她唱个摇篮曲就好，可以吗？」

「可是摇篮曲对她来说太小了。」安妮也从床边站起。

「好，那就换别的！只要别让她联想到我就可以。」他走去找他在阁楼上的职员。

「我今天得跟保罗说说话。」他上楼前不禁又发泄了一下。「不然，那孩子长大了一定会被捉去关。」

「你好点了吗？大人？」他不安的问。

「我很强的，克里斯朵夫。话虽如此，我的风湿是有点困扰我的。」他立刻为那个形而上的世界做了一些记录，也就是他稍早时深陷的那个世界。

*那是一个人造的黑暗大地，而我是里面的主角；*他潦草的在他的记事簿上写着。

「你可以帮我收集所有具有神奇武器的童话故事吗？」他问道。

他的助手答应会尽快收集。

「总有一天，小孩子们会掌控这个世界。」他的主子解释。

「但愿不会。」克里斯朵夫拿回他的笔之后就说。

「那就别制造下一代。我已经太迟了。」说完此话，学者继续进行他的日常事务。

今夜，我得看看星象是否暗藏此事；他心想着。不过，那天下午，他还是全力投入一堆占星的工作。

第十一章

五到四十度角天空燃烧
大火逼至新城市
横向大爆炸之后
北方人因而折腰

一阵铜锣的巨响传遍整栋屋子，大家都被吵得掩起耳朵。尔科伯爵送的那个银制油灯差点就从桌上掉下去，女仆吓得窜逃到街上。

「你又买新玩具了？」安妮一见到喜滋滋下楼的麦可就抱怨的说。

「我是在测试我的新锣，」他防御性的说；「昨天才从马塞寄到的。」

「你不是用来玩音乐的吧？」她认真的问。「不然的话，我们这附近所有的邻居都会消失，包括你的家人在内。」

「不，不，当然不是；妳尽管放心好了。」他保证。

接着，麦可就坐在壁炉旁那个属于他的位子上，开心的享受那股释放出来的能量。安妮正好要帮玛德莱恩绑头发，所以他们的女儿已经在窗前的大桌子那边等着了。那个窗户正好可以欣赏他们家的花园；微弱的阳光从窗外照在这一对母女身上，当爸爸的则躺在他的座椅上注视这怡人的画面。他给自己倒来一杯酒，放轻松的享受着。一小时后，最后的一束发辫终于弄好了，安妮把所有的辫子全编在一起，编成一顶发冠。

「再一下下就好。」她对已经坐不住的女儿说。

「好，完成了。」她把镜子给女儿看。

玛德莱恩很满意这款最新的威尼斯发型，于是便谢过她的妈妈。「我的朋友会大吃一惊的。」此话一丢，她立刻冲出门去秀她的发型。此时，其他的小孩都进来了，于是一天就这么冲冲的过去。到了那天夜里七点左右，克里斯朵夫离开他们的家，让他的主子得以在前廊跟他的妻子独处片刻。

「妳今天晚上得自己打发时间了。现在天空的星星已排好队，等着我去上工。」他对她说。

「好，亲爱的，可以。你想休息再来陪我，别敲锣就行了。」她说。

于是，他走上楼去做他的事。他盖着被单躺着，意外的发现有节奏的锣声还在他体内回响着。

「这东东真是有效。」他轻声的说，很快的他就飘入另一个国度。

缓缓的，一家店的橱窗在他的第三只眼前慢慢的具象化。他的第三只眼从天花板、地板一一看穿，看穿那家店的玻璃窗。诺斯特拉达姆斯整个人逐渐的降落

在一个商业区的街道上，他四下一看；他的现身显然没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他可说是置身血拼乐园。这里的人全拎着大包小包，又很漂亮的购物袋，进出于不同的店家。除了有许多血拼杀手之外，这地方也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商品、闪亮的广告以及无数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他降落那个地点之前的商店里，就充满极为先进的产品。他看到各种不同大小的电器箱，那种电器箱可以显现各种影像，有播报的人、演员、体育活动以及许多具想象力的游戏。这类游戏他们称之为计算机游戏，屏幕上显示出许多彩色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不停的被子弹打到。

*这类的游戏让我想到，我何其不幸当主角的那个国度；*他思索着。一阵丛林般的声音从商店里传出来，店门一开，他就顺着声音的方向飞去。在店内，音乐与动物的叫声震耳欲聋，许多的客人都在翻找一些奇怪的商品，对这种噪音似乎完全不在意。排队购买这种虚拟游戏的客人，可说是一长排。游戏的说明书，让他略微理解这类的游戏。他发现不同的游戏部门，如电玩、电视、计算机各有一整柜的商品与配备。这丰富的领域让他感到头昏。后来，他又发现一个更巨大的游戏领域，都是放在比较低的柜子上，全是以战争为名的。

他再四下一顾的发现到；大多数的小孩都着迷于此种可疑的游戏。那拿着地狱般武器的非洲小男孩并非特例。他凑近的看着，标题大多是这类；炸方块、星际入侵者、战场。

哦，我的天，万一我看到我的名字也是某种游戏的名称，那我的未来可不妙。

这股令人难受的风潮与他脑海中的假像，让他感到反胃。他注意到这类游戏的包装盒背后，都印有设计人的数据与名称。

*我得记住这个地方；*他心想。*天晓得什么时候用得到。*还好，他没发现有以他的姓名为名称的游戏。突然，有个亚洲人从一个造型像生命之树的柜台后面冒出来，他走向麦可。

「需要我帮忙吗？」那人问道。

这神秘的哲学家正想回答，没想到那人问的不是他，是在他面前的一个小孩子。

难以置信！就是那个差点催毁我的黑肤小怪物！

「我要找最新的游戏，叫做《骗倒魔术师》。」小男孩回答。

「那游戏还没上架。」推销员说。「不过，放心，我去后面给你拿一个出来。」很快的，那小孩子就在柜台付款买下这最新的游戏了。

*这代表我的角色会被电玩运用；*麦可惊悚的看着那个小恶棍离开商店。

「喂，小朋友，你要去哪里？」他严肃的叫道。

可是，那小男孩果然没听到他的叫声就过街了，街上只有几部黄色的汽车我们的学者连忙想尾随那孩子。不过，他还是被街上的交通耽误了，一眨眼，那小孩子就被人潮淹没了。

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喜欢这类的东西？过街时，他怀疑的想着。找了好一阵子，他又发现那个正要上公交车的小坏蛋了。有辆大公交车停着，让那小男孩跟

一些人一起上车。

这下子角色对换了，小子。预言家近乎自言自语的也踏上公交车。

「你的车票呢？」司机问。

麦可摸摸他那件没有口袋的褐色外袍，他满怀歉意的。还好，这句话也不是对他说的。因为此时，有个老太太拿出车票给公交车司机检查。这位穿越时空的幽灵一再的躲过常人的眼睛。这里的人似乎完全被城市里的生活给吞没了。乘客们的眼光都不放在别人身上，大家都只注意自己。那小男孩也是。他坐在后座，在一个日本人旁边，他一坐下就拿出他的小电玩。跟踪他的这位幽灵坐到他附近的空位去。

如果我可以看到他的游戏，就可以查出创作人是谁了；他心想。

公交车出发了，经过仓库、餐馆、博物馆以及充满时尚感的精品店。城市里有好多的街道，在这城市里找路似乎很容易。公交车又行经一座很大的公园，那里头充满人工种植的草地、树林与池塘。

这一定就是新世界：北方人的大地；我们的梦想家在猜想，他将每一个新事物牢牢的记在脑海中。当然，他也持续的在注意那个小孩子，那孩子还安静的坐在后座。

不能让这卷发的小男孩跑了；他关切的还是那个游戏。这孩子看起来也不坏，要不然，若非人不可貌相就是我错看他了。

小男孩突然站起来，待公交车停好，他就下车去了。麦可连忙跟着他，这一次，他知道一定要在门关起来之前赶快走出去，他已经学到教训了。

小男孩进入中央公园，沿着一条小径走，那小路旁尽是开满花朵的矮树丛。接着他走到一个有很多滑板的小园子，在那个地方他遇到许多朋友。他的朋友们脚踩着有轮子的木板，滑到他身边来。

「嘿，乔。」其中一人叫道；「你的滑板呢？」

「哦，出了点状况。我买到一个很酷的游戏。」乔把游戏从背包中拿出来。

我们的法国灵体立刻凑近来想看到盒子背后的文字，不过，乔很快的又把游戏收进去。接着，小孩子们就爬到一枝老树上，然后又立刻跳下来。接着，他们又一起通过一个铁质的人行桥。预言家发现公园四周有许多高耸的大楼。

跟巴黎大不相同；他心想。

这一群小孩玩到动物园之后，就决定要解散各自回家。因此，乔穿过一个出口离开那个大公园，然后他又上了另一辆公交车；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幽灵再度跟着他。这部公交车沿着一个路旁有各式各样的戏院、饭店与夜店的林荫大道走。街上有很多会叫的广告牌，最大的一个上面写着‘可口可乐’。

吵死人了；麦可心想；让我头痛。

此时，那孩子又拿出他的口袋型电玩在玩了。他的背包则夹在他的双脚之中。公交车驶入一条长长的大桥，逐渐的离开那灯红酒绿的市区。预言家换个角度欣赏这美丽的景致，远远的山区在蓝色天空之下形成明显的对比，这座城市真是多彩多姿。麦可边看边注意那孩子的动静，他还是乖乖的在玩他的小电玩。过了

桥之后，公交车右转进入长长的一个小道。那孩子就在下一站下了车步入一个住宅区。过了几条街道后，他就在一间外形干干净净的小屋门前按门铃，前来开门的是一位妇人。

「乔，你要的话，可以在外面再玩一下。」他的妈妈说；「晚餐还要半小时才会好。」

她的儿子又回到河边去闲逛，他坐在一个长板凳上并拿下背包，接着放空似的看着远方的一个拿着火把的石雕的卫士。半晌，他才终于打开他的背包取出那游戏并着迷的注视着那盒子上的图片。

「翻到背面！」诺斯特拉达脱口说出，可惜他的话一点影响力也没。

我得有所行动，一定得预防这个游戏传播出去才行。他设法想从乔手中把那盒子抽走，可惜他没办法握得到那实质的东西。他没有那种能力，于是他挫败的坐在他的前敌手身旁。

我想我只好接受这种无法避免的事实了；他沉思的想着。

没想到，乔在此时竟跟他说起话来。「哇，是你！」他把盒面上的巫师图片拿给麦可看。

麦可看到自己的脸，图片上他的脸锐角比较多，显得很严肃，话虽如此，依然叫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他。一定有人趁他不注意时，画下他的画像。也许就是在他造访凯瑟琳皇后期间吧？

「是，是我，可是你不怕我吗？」

「不会。怎么会？」乔反问。

「算了。」他无奈的回答。显然这时代的人，连鬼都不怕了。

「图片上的你戴着一顶海盗的帽子。」乔接着又说。

「那是官员的帽子。」麦可纠正他，他摸摸自己的胡子又说；「可是，我弄丢了。」

「你不是纽约人吧？」

「不，我来自另一个世界。不过，你告诉我，你很期待快点把我杀了吗？」

乔被问得有点反应不过来，他想了几分钟才又说；「那只是游戏而已。」

「那是你的想法，不过，思想是有力量的，你知道吗！」

「大家都在玩游戏。」这小孩子疑惑的回答。

嗯，他的确是个可爱的孩子；麦可想着，只是没有好好的教养。

「你有没有听说过‘业’？」

「没。业是谁啊？」

「业不是指人，是一种宇宙的律法。你所有的行为都会产生响应，思想也是一种行为。因此，有智慧的生物，绝对不会对宇宙万物做出伤害的行为。」

「这跟这个游戏有什么关系呢？」乔不解的问。

「我换个方式说好了：如果成千上万个小孩开始对我打打杀杀的，我的心脏就会变得沉重，我就会永远深陷地狱之火。」

「我不希望会发生那种事。」乔说。

「我也不想。」麦可坦白的说。

「我可以拿这游戏去换。」

「很好的想法，谢谢，可惜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款游戏还有很多。」

「哦，糟！」小男孩突然大叫。「我快来不及吃晚饭了。」他一溜烟的就跑了。巫师一愣一愣的站在原地，很快的，他就又追上乔。

「嘿，你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说再见的吗？」

「哦，对不起，可是我不能迟到。我可以问我妈，看能不能让你留下来吃晚饭。」

回到他的家按了门铃后，他的妈妈不悦的前来开门。

「我们刚吃完，儿子，你迟到了。不过，你有个很好的生日手表。」

「对不起，妈。」

「哦，好吧，我帮你把饭菜热一下。」她叹道。

「我的朋友也可以留下来吃吗？」他小心翼翼的问。因为这并不是要求什么的好时机。

「什么朋友？我没看到人。」

「哦，他刚刚还在的。」乔吃惊的到处看，他怀惑的跟着他妈妈走进室内。

过了一会儿，他上楼回到他的房间，手里还捧着他的热食。一进房，他发现那个魔术师不知从里冒出来，又在房里等着他了。

「哦，你在这里！你刚才去哪里了？」这孩子问。

「我就在你旁边，可是你刚才看不到我。」

乔有点迷惑的给他一块鸡肉。

「不用，谢谢你。我吃过了。可是，你可以帮我一个忙，你的游戏给我看看。」

「你想玩？」

「不，不是；我可不想射杀自己，不过，我想知道是谁创造这个关于我的恐怖游戏。」

「哦，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查到了。」乔建议。此时，他的晚餐也吃完。

「网络？网络是什么？」

「就是全球联机网络。什么都查得到的。」

「哦，你是指阿卡西记录？」

「嗯，这我可没听过，不过，我可以用计算机让你看看。」他打开他的计算机。

「我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信息科学家。」乔在等待开机的过程宣称。

「太好了。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发明这类杀人的游戏。」

可是乔没听到这句话，因为他已专注在那个还挺吵的计算机上了。

「我原以为你精神不正常，没想到，你还满OK的。」乔停下打字的动作时，麦可就说。

「谢谢。」

「对了，你在窗台那边有一艘漂亮的小船。」

「那是天神号的模型。」男孩子骄傲的说。「是在十七世纪时运送奴隶的船。」

「是，人类有时是很不仁慈的，对不对？人之于人，无异于豺狼。」

「你看，这是搜索引擎。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查到数据。」屏幕出现后，乔就输入一些字秀给麦可看。

「还是找不到什么东西。」试了几次后，他说。

「你何不输入‘设计师，游戏，魔术师跟欺骗’这几个字。」麦可建议。可惜，这些也找不到什么数据。

「搜索引擎找不到什么。」他抱怨的说。「把盒子给我，让我看看盒子背面就好。应该会有一些信息的。」

乔起身去拿他丢在墙角的背包。

「要命，游戏不见了。一定是掉在河边了。」

「我们赶快去。」魔术师立刻跟这小孩跑出去。

「太迟了，游戏不见了。」到了那张板凳处，乔就说。他到处找了一会儿，突然有所发现。

「那边那个人！他的塑料袋里有我的游戏。」

「好，我们去拿回来。」麦可说。只是，他的小朋友脸色已变得苍白。

「怎么了？」

「那是克里帮派的人。」乔害怕的说；「他们超危险的。」

「哦，管他克你还是克我。我不管；我没别的选择。」他推开那小朋友直接的就去追另外那个人了。

「嘿，你连再见都不说的啊？」乔叫道。

可是那陌生人早就追着另一名年轻人，完全听不到他的叫声了。

今天真是衰到家。麦可追上那个帮派的人时暗自抱怨。

那个帮派的人走入地下，接着他朝一个铁栅门投入一个铜板，栅门开了，他就走进去。麦可当然是直接穿过栅栏。他们到了月台上，那个克里帮的人，带着一股无聊的神情在等着。他看了一眼他的战利品，就带着叛逆的表情把那个东西放入他的外衣口袋里了，同时他还直接就让那个塑料袋掉在地上。过了几分钟，有一辆火车停了下来，他以及尾随他的这位鬼魂就一同上车了。火车缓缓的驶离，一个小时的车程，许多站都有旅客上上下下的，但是他都没有把那游戏从口袋中拿出来看。

*至少我拥有时间而非时间拥有我；*麦可心想，他以极大的耐心坐在此人后头。

终于，这小混混下车而且急忙的冲上楼梯，因为有一群朋友就站在那污秽楼梯的半路上等着他，这些人的眼神都带着一股杀气。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预言家不禁暗忖。

「嘿，麦克！你也该到了。我们已经等很久了。」安立奎说，这人身上布满许多刺青。

「我在布鲁克林追一些浑球，所以才没办法早点到。」麦克说谎。

「那我们要干什么？」棒球帽朝后戴的包伯问；「这里无聊得要命。已经有九天左右没有人被宰了。」

「可是这几天都没看到血帮的人。」麦克冷冷的说。

「各位，这里的臭味让我觉得很恶心。」安立奎抱怨道；「咱们走了。」这一伙人就继续往楼梯上走。

「布朗克斯万岁！」包伯一到户外立刻欢呼。于是，这群帮派小子就趾高气扬的走在这充满旧公寓的小区。

我在这个幽冥界得格外小心；麦可思考着；有些邪恶的鬼魂也许会从背后偷袭我，因为，物以类聚。

到了将近黄昏，这三个阴森的人物进入一家商店去买酒。收款机设立在两公尺高的地点，而且有重重的防御，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小城堡一样。突然，有一辆警车从角落处呼啸而来，并在这家店门前紧急的停下来。有些警官下了车，随机似的在附近捉住一个路过的人就粗暴的将那人推至车盖前。这三名克里帮的人一边自在的大口喝酒，一边着迷似的看着这情景。

「看来又有人被逮了。」安立奎大笑道。

他们走到那个现场去一探究竟，似乎是有个当地的居民因某种罪行被警察搜身。

好了，你们；快把游戏拿出来吧；麦可暗忖道；现在他的耐心快用完了。

麦克还是把那游戏放在口袋里，他似乎有什么别的主意。在一家夜店停留片刻之后；当然，这位来自过去的这灵体没跟着他们玩，只是停留在吧台前的不悦的等着。总之，夜店玩过了，他们终于打算回家。过了一条街，他们就进入一座看起来很破的公寓。搭乘那里面一座摇摇晃晃的电梯上楼之后，他们进入一间很脏乱的公寓房子，然后就直接坐到一个很旧的沙发上。麦克终于脱下他的外套把那游戏拿出来。诺斯特拉达把握这一刻，急忙逼近去看个仔细，不过，他却只能看到麦克的长手指。

「你那是什麼东东？」包伯醉醺醺的问。

「哦，是我在街上发现的计算机游戏：《骗倒魔术师》。」麦克回答。

「我们只要骗倒血帮的人。」安立奎抢过那个盒子就往窗外丢。

「嘿，你这浑蛋，要不要玩由我决定。」麦克吼着他的朋友。他匆匆的走到窗口去看他的游戏被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的好机会；麦可心想。他从窗口往下飞，直接到一个垃圾桶旁去找那个游戏。可是，他一到那个地点就发现；天色太晚了，他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字体。有时就是会有这种噩梦；他悲叹；就是会祸不单行。他气馁的坐在垃圾桶旁。

我只能等到天亮了。

一夜过去了，一大清早，有一辆垃圾车到了街上。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从街上拿起零乱的垃圾，同时，在麦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那人就直接将游戏也丢进一个绞压垃圾的机器里。麦可一惊立刻随着那游戏钻入机器里，结果他就跟着一堆被绞烂的垃圾在一起。又过了好几个小时，这些臭死人的垃圾才被倒入一个大垃圾场里。然后，那个游戏盒才终于掉落到地上，表面看来盒子还好好好的而且是侧立在地面上。

「有了！」诺斯特拉达开心的大叫，终于他看到住址了。

嗯，是在曼哈顿；他了解到；街道的号码很简单。

他像火箭般快速的飞到那拥挤的岛屿。他一过了河就朝市中心飞过去，然后，他就在一家咖啡馆前降落。

我想就是这里了，他走进出口，电梯门前有一堆人在等着。于是，他就跟大家一起进电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到达 99 楼了。

没有我快，不过，也够快了。他走出电梯开始找寻那家游戏公司的所在地。

「214 号，216，218，找到了。」麦可低喃道。他像个鬼魂般穿过这家设计公司的大门。

「掠夺者很有限，」他听到有个叫麦克斯的人对他的设计师说。「最好能用生化药剂改变角色功能，不过，必须很小心挑选。」

「那样能让他看到穿墙过来的敌人吗？」约翰问道。

「必须能。」这两个人坐在计算机前，在研究一个正在研发中的游戏图片。

原来这就是邪恶的培育室；预言家边想着边到处看。

「我有收集到《富有吸血鬼》升级版的信息。」约翰继续说。「我去拿档案。」

他走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去拿一个档案夹回来。

「哦，太好了，谢谢。」麦克斯接过那个档案夹。「对了，那个额外下戴版的魔术师进展如何？」

此时，麦可专注的听他们说话。

「我这星期在家里刚刚完成一些修补。」他的同僚回答。「我让诺斯特拉达变得更灵巧。现在他已经能利用死人身上的有机物质来恢复能量。」

「初次的反应不是很好，」麦克斯抱怨的说。「加上这些新东西也许会变好。说真的，我觉得他不够刺激，打起来没啥意思。你可以让他变得更危险一点，让他看起来像魔术师不过危险性要大一点？」

「我再改看看。」

「好，你是知道的。小鬼们喜欢暴力而非巧妙的魔法。」

「当然。我已经拿掉书房了，现在他的眼睛还会射出雷射光。不过，我也会再修正他的外形。」

「好，那我回去做我的事了。」麦克斯说。

约翰也回到他自己办公的角落。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后，就坐在一个位于窗前的计算机之前。很快的，计算机屏幕上就出现一位知名的预言家，接着，他就开始很专业的在修改预言家的外形。

「嘿，那是我的头跟我的身体。」麦可从那人肩膀上方看着屏幕，他不禁大叫。

约翰把那顶海盗帽取走，然后用一个很奇怪的发型取代。接着，他剪掉胡子，可是，弄了半天之后，他又把胡子接回去而且让胡子变得更长，直达地面。他思考着新造型在画面上的各种效果，此时，故事中的主角也在注视着自己的新图像。

这个游戏绝对不能成功；他果断的下了决定并试图想出一个攻击的计划。

在此同时，约翰又取下四肢，打算重造他的躯干。他让那裁剪过的躯体往各个不同的方向伸展，同时还让它承受各种不同的可怕疾病。最后，他设计出一个吹胀的战士，一个根本不像魔术师的人。此时，我们这位气极败坏的灵体再也受不了啦，他集中全力的往计算机一指，计算机竟然当机了。

「哦，不，又来了！」约翰抱怨的说。紧接着，他的咖啡也翻了，溅湿了他桌上的图片。

「太诡异了！」他结结巴巴的说。他叫来他的老板，告诉他出什么状况了。

「我不相信有鬼。」麦克斯刻薄的说道。「一定是你自己打翻咖啡，而且计算机本来就会当机。」

「我根本没碰我的咖啡！」约翰抗议；「也许这游戏是一种亵渎？」

「那可是你自己的主意！是你要拿诺斯特拉达当游戏角色的。」

「对，因为我们做过市场调查。他很受欢迎。」约翰边为自己辩护边拿着一块干净的抹布擦掉咖啡渣。「哦，算了，至少我有准备一些复本跟计算机备份。」

当这两个人为了上帝是否存在而发生争吵时，麦可的良知也在质问自己。他了解到自己此时已干扰命运的进程，同时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介入。

我真的不该如此冲动；他了解到。我自己被恐惧影响了，我对万能的上帝缺乏信心。

他的直觉还告诉他，也许会造成一些额外的后果。

「除非屋顶也塌了，」麦克斯突然大声的吼。「我才会相信你。」

魔鬼似乎也在现场，因为就在此时，一架大飞机朝着他们飞过来。麦可眼看着那大怪兽飞来，他完全的手足无措。

*我的天，是我造成的吗？*他怀疑的想着，他感到很有罪恶感；不，一定是巧合！

这架飞机直接撞到他们底下的楼层。整栋大楼被这惨烈的撞击撞得摇摇晃晃的。很快的，所有灯光与计算机全都熄灭了。约翰跟麦克斯目瞪口呆的望着对方，接着他们就恐惧的抱在一起。

预言家冲到窗口一看，巨大的烟尘已急速的升起。在他的下方，他看到到处崩落的破瓦残砾，其中还夹杂着跌落的人体。

而室内这两个设计师恐慌的在到处跑，到处哭叫。直到在他们上方楼层的人开始下楼来，他们才整个清醒过来。他们发疯般的冲到电梯前设法想逃生，可是电梯早就不能用了。他们歇斯底里又无助的抓着电梯的门。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然后又是一大阵让人无法呼吸的浓烟夹杂着血与衣物被烧毁的气味在室内蔓延。在绝望之际，大家拼命的尖叫而且直接就朝窗外跳。过了几分钟，第二架飞机撞上旁边另一栋高楼，巨大的爆炸造成这栋大楼再度的摇晃。这简直是人间地狱；楼梯间完全被火海阻断逃生的路线，不久之后，两栋高楼眼睁睁的就完全垮了。

诺斯特拉达被他躯体的自动防护功能，将他拉回他的时代，他张开双眼震惊的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那史无前例的攻击烙印在他脑海中，让他永生难忘。

第十二章

反基督之辈速毁三者
二十七年，战火绵延
不信者：被捕、被杀或被禁
大地尸骨成山，人间炼狱

克里斯朵夫夏维尼手上的笔已经准备好了，他的主子正要交待他一些东西；因为麦可的痛风又发作了。

「好，克里斯朵夫，记下来：来自天空，可怕之王将至。」他一说，夏维尼立刻低头振笔疾书。「哦，等一等，改成‘恐怖大王’」

这名小书记把那个名词删掉再更改，他的主子则从阁楼的窗口看出去；凝视着秋日的天空。克里斯朵夫写好后就等着他主子的下一句。

「伟大的蒙古领导人死后复生，」学者继续的说，一旁传来抄写的声音。「不，这样太明显了…改成‘安古拉大王将死后复生’」他再次的更正内容。

「结语：1999，第七个月。之后和之前，马尔斯将以幸福统治。」

「那是436年之后的事，大人，如果我的计算正确的话。」

「不，我没弄得那么简单。这预言实现的日期将是2056年。」诺斯特拉达姆斯瞎掰的说。

「哦，要到那个时候？」书记迷惑的说。

「我们到前廊去坐坐，克里斯朵夫。今天是一年之中最美的一個秋日之一。」于是两个人就下楼去。

「你的工作全完成了？」安妮问。她跟女仆正在整理一些旧东西。

「不，我们要在外面工作。」她的丈夫回答。他先到他私人的书桌去拿一些信件才离开客厅。

「嘿，新的摇椅。」书记一到前廊就发现了。

「对，这是为了阻上我的思绪用的。」他的主子坐在一張柳条编的椅子上解释道。

「克里斯朵夫，今天我要你回明德雷主教这封信。这个人要求我出版下一个预言之前必须取得他的授权才可。」

「明德雷是个思想狭隘的人。」

「对，我同意，显然我是侵犯到他的领域了。不过，客气的回他一封信，解释说：很不巧的，基于如下原因，我无法答应他的要求：我的预言没有亵渎，也完全没有伤害到教庭。此外，我的著作无法在强制性的规范之下完成。」

克里斯朵夫承诺要处理这封回函。就在那个节骨眼，安妮进来打断了他们的公事。

「宝琳病了；你可以去看看她吗？」她担心的问。

她的丈夫于是前去察看他们的女儿，宝琳在客厅的一角把身体缩成一团小球。「乖女儿，让爸爸看看妳。」他哄着她。

她放松了身子，脸色异常的苍白。

「看来，妳是感冒了。夏季结束了，知道吗？最好开始穿外套了。」他抱起她，把她放到桌子上。「我给妳弄杯热饮，妳要喝完。然后，妳要躺在床上，直到感冒好了才可以下床。好不好？」

小女孩乖乖的点头。于是，他到厨房去弄饮料，半晌，他才带着一杯药茶回来。

「要喝光！」

「恶心。」宝琳才喝一小口就抱怨的叫，接着她就把那杯热饮推开。

「好啦，如果妳想好起来，就得牺牲一点点。」她喝完药茶后，就被她爸爸抱到床上去躺着。

解决了他女儿的病，他才跟他的书记回到他的工作上头。他们密切的谈论着新的预言，这新的预言得在这周完成才可以。

「猪鼻子，猪鼻子。」一个小孩突然跑来恶作剧的嘲笑着。

「安德烈，你不可以闹夏维尼先生！他写的国语，比起你跟我加起来都还要更好。」

那小男孩从树丛里站起来，盘算着他的下一步该如何是好。

不晓得我对我自己的小孩，是否太疏忽了？为人父的思索半晌，突然有个主意。

「安德烈，请你过来！」他儿子一听立刻从花园跑来。「你去问你的兄弟姊妹们，看他们要不要到河边去起个营火。」

那小男孩开心的跑走。中餐过后，克里斯朵夫上楼去了，我们这位学者也在客厅准备好要跟他的孩子们出去玩了。

「有谁要去图罗布尔河玩的？」他想知道。

「安德烈、凯散跟我。」保罗回答，他大胆的占据他爸爸的那张椅子。

「其他的人都不要去吗？」其他的人似乎没什么兴致。「好，那就我们这几个男人了。」于是当爸爸的就从他的大衣里掏出柴火盒。

「你们何不拿几把钓竿？」安妮说。「如此一来，我们明天就有鱼可吃了。」

她的丈夫乖乖的拿了钓鱼的器材，然后这一家的大男人们就出门了。

「你们忘了拿水桶。」安妮在他们背后叫道，可是他们没听到，他们直接经过秘密通道离开这小城，其实这通道就是为了避免在市中心遇到麦可的仰慕者而设计的。

「哦，我的天，我们忘了带水桶。」他在途中的西卡莫巷才发现。

「我回家去拿。」凯散自告奋勇的说。过了一会儿，他就拿着水桶跑来跟他们

会合。

到了那跨越沙龙市南方的河流后，他们就在讨论什么地点最适合。

「最好的地点绝对是在靠塞普雷斯那一边。」保罗笃定的说。

大伙儿决定听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走过罗马行人桥。

「我下星期就八岁了。」到了河的另一边安德烈宣布。

「放心，我们不会忘记的，儿子。不过，我们要先做什么呢？钓鱼还是起个营火？」

不用当父亲的烦恼了，因为保罗早就把他的钓竿抛出去，所以大家就学他开始钓鱼了。

「凯散，请你拿鱼饵放在我的钩子上好吗？」当爸爸的手指头有点痛，于是凯散就捏了一小块饵放在他爸爸的鱼钩上。他们父子四人亲密的坐在河边一起钓鱼，保罗则是第一个钓到鱼的人。

「你怎么老是抢第一？」安德烈羡慕的说。

「我常钓鱼。」他的哥哥告诉他。

「熟能生巧。」麦可赞同他的看法，于是大家全把注意力又放在自己的浮标上。

「有些公会在筹办一所学校。」西泽说；「我想去上学。」

「太好了！我很想看到我的孩子善用大脑。你觉得学校如何，保罗？」当爸爸的问。

「还可以，不过，我其实比较喜欢音乐。钓到了！」他拉起一条鲈鱼。「对了，我星期六要跟李赛蒂一起表演音乐，我用铃鼓。」他把鱼放到桶子里时顺便说。

「她是不是克拉本的女儿？」麦可问。

「没错。李赛蒂拉小提琴。她在运河开幕式时学到一支曲子，明年那运河就会延伸到沙龙了。」

西泽跟安德烈在此时，也都钓到鱼了。

「我都没有鱼来吃饵…」

「那是需要本领的，」保罗认为；「这种本领不是有、就是没有。」

此时，麦可的浮标突然沉到水面下，他全力的拉着他的钓竿，一只肥大的乌贼冲到半空中朝着麦可愤怒的张开他的触脚。预言家混乱的拿着他的钓竿，他恐惧的跟那乌贼对抗。正当他快要没办法呼吸时，那怪物突然又不见了。

啧，这算什么预兆呢？从这海市蜃楼般的情景中回复后，他不禁暗忖道。

「鱼够多了，把下一只鱼放回河里。」他惊悸未定的对他儿子们说，他们却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就来起火吧。」安德烈建议，他们全把钓竿拿起来。不久之后，他们就找来一些可当柴火的木柴跟树枝燃起熊熊大火。

「我们可以直接先烤一只吗？我饿了。」保罗建议。

「我们才吃饱。」西泽说。

「我们要把所有的鱼都拿回家给妈妈。」我们这位爸爸决定。「她明天再煮。」直到火花变弱，天气也变得冷了，他们才开始打道回府。

「你拿着那个大石头干嘛呢?安德烈?」走过那座桥时,保罗问。

他弟弟这才把手上的石头丢到河里。麦可被水花溅到,他焦虑的四下一看,确保没有什么愤怒的乌贼再次跳出来找他麻烦。

冬日之王严苛的掌控这座城市。才几天,温度就急速下滑,天候比往常冷得多。一辆裹着防护垫也有卫兵看守的马车到达沙龙市中心那个狭窄的广场,然后就在二号门前停下。有些邻人已经从他们的窗口好奇的探头出来观看,卫兵下马来,指挥官也神情严肃的来敲门。诺斯特拉达姆斯躲着户外的光线在窗口现身,此刻他终于了解一个月前的凶兆了。

「麦可诺斯特拉达,奉法律之名,你被捕了。」卫兵头子一看到前来开门的麦可就说。

他只给麦可一点时间收拾一些衣物并与家人道别。安妮赶回来时已经太迟了,她只悲凄的看到她的丈夫拎着一个行李袋步上马车的背影。

「麦可!」她的尖叫声传遍街道,整座小城陷入惊恐之中。受人景仰的科学家竟然被扣上炼条带走,怪异的谣言立刻在城里到处传。

这个年纪不小的人犯被带到马塞之外的玛尔安尼城堡,他就像一般罪犯般的被拘禁于牢房中。就在当天稍晚,普罗旺斯那个总督克劳德坦泰才来看他。

「我很抱歉,麦可。」他这个友人苍白着一张脸说;「明德雷主教逼我逮捕你,是为了你异常的出版品。他威胁我说,如果不听他的话就要带我上法庭去。我的过去有一些敏感的议题被他用来对付我。」

「哦,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太急于出版。我只希望还能看到我的家人…」

「还有更多坏消息,」克劳德沉着脸说;「有人攻击教皇,他没事,但是你的朋友法兰索瓦没能熬过去。他被谋杀了。」

对麦可而言,这无异是一大打击。我以前是可以预见这种事情的;他思索着。当时,我还纯净,可惜近来我的成功蒙蔽了我的思绪;我还以为自己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我是个无用的预言家,克劳德。」他说。

「不,不是真的。只是那个主教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权势。」

「对,如今我对上了法庭最高的头头,后果可想而知。最好的情况是多年的抗衡,只是,这种情况我也活不了。」

「哦,我们要期待正面的结果。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被绑住了才没办法。」总督说完就跟他的朋友道再见。

在牢中的学者大人决定要每天运动以保持健康,可是在寒冷的牢中过了一星期,他就变得非常的脆弱了。他的年纪跟风湿的发作,让他最后也只能躺在长凳子上了。他无奈的看着窗栏外的天空。现在已经是下雪的天气了;在南法来说,这种天气是异常的。几片雪花从窗外飘入,落在他受冻的手上。

看来,我连法庭都还没机会去,就可能一命呜呼了;他呻吟的想着。哦,别浪费时间害怕了。他拿起毯子裹住自己。

信仰，我只能秉持着信仰。后来，由于他的躯体太疲惫了，他的灵体于是再度飞走了。

有支浩大的商旅队伍正要越过沙漠朝着一个被白雪覆盖的山顶走去。来自西南的沙尘暴让他们的旅途变得更为艰辛，妇女与儿童都躲在队伍的后头。

「快走！」赶驴子的车夫不断的叫着。最后，这支逃亡的队伍终于离开那蛮荒之地，他们带着扛满货物的动物在山脚下找到一个避难所。

「我们在这里扎营。」缠着头巾的头头在他们的队伍进入到处是岩壁的山谷时下令。

于是这支队伍就停下脚步，让这群狼狈不堪的人有机会休息。有几名挑夫从驴子上的背包中取来几瓶水并将水传给大家喝。

「省点喝。」那个首领警告大家；「这些水还得供应我们好几天。」

在一个红色山崖之上，有个村人在观望这支队伍。

「巴席尔，你去找那个人问他是谁。」他的主子命令；「那人看起来是个阿富汗人。」

巴席尔沿着布满岩石的崖壁爬上去找那名村人，那人身着长长的褐棕色长袍平静的在等着。

「请问你是谁？」巴席尔一到山壁之上就喘着气问。

「你可以叫我布可艾。」这陌生人回答。他浓密的胡子在风中飘动，而他本人倒是完全静止的站在大太阳底下。

「我是巴席尔，我们是来自北方的阿富汗人。我们在找一个可以安全躲藏的山区。」

「那我奉劝你们立刻离开这座山谷，因为再过二十分钟就会有暴风雨来摧毁这座山谷的。」

那名侦察员震惊的看着此人。「如果你能自己去告诉我的首领这件事，那我会很感激你。」终于，他说。

于是他们二人就又爬下山壁，很快的就到那营区。巴席尔立刻将这个怪怪的人介绍给他的主子认识。

「我们以前见过吗？」那首领问。

「据我所知，并没有。」村人回答。

「所以这座山谷就快要被摧毁了？你怎么会知道的？」

「是万能的神告诉我的。」这名村人宣称；「在那边，右方那个裂缝之下，你们可以找到一个洞穴，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躲得进去。」

「真的有那个大洞穴？」首领问。巴席尔点点头。这名头头思考了好一阵子才示意他的一名手下前来。「阿拉姆，立刻带着所有妇女与儿童以及一半的男人跟着巴席尔到一个大洞穴去。剩下的人继续扎营。」

阿拉姆立刻听命行事，他先挑出半数的阿富汗人让巴席尔带队，然后就带领着好几百名的人往那洞穴走去。

「我不能放你走。」那个头头告诉布可艾。「你必须跟我们一起进入那个洞穴里，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他的手下一直拿着枪对着他。「不过，如果你是正确的，我们会十分感激你，到时候自然会有重赏。」

这所谓的先知被迫一起走。「没什么时间了，」往下走时，这陌生人严肃的说。

「到时候再说。」首领回答。过了一会儿，当他们进入洞穴中时，原先出发的那群人也已经在洞穴里等着了。

「领袖，这里面有个四通八达的隧道。」巴席尔侦察了一阵就回来说道；「可以通到下一个山谷，而…」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整座山仿佛都为之动摇，入口的卫兵被震得往内弹。大石块也从山洞的上方洞壁往下掉，大家纷纷的趴下以防被石子击中。等一切复归平静后，阿富汗人就又纷纷起身，不过，大家都还害怕的在颤抖。

「是个大爆炸。」首领低声的说，并将身上的灰尘拍走。还好，他们没什么损伤；只有几个人受到一点轻伤。首领和他的同胞急忙走到外面去看其他的手下的情况。一枚始料未及的炸弹炸毁了整个山谷。一切都被炸毁了，他们的营地和待在营地的人全都毁了。这几个人于是又走回洞穴里，那个首领直接的就走去找他的客人。

「我还没自我介绍；我是奥沙玛宾拉登。现在你可以自由的离开了。不过，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用你的天赋来帮助我们。」

「我帮助所有的人类，我会暂时留下来等到危险纾解为止。」

「我完全可以接受。」宾拉登转而问阿拉姆；「穆汉默德没事吧？」

「是的，首领，他在整理驴子上的东西。」

「告诉他，我们在此地休息而且从现在开始，只在夜间前进。」

他的手下立刻穿过一地疲惫的人群，快速的跑去传话。

「敌人捉不到我们的！」宾拉登在鼓舞他的群众。「阿拉刚刚派他的儿子来找我们了。」

接着他的群众大声欢呼。于是他又说：「现在休息，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会前进。阿瑟，拿毯子跟食物来给我们英勇的救星。」

这名手下带布可艾到山洞的隧道里，他们穿过很多已经把武器放下的士兵。有一个盖头巾的妇人为他拿来所需的补给品。

「相对的妇女与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他怀疑的说出。

「所有的妇女与儿童都是奥沙玛的。」阿瑟澄清道。

他们吃饱喝足之后，阿富汗人就休息了，只留下几名卫士看守山洞入口。太阳下山后，宾拉登邀请他神秘的客人去参加他们的首长会议。他接受了。他们一起走到开会的地方，突然，宾拉登灵光一闪。

「现在我想起我在哪里看到你了，」他说；「多年前，我做过一个神启之梦，梦中有个老人，一个先知，他从一栋摩天楼对我召唤。那人就是你！」

诺斯特拉达沉着以对，这整个情况他有点概念了。

哦，我的…我可说是在梦中接触过这个头头，就像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这个回教徒应该是有某种特别的力量吧？他猜想。他有点迷惑的想理清种种状况。有一些长老已坐着在等他们开会了，宾拉登跟他的客人也一起去参与他们的会议。

「我们的战士将持续参与圣战。」有个叫穆拉的人说，这个人的脸藏在一块布之下。

「怎么打？我们想存活都很难了，而且不相信的人非常多。」另一名参与会议的阿默德说。这好战的回教徒如今已动摇。

「首先，我们必须先在山区安顿下来，然后再以摧毁之力反击。」他建议。

「对，很好。我们全都想要对抗基督浑蛋。」穆拉下结论；「因此，我要求来个决定性的背水一战，阿拉将引导我们打胜仗。」

「不，如果我们想战胜美国，我们必须逃走。」宾拉登慎重的说道。「再说，从军事层面看来，我们根本不存在。」

「你有什么想法？躲在查拉拉巴德或是越过边界？」穆拉问。

「是，我在想巴基斯坦。我们在那里可以规划针对西方全新的正面攻击。」一些长老同意他的看法。

「布可艾对此有何看法？」宾拉登问。

「哦，我不是战略家。」他说。到此时，他才了解自己遇到的这一群人并非爱好和平的人。

「你没预见到相关的危险吗？」

「不，我此刻没有接收到任何讯息。」他小心翼翼的回答。

最后，他们的首长会议终于决定从凯柏通道越过边界到巴基斯坦去。这段山路是很难走的，不过，到了邻邦，当地友善的人民可确保他们的安全。

此时，巴席尔把大家都叫醒，因为现在已是他们上路的好时机。这支跨越沙漠的队伍再度缓缓的前进，此时，我们的占星师又去跟宾拉登会合。

「你是逊尼派的？」宾拉登谨慎的问他。

「不，我不是。」

「什叶派的？」

不过，布可艾先生指出；他也不是那个回教的派别。

「不过，你一定是个回教的弟兄吧？对不对？」

「我的行为遵循至高无上神祇的规范。无论祂名为上帝或阿拉都一样。」

「哦，你这话可别让其他的人听到。总之，你是对抗美国人的。」

此时，这支有护卫的队伍正好遇到瓶颈，因为隧道变窄了，他们不太容易通过。

「你们为什么会战争？」布可艾问道。

「美国人一直在沙特阿拉伯，他们的存在污染了圣地。」

「美国人？就是住在新世界的人民，是不是？」

「你是卡在古代还是怎样？是来自远方的基督徒，没错。说什么来自新世界的人？你指的应该被毁的世界。」宾拉登的嘴角扬起一抹嘲弄的冷笑。

「美国人为什么要炸你们?」

「为了摧毁他们的力量，我们去攻击他们。」

「你是说，就像攻击摩天楼的事件。」

「对，还是你给我的点子，你的问题也太多了。」宾拉登懊恼的结束他们的对话。

我的老天，这是圣经预言提过的反基督之辈。诺斯特拉达姆斯突然顿悟了。我竟然让这未来的毁灭之子给误导了。如此的考验我，还真是怪异。

后来，这些卫士还是走出隧道到达无人的海岸边。接着，他们继续赶路，他们要通过一处两面都是山又多石的平原。由于前进的进度不够快，所以宾拉登感到担心。

「有直升机!大家快躲起来!」他突然大叫。

远方传来一阵奇怪的噪音渐渐逼近，所有的人连忙找地洞或有缝的地方躲藏，顿时一片死寂。有一股探照灯射在这蛮荒的大地，不过，很快的就又消失了。危机过后，这个头头就又下令大家继续赶路。天候的改变对他们有利：厚厚的乌云让这支队伍不易被人发现。

经过长途跋涉，巴席尔指着一个山洞，那是让大家在白天躲藏的地方。当最后一匹驴子进入藏身之地后，大雨也开始下了。这些疲惫的阿拉伯人终于有机会喘口气。

「我有坏消息，」宾拉登对他的同僚说;「基督徒展开包夹行动，他们会搜遍所有的山洞。」

「那我们输定了!」阿拉姆哀叫。

「不，显然这些山区很难包夹。」他的主子回答。

「我相信美国人会收买一些当地的人民，我们会被出卖的。」阿默德指出。

「山里的村民都是效忠我的。」一向沉默的穆拉对大家保证。

「也许我们的朋友布可艾，可以从上面接收到更多的讯息。」宾拉登说。不过，我们的布可艾先生，不可爱的冷漠以对，他已经不想再演下去了。

几小时过后，山洞的入口突然被射击;有些美国的队伍已经找到他们了。

「起来继续赶路!」首领立刻下令。好战的追随者迅速的往深洞里前进，山洞的入口也被一些信徒给炸垮，他们的敌军无法追进来，暂时，他是安全的。

巴席尔带领着大家迅速的通过许多隧道，不久，他们又重见天日。这一次，他们走出山洞到达的是一个山脊之上，而且正下着大雪。在那险恶的山上，大雪让大家很难看得到山路，不过，却难不倒这些强悍的阿富汗人。这一行人缓慢但笃定的越过山脊，途中，他们行经一架坠毁很久的飞机残骸。突然，从雪地里冒出一个阿富汗人，经过短暂交谈之后，他们决定改变路线。

「怎么了?」因严寒的天候而开始全身发紫的布可艾问。

「原来的入口有敌对的阿富汗势力在巡逻，巴基斯坦的军队也在边界。」阿瑟回答。

这支队伍下定决心往东前进，他们步履维艰的穿过深谷与花岗岩的高山。虽然天候严苛，他们还是到达另一个通往巴基斯坦的通道，在通过边界之后，他们立刻停下来休息片刻。如今过了边界，这个头头就挑选了一支团队，包含他的家人在内，这支团队之外的几百名士兵奉命进入帕夏瓦村。他们的头头则打算另外挑选躲藏的地点，他聪明的不告诉大家他要去的藏身之地。

「各位，我们的路线必须分开一段时间。」宾拉登宣布。「如果我没能存活，我们就在另一个乐园相见了。」

「奥沙玛万岁。」他们呼喊。

也许，他们也是勇敢的人，可惜，他们很快就会被毁灭了；诺斯特拉达姆斯想着；他们的人生角色已经结束。

「布可艾，我想请你跟着我们。」宾拉登请求道；「因为你可以用你的天赋来协助我们。」

「我尽量就是了。」他回答。

这支精锐部队就带着两匹驴子开始往北方走，而大部份的人则统统往南移动。

「我们是不是也该往南走比较聪明？因为那里的居民大都是同情我们的人？」阿拉姆在路上问道。

「不，美国人就是会在那里寻找我们的下落。」他的主子回答。

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就走出山区抵达一个大草原，在小溪旁还有两辆车子在等着。为安全起见，这支小部队先躲在岩石后，直到巴席尔吹口哨示意为止。

「奥沙玛万岁。」这是从溪边传来的口令。

「没问题的。」巴席尔保证道，于是大家就继续前进。

到了溪边，他们就坐上越野车加速的离开。经过几小时的车程，他们到达一个荒废的建筑。那座建筑位于一个人烟罕至的平原，四周为白色的山脉所围绕。

「欢迎来到五星级大饭店。」宾拉登开玩笑的说。

他们进去的那个室内约有六、七间破损的房间。户外的风可自由的吹入，因为窗户统统破了。

哇，好闷的房子；麦可心想。

妇女都被分派到自己的房间，男士们则占据大多数的空间，大伙纷纷放下手上的武器。小孩子也终于可以到户外玩一玩了；因为小孩只会误导敌人，不会吸引敌人过来。

「布可艾，喝的给你。」穆拉叫道。

占星师很意外的接到一罐丢过来的麦加可乐。看来，我的精神力量成长了；他快乐的发现。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床垫上就睡，布可艾则靠着窗台坐着。窗外，有个宾拉登的女儿自顾自的在玩一个蝴蝶做的彩色玻璃。诺斯特拉达原想多注意一下这女孩子，孰料，她却突然的消失了。过了几秒钟，她突然从窗外探头进来。

「找不到！」她的眼睛闪着快乐的光芒。

「哈啰，小女孩。」他回答。这短暂的会面，很快就被打断了。

「布可艾，过来看看这东西。」她的爸爸在叫麦可。

此时宾拉登已经换了干净的军服在到处逛。有个可携带的电视显现出飞机冲撞摩天楼的画面，当时诺斯特拉达也在那里面。这些人兴奋的在看这段画面。

「奥沙玛宾拉登，是此次攻击双子星大楼的幕后主谋，他已经跟其他的帮凶逃出拖拉波拉山区，」新闻主播在播报;「这个沙乌地的回教基本主义份子，因毒品而致富，他拥有极大比例的…」

「谎言!」室内有人大叫。

「这名受到全球追缉的恐怖份子，深受阿富汗跟巴基斯坦人民的欢迎;因为他会提供武器、训练、食物跟医药。透露情报而逮捕到宾拉登的赏金高达两千五百万美元。」

「我看够了。」宾拉登说完此话就走到户外去，他的手下则还继续在看那个报导。

同时，巴席尔则在搬动一些箱子，麦可边喝可乐边看着。

这些人没有什么建设性;他思索着。此时，从一个房间传来一声巨响。麦可离开那些一直在看电视的士兵，好奇的前去一探究竟。他想趁此机会，去查看那几间房间。

那些妇女怎么了?他怀疑。他看到有一间临时设置的办公室里，有些盒子已经在地上掀开了。于是，他俯身专注的去看那些文件。

哦，天哪，爱因斯坦看到这些东西的话，一定不会开心的…

这些文件原来是制造核弹的数据。

「原来，最终你还是美国的间谍。」宾拉登的声音突然从他背后传来。「我早该猜到的。」接着，他叫来他的手下。「阿拉姆，把这叛徒给关起来!」

「可是，他救了我们的性命!」

「他只是想来渗透而已。」这名头头无情的说。

于是，他们眼中这个假先知就被关在一间储藏室，被关在那里面，他反而有机会好好的想个清楚。

现在，我应该可以自动的回到我在玛尔安尼城堡的牢房了;麦可心想。只可惜，他等了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的天，我的时空思考模式一定是被破解了。

接着，他听到有人拿钥匙来开门。开一打开，是宾拉登的女儿，她头戴着一个纸冠，朝着麦可微微一笑。

「麦可，你是自由之身了!」普罗旺斯总督的声音将麦可从未来带回他的时代。

「非常谢谢妳，小姑娘。」我们的学者回答后，就有点困难的从椅子上站起。

「你在乱说话，我的朋友;希望你没疯。」

「没关系，风水轮流转了，谢天谢地。」他步履蹒跚的走向他的朋友。

「对你的控诉已经撤销了。」克劳德解释。

麦可脸靠着栏杆，专注的听他的解释。

「皇后万岁!」克劳德沙哑的大叫，他没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他的神情已经说

明一切了。

在沙龙市，大家以歌声迎接返回家门的英雄，这个英雄倒是身心俱疲的在阳台上对着爱慕他的群众挥手。整个市议会的成员也都在群众里，拼了命的朝他的方向挤过来。

「别在阳台上待太久，麦可。你会跌下去的。」安妮担心的说。

他答应不会弄很久。

「亲爱的家人、朋友以及镇上的市民同胞。我已经再次的获得自由了。」

群众为之欢呼。接着，大家又再度安静下来，等着麦可再度发言。

「思想，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囚禁的，在我的牢房中，我有看到很多未来的情景，这些我都会记录下来，如同之前，也都会出版。毕竟，走出黑暗之后，光明总是会再度降临。目前，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因为我的身体需要休息。」

于是，脆弱的学者关上阳台的门，直接的就上床去躺着。

第十三章

上至多瑙与莱茵相会共饮之地
伟大的骆驼无悔
邻近隆河与卢瓦尔河暴力引发
雄鸡将在近阿尔卑斯山之区摧毁他

今夜将是带领西泽来个星座之旅的好时机，诺斯特拉达前去找寻他儿子。

「妳有看到西泽在哪里吗？」他在楼下问安妮。当时，她正拿一盆温水在泡脚。

「哦，今天下午稍晚时，他在市办资料馆打杂。不过，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有什么事吗？」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亮，我想带他入门。」他解释。

可惜，这孩子还是不见人影，于是他父亲就决定在阁楼做点工作。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利用这阁楼进行冥想了；因为克里斯朵夫大都待在此地。反正，他已经不需要隔离了，这些年以来，他的超自然本事已能与家居生活结合，他需要的宁静就在他的心中。

正当他完成某一名客户的占星命盘之后，他的儿子走了进来。

「哦，来人不正是我的西泽吗？」他愉快的说。

「爸爸，我们现在要看天体吗？」这名十来岁的青少年边看着展示架上的胚胎边问他爸爸。

「这时机正好，我的孩子。」麦可合上他的书本站起，他打开天窗并取下与人同高的那个望远镜的盖子。这望远镜就安置在天窗之下。

「你都快跟这仪器一般高了。」他看着他儿子低语道。

「好，我们来看看…在那里！你看，西泽，就在最后那道阳光的上方：就是水星麦丘里，掌管智慧与心智能力的星球；就离太阳黄道度数 28 度角的位置。」

「我只看到一颗小小的粉红色光点。」西泽看着望远镜说。

「很小不过很重要，我承认，这是需要培养的品味。男孩子喜欢的总是比较壮观的东西。」麦可把仪器对准月亮，接着又说：「再看看。」

「哇，好美。」西泽不禁说道。

「惊喜是智慧的开始。」麦可说道。

过了一阵子，直到天色变暗后，他带着他儿子参观天空中各个遥远的角落，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他的外公带领着他一样。

六月时节，镇上有个庆典。伯特朗跟他的好朋友，终于完成通到沙龙市的运河挖掘工作，这灌溉运河的开幕式可说是热热闹闹的展开。工程师本人亲自开锁，让运河的水自由的流入，观礼的大众热情的鼓掌，另有一支乐队也演奏起

苦练多日的乐曲。

安妮想让这难得的庆典延伸到家中，因为她的丈夫有风湿所以无法亲临这场盛会。他的弟弟安东尼跟朱利安以及他们的家人当然也都受邀。为此，他们在后院架起长长的餐桌，因为这几年，他们家族成员增加不少。小孩子的数目，成长惊人。家里的小孩子在大人身旁跑来跑去的，真是个忙碌的景像。麦可为了这场派对，特地从兰斯订了一桶的香槟，四兄弟就为了这工程的完工举杯同贺。而在花园后头，家眷们则忙着在炸鸡肉。

「嘿，要留点给我们喝，可敬的男士们。」安妮边翻着烤肉串边叫道。接着，她对身边的女士们低语：「没有我们在身边，他们就堕落了。」现在大家对安妮豪放的个性都很习惯了。

伯特朗热切的说起长长的故事给孩子们听，原先大家聚精会神的在听故事；不过，鸡肉一煮好，伯特朗的故事立刻被打败。女士们直接把鸡肉放到餐桌上，让一群饥肠辘辘的客人吃。

「不，谢了。」只有麦可不吃。

「什么？你不吃这种美味的肉？」朱利安说。「这是以前你最爱吃的。」

「对，以前是。现在，我比较喜欢天然的香味。」

「得了吧，今天就省省，麦可，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伯特朗要求道。

「不，我得考虑到我的健康！」

「就吃一点点应酬一下好了。」安东尼也在求着他，可是他们的大哥很固执。

「那我再给你倒点香槟好了。还是，香槟对你的健康也有害？」伯特朗问。

「好吧，那就半杯好了。」麦可有些为难的说。

于是，大家就开始享受美味。「真的很好吃，淑女们；这绝对不是让人拒绝的美味。」男士们称赞着料理的女士们。

不久之后，他们的话题来到经济方面。「伯特朗，你叫我们投资运河，的确是个好主意。」安妮说。「利息收入很好，票面价值也升高了。我们想再投入几百克朗。」

「太好了；我们会安排的。」这个工程的包工边吃边说。

「盖了九年才盖到这里，」麦可嘲弄的说：「一年大约两公里。速度比蛇还慢。」

「尽管嘲笑我好了，兄弟，不过利润可是清楚得很，全在账簿上，大家都看得到。」伯特朗边伸手拿豆子吃边回答。

「如果你们有争论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双方法律咨询。当然，家丑是不会外扬的。」朱利安开玩笑的说。这个演起律师戏的人，不客气的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香槟喝。

「你家门前老是站着一大堆人，难道不会把你们给逼疯吗？」朱利安的妻子莎宾问道。

「没错，成名的缺点就是如此。」麦可回答。此时，一个小小孩朝着花园的围篱走去。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跨越那个围篱。」伯特朗说道：「没有人闯入让我感到很意

外。」

「你说的没错，我们是得把防御做好一点，也到了该整修跟重新装潢的时候了。」当大哥的人坦承。

「那我有个好主意。」伯特朗又说；「亚维侬有栋房子空着，你可以去租几个月。然后，我利用那段时间低价帮你整修房子，你就可以暂时远离那些来朝拜的香客了。一石二鸟之计；你意下如何？」

「你不会忙不过去吗？」麦可问。

「哦，工程是一直有的。不过，最大的一个就是这段运河，已经完工了。为了我的大哥，这位天子娇子，我当然是可以挪出时间的。我知道去哪里弄到又好又美的材料。只给你一个建议：正面要简单一点，税金才不会比天高。」

「别再拿我的工作开这种烂玩笑了。」安东尼意外的火气很大。

「对不起，兄弟，我太夸张了。税金不全然是不好的事。」伯特朗安抚的说。「住在大城市里的人，都会比较谁家的建筑最美。」

「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提议。」麦可终于说；「安妮，妳意下如何？我们要不要去亚维侬住一阵子？」

「星星都已经告知我们此事了。」她带点醉意的说。

「我会做出很好的蓝图。」伯特朗说；「你们先不用做出任何决定，看过设计图再说。」

「麦可，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为何。」感到有点失落的爱莉萨突然问。

不过，麦可没机会回答，因为安德烈就在此时打翻了一杯酒，就在他眼前。

「热闹的派对总是会如此的。」伯特朗大笑道。

「谈到派对。」朱利安接下这话题；「下个月就是五旬节了。你们有人要庆祝吗？」

「我不要。」麦可边擦干倒出的酒边回答。「你们要吗？」

不过，想维持这种犹太传统的似乎只有当律师的那一家人，当然，他们也是秘密的庆祝。

「在我离开之前，」伯特朗在派对即将结束之时说；「我想举杯敬我们的父母。他们赐予我们许多值得感恩的东西。」于是，这几位兄弟们同时高举酒杯追忆他们的双亲。

设计图通过之后，伯特朗跟他的工人立刻着手要整修房子的工事。同时，诺斯特拉达一家就在某一天上午搭乘马车前往亚维侬。他们一家子经过亚维侬的桥梁之后就进入这座不受游客欢迎的城市，也是这位当爸爸的年轻时学习占星学之地。对麦可来说，所有的街道他都还很熟。而且，仿佛是命运刻意的安排，他们要搬进去的那间房子，就座落于他的大学之旁那个教皇公园，现在那所学校已经是个多功能的机构了。

他们下了车纷纷拿起行李走进那间房子。这漂亮的房子，家具已经齐全，他们一进去就感到很舒适。麦可只有带来一点工作，所以住在那地方，他反而有更

多的时间陪陪安妮跟孩子们。

因此，搬过去的第二天，他们就带着家人到岩石公园的那个小镇去参观，当然，那崖壁还是高高的耸立着，一点也没变。离开那个地方后，他们一家八口人在亚维依市逛了好几个地方，例如他们的父亲曾经住过的那个圣阿格里路。如今在那个区域就有一家店在贩卖小饰品跟玩具。

这一家人很享受这种城市的生活，不过，当爸爸的这位，因为关节的问题，不想离住处太远。

*我的身体似乎一年比一年更没弹性了；*他坐在公园里的一张板凳上时不禁轻声的自言自语。这公园倒是历久不衰，他看着他早就认识的老橡树，这些树木一点老态也没。

「麦可，我们要去那家玩具店；我们马上就回来。」安妮向他报告。

「好，我没问题。」玩具店？

他的家人跑开之后，微风轻抚着他酸痛关节，而他年轻时的记忆也开始浮现脑海。

*时间真的如指间的流沙般消逝于无形；*他思索着。过了一会儿，安妮跟孩子们提着大袋小袋的回来。*我的天，他们就像那个新世界里的血拼客。*这有趣的情景让他的心情再度快活起来。

他这些小孩，迫不及待的就在户外拆开他们新买的玩具。麦可好奇的站起来，不过，却又得坐回去绑好他的鞋子。

该死的痛风；我连鞋带都拿不稳了。

「麦可，过来看看我们买了什么！」他的妻子叫道。

「我来了，我来了。」他站起身时，累得连鼻涕都滴下了。此时，安德烈从一个滚动的呼拉圈中跳出，西泽则忙着在模仿这种漂亮的运动。

「你玩呼拉圈太大了。」玛德莱恩抬起头来大叫一声，然后又忙着在看她买来的战利品。

学者大人举步维艰的走到他的家人身旁去看他们血拼来的战利品，有跳绳、一颗球、洋娃娃、弹珠、一个风筝、胶水、毯子，多到一眼看不完的物品。可爱的迪安，拿着一个胖胖的中国娃娃到处走着。

*不知道这些东西能让他们玩多久？*麦可猜想着，他直接跟他的妻子坐在草地上。

「爹，你跟我们一起玩好吗？」保罗问他。「我们要玩捉人游戏。」

「你们小孩子自己玩；你们妈妈跟我，看就好了。」

「嘿，我又不是老人。」安妮抗议。她立刻跳起来追着保罗玩。

一天的时光就这么开开心心的渡过了，大家都在享受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过了几天，儿子们愈玩愈疯，邻居们也开始抱怨。可是，当爸爸的人依然放任他们玩；不过，有一天，他们玩起杀人游戏，保罗想拿一枝削铅笔刀去划迪安的肚子，此时，麦可可就要介入了。

「好，够了。把刀子给我，回你房间去！」他生气的说。于是，他的儿子就乖乖

的回到原来乖巧的行为模式。

又有一天，这位预言家被一些市民在街上认出，还被打扰。然后，很快的，他们家的大门前又聚集了一堆香客。于是，他决定剩下来的时间，他都要待在屋子里。他们这一家人，可以在家中一再的玩卡卡颂堡的纸上游戏，直到玩腻了为止。无论如何，小孩子们难得能有这一段如此快乐的时光。

有一天晚上，麦可预见到富庶西方的一些景像，不过那些繁华的景像，终就是会逐渐退去的。就在那个时刻，宝琳走进他的房间，她戴着一顶尖尖的帽子，而且她自己还用黑色的缎带黏贴在帽子后方。

「爹，我们不能常常出来渡假吗？」她问。

「等你们长大了，就可以自由的到处去旅行。」他回答，「未来的欧洲人就是如此。」

过了两个月，安妮终于对这种无限的自由感到厌烦了。

「我累了，」有一天，她说；「我很想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我甚至会想念克里斯朵夫。」

「我想伯特朗快要通知我们了。」她的丈夫告诉她。

翌日，当孩子们在阁楼玩球的时候，他们等候的讯息终于来了。他们的房子已经完工。

终于，这一家人又回到沙龙市，此时，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崇拜者，终于也不想再他家门口空等了。所以他们回家时，已经没有人聚集在他家门前了。只有一张新面孔在他家门前等着他们，此人就是伯特朗，他在等着他们。一见到他们，他迫不及待的指着他们家的新外观给他们看。

「是个旷世之作！」他们一下马车，就听他骄傲的说。

「可是我们的家没有以前那么舒服。」孩子们立刻抱怨。

整个前廊已经不见了，以防被人闯入，底层的窗户现在都有铁栏杆，新的大门，很牢靠，上面有很大的铰炼跟一个窥视孔。整栋房子的外观有点像监狱。不过，窗户倒是很美，都使用真正的玻璃。看起来很美，而且，他们也是这城市里，第一家有玻璃窗的家庭。为了保护这些昂贵的彩绘玻璃，窗上的木板门还是保留着。

「我带大家参观。」伯特朗建议道。

于是，大家一起走进门。客厅用深红色的木板重新装潢，墙壁则漆成米白色。地板是无接缝的灰黑色磁砖，天花板更有一个豪华的水晶灯垂悬而下。大部份的家具都换成新的。比如说，有一个红色的沙发，安德烈一个箭步的就冲上那个漂亮的新沙发。

「你最好马上给我下来。」他的父亲警告他；「那不是给小孩子玩的！」

「客人住的厢房那边，下最多工夫。」伯特朗说。

他们穿过花园，到客人住的那栋厢房去，原先的走廊已经完全盖住了，现在直接可以从厢房外面的楼梯走进屋子里。

「嗯，我想你完成了很杰出的作品。」安妮参观完之后说道。

她的丈夫也有很正面的评语。「内敛的美。」他总结的说道。

诺斯特拉达姆斯再度投入他的大作，目前他的作品已经接近完工阶段，从现在开始，他只在他的沙发上接见他的访客。这些日子以来，房子里安静多了，因为三个大的孩子已经在阿勒斯接受教育。

麦可捧着一杯热牛奶缓慢的走到阳台上，并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坐下。

「先喝一杯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轻声的自言自语。

喝完那杯牛奶后，他合上双眼专注的集中精神。于是来自上天的讯息立刻注入他的躯体。*我的身体也许逐渐衰弱，不过，在精神层次，我还是可以大步前进的*；他开心的注意到；于是，他又逐渐的与未来合而为一。

此时，一些专门搞坏主意的鬼魂，也在他的脑海中一一的飞逝。他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成真的坏主意，于是他就决定要追随这个邪恶的计划。这个预言，会在伊拉斯莫斯家乡的附近发生。

在某一天的夜里，一辆小货车会停在鹿特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就在莱茵河北方，车上有两个邪恶的人。他们在这个区域到处察看，以确定他们没被人跟踪。然后，他们就继续开车上路，这条小路的两旁尽是绿草如茵的房舍。到了小路的尽头，他们把车藏好，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注意四周是否有人跟踪。那附近很安静，村民似乎都在熟睡状态。于是，他们小心的打开货车的后门取出一个覆盖好的物体。

「詹，小心点！」穆汉默德耳语的说。

这两个人抬着那长长的物体穿过一个铁道，然后把那个东西拖到河边继续走。他们到了河堤边时，还神情紧张的看着河对岸，对岸有很多大的油库，烟囱上的永恒之火持续的在燃烧着。

「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点了。」穆汉默德说；「从这里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油库。」

「你说的没错，不过，别耽误时间了。现在过五点了，我们落后行程了。」詹回答。

他们把东西藏在树丛里后，又迅速的走向他们上锁的货车那里，接着他们又取出一个沉重的箱子，他们也把那个大箱子拖到河边去。

「真理的一刻终于来临。」詹高傲的说，同时他拉下盖在那长长物体之上的套子。「这是沙乌地王子送的礼物！」他们二人激赏的看着那飞弹发射器，还是在美洲制造的东西。

「嘿，詹，我们在做对的事情，是不是？」

「我们是为了真正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堕落西方的遗迹之上。这河流将满溢不信仰之人的鲜血。」他背诵着。

穆汉默德被说服的把那飞弹发射器架在他友人的肩上，并从箱子里拿出第一枚炸弹。在此同时，有一个很大的油轮正从海面上往河面航行，可是很快的，他们的角度就看不到那艘补给船了。

「趴下;别让船员看到我们！」詹一下令，他们就聚张的躲在树丛里。那艘油轮迅速的往码头里前进，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能看到那些补给的油槽了。

「希望你有熟练了。」穆汉默德说。

「有点信心。我要把那些东东射成碎片。这一定会变成世界新闻的！」于是，詹检查了他沉重的武器，他的伙伴则在旁边防守着他。终于，这名荷兰的回教徒给他的阿拉伯追随者一个手势要拿那第一颗的炸弹。

「好，兄弟，时候到了。」詹说道。他蹲跪在地上，将武器指着那全欧洲最大的油料补给设备。

「我差点忘了设定油槽的温度…」

「我们有十枚炸弹，十分之一可能没有用。」穆汉默德说;「够走运的话，火势还会沿烧。」此时，他的伙伴专注的在瞄准，他发现油轮前方有一些生锈的管线。于是他就瞄准那些东西的上方，没错，目标终于出现了。

「麦可，你在哪里？」安妮叫道，可是没人回答她。

「哦，你在这里，我到处在找你。」这突如其来的打断并没有让预言家发火。他现在已经不会因此失控了。

「亲爱的，什么事？」他的双眼依然合着。

「安德烈在甘纳德的苹果园找到一个小差事。不过，他的工人断了手指，而我们的儿子似乎得为此事负责。现在那人已经无法摘苹果了，我们该如何是好？」

「我会想一想的。」他梦呓般的说出。

「还有一件事，我会经过纸厂。你需要我顺便帮你买些纸吗？」

「好，买，帮我一箱素描纸。」

安妮离开后，她的丈夫就又专注的回到攻击现场。

「伟大的阿拉！」詹扣板机时大叫。

炸弹从他的肩上射出。这两个攻击的人陶醉般的看着他们发射出的飞弹，看着第一个油槽被炸到。他们咧嘴微笑的注视着大爆炸划破寂静的夜晚。那高大的储存库被炸开，油料在瞬间被大火吞没。

「我们得保持冷静。」詹严肃的说。

接着，他的伙伴又装入一枚飞弹。于是，那荷兰人专注的瞄准，然后又发射了。

「下一枚。」詹指示，于是他的伙伴再装入第三枚飞弹。又有一个油槽被打中了。

「真是老天在帮助我们。」穆汉默德说。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伙伴回答。

这两个回教的信徒精准的在执行他们的任务，下一个储油槽又被打爆。火海照亮整个区域，附近的树木都像蜡烛般被燃烧。那一整个工业区在转瞬间被恐慌淹没，所有有轮子的东西，都飞快的逃离那个区域。那可怕的热力，让人无法忍受。

「好耶，火势往别的储油库燃烧了！」詹笑道。

此时，突然出现了一辆火车，就要接近他们躲藏的地点，他们就怕这火车会坏了他们的好事。

「怎么了?这种时候怎么会有火车?」穆汉默德结结巴巴的说。

「我们只管把任务完成就好。只剩四发炸弹了;我不管我们是否会被别人看到。」

「可是火车可能会停下来捉捕我们!」

「别说你从没想过这种可能性?」

只是，火车一逼近，穆汉默德就吓得落荒而逃了。

「懦夫!孬种!我自己完成这场圣战!」詹发火的抓起下一枚飞弹。

火车很快的就到达那个地点，列车长早已经被大爆炸吓到，这下子又看到此人在河边装炸弹。于是列车长决定持续加速，让他自己与乘客安全无虑的通过此地。孰料，詹一时大火就转身将飞弹瞄准路过的火车。

「物质主义的猪!」他低吼。

火车上所有的乘客都恐慌的目睹着这个站在河边的狂人，只有一个身着棕褐色长袍的旅客例外，那个神秘的乘客，仿佛能看穿这个恐怖份子。

在预言之中，那神秘兮兮的人是谁呢?詹暗忖道，于是他迅速的又转过身。火车也逐渐消失于夜幕之下。这攻击手再度回到他的任务，把无数的油槽打成碎片。如今，他已打下六个油槽，燃烧的油缓缓的流入河中。

麦可张开双眼，焦虑的抓抓他的鼻子。

「这就叫火上加油。」他在他记事簿上又加了一笔。

接着，他有点困难的站起，然后就走到厨房去再温热一些牛奶。

不科学的信仰是盲目的;他想着;把温热的牛奶倒入杯子后，他就坐到书桌前。此时，克里斯朵夫突然闯进来。

「我有两个天大的消息要告诉你，大人!」

「好，那你就说。」学者叹口气，舒适的坐好。

「你要先听哪一个?好的或不好的?」

「你挑就好，克里斯朵夫。」

「那就先说坏消息好了。巴黎的巴比雷诺模仿你《大预言》的第一部而且已经出版了。他此举无异是犯了剽窃罪，我建议你去巴黎法庭去告他。」

「我相信没有人会认真看待雷诺的东西。那好消息是什么?」

「皇后要到南法旅行，她想来拜访你。」

「这倒是好消息。」他的主子微微一笑。

「若您允许，皇后陛下会在下个月的十八号来访。我是否可以回信向她确认?」

「那当然，那将是盖在我作品之上的一项皇冠。」

皇家的队伍在巨大号角声的吹送之中，浩浩荡荡的步上沙龙市所在的山坡地。好几百名的侍卫骑在皇家马车之前开路，当然，马车之后也有数百名的侍卫军。城里的侍卫军则用篱笆把所有的街道全挡起来，成千上万的民众就聚集在篱

笛之后迎接皇家队伍。游行的队伍缓缓的沿着城墙前进，途中当然推挤难免，一直到狭窄的波伊索街，整个队伍才停了下来。

「麦可，有人来陪你了。」安妮开玩笑的说。

小孩子全都乖乖的排队站在入口大厅等着，克里斯朵夫跟女仆也忙着把衣服上的灰尘拍掉。

我的天，没想到她的阵容如此庞大；麦可从窗口看出去时心想。接着，他就跟他的妻子走出大门。凯瑟琳皇后正从她的金色马车下来，陪同她前来的还有一群的臣子。

「哈啰，博士，你不来找我，我只好来找你了。」皇后对他打招呼的说。

「陛下，您的来访是我莫大的荣幸。」他笑着亲吻她伸出的手。

「这位一定是你的夫人。」凯瑟琳问。

安妮点点头并欠身行礼。

「我的人可以进去吗？」

「当然可以，陛下。」他一回答，皇后跟她的一行人就进入麦可的家。

「喔，麦可，会有问题的。」安妮耳语道；「访客厢房无法容纳这么多人的。」

不过，她丈夫可不担心，他直接跟皇后一起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她的人也全围绕在她身旁。

「弗朗西斯，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凯瑟琳叫道。

年轻的小国王，直到此刻才被大家注意到他的存在，他乖乖的听他妈妈的话坐在一张由侍从挪过去的椅子上。

「你当然知道，我儿子如今是正式的国王，由于他的年纪只有十五岁。所以我还得统治一段时间。」

此时，大家全看着小国王，想知道他对此话的反应。不过，国王倒是没什么反应就是。外形高雅的弗朗西斯穿着十分华丽。他戴着高高的贝雷帽，帽子上有金色的流苏与一个蓝色的羽毛，身上穿着一件有着白色大衣领的红黑色宫廷外套。

「我有幸得以在很久以前，在罗浮宫见到陛下您。」麦可打破这小小的僵局。

「嗯，是，我记得。」年轻的国王结结巴巴的回答。

「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参观所有的房间。」这一家的主人解释。

这位弗朗西斯二世显然不适合统治国家，在座的人也全心知肚明，不过，没人敢提起此事。相反的，他的母亲则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她所有的侍女都得穿着紧紧的束衣以衬拖出迷人的风采，她本人则穿着非常宽松的服装。

「我们想邀你们在昂佩里城堡晚餐，我们这几天会住在那里。」皇后宣称。

哇，少了个很大的食宿问题；安妮此时才放宽心的想着。

「陛下，我们很荣幸接受您的邀请。」麦可回答。

「我父亲对你有很高的评价。」国王突然脱口而出。

「我很高兴听到此话。」主人欣然的回答。天晓得，也许此话是真的。

「不只是他的父亲，」皇后说；「你当时的忠告是很重要的。我能保全我们的国

家，部份原因就是基于你的忠告。在我夫君过世后，吉斯教派与加尔文教派之争，愈发激烈。我们非常感谢你，所以想赐给你津贴与不同的特权聊表谢意。此外，我们也想赐给你两项荣誉头衔，我在此封你为皇家御医与顾问。」

皇后将文件交给他。

「我很感激您，陛下。」他深深的一鞠躬。

这短暂的仪式过后，皇后与一行人就打道回府，回到附近那座有两座高塔的城堡。这传奇性的队伍消失后，宁静再度回到这一家人身上。

「能嫁给你就像神话一般。」安妮与她丈夫独处时，不禁有感而发。往后的日子，没有任何事物能摧毁这不平凡的一天。

皇家访问此地的最后一个夜晚终于到了，麦可跟安妮前往昂佩里城堡去跟皇后一起享用到别的晚宴。

他们享用一顿无比华丽的音乐晚宴之后，我们这位桂冠占星大师就跟皇后在院子里散步片刻。

「我已经在期待我们下次的会面了，博士。」凯瑟琳说道。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陛下。这是妳最后一次在我活着的时候，与我见面。」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悲伤。」她震惊的回答。

后来，皇后很感伤的跟她这位很特殊的亲信道别。于是乎，皇后历史性的造访沙龙市(公元 1564 年)终于结束了，生活再度回归常态。

镇上第一所学校正式开张。保罗、西泽跟玛德莱恩都成了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学习能让他们的未来有较好基础的技能，如簿记、法律与文法这类的学问。有时，会阅读一些古希腊文与拉丁文的文章给学生听，不过，对一般学生而言，这是很枯燥、很无聊的科目，唯一感到例外的学生是西泽。他是勤奋好学的学生，同时也是唯一喜爱诗词与背诵的学生。有一天，他请他父亲教导他用英语演讲。

「我不太会英语，」他回答；「不过，重点在于，你对自己的说词要有信心，不然，就会没有力量。也许，克里斯朵夫可以帮你。」这孩子一听立刻上阁楼去向负责处理国际通信的克里斯朵夫请益。

当夜稍早时，当安妮逛完街回家时发现麦可专注的坐在沙发上思考着。

「我回来了！」

「我在忙，我的小太阳。」他的思绪还飘浮在另一个空间。

「好，我会安静。」她把一些新买来的战利品放到橱柜里，然后就在他前面的桌上偷偷的放了一颗水果软糖。

「我把你的馅饼放在厨房里。」她忍不住想告诉他，她买了好吃的东西。

「太棒了！」他边接收川流而来的讯息边回答她；「神秘的偏执狂荣耀逝者并在竞赛中展现力量。耶路撒冷再次产生纷争。」

嗯，是指非基督教的派别与应许之地，不过，我还没看到达成协议。

此时，他的妻子又在制造一些噪音了。是的，她在搬动家具。

「安妮，克里斯朵夫还没回来？」

「对，他不在家。你要的话可以去用他的书房。」

麦可缓慢的站起，发现桌上的软糖，就直接拿起来吃。

「妳想把这些椅子搬到哪里去？」他微笑的问。

「我要把这些椅子放在柜子旁边。」

「为什么呢？」

「我只是需要改变；我不喜欢一成不变。」

「我想，妳只是想把我扔了。」他开玩笑的说。

「才不是！我还给你放了颗糖果。」

「是，毫无疑问的，妳的精力太多了。也许，妳应该再开始出门骑马了。」

「才不要！我也许比你年轻二十岁，不过，我也老了。再说，我上次摔伤都还在治疗呢；就是跟安洁莉卡出去那一次。」

他知道安妮若是这种说法，就别想改变她的主意。这一家之主于是走上楼梯，有点消沉。上楼的一路上，他还得停下来喘口气。但是他的第六感却不断的浮现这段讯息：*他对摧毁的渴望持续扩大，他的追随者有如跳蚤般遍布大洲。*

近来，他的躯体日渐衰弱。他的关节动不动就有如火在燃烧，因此，他走到书房时就得立刻躺在他那张冥想床上休息。

*我的躯壳已经无法掌控我的灵体了；*他忧郁的发现；接着，碰的一声，他就脱离自己的躯壳；不过，躯体的痛楚却也暂时的消失了。他再度登上第七层天堂，不过，高层次的天堂又把他带到另一个目的地去。

这位对外事务部长想要伸伸腿，就把他的椅子往后压的坐着。通道外传来炒蛋的香味，因此，他又决定走到前舱房去。这位于驾驶舱下方的透明圆顶舱房，可以观察到所有的地方，他的翻译也在此享受大西洋的美景，海平面有如一面镜子从飞机下方悠悠的滑过。

「你睡很久。」吉姆一看到他的主子就说。

「对，我需要睡眠。」唐诺伸伸懒腰。「我想以好精神开启会谈。」

「搞不好大家会有共识…」

「对，跟欧洲和俄罗斯是有可能，不过，我们得等阿拉伯那边的反应。」他对一名路过的空服员又说；「请再给我倒些果汁好吗？」

吉姆又喝了些咖啡，然后再次去欣赏眼前的美景。「我好像可以看到那边的法国。」半晌，这个译者又说。

「法国，哦，是，美国最麻烦的小弟兄。」部长抱怨的说。

飞机接近海岸边后开始下降高度到海平面之上。

「干嘛飞这么低呢？」吉姆问。

「我们很快就会到达敌方领空，低飞才不会被他们打到。」他的主子解释。

「你是指回教徒？」

「对，就在此地。在这个国家，大家都为所欲为。自从塞伦希伦之后，民主就

风行，他们也不再遵守欧洲的法律。」

「飞弹的冲击。」

「对，有时会从阿尔卑斯山发射飞弹。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全在那个地区。」

「布列塔尼的上空应该不会有飞弹来袭吧？」

「不会，不过，世事难料…」

如今这架飞机已飞在巴黎大区的上空，以前的‘灯之都’已近在眼前。

「嘿，那是艾菲尔铁塔吧？」

「对，说的没错。无论受过多少轰炸，这迭锈铁依然耸立着。」

飞机降缓了速度，能自行弯曲的材质做成的机翼也上下的摇动以准备垂直降落。迟到一小时后，飞机终于在巴黎安全的区域降落，此时的巴黎已经被围绕在郊区的叛军封锁多年。机翼缩回机身之后，就滑行到一个安全网之中。机上的乘客也就下机走到一个移动的通道之上，坐上悬挂的椅子以便被输送到正确的出口去。有一个扫描机自动辨别行李并将行李输送到主人的面前。然后，大家才被一个真正的职员检查通关。美国的部长跟他的同僚是由法国总统亲自来接机。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唐诺。」法国总统欢迎他们。

「我也是，刘易斯。其他的代表都到了吗？」

「他们已经就座了。」

「有什么讯息吗？」

「不，我们还没开始，在等你们。」

一行高官显要就搭了重防备的车辆，并在警车的护送之下，到达巴黎的中心。

「这不是罗浮宫吗？」唐诺问。

「没错，」刘易斯回答；「虽然它博物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却还是维护得很好。在十二世纪，这里本来就是一座保护巴黎不受到外部攻击的堡垒。如今，历史似乎重演了。」

抵达这座高度戒备的政府建筑之后，这一小组人就被带到一个地下办公室去，那地方的墙上有许多画着瀑布流水的全景画。

欧盟、俄罗斯与阿拉伯的协商人员，全都围着会议桌坐着，等待着迟到的人员。大家就座后，法国总统立刻开始这次的高峰会。「我们全体聚集在此，目的是要预防回教与非回教集团之间日渐升高的歧见。」

「那你们就得先承认塞伦希伦是我们的领导人之一。」阿拉伯方的外交人员奥艾特瓦立刻插嘴说。

「你是指那位娶三个吵闹不休老婆的法国回教徒吗？」俄罗斯的发言人伊凡诺夫不屑的说。

会议才开始，双方代表就恨不得掐住对方的喉咙。欧盟的主席何尔斯坦想出手打破此种僵局：「我们不在乎承认塞伦希伦，不过首先，我们必须命令他的追随者要尊重我们的法律，比如说给予同性恋跟女性平等的权利。」

「我们的领导已准备让步，他提出建议；先让欧盟跟俄罗斯的舰队撤出我们

的圣城麦加。」奥艾特瓦回应道。

「我们的舰队是为了沙特阿拉伯的纷争才在那里的。」何尔斯坦再次解释。

「各位，拜托，请冷静下来。我们全都因此得利。」美国部长试图让双方冷静下来。

「到目前为止，你们美国人只关心一件事，只有经济利益才是你们的重点。」何尔斯坦谴责道。「可是经济不能让我们走出这场乱局。欧洲因此分裂，而且大部份沦为无政府状态。」

「欧洲一直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唐诺呻吟道。

「美国就可以吗？当初都是你们鲁莽的攻打阿富汗跟伊拉克。之后，就一直没步向世界和平了。」奥艾特瓦说。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已经学到教训了。」

「学到什么教训呢？」

「哦，我们还是支持攻打阿富汗，这是基于尊重生命。至于伊拉克，我承认美国犯了判断上的错误。回想当时，伊拉克人民并不喜欢我们待在那边。」总统再次试图突破僵局的对阿拉伯代表说。

「塞伦希伦只要在电视上发表一篇演讲，就可以控制在欧洲全体的回教滋事份子。他应该采取这一步的。」

「只要那舰队还待在红海，他就什么也不会做。」奥艾特瓦重复。

「那舰队只是施压要你们交出宾拉登。」总统强调；「无论如何，我们不想跟全体阿拉伯联盟为敌。」

「攻击我们的一个成员就等同攻击我们全体。不过，干嘛这样？宾拉登是个没影响力的老人了。」奥艾特瓦说。

「别想骗我们。」伊凡诺夫插嘴说道；「有证据显示，他是你们的地下司令。」

「你何不拿出一些证据来给大家看看！」

「请冷静下来，各位！」何尔斯坦想打圆场了。「如果塞伦能让他的人民尊重我们的法律，我想欧盟已准备撤回舰队，不过，我们可管不到俄罗斯的船舰。」

「只要沙特阿拉伯没有尽责，俄罗斯就不会撤军。我们不想跟那个娶三个老婆的法国笨蛋打交道。」伊凡诺夫顽固的说。

「塞伦不是笨蛋。」奥艾特瓦愤怒的说；「他是回教和平的守护神。基督徒跟所有没有信仰的人才是笨蛋；不只是笨蛋，还是罪犯。被十字军东征、殖民地主义跟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伤口，至今尚未痊愈。」

「完全说不通。」俄罗斯人低声的抱怨。

「那我们最好结束这场会议。」奥艾特瓦威胁道，他的同僚此时已纷纷起身表示要离开。突然，所有的灯光却在此刻全都熄了，而且所有的瀑布画也消失了。

「这是在对我们施压吗？」阿拉伯人在黑暗中问道。

「当然不是，一定是断电了。」总统道歉的说，他按下对讲机准备说明这种状况。

真奇怪，对讲机也不通了；刘易斯惊讶的想着。

「等一下，各位。我相信很快就会修好了。」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走到大厅去找人来修理电源。真是祸不单行，由于电子的安全设计，此时入口的门却打不开，他只好小心翼翼的又往他的座位走回去。

「谁的手机可以借我吗？」

「手机打不通的。」唐诺回答；他早已试过手机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刘易斯猜想着，他感到非常的尴尬。阿拉伯的代表如今是坐立不安。「显然有人在耍我们？」奥艾特瓦下了结论。

「绝对不是。」总统热切的反驳。

「也许是美国人搞的鬼。」阿拉伯人的同僚说。

「美国人是盟邦，就这样。他们在这个国家并没有权力。」总统保证，他已摸索的走向自己的位置上了。

「我们只是想要预防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已。」唐诺说。

「天不从人愿，」奥艾特瓦回应的说；「阿加查里在一一〇〇年时就说过；上帝的旨意是深不可测的。」

「相反的，上帝给我们脑袋，所以我们可以自行解决自己的问题。」何尔斯坦消遣性的说。

「我就知道，三对一！」埃及人谴责道。

此时，室内又亮了，墙上的全景画也又出现了。不过，山上却已经没有水流下了。

这墙上的影片到底在开什么玩笑？刘易斯懊恼的想着。

有一名维修的主管跑过来跟他私下说话。「刚才是断电，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此时，与会的人员全都惊讶的在看着那干枯的瀑布。

「各位，显然这电力的干扰只是暂时性的。」总统宣称；「不过，请别离开，因为我们还要针对核武议题，协议出一份和平协约。」

「欧盟一定支持这种协约的。」何尔斯坦立刻说。

美方与俄方也同意，不过，阿拉伯人还没打算首肯。

「对我方有何好处？」奥艾特瓦顽强的问。

「对你们有何好处？」伊凡诺夫有点生气的说；「麦加不会被核弹炸；只有一般的炸弹。」

「够了。」阿拉伯人火大的叫道。他的同僚再次准备离去，不过，灯光却又熄灭了。没有人能离开这个房间。

「也许这是上天在介入，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总统说道；「核战将澈底终结人类的文明。」

「嗯，那我们就往好的方面想，也许更高层次的智慧将可获胜。」奥艾特瓦已经比较冷静了。

第二次断电修好之后，墙上画的山壁之上就又流出山泉了；而且，终于有一份同意书签署了，内容就是大家同意不用核子武器。

第十四章

诸神将展现
战争操之在天
沉默过后，天空将充满武器与飞弹
左方受创最重

保罗、西泽跟玛德莱恩很晚才从学校回家，一回来他们几个小孩就累得在客厅各据一方的倒下休息，当时一家之主的麦可正好从客厅经过。

「爸，你走起路来为什么很辛苦？」他们问。

他愣了半晌，不晓得该如何回答。「你们的爸爸又老又病的。」终于他告诉他们。

他们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你是世上无敌的！」西泽抗议般的说。

不过，那些大一点的孩子就贴近的来观察他，他们可以发现；没错，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脆弱的老人家了。

「吃晚饭了！」安妮突然大叫。

这一群小孩立刻走到厨房，等待着他们的是一大锅热腾腾的洋葱汤，还有奶油跟面包。当然，克里斯朵夫也来跟他们一道享用美味的餐点。

「今天晚上吃热食？」克里斯朵夫意外的发现。

「对，我决定做些改变。」安妮回答。

她的丈夫是第一个从篮子里拿出一块面包来的，他的手很费劲的在面包上涂奶油。孩子们盯着他看，发现到他们父亲的动作非常僵硬。

「怎么啦？」安妮边在抽屉找刀叉边着问大家。

「爸爸的动作还像个病人。」西泽回答。

「你们的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他是城里最老的人。」她解释。

「医生怎么会生病的？他可以治疗别人，不是吗？」安德烈问。

「科学家也没办法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儿子。」当爸爸的回答。」不过，未来的人会找到方法大幅延长人类的寿命。」

「迪安，把桌上的玩具拿下去。」当妈妈的人打断他的话。

「到时候人类能活多久呢？爸？」玛德莱恩问。

「也许就能跟彭祖一样的长寿。」

「哦，我可不想花几百年的时间听老师上课。」保罗抱怨的说。

「或是跟某一个讨厌鬼结婚四百年。」宝琳也说。

「哦，我发现我能从你们小孩子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放心好了；我们有生之

年还见不到这类的事情发生。」

克里斯朵夫还是没参与这一桌人的讨论，他跟往常一样安静的在喝他的汤。

「我想当一匹马，能够很快速的跑过林子。」宝琳幻想的说。

「或是像鸟一样的飞。」西泽加入她的想象空间。

「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孩子们，因为有朝一日，人类将能在空中旅行，能高速的穿越大地与海洋。」

「在空中?怎么可能?他们会在手臂上黏上羽毛这类的东西吗?」保罗问。

「你们在学校有读过羽神伊卡鲁斯的神话吧?不过，不是像那样子的。你们可以想象着一辆有铁翅膀的马车，不过马也藏起来了。」

「不过，翅膀可以黏到马身上吗?」西泽问。

「你问的问题很难。不是的，那是一种机器，可以飞上天的，可是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能飞上天。总之，未来的人类让生活更加的复杂，不过，在我的梦中，我没有翅膀也能飞。」

「是，因为梦中的世界没有地心引力。」保罗争论。

「其实是有的。不过，人愈纯净，就愈轻盈。如果你很纯净，你就可看到所有的地方。距离、时间、高层次或低层次，都无法影响你。」

「哦，难怪坏人总是沉在地底。」西泽立刻了解。「他们是陷下去的。」

「正是。有时他们会一直陷到地球的中心去。在他们睡眠时，统统都会掉到属于他们的层次去，因此在白天，他们就会觉得想找人较量一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除非人类能征服自己的自尊，才能脱离这种循环。你必须能在地狱里放下屠刀才行。如此一来，才能成为一个好人。变成坏人是很容易的，也很迅速。你们都听过堕落天使的故事吧?就是路西法。他在转瞬间就掉得很深。」

「哦，我还是觉得那种飞行机器听起来很好玩似的。」保罗说。

麦可喜欢他这儿子那种带点无厘头的个性。

「我会找时间再研究看看的，保罗。」他承诺的说。

原先有点忧郁的气氛消失了，这一顿饭是以这种正面的讨论结束。

「我要上楼去再工作一、两个小时。」说话很温柔的克里斯朵夫对他老板说。

稍后，麦可已经在壁炉前坐着了，而孩子们也都跑到外面玩了。只有迪安还在窗边看一本图画书。安妮在厨房里交待女仆一些事情后，也来客厅跟她丈夫坐在一起。

「迪安，我们有话要说，妳可以先离开一下下吗?」她问道。于是，这女孩就乖巧的走到花园去。

「刚才孩子们很担心你。有什么状况吗?」

麦可沉默以对;他只是专注的看着他的妻子。

「我无法活到春天。」终于他回答。

此时安妮了解到;他是很正经的在说话;豆大的泪珠不禁缓缓的从她的脸颊滑落。

「春天之前，我们还剩下一些时间。」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忍受失去你的日子。」她哭泣的说。

「到时候，妳会有能力处理的。」他试图安慰她。夫妻俩感伤的拥抱着对方好一阵子。

经过这伤感的一刻，他决定还是回去工作，于是就起身走上阁楼。

「克里斯朵夫，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你还在这里忙？」他边喘着气边问。

「你在伦敦的出版商要我帮忙把你最近的年鉴翻成英文。因为，他自己的译者翻得很糟。」

此时，诺斯特拉达突然不由自主的颤抖。

「大人，你怎么了？」

「没，没什么，别担心我。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他严肃的走向窗前去。「克里斯朵夫，你做得很好。」他望着薄暮里的微光，接着又说；「不过，你还得忙多久？」

「我差不多快完成了。」他的秘书边写下最后几笔边回答。

天空还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这位占星大师暗忖道。

「要不要我帮忙清理掉这些长颈的瓶子？」克里斯朵夫要离开前问他。

「抱歉，你说什么？我在想事情，没听清楚。」

「我只是问你，要不要我把这些瓶子拿走。你已经很多年没碰那些东西了。」

「哦，好，可以的。」诺斯特拉达持续望着天空回答。

「晚安，大人，明天见了。」克里斯朵夫以手臂夹着几个瓶子离开了。

他的助手一走，天空就突然出现许多闪亮的异象，然后又变成黑漆漆的。一场惨烈的战争就在麦可眼前发生。这场暴力是突如其来的。银白色光点凌空而降，伴随而来的有铁、有火也有瘟疫，许多民族面临毁灭。世界贸易完全瓦解，人们苦于饥饿、水荒。反基督之辈，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自动化的寒冷世界，一个如今接近毁灭的世界。我们的预言家一眼看穿好几个年代，但呈现在他眼前的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荒芜。无论他在何处集中精神，就能看穿当时的一切。地球必须花费好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建立新世界的秩序。水瓶世纪将开启千年的和平，人类将探索天空与外层空间领域。由于对我们的星球与宇宙的关系产生新的观点，旧典籍将被重新诠释。宗教与科学终将结合。之后，将会成立一个协调的政府统治全世界，各地的人民将彼此合作。不过，地球却因受损太严重造成一段无法遏止的阶段。这个星球将会出现好几个世纪的水患，之后又有好几个世纪极端的干旱期。

麦可点燃一根蜡烛坐在书桌前。现在，太阳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打开他的簿子，记下刚刚所预见的一切。突然，他的烛火开始忽前忽后的晃动；他知道一定是有人进入这房间。他转身发现是他的妻子站在门口。

「你想跟我上床吗？」她温柔的问。

这神圣的请求让他的心为之融化。他默默吹熄了烛火，伴着她一起下楼回到他们的卧房。一阵缠绵之后，下一个未来的景像立即在他眼前再度出现。

门铃一响，萍立即结束她化妆的动作并往外跑出去。

「早安，李小姐，请进去。」戴着一幅黄色挡风眼镜的指导员指示她。

她绕到这飞行车的一侧去，这飞行车无声的盘旋在地面之上，她走到车子边的双翼附近，上下振动的双翼让人感到很危险。

「小心!撞上这对翅膀是会受伤的!」老师坐到另一边时警告她。

「好刺激。」她系好安全带时说。

「飞行其实是很简单的;基本上大家都会。这是妳的第一堂课?」

「是的，诺顿先生，我完全不会。」她看着车子的内部。

「妳可以叫我尤尼斯。」他边写批注边说;「妳很幸运，萍。妳的课程使用的是全新的飞行车，而且这款还是最轻盈的款式。不含水箱在内，重量只有四百一十三公斤。」

「不过，却很牢靠，对不对?」她问。

「当然，这部车通过所有的检验。」他轻碰一个杠杆，于是那透明的上车盖就自动的关起来。「我们得先飞越纽华特，因为初学者已经不可以在城市里学习飞行了。」他操纵着轮盘系统，让车子在市中心往上飞复闷热的空中。「我们先飞到贝林高原;妳在那里就可放心的出错。」

「我没那么笨。」她傲慢的回答。

「这是标准笑话。」他道歉的说。

接着，他们的车就飞到那浩大的练习海。一到达目的地，他就让飞行车停在一处盐地高原的上空。

「现在，我让妳操控车子，萍。妳要心电感应指导或口头指导?」

「请以口头指导。」

「好。重点在于操纵杆。妳可以上下、内外、左右移动。」

「是，我知道。」

「这只是初步的步骤。操纵杆之后就是脚踏板。右踏板是加速，左踏板是垂直降落。如果什么都不做，飞行车就会在半空中停留在原位置。好，现在妳控制方向盘，我控制踏板。」

萍把操纵杆往前挪，车子的前端立刻往下垂。

「知道了吧?」他说;「因为我没有踏在加油的踏板上，所以车子还是在原位置。现在，我要加一点点油了。」于是飞行车就开始慢慢的降落。「现在拉回操纵杆，不然，我们会坠毁的。」

她按指示的做，于是飞行车的前端就往上升又回归原来的高度。

「现在转左，然后转右。」他下令。

她按指示操作，车子因而硬生生的转了几圈。

「现在，妳得同时踩加油踏板。」于是他的学生就在那平台上空断断续续的操控那部飞行车。

「你看，那边有一个人在走路。」她突然说，她敲敲窗户指给他看。

「会有谁在这种地方走路?」尤尼斯怀疑的说。「他一定是迷路了。妳最好飞到

那里去。」

她操纵着飞行车飞到那个地点，当然是有点笨手笨脚的。

「妳学得很快。今天结束后，妳就会飞了。」他称赞她。

在此同时，他们也已接近那个身着长色棕袍的人，这奇怪的人独自一人在这炽热的大地之上走着。

「从他走路的方式看来，他是个长寿人。」萍猜测的说。

「可能是，因为智慧人不可能在这附近走路。暂时由我来驾驶。」他驾着这无声的飞行车飞到那古怪的人旁边。接着，他打开上盖跟那个人说话。「需要帮忙吗？」

那个走在陆地上的独行侠吓了一跳，于是本能的就往前逃。

「这种反应，一定是个长寿人！」尤尼斯笑道。

「他也许是从南极那个融冰厂来的人。」萍猜测道。

「那是不可能的；那得走上好几千公里才能到这地方。很可惜他们的祖先把他们的基因都搞惨了。古时候，他们渴望着长生不死，却忘了考虑到长生的负面因素。直到他们有了下一代之后，才终于真相大白。如今，他们只擅长融冰。」

「即使如此，他们也会挡到路。」萍开玩笑的说；「这一个却不一样…」

「我会向达奇港当局反应的。」他说。

向当局报告此事之后，老师又开始他们的学飞课程。练习几遍之后，他的学生的确学到窍门了；于是，也该给她较大的挑战了。

「现在我们要查看气流。我们上过几堂课后，再来研究可行的飞行路线。」他指示她转弯。

「飞到太平洋去，也可说是太平洋的遗迹啦。」他又开玩笑的说。

他们以时速五百公里的速度往南飞，过了一会儿，就看到海岸线了。

「在列岛大帝附近，有个自由区有很多的气流。」他说道。

「我该飞到那里去吗？」

「妳能的话。不过，萍，妳要随时注意四周，别太依赖雷达。」

「我还没空去看雷达。」她回答。

他一听紧张的咽下一口口水，接着又说；「也要检查所有的数据。」

「亮了一个红灯。」她立刻说。

「天，这玩意儿这么快就没油了。」他低声抱怨着；「这灯代表，我们的油量太低了。继续前进，降低至海平面上空一米处。」

「意思是，我要先放开加油踏板，对不对？」

「正确。」他确认的说。

萍放开加油踏板再踩下降落的踏板。飞行车于是立即下降，接近海平面时，她突然又松开踏板，不过，此时车子突然的停顿下来，他们两个人都吓了一跳。

「放心，车子有自动限速系统。」他安抚她的说道；「而且，车子反正是防水的。」

尤尼斯说完此话就直接把车子降到水平面之下。

「现在按下紫色按钮，真空系统就会接手。对了，妳知不知道，从今年一月开始，只能在水箱中加一百公升的海水？」

「我不知道这个规定，」她回答；「我现在对海洋的蒸发也有一点责任了，所以会觉得有点罪恶感。」

「是，大家都想要开自己的车，即使在两极融冰还是无法维持海平面的高度。所以我们得节省用水。我们可以想见未来会是如何。现在空中有几十亿的飞机，多年来大家一直在消耗水资源。干旱又一直持续。现在的雨水就像天赐的甘露。」

「我从没见过雨，」萍说道。此时，仪器表显示水箱已经加满。她接着又说：「嗯，也许见过一滴…」

「太可惜了。下雨是很美的景观。好，现在直接到那些群岛去。」飞行车再度恢复正常速度。于是，他又说；「我们过度消耗这个星球了。大家原以为燃烧水资源当能源可以解决油源不足的问题。如今我们真的可以说是快要海枯石烂了。」

「不是有个从空气中大规模收集水汽的计划。」她说道。

「那是不管用的！我们到达那边那个小岛之前，我要妳走 315 路线并要先爬升到两千英呎的高度。因为风是吹 20 海哩的东北风，妳永远要把风速考虑进去。」萍消化了这些专业的行话，她拉起操纵杆并踩上加油踏板。感觉她操控得很好，于是，他又给了她几项指令，让她在列岛之上练习。

「妳的动作我都很满意。」终于，指导员说道；「我们再往北飞，车速增加到每分钟 1800 转。」

他们终于回到贝林平台，时间匆匆的流逝，这会儿太阳已经消失于污浊的太气之中。

「妳有没有听说麦伯斯的太阳号太空舰下星期就会出发往恩查瑞克去？」往下飞行时，他问。

「当然有，我很注意这个新闻。有一百名的男性跟女性要去，要花费三十年的时间到达那个星球。」萍的眼睛还是直盯着仪表板。「那个能居住的星球已经被大家称为‘小王子’了，因为那星球的周长只有地球的一半。」她接着说；「少于一半。」

「对，有点小。我想恩查瑞克的殖民计划是解决我们这里干旱的方法。我们的地球已经快消耗完了。有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再过半世纪，由于高温，人类将会灭绝。他们还说…」

「尤尼斯，我会分心的。我已经忘了要拉着捍。」她打断他的话。

于是他迅速的接手。「妳要不要去看一下科曼多尔海岛的山顶？」

「太阳号就停泊在那山顶，我们反正是会经过的。」

「好主意。」萍回答，现在她终于可以放轻松了。

他加快速度，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抵达位于颞霍次克平原之上这座名山的山顶。这山顶上建造了一个超级高的电梯联结地表与太空。由于离心力的缘故，这

缆线是直立的。他们绕着缆线飞行了一阵。

「从这里出发，他们下个月就可以到达外层空间了。」他说；「我很想搭太阳号去经历这次伟大的航行。」

「我宁可待在地球上。」

「妳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的。整个世界是每况愈下了；几乎都种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我还是爱地球。」

女人就是比较感性的；他心想。他们在那通往大气层的电梯旁飞行片刻之后，就回到纽华特。

「我看到那个长寿人还在那边走。」他们飞过那盐地平原南端时，萍又发现那个人。

「我会再向当局告发一次的。」他们沿着边缘飞过去。

「嗯，比我想象的困难。」送她回家时，她坦承。

「妳表现得相当好。」尤尼斯再次称赞她；「不过，最困难的部份还是在于：通过理论测验。」

「我想，船到桥头自然直吧？下星期再见了！」她说完就把大门关上了。

一大早，安妮裸露的背部恶作剧般的从毯子里露出来。麦可从他睡的这一边望着她强壮的肩与她垂肩的乱发，她的头发还是美丽的深金黄色。她依然深睡着，虽然她是个诱人的睡美人，他却不想要在床上浪费时间。他拉高毯子把她盖好，然后就起身下床去。这一天的天气阴阴的很冷，他走下楼时，浑身关节仿佛一部老车般发出很多吱吱咯咯的声音。一到楼下的客厅，他立刻生火想驱逐那股湿冷的感觉。正当他以他那微微变形的手指在揉眼睛时，却听到轻轻的‘碰’的一声。是从花园的角落传过来的，这位科学家立刻出外去一探究竟。他走到院子里，再穿过客厅后的回廊，发现地上躺着一只麻雀。

「可怜的小东西，以为能飞过窗户，是不是啊？这是玻璃的。人类一直在创造让人感到困惑的东西。」他看着那麻雀一会儿。这麻雀似乎已经站不起来了。

麦可于是到厨房去倒了一碗水并浸泡一些鼠尾草备用，然后他再到院子去小心翼翼的捧起那只小鸟。他给小鸟灌了几滴药草水后，小鸟才终于醒了过来。不过，小鸟一看到这巨大的人类立刻惊慌的想要飞走。

「哦，我是医生。」他轻声的说。然后，他把小鸟放在一处角落里，好让牠休息。

孰料，他这弯腰的动作，忽然感觉到关节处传来剧痛，这是痛风的发作。这股疼痛让他感到无法忍受，于是他用爬的爬回屋子里。此时，安妮正好起床，下楼时她就意外的发现，她的丈夫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哪边在痛？」她担心的问。

「全身都痛。」他呻吟道。「特别是我的左膝盖。」

她小心的取下他的拖鞋跟袜子，不过，即使是轻轻的碰触也让他痛到发抖。

「光是看是没有用的。」他哀鸣道。

「我得看一下下。」她卷起他左边的裤管。在那变形的膝关节附近，她发现皮肤又红又肿。

看起来很糟；她心想；接着她又量了他的脉搏。他的心跳很快。于是，她立刻跑到厨房去用酒搭配一些止痛的药草来给他喝。

「喝下去！」她命令道。

她再回到客厅时，麦可已经喝下那杯药酒而且药酒也发挥效用了，疼痛感渐渐的舒缓。

「我要跟孩子们出去摘一些熏衣草回来，用来涂抹你全身。」她对他说。

此时，小孩子们也都起床了；于是，西泽跟玛德莱恩就出门帮助他们的妈妈去采药草。他们拿着一个草篮到野外去摘对风湿症有疗效的这种药草。他们找了一阵子，因为这种叶子灰绿色的植物，在这种季节，只有在比较陡峭的山坡才找得到。草篮装满熏衣草之后，他们很快就打道回府。回到家时，克里斯朵夫也早就到了，他们一起扶着麦可上楼去。安妮想帮躺在床上的丈夫脱衣，可是那忠实的助手却一直守在房内。

「你可以上去了，克里斯朵夫。」她吩咐道。

克里斯朵夫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那房间后，我们的老科学家才裸身趴在床上。他的妻子就坐在他身旁，为他涂抹有安神效用的药草，从他的头顶到他的脚趾头，全身涂满。安妮的手温柔的在他身上抹药时，意外发现他的皮肤之下有一些痛风造成的肿块，这些肿块他一直没提过。她忧心的发现，这种疾病发展得很可怕。按摩过后，她小心的把他盖好。

「你可能会感到困。」她说。

他向她道谢，不过，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离开那间房间了。

接下来那几天，她一天帮他抹两次药，整间房子充满熏衣草的味道，而他的健康状况也一直在进步。那可怕的发作之后，又过了几星期，他才能在屋子里走动，当然行动得很缓慢，也可以跟他的孩子说说话。就这样情况还可以的渡过一个月。终于，冬天来临了，他再度病倒，他很辛苦的在撑着。无奈残酷的事实还是得面对，他只好召来公证律师，并秘密的写好他的遗嘱。

就跟我父亲当年一样；公证人带着他的遗嘱离开后，他悲哀的想着。

接下来，麦可就一直待在阁楼为他的《大预言》忙着，一直到他的体力再也撑不下去为止。

只要再一段预言诗就可以了；他坚持的想着。

他写完第十世纪之后，突然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整个人无助的往后倒下。无助的他就躺在那个地面，他很安静，脑子也很清楚的看着天花板。他在地球上的人生已经要结束了。他就这样平静的躺在他的望远镜旁边，默默的咽下人生的最后一口气。

第十五章

麦伯斯很快就灭亡，紧接而来的是
人类与动物可怕的毁灭
复仇将突然降临
慧星来袭之后，饥荒立现

在他眼前开展的是位于闷热天空中的一个荒芜的平面。

这是我的灵魂得以安息的天堂吗？诺斯特拉达姆斯认真的在猜想。

可是，这地方真的不像那个所谓的极乐世界；他试图猜想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能确定的是：此刻他的灵魂并没有真正的离开，因为他还是有呼吸。此地异常酷热；太阳似乎比较大而且阳光十分强烈。远远的，他可以看到海洋，而在他四周有不计其数的贝壳使他了解到，这地方以前应该是海水可以到达之地。看来，整个海岸线往南退缩了好几英里。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像是未来的卡马格；他认为。在天际线附近，他发现似乎有生命体存在的迹象。这生命体仿佛愈变愈大，才过了几分钟，就有一部飞行车飞来停在他眼前。透明的天窗一打开，他就看到里面有个戴着黄色护目镜的男人跟一个中国女孩。

「需要帮忙吗？」那个男的很友善的说。

可是，我们的预言家没机会回答。因为，就在此时，有颗巨大的慧星从大气层飞过。这三个地球人全把注意力放在那呼啸而来的大火球，这火球以摇摇晃晃的速度接近地表。疲惫的地球似乎就是会吸引慧星，感觉就像地球的同类想来协助地球似的。

他们全都知道慧星撞地球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所以就惊讶的面面相觑。麦可预估这慧星会掉落在他们所在的地点之外约一千公里远的地方。这颗大慧星撞击地面之后，冲击将非常巨大，整个地球将会为之动摇。情况就像凡人的躯体受到暗杀一样。

会发生大洪水，大家都将了解。地球这种灾难性的撞击，让大家了解到能存活下来得感谢何许人。可惜此刻展现的谦卑或悔恨都太迟了。诸神已决定去芜存精，准备摧毁一切。飞行车中这两个不幸的同伴，空洞的望着前方等待着命运的一刻发生。这一直在自转的地球终于缓慢了速度，人类只能屏息以待。

「我的天，两极消失的冰雪会造成不平衡。」麦可低声的自言自语。他的话才说出口就立即成真，地球的轴心在此时开始摇摇欲坠；而整个地球也开始失去控制。由于天体相互作用力的改变，不用很久，全球各地就会产生地震、火山爆发等等状况。

那部飞行车稳稳的往半空爬升，不过车里的两个人惊慌的在看周围的状况。

现在麦可脚下的地表已剧烈的在震动，声势惊人的海啸也突然以骇人的速度朝着他们袭来。那两个驾驶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预言家也动用他所有的意志力来逃离那排山倒海而来的大海啸，他用尽全力的往空中高飞。此时的天空立刻变得阴暗；太阳、月亮与星星都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放眼看去尽是火与水。该撤退到安全的避难所去了。

我很快就会耗尽能量，我会掉入海洋之中；麦可担心的想着。如今我只剩下灵魂了。我在说什么，我都忘了我所有的回忆。

他一边往好的方面想，一边快速的飞向北方的山上去找寻避难之处。他在一路上发现到各种灾难正在发生，不寻常的风暴侵袭陆地与海洋，飞机也如秋叶般坠落。无论城市或小镇，全变成一遍废墟，船只也被滔天巨浪所吞没。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全被恐慌征服，有许多人立刻就被灭亡了。大自然的力量不是任何人所能抵挡的，而这股摧毁的力道可说是愈来愈糟；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巨大的力量撞击、撕裂地表，厚重熔岩形成的地表在各地堆积成新的高山与峡谷。上天的力量持续进行，接着降下积存多年的丰沛雨量。此外，他也发现有一小撮宇宙飞船，试图从一道激光束之中逃出地球。

「上帝，你何以如此残忍？」麦可问道。

他从高处望着一切，不料他突然的就被雷打到。他震惊的往下掉了好几英里，不过却还是好端端的降落地面，降落在一个似乎还没被破坏的小村落。

我怀疑祂了；他胆颤的发觉。紧接着，他又不得不像蛇一般腹朝地的爬行，他没命的逃向山林之中。海平面不断的攀升，那山谷很快就被水淹没了。为了使不被水淹没，他不得不躲在山上避难。在山上似乎比较安全，话虽如此，才过了一會兒，山谷突然爆发，红色的岩浆从山洞与裂缝之间喷射而出。岩浆与海水的接触发出震耳的嘶嘶声，有毒的气体与愈来愈炽热的流水高升，威胁到忙着往高处逃生的这位鬼魂

没希望了；他心想着；想是这样想；他还是绝望的往岩壁上爬。再次的爆发引发强大的暴风，他只能倾全力的攀在岩壁上。他不放弃的抱着一丝希望，本能的继续爬。不久之后，一阵强大的爆炸，炸毁许多的山坡地；不过，奇迹中的奇迹是，他的逃生路线没被摧毁。

总之，他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不知道**这一切将在何处结束**。他挫败的逃到山顶，观看着地平线远处的末日情景。此刻洪水泛滥已达高峰，在天地之间似乎已经找不到清晰的交界；因为，高山消失于山谷之间，愤怒的海浪却高耸入云。山间的云雾被山洞吸入又立刻被喷出，有如波涛汹涌。

*为何他所站立的这座山，却是唯一能远离灾难之所？*他不禁思索着。*我莫非已经成仙了吗？他在想象；自己是否已能与上帝平起平坐了。*

*哦，精神错乱，我这会儿可不能疯；*他反省片刻之后，才了解自己在胡思乱想。他才逐退这一场妄想，就有个可怕的东西从他背后爬过来。这可怕的东西一渗入他的灵体，他的背部就发出千百次激烈的颤抖。

「嗯，你喜欢这种景观吗？」传来一阵细细的却又让人感到不寒而颤的嗓音。

山顶的大地突然为之惊恐，空气顿时凝结。麦可的膝盖不禁抖个不停，他转身看到有个人就站在他背后：是路西法，那个堕落的天使长。

「到目前为止，你一直是我最好的学生，」他接着说；「地球上许多聪明的人，都以为他们能揣测我，不过，你不会如此轻浮。」

这魔头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黑色势力，这强大的磁场立刻吸走我们这位脆弱预言家的能量。在这撒旦的头上原有十只角，如今第十一只角却突然凭空冒出。以他巨大的爪子跟铁牙，可以毫不费力的就把这可怜人给磨个粉碎。然后，他的脚可以接着踩烂一切。他那对强壮的翅膀也透露出明确的讯息；想逃走是不可能的。

「你算是很特别的帮了我。」他假惺惺的说；「你是罪大恶极最坏的大坏蛋。」他的双眼射出强大又自豪的光线，此时有两只乌鸦也飞到他的双肩之上驻足。

他的话，麦可这凡人听不太懂，他顶多只能感到自己心头一凉。

「你的预言有如你说出的灾难性诅咒。」路西法说明时，一段蛇麻草就从他的嘴边长出来。

「什么？我？」麦可结结巴巴，大惊失色。

「对，就是你，连这场洪水泛滥都是你开的头。我一开始就对你有很大的计划；你的聪明是不能否认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得随时推你一把。」他咬断那在成长的植物咀嚼着。

「什么？你在说什么？」

「给你的奖赏就是，让你终于能够来拜见你的主子。」路西法不回答他的说，他指着自已又说；「现在，我有个提议：你崇拜我，我就给把我在世上所有的智慧赐给你。」

「那会让我选错边…」

「什么？你觉得我的提议配不上你？」路西法尖锐的说，他的声音在他们四周回响。「好吧。」他前进几步。

此时，他所谓的学生，则惊慌的往四下一顾，想要找到飞离此地的途径。

「那是没用的。」路西法看穿他的思绪低斥道。「我总是可以打败我的敌手。他们的力量就是我的能量。」

因此，气极败坏的鬼魂只好放弃他的逃生大计。

「我是超极强大的。是我在埃特纳火山上逗你，是我突然跑到你那本书的封面上，是我在你的客厅放一把小火。我一直伴着你，我比你更了解你内心的想法。你想拯救灵魂？务实一点吧。没有人能帮你，你也没有能力飞走的。你看看你的四周…你没有选择的！」

麦可在想自己是否能躲回他在人间的躯体之内。

「哈哈，算了吧；你的躯体早就解体了。你没有躯体可以爬回去了。」路西法立即说。

连想法都被立刻的察觉，于是这凡人就开始对着上帝祈祷。

「哦，上帝，上帝什么都嘛好，无论你是生是死都一样。我呢，我就不同了，我可以为你带来光明。你的名誉、你的占星学都得感谢我。如果不是我让你先前那一家子人死于瘟疫，你大不了只能成为一个小镇医生。」

麦可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认真的想要放弃挣扎，任他宰割算了。

「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是你的合作。」这光的使者又说；「所有小小的协助都是管用的，我们结合的话，力量会更强大。别这么多愁善感了；你是知道的，日子还是得过下去。你的老婆已经看上克劳德了，就是那个总督。你的子女终于不用被你管教了，他们很开心的。」

「奉耶稣基督之名！」麦可突然的大叫。

「你也想把他扯进来吗？你真的很迟钝。耶稣不会帮你的。他此刻正在追着他自己的尾巴打转呢。」

此时，诺斯特拉达姆斯悲哀的跪倒在地，他满脑子里尽是他的预言。

这些灾难真的是我造成的吗？

「是的，不过，没关系的。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将一切复原。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臣服于我。」

「我恨你！」

「好，我再给你一点甜头好了。你考虑看看：除了得到我所有的真知灼见，你还可以回复健康的躯体，回到你太太的身边，意下如何？」

麦可被激到不行，这个建议的诱惑力又太强，他差点就要投降了，还好，他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哦，你跟你这处于阴间的灵魂。别这么小心眼，你换个大局想想吧。」路西法抱怨的说并刻意的接近他。

此时，麦可设法站起，一眼就看到魔鬼的脸正逐渐逼近。太可怕了，麦可不由自主的退缩。

「难道我错看你了？」路西法发火的说；「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态度？我甚至大费周章的叫贺米斯去清理你那污秽的内在。你真的就只是如此头脑简单，光会钻牛角尖的一个灵魂吗？早知道，就随便恩赐我一个小爪牙就好！」

「你只在地球上有力量。人类将会超越你。」他的学生突然抗议般的说道。

「你是指那群想飞到外层空间的笨蛋？有个小缺点：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总之，他们将会死亡或是永恒的在太空中流浪。是这样的，此处就要开始冰河纪了。我已经对你厌倦了，诺斯。」

如今，黑暗的统治者离他很近，而且以轻视的眼光在看他。可是，麦可心中涌上一股神圣的火焰。他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他抬起头说：「如果说有谁总是与邪恶正面冲突的话，也许就是我了，可是，我并不邪恶。我绝对不会把我的灵魂卖给你。」

路西法肩上那两只乌鸦突然飞起，他冲上麦可，一把将麦可推入深渊。

「那就永远的在地狱之中燃烧吧！」撒旦对他大叫，麦可无助的坠入到处都是炽热岩浆的深渊。

法国国内为了他们这位卓越同胞之死而举国哀伤，大家都在家门前降半旗致意。达官显贵从各地赶到沙龙市来向这位预言家致敬。在家人的支持之下，遗骸就埋葬在科迪立尔教堂。棺木在牧师的布道与民众的见证之下，送入教堂内的陵寝之中。安妮跟她的孩子就站在前排，她对于仪式的进行感到有点紧张。至于她那些年纪不小的小叔们则全都站在她背后。

教堂内的麦可陵寝是直立式的建筑，这是他自己的要求，是为了预防他的敌人在他死后来踹他的喉咙。为逝者祈福之后，陵寝就关闭了；安妮依依不舍的轻抚着陵寝前方的石盖，那个石盖在眼睛的高度处，雕刻着她丈夫的画像。这画像雕刻的是，他在大约四十九岁时的样子，上面也刻有他的国徽。接着，安妮悲伤的跪在陵寝之前，阅读着大理石纪念碑上面的碑文，这石碑是她安排的，碑文也是她自己写的。碑文用拉丁文雕刻着：‘不朽的麦可诺斯特拉达姆斯’。

之后，大家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普罗旺斯的总督要在最后说几句话。

「亲爱的家人与好友，」克劳德略带哽咽的说话。「这几天内，世上失去了一位非常特殊的人。这个人，一开始是个医生，他在一场瘟疫之中拯救了好几千名的民众，后来，经由他史无前例的预言，我们得以一窥未来。虽然他的为人很直率，不过，麦可诺斯特拉达却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他是一个不畏惧任何人、任何事的人；他总能秉持着对上帝的信心，面对许多的危险。除了他那别人学不来的聪慧与坚持之外，他也是一位深爱子女的父亲。」

此时，大家的眼光全放在他的子女身上，整场仪式下来，这几个孩子都很安静。

克劳德继续的说：「我曾经，虽然不是我愿意做的事，但我曾经依上面的命令监禁我这位好友。可是，当他重获自由之后，他从没因此事对我感到不满。这让我很感动。我很崇拜他；不过，有谁不崇拜他的呢？」

总督接着转而对他已经下葬的朋友说话：「麦可，若说世上有谁得以成为上帝的典范，那就是你了。愿你安息。」

这些话让安妮痛哭流涕，于是克劳德就走过去安慰她。接着，他又向麦可的子女与兄弟一一的致意，其他来哀悼的人也就随着他的路线向家属一一致意。直到所有的达官显贵、友人与贵宾都向家属致意之后，大家才离开教堂。这一小段路上，克劳德与安妮说了一些心里的话。

「我对他很鲁莽，」安妮低泣道；「他应该娶到更好的妻子。」

「妳对自己要求太多了。妳已经是他的骄傲与喜悦了。」克劳德一手扣着她的肩头，安抚着她。此时，其他的家人也从教堂的方向走过来，只是他们的子女全都还站在教堂前等着，怅然若失。

「哦，我得走了，」安妮说道；「那六个孩子需要我。也可说，我需要他们。」

「如果妳需要找人谈谈，就来找我，不要犹豫。」克劳德提出。

「真的很感谢你，不过，我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于是，大家全离开那个科迪立尔教堂，而这所教堂也就这样关闭了很长的

一段时间。

翌日，安妮收到来自全国好几百封信函，包括皇后寄来的哀悼函。在克里斯朵夫的协助之下，她给所有的人回寄感谢函。当然，公证律师也来联络她，并通知她说：她的丈夫在最近有撰写一份遗嘱。律师在她的子女面前把遗嘱交给她。结果是，现款方面，麦可留给他的遗孀超过 3444 克朗的金额，加上每个小孩都有的个别款项。另外，还有一封特别写给他儿子西泽的信件，跟地产数据放在一起。当时，年轻的西泽已经十六岁了，他感到很骄傲的接过那一封信。然后，他就走到阳台去，他坐在他父亲常坐的那一张摇椅之上，阅读那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件。

「给吾儿西泽；愿你一生顺遂。你的晚归让我有机会善用我夜晚的时间，让我能留下这封在我进入另一个世界之后要留给你的信件。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的观点，都是关于人性的本质与其未来的发展。这些观点全收编在《大预言》之中。我觉得我必须写这封信，即使你年轻的思维或年纪尚无法了解那些内容。我所有的预言都会依据不同的星星出现而出现，不过，人类未来的探险历程还是不确定的，因为一切的一切，最终还是掌控在上帝手中。占星还是无法确切的决定人类的命运。唯有那些受神启之人，方得透露真相。我本人有幸体验神启，我的许多预言都将在许多地方成真。不过，我的讯息，有可能会落入未来错误的领导者手上，因而被误用或被抛弃，因而造成负面的影响。如此则对人类的发展不利，因此，我已将预言藏入非常特别的四行诗中。诚如俗语说的：不用对牛弹琴。为了不对当代或未来狭隘的人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运用了晦涩难懂与纹乱的句子。有时，我真希望我可以保持沉默。可惜，我不得不传达我的观点。否则，我就有疏忽怠惰之嫌，因为隐藏的讯息能指出未来而有助于人类的整个发展。唯有接受过指导者方能揣测诗文。一般人无法得知所指的年代与时间。为了引导与保护一般大众，造物者将持续的透露过去与未来的秘密给纯净的博学之士。得揭露完美的神迹。火温柔的灵性可吸收洞察乾坤的能力，在宁静的夜里火可与之衔接。观察引导而来的事件，不可与当时人们的知识混为一谈。吾儿，我祈祷你永远不会将聪明才智浪费在使灵性枯竭、使灵魂迷失的梦想或锁事之上。我已经清空我的书房。我已经将我那本充满神秘智慧的书籍献给火神华康纳斯，以免造成一般大众的危险。我焚烧这本书时，天空变得异常的清澈，仿佛在向我展示我焚书的做法是正确的。上帝偏爱我，我希望能精神上将此神启的天赋传递给你。此刻，你的父亲似乎已远离。但是，我来自天上的灵感与我要步上天梯的双脚都毫无变动。别称颂我是要上天堂的人；我是个罪人，罪恶比他人更加沉重。不过，顾及你年轻的思想，我将不再深入探讨此主题。我留给你的是《大预言》。这本书中的预言跟月亮移动的弧形轨道相关。我有发现到地球烧毁之前，会发生洪水泛滥，地表上的一切都将有大水淹没。人类将毁于无形。话虽如此，别被这末日情景吓害了。末日将是好几个世纪之后的事，在末日之前，我希望能有机会亲自解释这些诗文给你听。愿上帝赐你丰硕的一生。」

普罗旺斯变身为朝圣的热门地点。人们成群结队，每年都来造访这位传奇性的预言家陵寝，科迪立尔教堂每一天都闹哄哄的。只有在夜里，一切才能回归平静；直到225年后，有两个迷信的士兵才来叨扰这项热门的朝圣仪式。有一天夜里，就是在法国大革命时，两个在附近扎营的士兵，布鲁诺与叶士，他们在大喷水池附近闲逛。这两个分不开的朋友觉得非常无聊，就一起喝酒聊天。

「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叶士大声的说；「拥有一个装了火药的铸铁大炮！」

「蛮力。」布鲁诺认为；「我觉得巫术还比较刺激。」

「而且大炮的腰身愈大的，愈美。」他的朋友继续的瞎扯。

「你不会需要什么蠢大炮的，兄弟。如果你会巫术就成了！」

「什么，你有超自然的天赋吗？」叶士把酒传给他的好兄弟喝。

「没有，难不成你有大炮？」布鲁诺自作聪明的回答。

他的朋友耸耸肩，又灌了一大口的酒。

「你知道吗？」布鲁诺大声的接着说；「在巴黎，有八座高塔，还有一点五公尺厚城墙的巴斯底狱，在地上躺平了，而且根本是连一个大炮都没用到？」

「哎，没听说，」他的同伴微醉的反驳。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邻近有户人家开了窗。「喂，你们小声点！」一名想睡觉的沙龙市民大叫。

「给我小心点，不然把你变成青蛙。」布鲁诺推了他一把。

开窗的人，一面把窗户再关起来，一面不满的在咕嚷着。

「你到过巴黎吗？」叶士更大声的问。

「没，不过，我到哪里去不是带着你一起的？我们会去巴黎的。」这两个阿兵哥可说是无聊到快痛哭流涕了，他们想要找点乐子。

「叶士，你知道吗？诺斯特拉达姆斯的坟墓就在这附近；想去看看吗？」

叶士同意了，所以他们就朝科迪立尔教堂的方向缓缓的前进。

「你到那边要做什么？现在都三更半夜了？」叶士在路上问。

「我要拿这个预言家的头壳来喝酒。」

「为什么呢？」

「有在传说，如果这么做的话，有可能可以得到神奇的魔力。」

「哦，哇！不过，这样的话，不是得先设法进里面去吗？」叶士嘻笑的问。

「兄弟，就交给我吧。」

于是这两人就绕到教堂后门去。「我马上回来。」布鲁诺要诈般的耳语道。

叶士在门前等着，很快的，他的朋友就拿着一根铁棒子回来。有那工具的协助，门很容易就被打开了，他们偷偷摸摸的闯入教堂内。就在教堂前方，他们看到预言家直立式的陵寝；布鲁诺设法的在思考打开那陵寝的方法。很快的，他们就把那石盖给移开了，在几块旧木板之中躺着的正是诺斯特拉达的遗骸。他们粗暴的把头髓给扯了下来，不过他们却没发现，有个金色的大徽章顺势的就掉落

棺木底。当布鲁诺拿头髓来倒酒喝时，他的好友则拿起遗骨在玩。

就在这要命的一刻，这个恐怖计划的主谋本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手掐住喉咙，他拼命的想挣脱这股来自无形的力量。叶士原以为他这个朋友只是在开玩笑，不过，布鲁诺不断的在喊救命而且脸色都变紫了。这下子才把叶士吓得屁滚尿流，他只顾自己逃命去。孰料，他才跑过教堂内的圣器收藏室，就有一位圣人的雕像突然的掉在他面前，让他重重的跌个狗吃屎。

市长有听到教堂里不寻常的动静，因此命令他的卫兵冲到教堂去逮住这两个宵小。他们可说是被逮个正着，被捕时也没有反抗。因为，布鲁诺差点就被掐死了，他被捕时还拼命的在喘气，而叶士则是跌得不省人事的躺在地板上。

「把这两个士兵关到监狱里！」火大的市长下令。「我们以后再让他们为国服务，就让他们到前线去(*注 1)为我们挡子弹。」

接着他走到受损的陵寝去察看，在零乱的遗骸之中，他发现了那个掉到棺木底的金色大徽章。当他看清那古老徽章上雕刻的文字时，才真的是让他目瞪口呆：那上面刻的数字正是这一年的公元年号 1791。他连忙把这珍贵的宝物放回棺木里；稍后，他们将所有的遗骨再度的收藏到棺木之内再加以封闭。感觉到非常神奇的市长于是下令将此陵寝转移到圣罗伦教堂，因为那个教堂比较安全。之后，他就一直保持沉默，不曾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注 1: 参看第三章布鲁诺与叶士有何下场。

第十六章

韩瑞克拉森顶着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开心的在他的葡萄园里散步。美丽的藤蔓之上悬挂着许多垂涎欲滴的葡萄，于是他就拔下一颗来试试。他咬下半颗葡萄细细的品味。

是，熟了；他判断的想着。这酸酸甜甜的口感，正好是摘来酿造深红色葡萄酒的时机，收成季的相关工作，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明天，我就会找一些工人来摘葡萄；他对自己说；他带着满意的心情看着他位于河谷地的葡萄园。午后的河面映照着黄昏的夕阳，波光粼粼，他享受着这美好的景致。南方的地平线处正是庇里牛斯山的侧影。这些宏伟的高山，在此地散发出迷人的风采，整座山脉的能量就在葡萄园中发出闪闪动人的光点。

我最好回家去了；他看了看手表心想着。于是他开始艰难的走下山坡，这山坡地的后头就是拉尼奥山洞。虽然他本身是瑞典人，不过，短短几年，他在这邻近地区就变成一位受欢迎的人。从他直率的脸，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那亲切的本质。这位很有哲理的拉森先生当初只是去造访南法的里穆小镇，在那段原本是要寻找自我的净化的旅程中，他找到的不是他的自我而是一位美好的法国女郎。于是，他娶了她，然后他们就在阳光充满而且到处都是美景如画的山庄与小路的奥德地区定居下来。当时，他们找到的是一栋里头还有旧榨汁器的旧农舍，于是他们就把旧农舍改建成摩登的新住宅。这些年来，这栋住宅可说是愈来愈舒适了。最近，韩瑞克还在他们家那个有围墙的花园里盖了一个游泳池给小孩子们玩。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向大自然道别之后，便朝着拉尼奥山洞的方向走去。

生命可以是如此美好；他走进时，不由自主的赞叹着生命。

「碧姬，我打算明天就要开始摘葡萄了。」他一面在一楼找他的妻子一面大叫道。

他的妻子没在楼下，他正要上楼去找时，一名金发女子正好下楼来。他们就在楼梯的半路上撞见彼此。

「哈啰，小天使，妳好美。」他对她打招呼。

这两个人就好像多年未见，他们深情的拥抱对方。

每一天都像个全新的美女；他的内心不禁又是一阵赞叹。「碧姬，我明天就想开始摘葡萄了。」

「好，我晚上就打电话通知工人。」她说；「你需要多少人？」

「我想五、六个就够了。」

他们走到客厅去讨论今天的公事。

「你父亲有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会再打来。」碧姬拿起电话簿时顺便向他说道。

「我现在就打给他。」他回答。

「嗨，爹！」戴维此时正好抱着一只猫从洗衣间冲出来。

「毛毛又躲在那里面了吗？」当爸爸的人问。

小孩点点头后，就放下猫并上楼回自己的房间。此时，烤炉的定时钟也响了，这对夫妇于是赶忙的走入厨房，其实是碧姬在习做一道新菜色。

「你好几个月没碰你的画架了。」她从炉子上拿起那锅热食时说。「你要我把画架收起来，还是要画出什么漂亮的东东呢？」

「收起来算了。我已经没有画画的渴望了。在画中，所有的景物都是被框起来的；没有生命。不，我宁可欣赏大自然，或欣赏妳！」

这赞美让她微微一笑，他的赞美她永远也不会听腻。

「我还是觉得，那幅向日葵的画很棒。」她坦承。碧姬拿把刀子试试蔬菜卷是否熟了。

「哦，那幅不错。哦，好，我要打电话给我爸。手机跑哪里去了？」

「亲爱的，在有镜子的那个柜子里。」她回答，于是，他又走到客厅去。

「妳会打电话给工人，对不对？」他回头叫道。

他很快就找到手机了，也很快就打给在斯德哥尔摩的父亲。

「喂，爸，听说你打电话来。」

「对，没错。你妈妈突然感到不安，要我打电话给你们。欧洲是愈来愈暴力了。」

「我们住的这里很安全。」他的儿子向他保证。

「但愿如此。总之，我们很开心你终于这么成功。有一阵子，你过得像个烈士。碧姬跟孩子们都好吗？」

「对，一切都很好。现在弗瑞德是到处爬，他几乎快要会走路了。明天，我们就会开始收成。」

「儿子，这是美丽又值得感恩的工作。不幸的是，瑞典不是酿酒的国家，那种美好的生活，对我们而言也嫌太老了。不过，明年，情况许可的话，我们打算去拜访你们。不过，我们以后再说，好吗？」

父子俩在电话中道别之后，韩瑞克就把这屋子里唯一对外联络的管道给关掉了。他同意他妻子的说法；他们觉得小孩子在七岁之前，尽可能别接触到太多的不幸与诱惑。为此，他们的家里面没有计算机、没有电视。

「吃晚饭了！」碧姬把弗瑞德放到他的幼儿围栏时叫道。

戴维跟莉萨马上就下楼来吃饭。这个小女孩拿着一盒麦克笔直接就在餐桌边就座，不过，她很快的就又画了一个东西，她的兄弟则一直在学她的动作。

「妳画的东东什么都不像。」他取笑她而且直接把她的画纸抽走。

「你这浑球！」莉萨大叫。

「嘿，我们家不许骂人。」她父亲警告。

其实，他没看到这两个小孩的纠纷，因为他才刚从厨房拿玻璃杯出来。

「是，不过戴维在取笑我，他对我老是这样子。」他的女儿不满的说。

「可是妳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所以你们才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如果妳的行

为妥当一些，他就不会再取笑妳了，因为对他而言，那就不再好玩了。」莉萨早听过这类的训了，只是，她对她的小弟弟还是很不满。

「总有一天他会被车辗过。」她轻声的说，不过，她父亲可是听到了。

「这是很可怕的思想，莉萨。别说出这种胡闹的预言。事实上，不能说任何预言；这就像说出一个诅咒一样！男孩子本来就是比较顽皮，长大了就不会了。不过，我会注意戴维的。」他瞪了他儿子一眼。

小孩子就像磨人的牙痛，每隔一阵子就会发作一次，不过，大体上说来，他们都是好孩子。狼吞虎咽的吃过蔬菜卷，小孩子们也全都上床睡觉之后，韩瑞克就翻阅着一本书还写了一些批注。

「你在干嘛？」碧姬洗完碟子后就问。

「我下星期要在文化中心演讲，要谈史威登宝。」他拿下老花眼镜。

「是什么特别的主题吗？」

「夫妻之爱。」

「希望不要谈太激烈的，我们在那里的熟人很多。我想你应该不会谈到我们两人的爱情生活吧？」

「妳别闹了！妳又不是不知道。」他以另一个方式对她保证道。

她拿起一本杂志跟她丈夫一起坐在沙发上。

「波城的市政厅被攻击了。」她告诉他。

「有伤亡吗？」

「三死，包括市长在内。」

过去这几年，国内的氛围很糟，他们对自己的安危更是感到担心。除了小心监看世局之外，他们对上帝也有信心。碧姬打了几通电话后，他们决定要上床睡觉了。当妈妈的从小围栏中抱起小弗瑞德就跟她的丈夫一起上楼。目前，这小小孩还睡在他父母亲的房间。

翌日黎明时，一群摘葡萄的工人就徒步走向面南方的葡萄园。清晨时分，卡萨区的山谷地之上罩着一层美丽而神秘的薄雾。一到葡萄园，韩瑞克就分给每一个工人一个桶子跟一把刀，用来收成葡萄。这一群人之中，有三个来自里穆的男人，还有一个迷失的巴士奇人跟两个来自丹麦的女性旅人。一辆木推车已经就定位，等着收集大家摘下来的葡萄。

「好了，大家开始工作了。」他们的雇主一声令下。大家就各就各位准备上工了。

「哦，推车旁边有喝的。」他对工人们叫道。

过了一会儿，第一批装得满满的水桶统统倒入推车之上，大家也来休息并喝第一轮的饮用水。到了九点左右，老板的太太带了野餐篮来，并把法国棍子面包跟一些起司分给大家吃。虽然才九点，这些法国男人就喝了一杯酒配面包跟起司吃。丹麦女孩则只配水喝。短暂休息过后，大家又开始去摘葡萄。慢慢的，阳光愈来愈大，于是薄雾就消失了。温暖的阳光照在大家的皮肤之上，让大家做起工

来心情很愉快，大家就边工作边唱歌、聊天。

「前两天，你们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韩瑞克警告那两个女孩，他们以前没做过这类的工作。不过，他们没听进他的警告。到了十一点半，阳光变得灼热，大家都汗如雨下。还好，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大家就全回到拉尼奥山洞去，丰盛的午餐也已经准备好在等着大家享用了。工人把脏鞋子全放在门边，然后就到餐厅去就座。

「你们有谁能留下来做一整个月？」韩瑞克一就座就问。「要做的事很多。果实得分类、清理跟榨汁。」

那四个男工人都说可以留下来做工，不过，那两个丹麦女孩则想继续他们的旅程。决定后，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吃饭聊天。

「由于妳的烹饪天份，妳老公有变胖一点了。我记得他以前像瘦皮猴一样。」一名工人朱尔斯说道。

「没错，他以前很瘦。现在他终于有点‘成就’了，我想这得归功法国美食。」碧姬赞同的说。

「不，我只是变身了。」她的丈夫开玩笑的说。

「谁还想再多喝一点的？」碧姬问道，她起身再去拿一碗烤茄子来。

「你们有葡萄汁吗？」北方来的女孩问。

「哦，有，是我们自己榨的。」她到厨房去拿果汁。

「拉森家的酒是整个区域最清澈的。」朱尔斯对大家说。「他们的酒里面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

「感谢你的赞美，朱尔斯。这是真的：我们的酒是纯净天然的。」韩瑞克承认。此时碧姬也拿着果汁回来倒给那两个女孩喝。

「小心，别喝太多。」韩瑞克警告道；「我注意到，你们已经吃了不少葡萄了。吃多会有通便的效果，知道吗？」

突然，弗瑞德不耐烦的放声大叫。他自己一个人待在幼儿围栏里，没有人理会他。

「你们用的是哪一种的葡萄？」其中一名工人问。

韩瑞克才吃进一大口食物，这一问倒让他哽住了。

「黑皮诺跟夏当尼种的。」他边咳边说。

站在他身边的朱尔斯帮他拍拍背。不久，摘葡萄成为主要话题，韩瑞克也对他们提起那个年代久远的酒窖，酒窖就在整栋屋子的地下室，而且入口就是从客厅下去。

「吃过中饭后，我带你们去参观酒窖。有几桶还是一开始就存在的。」他热切的说。

不过，吃完中饭后，大家就直接到花园去放松一阵，所以他的邀约就没履行。大家直接坐在花园的苹果树下，吃着巧克力休息。休息过了，也就开始工作了。经过几个日晒充足的小时，也摘了好几桶的葡萄之后，这一天才总算结束，工人们在农舍冲个澡也领了工钱，才快快乐乐的回家去。

那天夜里，碧姬打开所有的窗户。这天入夜后，一点风也没。

「天气很闷，静悄悄的。」她的丈夫说；「很像所谓的；风雨前的宁静。」

他很累不过很开心的与他妻子一起坐在客厅里。小孩子们都在玩乐高。*他们都是很棒的小宝贝*；当爸爸的充满爱心的看着这些孩子。*我很爱他们*；他满心都是他的孩子们，此刻让他感到十分的幸福。

就在此时，门旁那个十六世纪的盾形纹章突然前后的摇动起来，这不祥的动静让他顿时清醒。他突然感到顿悟，也感到毛发耸然。

我的天，我想出可怕的事；他突然了解到；*我把我的小孩当神在崇拜*。

突然刮起一阵怪风；是魔鬼的气息。

「快把所有窗板关上！」韩瑞克强调的说。

「这阵风很可怕。」碧姬惊讶的说。

她迅速的走到窗前。很快的，这阵风就转变成强烈的暴风。他的妻子在楼下关窗时，韩瑞克则冲上二楼的去关原本敞开的窗户。此时，强风已灌入室内，窗帘被吹得到处乱飞。他连忙把楼上的窗板给关上，再下楼去帮他妻子关屋后那间储藏室的门。确确实实有一场飓风袭击这个地区，不过高空之上似乎传来更诡异的气氛。

「阁楼的门没关！」碧姬突然想起。

她的丈夫立刻往楼上冲。关好门之后，他们就缩着身子一起躲在客厅中，窗板依然被风吹得嘎嘎作响。

「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想杀害我们的小孩。」韩瑞克突然说。

「什么？你在说什么？」他的太太结结巴巴的问。

戴维听到他爸爸说的话，那一对蓝色的大眼睛也专注的看着他爸爸。

「情况只会愈变愈糟。」韩瑞克预测；「快把小孩子带到地窖去，并将所有门窗钉死。没什么时间了，我现在就得走了。」

「请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碧姬着急的问。

「不要问我原因，」他回答；「我无法解释……我是被更高的层次所引导。」他连忙走到大门前，再一次依依不舍的回头望着他的妻小。

也许，我们再也无法相见了；他心碎的想着。

接着，他出门并将门关好。在黑暗的夜色中，拉森摸索着在风雨中前进，在山坡上，他不断的抓紧路边的枝叶行走，以求平衡。他家种的葡萄已经被大风连根拔起且在半空中乱飞。他艰辛的爬到山顶之后，发现河水已经变成恶意的杀人工具而且正缓缓的朝整个大地漫延。他愣在原地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他决定要往家的反方向跑，愈远愈好。

如此一来，也许可以让恶魔分心，转而放过他的家人。

他拼了命在跑之时，有个乌云似乎也一直追着他跑。跑了几英里远之后，他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喘口气，一休息，他也就会开始担心他妻儿的安危。

就在这节骨眼，一阵可怕的旋风吹毁了他们农舍的屋顶，家里所有的家具都被吹到半空中。锅碗瓢盆、衣物、书籍、床、桌子全如羽毛般被吹得到处飞。连被钉死的窗板也一样，在客厅里，椅子被狂风吹得团团转。古董的玻璃柜被吹爆，玻璃碎片在室内到处乱飞。

在不远之外的韩瑞克，虽然是无助的站立着，不晓得此刻他该如何是好。可是，对于此时他家内的灾情，却一无所知。

我不能让自己被恐惧所征服；他责怪自己的意志不坚，努力的再开始往反方向逃跑。无奈的是，却吹来一阵狂风将他吹倒，风中的飞沙走石也打得他浑身疼痛。他努力的站起身，却立刻又被吹倒在地。面对死神的威胁，他不得不起他的最爱。

不知道我的家人是否依然存活？他思索着，就在此时，他的前额处突然发出智慧的十字光。

你想的正是邪恶所欲摧毁的；有个声音在他脑子里浮现。韩瑞克对于这种发现感到害怕，于是立刻想要改变他的思绪。

不要想，不要想；他对自己说。这邪恶的气候之神注意到他的抗拒，于是立即大发威力，韩瑞克被高高举起并重重的朝一树干摔下去。这一摔他的胸腔都快被撞碎了，他发出痛苦的惨叫声。他咬紧牙关，集中思绪，拼了命的只想逃。

我必须面对魔鬼。躲不掉的。

这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真理是他的武器，真理是他突破一切思绪的武器。话虽如此，响应他的是强烈的黑色势力。韩瑞克拼命的再抓牢一根枝叶，可惜那枝叶立刻被折断、吹走了。

最终，他只能让自己像个无助的受害者一样，完全不抵抗无奈的站着，他唯一的坚持只有他心中顽强的信念。他甚至甘心情愿的让自己被风雨鞭打，如此的承受却仿佛让这一场灾祸更为恶化。他对万有的降服，缓缓的发挥了效用，他也逐渐的发现到一个人影。

这蒙眬的影像在他的上方出现，而且还发出很大的声音。接着空中的乌云开始以圆的方向围着这人形在转动，转动的云消化了邪魔的魔力，恶魔的影像也因而逐渐消退。在发出最后的激烈挣扎之后，恶魔终于放弃了也在半空中完全的消失。这场小型的龙卷风击退了恶魔之后，便转至这已被击倒的酒庄主人身上，他也只能降服无法反抗。甚幸，这阵狂风是慈悲的，目的似乎只是要赐给他全身力量。当最后的一道风被他的身体吸收之后，暴风就为之减弱而大自然也回归平静。

韩瑞克哑口无言的从地面上坐起，诧异的舔舔他的伤口。然后，他就看到一个逐渐要消失的鬼影。这鬼魂穿着一件垂到脚边的长袍，在胸口处还戴着一个金色环带。他的长胡子白如雪，他的眼光锐利似火。他的左手拿着一个有七颗星星的令牌，他的脸有如正午的太阳般的闪亮。韩瑞克惊讶的站起来，注视着这神奇的人物。

这神秘的幽灵友善的伸出一手说道：「我是麦可诺斯特拉达姆斯，我已在炼

狱中等待好几个世纪，等着一个纯净无垢的人来解放我。第七层天堂如今已经完备，我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你是最后的关键，也是我感恩的象征，我的光将永远照耀着你。」他的嗓音就像宏伟的瀑布。

「我的预言在这一刻已被摧毁，」他接着说；「精灵又被关到瓶中。我也只是尽我的本份罢了。我已经死了，如今，我将永垂不朽。」幻影开始消退。

「你的家人都还活着。他们没事，不过，现在，我得跟我留在人间的这颗心道别了。」

韩瑞克十分感动的高举双臂，他回答：「地球将永远记得你，麦可。」

诺斯特拉达姆斯同意的点点头，他在沉寂的空中最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临别时说道：「时间不是重点，对爱的渴望才是一切。」

缓缓的，他的灵魂消失于云中。天空于是再度晴朗，就在这酒庄主人的见证之下；天际出现了一颗肉眼可见的新星。

使用到《大预言》中的四行诗：

C. 8. 1

波、拿、罗伦，火多于血
倍受赞扬的伟人渡海逃离
他将拒绝由鹊鸟的入口进入
潘普与朵昂思囚禁着伟人

C. 1. 1

夜半独自苦读秘学
就在那三脚铜凳之上
来自空无的火苗照亮着
成功逃脱轻率即为罪之地域者

C. 9. 90

大德国之首
成为王者之王
来自庞若尼亚(注：中欧地带)错误的协助与支持
他的起义造成血流成河

C. 2. 70

神箭从天而降
死神开口，执行处决
树中有石，骄傲的种族终遭羞辱
兽性者，净化并忏悔

C. 1. 63

脆弱之世间重建
长久的和平降临各地
人们行经空中旅行；跨越土地与大海
之后战争再起

C. 2. 57

伟人将在冲突之前倒下
受人瞩目的谋杀；太早过世，人人悲戚
出生时的不完美，必须常游泳
河边的大地沾满血腥

C. 2. 89

两位伟大的领袖变成朋友
他们巨大的力量将可提升
新兴的国家登峰造极
红党数目重新洗牌

C. 1. 35

年轻狮子将打败老狮子
一场锦镖赛，一次的决斗
在金色的围栏中，他的双眼被刺
一击两处伤口，不幸凶死

C. 6. 97

五到四十度角天空燃烧
大火逼至新城市
横向大爆炸之后
北方人因而折腰

C. 8. 77

反基督之輩速毀三者
二十七年，战火绵延
不信者：被捕、被杀或被禁
大地尸骨成山，人间炼狱

C. 10. 72

1999 年，第七个月
来自天空，恐怖大王将至
安古拉大王将死后复生
之后和之前，马尔斯以幸福统治

C. 5. 68

上至多瑙与莱茵相会共饮之地
伟大的骆驼无悔
邻近隆河与卢瓦尔河暴力引发
雄鸡将在近阿尔卑斯山之区摧毁他

C. 1. 91

诸神将展现

战争操之在天

沉默过后，天空将充满武器与飞弹

左方受创最重

C. 2. 62

麦伯斯很快就灭亡，紧接而来的是

人类与动物可怕的毁灭

复仇将突然降临

慧星来袭之后，饥荒立现

C. 9. 7

开启寻获陵墓之人

若无妥善加以关闭者

邪恶将逼近此人，其将无法证实

身为布列塔尼人或诺曼王，何者为佳

欲知原诗文，请造访此一网站：www.nostredame.info